皇明象胥録

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Kuo-li pei-ping t'u-shu
Kuan shan-pên ts'ung-shu

Far East

AC
95
05
K97

AC149.P3 V.15

107-208283

皇明象胥錄

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皇明象胥錄序

周官職方氏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曲臺禮亦云夷蠻戎狄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蓋周

之衛鑾鎮夷即禹之要荒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八表同風以明一統豈好大騖遠哉

聖祖龍興用夏變夷功侔天地

文皇帝三犁之烈震讋殊方綏

耳離𦜵之倫鳥居獸語之類莫
不回面請吏待璽纛乃能國于
時胡弓粵鑄蠻琛夷賮輸積於
内府東鶼西鰈南茅北黍麟集
於外庭蓋賔五帝所不賔臣三
王所未臣軼唐駕漢於斯盛矣

承平寢久瑕舋漸生棲音雖懷
鷹眼未革或鳴鏑近圻剽掠人
畜或負嵎菁莽衝突郊原挾賞
而金繒歲增搶番則藩籬日撤
豈狌䶕跳梁自其天性抑干㧊
弛警實啓戎心乎年友茅伯符

往郎職方最畱意邊防扼塞茲
以勳卿領大鴻臚局閒務簡乃
出其向所蒐次四夷考更加訂
定閒手以示余曰此亦臚寺官
守所宜及也余受而卒讀深服
其證引宏博諸如山川道里之

近遙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
類之區品氣候涼燠之異宜無
不備寫像形審求根實而覈夷
情之終始鏡失得于
絫朝察叛服之所繇爲縧鏇之
收縱此寧直侈輿輪廣大備輶

軒咨諏蓋安攘遠略具載是錄
洵可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已
然余獨私惟錄中所敘北狄僅
及兀良哈種落而韃靼女直金
元遺孽尚缺焉不及豈以其人
外獸內倏順倏攜故擯之王會

以示膺懲耶嗟乎大寧徒而左
臂單寒開平移而烽火日逼朔
方東勝豺虎縱横朶顔福餘犬
羊反覆朝鮮我東藩折于奴我
不能救也卜素我欵虜逐于插
我不敢問也玄菟樂浪我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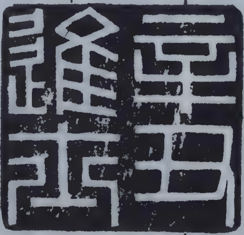
淪沒于奴兒干我不能窺寸土
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伯符有
心人必別已講求石畫可佐廊
廟而特不欲侈口跳盪以封疆
爲嘗試則非余黔淺所能測其
涯略已余往受事山海伯符適

典職方每心折其明習邊計清
執罕儷乃一再躓起怙處閒局
余復得時相過從讀所論著僣
爲數語弁諸首伯符經濟甚富
而高文老筆不減周官曲禮異
時秉樞而運帷算茲錄其嚆矢

云

年弟吳光義頓首撰





皇明象胥錄序

天啓癸亥予與伯符茅公同事兵曹讀其所著萬曆三大征紀敘事暨情實從案牘抄稿中拈出肯綮示人無異鑿礦而為金者於是已知為一代良史才已

又讀其所著四聲考引古証今
確有根據益徵博雅遂揚鴻
臚識與客復出前編詳加攷
訂改題蒙香
世所以復續以新紀用補鄭譜
昔人之所未備語曰不生石多玉

下非伯益隨世真未能然哉夫古
今昔面固不同矣唐虞三代之
方輿要纂已為異域禹貢所載
諸夷狄皆今內地三苗逆命竟
不窮征化以干羽周之興也通
道九夷八蠻制有職方掌等

韃譯之占廣輪擴矣然自肅
慎楛矢外西旅之獒呂公陳諫越
裳之雉周公遜謝雖聖治不尚
遠略要亦天地風氣未大開故
中國局面未大恢耳此後則
惟漢唐為最雄而我

皇明
二祖開創更遍之成宗所及胡
越一家得歟盛哉夫漢有班孟
堅地理志不聞另有紀事之書
唐顏師古作王會圖不遍分辨
朝貢諸夷粧服詭異點綴太平

盛衰而山川道里土俗物產興
廢叛服且亦無傳豈爲伯符此書
兼總條貫設有御奉方略是依
廟廊借箸之用哉詩曰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
國百里此慨今昔强弱之殊勢

而思用賢以增武廓也後者每念
河套南交哈密淪為棄地恬不以
鳴伊吾之劍角挿銅柱之標而後
快況今遼左門庭外予愚謂氣
恹
祖宗鴻圖不在宣慕漢唐之

武功而兼善備虞周之文德德之
既修辭璽披暢及鍾寧音
奇肱脩股方且來享來王又何
有桂蒨疆武而要皆伯符之所
饒辯者何也良醫治癢痺不以
針石先參苓豈元氣也伯符胸

有武庫富在目中篇中乃惓惓
重內治輕邊備若有慕乎閉玉
關謝西域意此正盧扁國手能
使元氣充而針石亦有神者也
聖天子欲求吉甫方叔召虎其
人以奏內順外嚴之治則舍仰符

其誼守乞編壯猷有目共覩予
非諛也天下事每爲庸醫所壞
而不急求上醫如伯符疆塲起色
何日之有謹筆此以俟司
廟謨者采擇焉
豫章友弟鄒維璉頓

岳書









象胥錄序

鄭端簡公吾學編所次四夷
考精核簡嚴居然良史而根
據多畧且編纂亦止於
世廟余往在職方間按歷代
史牒及耳目近事稍為增

定以訖萬曆紀年如佛郎機
魯迷諸國前考所缺者併据
攟訂入庶幾展卷可晢本末
蠻陬夷落如指諸掌矣頃居
臚寺多暇因發篋中舊稿
重加參證乃竊嘆

皇靈之遐暢而 廟戰之無遺
畫也國初
真人首出梯航重譯
文皇帝遣中使三下西洋疑
勤遠畧而北犂虜庭南討交
阯蓋締搆規摹倍應廣大

曾幾何時而南交棄河套失
哈密亦不守寖假而遼左翦
爲異域矣雖云外夷逆順譬
同癬疥而未嘗不脉中朝生
嚮背內治脩則鱗介可化爲衣
裳邊備弛則藩籬將爲䝟

虎深維往轍國彊徼浮失之
林也島夷出沒鯨波西戎遠
在天末從古不能與中國
爭衡而通番之船不禁則勾
引轉滋貫胡之來日衆則窺
伺漸歷至閩浙之海寇內訌而

瀾陝之流賊飈發所在伏莽又
何論要荒絶徼之外乎鴻臚
昔稱典客掌諸歸義蠻夷
寄象鞮譯自瀾職守況當沿
事借箸網羅舊聞不為俎越輒
因蒐錄成書貂續端簡題曰象

胥以志
國家賓師之畧他如北虜女直
及西南溪峒諸蠻夷別有襃
集間與端簡詳略不無異同
要以聚米畫地各暢人意非
敢鬬奇耳食如優孟之學叔

敎也時

崇禎己巳秋日之吉歸安茅瑞徵

書於南鴻臚署之嘉會軒

皇明象胥錄

凡例

一東夷首朝鮮琉球以請封脩貢謹爲我外藩也次日本海上設防倍空詰懲夫寧有戒心焉南蠻首安南益嘗郡縣其地矣占城而下並爲波臣略從海道爲次西戎首哈密故領袖西域尚存遺意土魯番而下皆西域夷也西番種人頗繁苐以番括之兀良哈則北狄矣虜部猥雜別有編纂兹不復贅列云

一諸國曾通朝貢雖小必書此外賈舶所至間爲
收錄若要荒殊詭萬狀不能殫述也

一諸國須有勘合及載在
祖訓者大書備錄其小邦偶一脩貢附入之如佛
郎機和蘭不列王會仍次滿剌加呂宋後

一各夷名號全以　會典及
歷朝實錄爲據閒與稗史異同並爲改正

一諸國沿革本末博攷歷代正史凡有關大體備
錄之

一拂菻在嘉峪關外榜葛剌雖係東印度然在西天數中　會典並列東南夷未當今改入西域欵下

一臨文有犯御諱遵照近例改書

一家鮮一編纂盡于萬曆紀年以往歲備員兵曹耳目較核爾後姑從闕疑以俟君子

賜書學慙窺豹雖偶抽鄴架探討畧盡四夷然空涉酉岩演繹應竊五技與開牆面庶啟蓬心

若上茅瑞徵識

男 胤京
胤武 同訂正

皇明象胥錄目

卷一
朝鮮
琉球
卷二
日本
卷三
安南
卷四

占城
眞臘
暹羅
爪哇　蘓吉丹　丁機宜　吉里地悶
　　　碟里　　日羅夏治　合猫里
三佛齊　百花　文郎馬神
浡泥　南巫里
蘇祿　彭亨　柔佛　婆羅

卷五

湍剌加　佛郎機

藏板

呂宋　和蘭　美洛居

蘇門答剌　阿魯　梨伐　賓童龍

錫蘭山　覽邦　溜山

柯枝　小葛蘭　卜剌哇　木骨都束

古里　古里班卒　祖法兒　阿丹　忽魯謨斯　阿哇

古麻剌　西洋瑣里　瑣里

淡巴　甘巴里　討來思　勿斯里　木蘭皮　打回　咭呤　順哈

卷六

哈密　赤斤蒙古　安定
阿端　曲先　罕東

卷七

西域　土魯番　火州　柳陳
黒婁
于闐　亦力把力
撒馬兒罕　沙鹿海牙　賽蘭
達失干　渴石　迭里迷
卜花兒　養夷　亦思把罕
答兒密　失剌思　納失者罕
俺都淮　八剌黒　魯迷
哈烈　麻林
拂菻
天竺　榜葛剌　沼納樸兒
黒葛達

天方
默德那　阿速　沙哈魯
火剌扎　吃力麻兒
敏眞誠　白松虎兒
加異勒

卷八

西番

兀良哈

祖訓不征諸夷

朝鮮　日本　大小琉球　安南　真臘

暹羅　占城　蘇門答剌　西洋　瓜哇

彭亨　百花　三佛齊　浡泥

右凡十五國職掌所載又有瑣里西洋瑣里

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諸國

須有勘合國

暹羅　日本　占城　瓜哇　滿剌加　真臘

蘇祿國東王　蘇祿國西王　蘇祿國峒王

柯支　浡泥　錫蘭山　古里　蘇門答剌
古麻剌
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國以後漸及諸國每
國勘合二百道改元則換給

皇明象胥錄一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朝鮮

朝鮮直遼東南古箕子國初箕子胥餘既陳洪範避地朝鮮商衆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教民禮義田蠶爲約八條俗貞絜夕戶不闔飲食以籩豆其號朝鮮以日東出鮮潤或云境有汕水故名周衰地邊燕燕自立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稱王將起兵逆擊燕尊周室大夫禮諫使西說燕罷

其兵後子孫稍驕燕遣將秦開西闢地二千餘里築鄣塞朝鮮寖微秦并天下築長城抵遼東朝鮮王否服屬外徼否死子準立會陳項起燕齊趙民多亾附是時去始封已四十餘世矣漢興脩遼東故塞界浿水屬燕王盧綰綰反走匈奴燕人衛滿聚黨千餘椎結胡服度浿水說準居西鄙扞邊準拜爲博士遂得秦故空地益誘燕齊亾命役屬詐稱漢兵至還攻準準亾入韓滿遂自王朝鮮都王險孝惠時滿約爲外臣保塞益威行旁小國兼有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地凡數千里傳子及孫右渠
漢使涉河誘諭不奉詔已又襲殺何武帝遣樓船
將軍楊僕勒兵五萬從齊浮海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擊之城守不下乃使濟南太守公孫遂以便宜
幷軍急擊其相殺右渠降因分置樂浪臨屯玄菟
眞番四郡時元封三年也昭帝省爲樂浪玄菟二
郡而玄菟徙居高句驪西北其沃沮濊貊並屬樂
浪以斥遠分置樂浪東部都尉漢末公孫度起玄
菟越海收東萊諸縣自侯遼東傳孫淵封樂浪公

淵又自立爲燕王魏滅之晉永嘉亂陷入高句麗
高句麗本扶餘别種世以高爲氏至高璉併有朝
鮮居平壤死年百餘歲平壤亦曰長安城南臨浿
水即樂浪郡地外復有國內城漢城爲别都號三
都云自璉後稱高麗貢獻無常隋封其六世孫湯
爲高麗王煬帝渡遼水親征至再不克振旅而還
唐武德初其王建武遣使入朝命道士以像法往
爲講老子建武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
海尋爲蓋蘇文所弒旁攝新羅太宗詔北輸粟嘗

州以總管張亮帥募兵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
壤李勣帥騎士六萬趨遼身誓師東拔遼蓋二州
歸高宗巳平百濟會蓋蘇文死子男生與弟修郄
遂以李勣節度轉燕趙食廥遼東乾封三年勣率
別將薛仁貴等拔扶餘城大破之王藏請降剖其
地爲州縣置安東都護府總章中徙高麗民三萬
於江淮餘衆反奔新羅及突厥靺鞨儀鳳二年封
藏朝鮮郡王畱安東死子德武爲都督後稍自國
元和末遣使獻樂工其國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

里歷後唐同光中高氏屢奉職貢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代立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高麗國王建益并新羅百濟地自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終五代修貢不絕周世宗嘗以帛數千匹市銅高麗以鑄錢宋太宗卽位其王伷遣國人金行成就學擢進士是後詣監肄業以爲常會契丹伐女眞道高麗界女眞意高麗搆禍因貢馬愬于朝太宗出所上告急木契示高麗使歸白王治還所俘而王治方奉表契丹得所取女眞國鴨綠

江東地數百里淳化後遂爲脅制朝貢中絕咸平六年遣使來朝言晉割燕薊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莬乞王師屯境上牽綴契丹索前地其王詢徙昇羅州以紓禍大中祥符三年與女直設奇邀擊契丹築城鴨綠江東自是絕不通中國垂四十三年熙寧初詢孫徽來脩好神宗亦欲結之以謀契丹改登萊貢道由明州元豐元年造兩艦報聘自定海絕洋而東而徽奉契丹正朔往往兩屬通使元祐八年高麗獻黃帝鍼經詔頒天下其使請鬻歷

代史及册府元龜等書禮部尚書蘇軾疏却之有
旨書籍經買者聽宣和中求二醫往歸日王楷語
曰聞朝廷將用兵遼遼兄弟國存之足爲邊扞女
直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歸報天子早爲備及回
奏無及矣先是遼侵高麗置保州金巳克黃龍府
高麗請還舊疆不許及遼亾王楷稱藩如遼例而
宋自高麗改貢道明越困於供給兼慮爲金間罷
一切使命紹興三年楷脩貢仍溫詔答焉當是時
其國都開成府依山險名曰神嵩即松岳也東京

新羅爲東州樂浪府南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西
京平壤爲鎮州而西京最盛元興契丹衆九萬餘
竄據江東城元遣偏師會高麗滅之歲輸貢後絶
信使太宗命撒禮塔往征抵王京其王㬚奉牛酒
勞師尋叛竄海島憲宗末遣世子倎入朝㬚卒歸
國更名禃世祖徵禃脩世見禮朝上都至元初立
瀋州處高麗降民遣使通好日本諭旨爲鄉導期
得要領併相視耽羅道路禃爲其臣林衍所廢立
弟淐議征之無何禃復位來朝詔西京内屬改東

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安撫使佩虎符戍其西境
中書省請屯田金州安撫使阿海略地平珍島禃
致書日本使通好經略使忻都入海拔耽羅城詔
高麗僉軍助征日本以皇女嫁世子愖襲父爵改
鑄駙馬高麗王印賜之愖子謜謜子燾嗣王燾傳
弟暠以訖元亾　國朝洪武元年遣符寶郎偰斯
賜高麗王顓璽書二年顓表賀貢方物　詔齎金
印封爲高麗國王頒大統曆復諭王固圉蒐乘謹
備倭無崇信釋氏　賜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

言王顓有侄女遭亂沒軍中
上令中使訪歸本國仍厚衣飾三年遣使代祀其
國山川會定取士格　詔許高麗安南等國貢赴
京師會試以沙漠平往諭四年　賜高麗貢士金
濤第以不通華言給道里費回籍中書省奏禁使
者闌出貨物不許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禮歸義侯
明昇於高麗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表言耽羅國
多畱蒙古人及蘭秀山逋寇宜詰治　詔耽羅巳
屬無滋疑忌逋寇可傳檄定其罷兵以貢馬不誠

卻其使七年諭中書省高麗頻涉險來貢宜令三年或比年一聘八年王顓被弒以養子禑嗣貢愆期 勑遼東守臣勿與通十年請顓謚號
上曰顓弒久今始請謚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掩逆跡其勿與降勑切責遣都督僉事濮眞往訊死之十二年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內附守將潘敬葉旺以聞 勑無受降開釁十六年陪臣張伯崔涓來貢以頃歲不庭渝約卻不受 命禮部咨諭之十八年許禑嗣王 賜故王顓謚恭愍貢

布萬疋馬千匹謝明年請易冠服不許二十年指
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禑辭馬直諭鎮
守延安侯唐勝宗償直如勅初遼瀋民多避亂高
麗及往市馬故元降將咬住等言
上索之至是高麗送馬並流民二百八十餘來歸
二十一年降人言王禑欲寇遼東其將李成桂還
兵囚禑　勅嚴備往偵狀是歲廢禑立昌復廢
立瑤權國事葢恭愍王顓無嗣爲嬖臣洪倫等所
弑國相李仁人誅倫迎立養子禑禑昏恣興師內

寇以李成桂爲副將至鴨綠反兵稱惶懼遜子昌
國人弗順恭愍妃安氏擇立王氏孫定昌君瑤二
十四年瑤遣子奭朝明年正旦 詔班尚書下奭
未歸而李成桂復廢瑤自立其國都評議司奏瑤
信讒妄殺子奭亦痴騃非門下侍郎李成桂莫可
主國
上曰高麗僻處東夷聽自爲聲教成桂遂更名旦
徙居漢城請更國號 詔仍稱朝鮮王氏自建開
國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李成桂者全州人自言

遠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世孫兢休入高麗至成
桂凡十七世竟代王有國
上以遠夷置不問心固弗善也旦遣使請朝鮮印
及封誥表不遜下吏索撰表人鄭總安置雲南二
十六年遼東奏朝鮮陰誘女直人五百潛度鴨綠
江將寇邊下勑切責　諭守臣謹備絕貢使二十
九年請印誥不許且老聽以子芳遠襲卒謚康獻
永樂元年芳遠表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頂經建
文更制乞如舊頒給　詔予印誥及冕服九章春

秋會通等書二年
上欲屯田遼東徵牛朝鮮芳遠以萬頭獻　勑遼
東都司分給屯田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　賜其
王文綺表裏六年世子禔來貢七年諭進馬供用
芳遠獻萬匹助征虜十六年請老子裪嗣時遷都
北京距朝鮮爲近二十一年征阿魯台駐蹕沙城
裪遣陪臣崔雲奏事令還京胥命宣德元年芳遠
卒謚恭定　賜嗣王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
綱目因謂禮部尚書胡濙聞裪勤學故賜之令小

國民蒙惠亦朕所樂也二年　勑進馬五千匹四
年禍獻海東青　詔珍異非朕所貴其勿進使還
賜王磁罷勑貢獻唯土物無以金玉七年遼東都
司言諸屯缺耕牛諭朝鮮選給萬頭償以絹布五
萬疋如前例時毛憐建州夷詐爲忽刺温野人犯
朝鮮境朝鮮以兵攻建州遣使勑諭八年總兵官
巫凱奏朝鮮擅兵
上曰遠夷爭競但謹邊備而已禍欲遣子弟入就
學不許仍　賜書俾學國中九年聞黑龍江七姓

野人議侵朝鮮　勑⿰礻衙巖爲禦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遁居朝鮮界尋得罪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侄童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釁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礻衙阻留部落六年⿰礻衙復勑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仳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依李滿住誰爲追阻滿住居婆猪江屢引忽剌溫掠臣邊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甚

上勑祹國家倚王爲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
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搆怨命錦衣衛指揮吳
良等齎勑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審去留戒凡察
無妄索會尨剌寄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祹拒之
白其事
上勑奬祹忠誠　賜綵幣并諭祹東寧等衛諸逋
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十年倭犯
朝鮮來獻俘時虜寇邊　詔朝鮮備馬三萬景泰
元年貢馬五百奏比歲馬耗損未能猝辦止勿復

貢祹卒子珦嗣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
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等爲迫脅入寇勑珦餙邊
防勦三年珦卒謚恭順子弘暐嗣五年　賜弘暐
宋史從其請也弘暐穉而孱七年遜其叔瑈遣內
臣冊瑈爲王天順三年登州衛運遼軍布花舟漂
至朝鮮撈捄得十之七瑈給衣糧送歸朝　賜勑
奬諭是歲瑈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諜得
其制書遣科臣往瑈餙詞出制書示之驚服貢馬
謝罪四年朝鮮誘殺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兩降

勅解讐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諭朝鮮無
挑禍成化三年郤所進海東青白鵲王師征建州
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
満住及擒勦部落以俘獻　璽書褒異加賜金綺
瑈尋卒　賜謚惠莊子晄嗣始册封率遣内臣時
遼左薦饑御史侯英疏稱中使繹騷朝鮮號秉禮
國乞簡廷臣往
上是之著為令六年晄卒謚襄悼以子幼立兄子
娎嗣王七年娎奏李満住子索而哈聚衆脩怨乞

邊臣應援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衛夷
侵擾時禁外國互市銅錢弓角等物十三年婁奏
小邦北連野人南隣島倭
高皇帝嘗賜火藥火砲今乞弛禁市弓角令歲市
五十無過多十四年朝鮮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
獲都御史王越請梟示彰國法仍還原刼以慰遠
人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復盜邊　詔朝鮮夾
擊婁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擣巢多擒斬明年
春來獻捷　賜宴禮部卞何建州掠朝鮮從騎以

報擣巢之役弘治初歲貢獻如例七年娎卒謚康
靖八年封子㦕爲王十二年㦕請捜還下海民戶
遼東守臣亦奏軍民逃聚海島得及時解散從之
㦕病風令弟懌權署國事正德二年懌嗣王十三
年修貢請更會典所載宗系嘉靖改元遣脩撰唐
皋宣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毅皇帝時懌請冊世子中使金義陳浩夤緣內降
往賜懌等金幣括取異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
言報罷十五年以　皇子生頒詔朝鮮先是　皇

嗣册封始遣使外夷
上特令詔諭因著令甲明年脩撰龔用卿等使朝
鮮還請凡事關禮制一體諭知即令陪臣賫示報
可十八年表賀上　廟號尊諡及
睿宗祔廟明堂禮成御奉天門延見使者二十三
年朝鮮民洪贇等航海漂入通州海門界傳詣
京師給衣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乞等通番漂
朝鮮送遼東都司權國事世子皓以王懌訃來告
皓嗣未踰年卒立其弟峘二十六年峘獲福清通

番人馮淑等并貨物解遼東咨稱聞人向無汎本
國者頃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闌出火藥軍器
恐起兵端
上令查勘海道　賜嘔金幣旌忠順三十一年嘔
以　國初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
京肄習以遵朝制三十六年大内災嘔上表奉慰
三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殪因賀冬至奏聞并
歸所掠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
詔自今朝鮮貢使並迎護出境隆慶元年表賀

肅皇帝尊諡部議尊諡　廟號無稱賀禮然不當
以律遠夷　賜幣報聞其冬峘卒諡恭憲從子昖
嗣立初李成桂易姓
高皇帝心惡其篡而傳者復訛以爲仁人子因著
祖訓稱李仁人及子成桂凡先後殺王氏四子以
爲永鑒其後嗣累表自世系非仁人後幷言恭愍
弑由發臣仁人誅倫立禑迨禑寇遼先臣成桂反
兵傳昌至瑤竟以國人擁戴請命代立未嘗身與
弑逆願得湔雪萬曆三年重脩會典乃更定如今

文云二十年倭乘朝鮮弛備大縱兵巨酋行長清
正等分道陷豐德諸郡昖倉皇走義州願内屬
上采廷議遣兵部侍郎宋應昌等濟師復王京昖
得返國詳具日本傳當是時朝鮮八道幾覆非
天子深念藩籬前後特簡重臣經略朝鮮勢必不
守大抵朝鮮恭謹異它夷　國家寵禮亦加等自
洪熙後歲遇元旦及　萬壽千秋節皆遣使表賀
貢方物它慶慰謝恩無常期嘉靖十年始令外夷
元旦朝賀例攺冬至大事必須詣其國請封告哀

率遣近臣及行人册封弔祭朝鮮使至例得瞻拜
太學禁網亦踈弘治中因女直貢夷讐殺槩譏出
入嘉靖十三年陪臣蘇洗讓請得出舘游觀如舊
禮部尚書夏言覆許正使員役五日一次出館令
通事一人陪侍以示禮遇且寓防衛
上輒可其奏攷四履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
里其東西南並濱大海北隣女直南隣倭西北限
鴨綠江江出靺鞨之白山平壤在其東南自昔憑
以爲險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淸曰慶尚

曰全羅曰黃海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
略倣中國因田制俸俗柔讓以蹲踞爲恭崇釋尚
鬼惡殺多所諱忌士人喜讀書工詩文衢路悉搆
嚴室號扃堂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歲以季秋燕
高年吉凶悉稟家禮釀用秔廣袖戴折風巾茅居
苧衣色尚白法無苛條其敗常犯贓及再嫁書名
三司子孫不齒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境內山川丸
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又有江曰大定曰大
同而漢江最勝自鴨綠東流入於海歷數千里至

漢城滙爲巨浸南即古百濟又東爲古新羅近唐
熊津都督府土産金銀銅鐵水晶鹽紬苧布摺扇
龍文簾席白硾紙狼尾筆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
貂豽海豹皮八稍魚秔黍松榛薏苡茯苓人參其
貢道渡鴨綠江則自鴉鶻關趨遼陽歷廣寧前屯
入山海關以達　京師凡迂回三四鎮戍成化中
苦女直邀刼請改繇遼陽南徑趨寧前職方郎劉
大夏以　祖制有微意持不可議遂罷
論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黄少詹洪憲輶軒

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
太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至今奉祀不廢檀君與
箕子並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
漢取爲樂浪郡范曄東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
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弁辰其言
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
種馬韓寖大而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將餘衆數
千人入海攻馬韓自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
併入高句麗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巳乃以

隋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號爲勁敵頃歲海波稍
警蕞爾幾覆強隣虎眎不遑圉圄何今昔強弱逕
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趨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卯
翼亦有土自完之哲也攷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
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
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
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
者用夏變夷於今爲烈吁嗟盛矣

琉球

琉球國居海島中直福建泉州之東自長樂梅花所開洋風利可七晝夜至距福寧溫台亦頗近然貢道必由閩縣以達　京師漢唐宋不通中國隋大業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異俗遂抵流求語不通掠一人歸明年慰撫不從遣武賁郎將陳稜等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鼅鼊嶼又一日至其都虜男女數千人而還其後遂絕元世祖遣使招諭不至元貞三年

福建省平章高興檄別將禽百三十餘人史稱瑠球與彭湖諸島相對天氣清明望之隱約若烟霧其遠不知幾千里或云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所轄有古米太平馬齒七島諸山並隔海外不相屬 國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齎詔往諭其國分爲三並稱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奉表箋貢馬及方物十五年 賜中山王山南王鍍金銀印文綺使還言三王爭雄長 詔令

罷兵息民十六年　賜山北王如前例二十一年
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保奴發居琉球二十五年中
山王之子侄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
上禮遇特厚以其國往來朝貢　賜閩人善操舟
者三十六姓永樂二年中山王察度卒　詔封世
子武寧嗣王是後嗣封皆請於朝冊立弔祭禮如
朝鮮其年山南王承察度亦卒無子從弟汪應祖
攝國來請命如山北王故事　賜冠帶嗣王武寧
卒子思紹嗣九年遣使朝貢偕長史程復至表言

長史王茂輔導久乞陞國相兼長史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今年八十有一請致仕還其鄉從之思紹卒子尚巴志嗣巴志卒尚忠嗣正統十年琉球商舶漂至廣東香山港巡戍欲盡戮冒功海道副使章格不可爲辨奏還其貲十三年尚思達嗣父忠立遣使朝貢㐫何思達卒叔尚金福嗣金福卒弟布里與子志魯爭立失其印次弟尚泰久馳奏命給泰久印嗣王時景泰五年也先是山南王汪應祖爲其兄達勃期所弑

尋與山北併於中山其王世稱尚氏天順七年尚
德嗣父泰久立卒成化七年子尚圓嗣十一年貢
使還至閩恣殺掠　詔著令間歲一貢貢無過百
五十人十五年尚真嗣父圓立二十二年中山王
尚真以官生蔡賓等五人肄業南雍經五年咨禮
部乞放回省覲以聞
上報可嘉靖二年福州府盤獲琉球夷人三十二
名譯稱往暹羅置貢儀抵漳州外洋遭風會倭使
宋素卿等於寧紹讐殺

上恐隳奸計命併發浙江查勘三年琉球貢使金
良等言本國先遣正議大夫鄭繩等貢方物渡海
風漂未至請先進表歸國
上報聞許之以倭使宗設等逋誅鄭繩還令齎
勑轉諭日本捕治五年尚眞卒王世子尚淸上表
請封九年再申前請十一年勑給事中陳侃行人
高澄祀眞太牢封淸嗣王侃等言弘治正德時脩
撰羅倫等使安南安南乞留詔勑鎮國卽琉球
請留如安南海外遠恐煩往復乞下禮官議如安

南前格侃等至國授封王拜曰　天朝詔勑藏金匱八葉于茲矣遂諭旨比還特遣王親寧吉長史蔡瀚奉表謝侃等上使琉球錄言大明一統志載琉球有落漈王居壁下聚髑髏事非實及杜氏通典集事淵海臝蟲錄星槎勝覽諸書亦多傳訛乞下所錄史舘從之先是其國贈侃等黃金四十兩郤不受因附謝使奏

上以命侃等十九年長史梁梓來朝貢方物請補造海船四號續貢聽如式自備無違例二十一年

漳州人陳貴等通番下海至琉球與潮陽海船爭利相攻長史蔡廷美沒其貲以夜奔多掩殺其王尚清械繫貴等七人至福建誣爲寇御史譯審列

奏

上允部覆治以通番律仍聽咨諭國王無輕與中國商民互市明年尚清移禮部以官生梁炫等四人學南雍踰七年乞遣歸婚娶　詔給資糧護歸二十四年遣使來貢兼送朝鮮漂流人口初閩人蔡璟擬賜琉球而原籍在閩二十六年其孫蔡廷

會充貢使至與給事中黄宗槩親舊通饋謁事覺
下詔獄
上念貢使姑革賞行勘三十四年尚淸卒明年倭
寇浙直敗還入琉球境世子尚元發兵邀擊殲焉
得所掠金坤等六人遣廷會脩貢賫送因言貢使
須乘夏令南風迅始得歸請如三十四年例聽於
福建海口自行脩買歸舟
上嘉其忠許之　賜勑奬諭厚賚金幣三十七年
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持節册封尚元爲

王越再蒇留福州其國遣廷會謝以倭警請如正
德中封占城例領　詔冊回國禮部以非故事且
無世子印文不許四十一年始竣封明年遣陪臣
鄭憲等入貢因送歸中國漂流人口且請歸本國
流移
上令撤瀕海諸路萬曆元年尚元卒四年世子尚
永嗣及永卒三十一年封尚寧嗣王如令甲三十
七年薩摩州倭侵琉球虜其王四十年遣使復脩
貢報中山王業反國海道參政石崑玉等驗貢物

雜倭產請阻回俟勢定

上從部議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四十四年五月中山王尚寧遣通事蔡廛報倭造戰艦五百餘脅取雞籠山島野夷雞籠淡水洋一名東番云考風土以海氣蒸溽候煖鮮霜雪多颶風暴雨國人深目長鼻纖嗇好潔並用色布纏首紫最貴黃次之又次紅綠王兼五色簪以金銀差等廣袖寬博闊左並縞素無木綿貧者隆冬衣苧較閩加寄屋多茅蓋頃漸習陶鋪板祛塵無貴賤着草屨

入室則脫唯肅謁使客具冠履婦人以墨黥手外指爲花卉鳥獸狀髫肖童子總角不施簪珥粉黛女工麻縷地不產銕釁用螺殼亦無農器削木爲匙筯得異味先薦尊者居親喪數月不肉食以中元前後日浴尸溪水去腐取骨纏以帛裹草埋土中不起墳王及諸臣家匣骨山穴鑿木爲牖歲時展視惟謹賦法略倣井田分土爲祿食有事始均稅事已即罷刑甚峻犯盜竊刳腹剸刵職官尊者三法司即國相率王母舅妻父任之其次有察度

藏板

官司刑名有耳目官資顧問有哪霸官理錢穀皆
武職大夫長史主封貢不與政事爲文職洪永所
賜三十六姓多閩之河口人子孫秀者讀書南雍
歸即爲通事累陞長史大夫今僅存七姓凡七姓
男不爲國婿女不爲王妃言語衣服無別別以椎
髻居中者七姓居右者本夷也王日三朝羣臣以
搓手膜拜爲敬俗稱王曰敖那妃曰札喇王宮建
山巔國門榜以歡會府云漏刻殿云奉神永樂間
嘗命使爲葢宮殿頗閎敞然以板代瓦册封錫以

皮弁玉圭麟袍犀帶賜二品秩及妃皆有冠服綵
幣初用中使宣德間改用給事中行人給事賜衣
麒麟行人賜衣白澤並假玉帶從福建往治五桅
巨艦長可十七丈桅用杉舵用鐵梨木其國屆期
遣看針通事一人并水手來與偕寄室看針即白
晝燃燈亦名十更船往以西南風期孟夏歸以東
北風期季秋望見古米山即其境東去三百里爲
葉壁山又東即日本恒與貿易假貸近國哪覇首
里並有馬市販鬻率女儈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

宋季鵝眼綖環　國初使來言其俗不貴紈綺貴
磁器鐵釜賜予及市馬多用之鹽艙魚艇制稍異
酷信鬼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其魁號
女君近王宮有寺藏經千卷宅籍無五經有四書
以杜律虞註爲經土田砂礫樹藝鹵莽野多鹿及
馬牛羊豕山多蛇無虎樹之佳者鳳尾蕉貢有蘇
木胡椒黃熟降檀諸香並非所產產饒硫黃海貝
讌會令童歌夷曲舞以侑觴酒以水漬米越宿婦
人嚼以取汁曰米奇間來自暹羅清洌易令人醉

武宗嘗賜玉杯每出爲壽學書及武以倭爲師甲
用皮革矢可至二百步節以金鼓衆驍健耐饑寒
勞苦好爭很鬬度不免卽引刃自斃於海上故稱
勍國然不當倭十一國別號大琉球西南則暹羅
東北則日本從長樂广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
卽所謂小琉球者也去閩省東鄙臺礵東湧水程
特數更南爲東番諸山在彭湖東北其人盛聚落
而無君長習鏢弩少舟楫自昔不通朝貢又東隅
有夷鳥語鬼形殆非人類或云卽毗舍那國

論曰琉球創見隋書爲流求序其國俗稍異王姓歡斯氏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羽冠毛衣編苧爲甲王乘木獸候草縈枯以爲年歲壁下多聚髑髏質以今日風教固殊焉元史作瑠求云水至彭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漁舟遇颶風漂落漈回者百一自陳侃特標其妄或曰國西古米山有礁甚險舟至輒敗卽落漈也琉球及　明始通上國請封入貢與朝鮮埒漸以華風宜其丕變輒按前後

使錄爲更定之頗聞其國壓海外一岡脊無大聚
落往使至斂儲偫民間甚苦以嚮慕文敎矢彈其
力然猶貸隣倭而後給嘉靖中卽有領封會城之
議情巳微露矣守在四夷當事得無深慮乎

皇明象胥録二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日本

日本國原名倭在大海中憑島以居三面環水唯東北限大山山外即毛人國凡島夷百餘不與中國通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一謂之邪摩堆地勢東高西下建武中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之極南界也桓靈間倭國亂有女子名卑彌呼年

長不嫁以妖惑衆共立爲王法甚峻侍婢千人兵衛嚴設有男弟佐治國魏景初二年倭女王遣使朝獻制詔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後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相攻轉聞帶方郡爲檄諭之卑彌呼死立男王國中不服爭誅殺乃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其國遂定是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四傳至武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宋昇明二年表稱祖禰東征毛人五十五國爰服
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句驪無道圖
見吞竊自假授詔除武使持節都督等號倭王如
故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遣
使詣闕訪以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日爲弟
天未明聽政跏趺坐日出停理務云以委弟其誕
妄類此大業三年復朝貢使者致詞聞海西菩薩
天子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数十人來學國書
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不悅諭

鴻臚蠻夷書無禮勿以聞明年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廻在大海又東經十餘國達海岸皆倭附庸倭王設儀仗鳴鼓角迎勞復遣使隨清貢方物唐貞觀五年使來朝永徽初其王孝德獻虎魄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時高麗百濟暴新羅賜璽書令出兵援之咸亨初王總持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華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或云日本倭旁小國爲所併冐其號長安元年其王文武遣朝臣眞人粟田

來貢朝臣眞人猶唐尚書也粟田工文好學開元
初復朝請從諸儒授經悉賞貿書歸其副朝臣仲
滿願留歷左補闕多所該識久乃還天寶十二載
復朝會新羅梗海道朝貢更繇明越州是時倭女
王曰孝明孝明再傳爲女王高野姬貞元末其王
桓武遣使來朝學子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宋雍熙
初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輩浮海至獻銅器
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土
風以書對其國有五經書佛經白居易集國王以

王爲姓傳襲六十四世文武皆世官并獻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並以尊爲號凡二十三世都筑紫城神武天皇從大和州當周僖王時其後更以天皇爲號及傳應神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傳欽明併得佛法傳用明有子七歲開悟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又傳孝德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又傳文武遣粟田真人入唐

求書籍又傳白璧遣僧禮五臺山其間亦多女王
凡統五畿七道三島太宗召見奝然賜紫衣聞其
國一姓傳繼顧語宰相歎息久之天聖四年明州
言日本貢方物不持本國表詔卻其貢熙寧後時
有僧赴闕元世祖至元初遣使道高麗招諭不得
要領六年命秘書監趙良弼往始同彌四郎者入
朝十一年命鳳州經略使忻都等以九百艘掠其
境稍拔對馬一歧宜蠻各島十四年日本遣商持
金易銅錢十八年命右丞范文虎等率十萬人往

征抵五龍山遭風舟破士卒得生還者三人尋以有事交阯不復議日本亦竟不至　明興頻寇山東濱海州郡及淮安洪武二年以即位頒諭仍掠
崇明四年
上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泛海　賜璽書讓其王源良懷良懷言蒙古嘗誅我好語隨襲以兵其使趙姓今使者亦趙姓豈其裔耶擬兵之秩不爲動徐
宣諭朝廷威德良懷氣沮遣僧隨秩表貢方物送回所擄明越人口

上亦遣僧祖闡無逸報使然其寇掠自如始令閩
浙造海舟備倭德慶侯廖永忠請令沿海軍衛添
輕舸巡徼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亦私貢馬
及茶布刀扇所奉丞相書甚誖
上怒卻其貢已因安置所遣僧於川陝十三年丞
相胡惟庸謀逆潛納倭精鋭貢艘爲應事泄著
祖訓勿復與通明年卻其僧如瑤貢命禮部以書
諭責之十六年以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登萊
至浙並海五十九城二十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

福建並海十六城自南直山東及閩浙粤咸置行
都司增屯戍嚴下海禁二十七年勑魏國公徐輝
祖練浙兵海上永樂初其王源道義脩貢會對馬
臺岐諸島夷数寇掠諭征捕獲渠魁以獻厚賚白
金文綺予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使額無踰二百
船止二艘勿挾兵器尋　賜金印誥冊封爲日本
國王名其國鎮山碑而銘之八年源道義死命鴻
臚少卿潘賜往予祭明年倭寇磬石十五年寇浙
東海上多獻日本俘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諭還

藏板

所掠明年其王源道特遣使奉表謝罪十九年以
三千人突寇遼東總兵劉江殲其衆初江閲地形
得金線島西北望海堝勢高峻扼海咽喉特爲增
築及偵倭至伏兵山下别遣奇兵焚舟斷其歸路
倭中伏擒斬且盡江以功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
復窺遼宣德初以倭貢踰約申定格例然倭自得
我勘合多指稱貢船藏兵刃備護卽貢備弛卽掠
貢卽愆期所司不敢深摘聽柢　京師宴賚市易
飽飫而去稍覘疎防蹈瑕殺擄捆載固未已也正

統後海上防漸疎四年倭船四十餘夜入大嵩港轉破昌國衛城恣焚掠於是申嚴斥堠合兵分番沿海寇盜稍戢成化二年連寇大嵩四年鄞人林從傑等三輩轉掠爲通事隨倭使入貢奏乞歸省許之仍禁勾引通番十三年倭忽至寧波覘有備詭云脩貢庚吉士楊守陳貽書主客極言倭借貢蓄奸請得謝絶不從正德四年其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故鄞人朱縞也弘治中逋歸倭有寵于其王僞充正使其叔朱澄識之守臣覺發

以厚賂巨璫劉瑾置不問令還諭王無盜邊因求
祀孔子儀注不許嘉靖二年素卿再至時其王源
義植孱闇諸島强請勘合爭入貢邀利左京兆大
夫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國遣僧瑞佐及
素卿踵及寧波故事凡番貢至閱貨宴席並以報
至先後爲序素卿後賄市舶中官賴恩撓閱瑞佐
貨及宴又引坐宗設上席間爭長相讐殺而宗設
黨盛尾追素卿及紹興臨城索不得遂躪旁邑殺
備倭都指揮劉錦去已因漂入朝鮮其王李懌得

二倭獻

上以臺省糾劾下素卿獄并二倭繫論並瘐死特
遣給事中劉穆往浙體訪兼飭武備四年縱日本
僧妙賀等歸國諭其王捕宗設九年琉球請封道
日本附表乞貰素卿并懇新勘合脩貢禮部驗表
文無印請勑琉球傳諭自是絕貢者十七年壽再
至以違格罷初方國珍張士誠分據溫台寧紹諸
郡並瀕海及巳降滅而餘黨遁海上輒糾島倭入
寇以故洪武中瀕海州郡數中倭

高皇帝業增置戍守又命南雄侯趙庸招集蛋戶漁丁之族自淮浙暨閩廣幾萬人悉藉爲兵於是海上羣惡少皆仰給縣官而方張餘黨亦以次老死瀕海因得息肩永樂西洋之役華人習知海外饒有琛怪既生艷慕而貢夷往來益習我海道曲折糾引蔓附剽寇復起至是以科臣言併罷市舶而利孔反爲奸商所竊每番舶至以虛詞餂取轉展賒貸絕不償直久乃投豪貴家豪貴家侵牟賒奸商逾甚番人坐索動以危言撼當路驅逐又先

期漏語使逸以示德陰握全利其後番人聞而歙恨盤據海洋必切有其貲蓄乃已而亾命不逞强有力者復入海聚衆爲舶主行賈閩浙以財役屬勇悍倭闌入互市乘機剽掠如許棟王直徐海實繁有徒海上因之多事焚刼寧台幾無寧歲矣二十六年始設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與福漳泉治兵捕賊以朱紈爲之紈清勁果於任事日夜詰兵嚴糾察根株通海窟穴遂擣雙嶼擒巨酋許棟因上章鐫暴二三渠魁侵豪貴諸豪屏息切齒亡何

藏板

諷臺省奏改紈爲巡視竟以專殺奪官并下紈同
事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于理誅紈飲藥自
殺兼弛海禁而東南瀕海寇益恣無敢呵者三十
年王直突入定海關明年壬子倭犯台州破黄巖
縣自象山流劫郡邑復簡都御史王忬巡視浙江
及興福漳泉海道添設參將二員以都指揮俞大
猷湯克寬分浙閩轂勦而幕府久廢兵政積弛士
柔脆不習戰鬭忬至請假事權募梟勇徵狼土諸
兵規畫稍定明年癸丑倭犯温州大猷冒險出洋

擣穴羣賊駭散狂奔克寬統部卒東西馳擊頗獲首功而賊勢張甚王直各部擁漳廣羣盜合島倭連艦百餘破南滙所薄太倉入上海遂圍海鹽掠平湖陷昌國衛臨山所再攻海寧衛破乍浦延及寧海奉化諸邑凡畱內地三月所在焚蕩西犯松陽北侵海州而福寧秦嶼所亦遭寇頃之以兵科奏改忬巡撫提督軍務湯克寬以副總兵屯金山忬薦盧鏜代以俞大猷總浙直兵時任環以雄略自府同知擢備兵蘇松松陽令羅拱宸亦以知兵

超陞浙憲也其秋倭流刼興化擊卻之宅部據南
沙踰五月明年甲寅春潰圍出嚙蘸松旁邑北掠
通州如臯海門改兵部侍郎屠大山爲應天都御
史亦以巡撫兼提督倭續自南沙登岸湯克寛敗
之採淘港而俞大猷勦普陀倭爲所乘叅將盧鏜
禦之嘉興再戰孟家堰亦敗遂陷嘉善焚運艘轉
攻嘉興府因我師迎擊遁乍浦合長沙灣寇且東
掠崇明而慈谿忽報地湧血尺餘本兵條上方略
始議重賞招巨酋王直矣兵科疏駁

上是之命一意主勦是時
天子蒿目東南特採廷臣言命南京兵部尚書張
經開府總督直浙福廣山東軍務經故嘗督兩廣
著績會議徵狼土兵拒倭乃用經節制當天下半
得辟召叅佐便宜從事經亦慷慨以盪寇自負中
外企踵謂倭旦晚可盡也亡何都御史王忬改撫
山西代以徐州兵備李天寵忬規度浙閩頗有緒
以弛擔中輟而經以留京遙制鞭長不及羽檄征
調不能猝佐緩亟再奉嚴旨專閫所起宿將何卿

沈希儀等又嚄唶不爲用以是訖無成功始倭還
屯柘林進薄嘉定叅將李逢時募山東槍手六千
人適至敗之新涇橋追奔中伏復潰　詔建屠大
山褫爲民改張經右都御史專總督而倭連犯海
門金山青村所續至萬餘流突樂清黃岩諸縣柘
林倭且分掠嘉湖我師禦之窰墩失利是歲量蠲
被倭郡邑田租罷浙歲貢魚鮮而倭據川沙窪柘
林爲穴明年乙卯柘林倭奪舟犯乍浦陷崇德轉
掠湖州新倭日增唯兵備任環督舟師敗之南沙

斬級百餘會所調田州瓦氏等狼土兵至蘇人心
稍定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且報祀海神督察江南
也文華故事輔臣嚴嵩兼挾
上寵欲頤指督臣經出其上經自以宿望不爲意
心御之時狼土兵新集銳請擊倭趣利文華促經
經欲候所徵永保兵并力以文華佻妄不敢漏師
期而江北三丈浦川沙窪倭報日至文華以經固
老師觀望也亡何柘林倭三千餘闖金山俞大猷
迎擊大潰遂犯嘉興時永保兵則巳集軍門矣經

遂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等兵水陸邀擊石塘灣倭敗奔平望冋走王江涇副總兵俞大猷以永保兵夾擊遂大敗之共斬級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無筭倭大氣奪而

上入文華言業遣緹騎逮經提聞兵科留經乘勢進擣

上惑相嵩歸功文華及御史胡宗憲　賜金幣經功自如不爲貫經去而軍中觧體尋以應天都御史周琉代琉罷改户部侍郎楊宜並齷齪無將略

倭勢復張頊之任環及俞大猷等攻倭陸涇垻斬級二百七十有奇焚舟三十時柘林白茆三丈浦倭並奪舟遁我師邀擊多擒斬宅倭百餘從會稽高埠流刧杭歙直趨南京已又徐從宜興轉入滸墅應天都御史曹邦輔督師殲焉趙文華計攘首功瞯柘林餘倭穴陶宅大集浙直兵會勦失利已而倭遁周浦突圍與川沙窪倭合我師邀擊破之文華遽報蕩平歸朝而浙福都御史李天寵逮訊與張經並死西市以宗憲代皆文華之爲也是歲

日照莆田福清並有倭警明年丙辰以文華言遂
擢宗憲代宜總督倭聚新場任環督永保兵進勦
再潰因建曹邦輔謫戍邊尋以參政阮鶚代宗憲
督軍務而倭憏掠慈谿巨酋徐海衆復大至一由
海門一由松江一由定海關而海自擁部萬餘導
所窟柘林酋陳東併兵逼乍浦已聞督撫移師遂
從硤石趨皂林鶚以輕舸馳入桐鄉令河朔將宗
禮引所部兵九百遮倭擊殺數百人海爲辟易以
援絕火藥盡前迫橋陷與驍將霍貫道俱死之倭

遂乘勝圍桐鄉急引撞竿撞城城幾壞城上人以
緡索挽上斷竿又煮鐵汁灌城下所以堅守百方
倭稍卻亦會總督間使人持重賂說海罷圍且疑
陳東以携其交海驟道崇德西遯東留攻一日勢
孤亦引去桐鄉圍始解而趙文華復以尚書督師
始文華言江南殘倭易殄須更蔓延
上覺其欺相嵩爲營特遣巳至浙則與宗憲圖襲
海宗憲日夜啗海金帛徉約擊吳淞江倭縱奪舟
去以遲援兵之集諜聞海麾下書記酋葉麻最黠

與海爭一女子相失因諷海縛麻而陳東以桐鄉
之役睚眦與葉麻聲相倚更遣諜持璣翠遺海侍
女説海并縛東且詐爲葉書遺東陰泄之海海得
書泣下心德宗憲竟縛東以報麻與東相繼縛則
海部曲内亂因説海至平湖庭謁堅約令海與陳
東黨分屯沈庄輒詭爲諜令兩相悞至稍而鬬乃
督永保兵如墻進乘風縱火海窘沉河死殲其黨
俘葉麻陳東獻遂進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餘
倭竄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督兵擲火

焚其柵盡、復斬級百四十餘是歲倭突古田潮州明年丁巳併獲巨酋王直王直故歙人走海上爲舶主頗任俠島主並嚴事之他舶往往借名行入掠托之直跡故秘先是宗憲以頻歲苦倭特海上亾命勾引島夷内訌其國王故未之知也疏得遣使諭日本王禁戢報可以鄞諸生蔣洲陳可願往而宗憲以鄉曲習知直迎直母妻至慰藉甚厚因遣洲等間過直所洲等遇直五島直爲言日本方亂諸島不相攝誠貫直等通貢互市願擊賊自

劾遂留洲往諭各島別遣養子王滶毛臣先後投款宗憲結以重賂且令間說徐海已而遣諭直降爲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自分能力主島夷欲詣宗憲面相結謬以豐洲王入貢爲名泊岑港宗憲又厚餽遺指揮夏正等爲死間直遂挺身入杭州宗憲曲諭直伴羈獄具疏聞上不敢深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坐棄市宗憲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而直黨三千人竄據岑港及舟山遂流刧浙東江北蔓延閩粵時阮鶚以都御史移撫閩而

倭掠泰州淮安入寶應叅將劉顯率苗兵敗之東鄉多焚溺明年戊午倭犯興泉境遂陷福清南安以岑港倭阻守奪總兵俞大猷秩命兵部郎中唐順之視師浙直明年己未倭流劫揭陽福安及浙西象山攻桃渚所而岑港倭自柯梅趨泉州浯嶼閩人大譁宗憲縱寇　詔逮大猷郎訊尋釋立功江北倭數道入都御史李遂馳如臯部諸將無令越天長瓜儀尾及廟灣絕地督兵圍勦遂大破之斬級八百有餘已又遣劉顯殲倭劉家庄自壬子

倭入黃岩至是首尾八年江南北略平浯嶼倭亦
旋遁總督胡宗憲用間力爲多四十一年以言官
論劾建宗憲至京尋釋之罷浙福總督而閩倭復
告急初倭阻寧德之橫嶼連營負險參將戚繼光
至令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斬級二千六百餘生
擒踰九十乘勝勦福清倭復破之因引兵還浙遇
倭自東營澳登岸迎斬百八十級遂去而倭勢轉
熾明年進薄興化城攻圍匝月參將劉顯頓兵不
敢進及城陷復命繼光及俞大猷馳援時倭巢平

海衛欲逸爲俞大猷所扼與繼光夾擊縱火縻巢中仙遊連江諸寇悉平倭盡走廣東界方繼光抵福清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遠來疲甚且休矣偵者歸語弛不爲備其夕銜枚疾馳三十里黎明逼其巢大呼縱擊倭披靡莫敢枝梧巳破倭歸邑人未知兵出也廣東倭屯潮之烏石爲俞大猷所破逃至甲子門將入海風暴盡溺餘衆二千留屯海豐大猷圍之食盡思遁副總兵湯克寬伏兵擒勦且盡倭患遂息維時四十三年計海氛踰一紀始

靖而受害浙最劇次南直次閩又次粤城邑燼於兵火子女窘於攘敓行齎居送累鉅萬萬東南脂髓幾於盡吸而倭亦連舶不獲返然率海上奸氓爭以入寇之利餌倭中無賴少年藉爲前行推波鼓餤其間眞倭僅十之一二絕與其國王不相聞前遣蔣洲至豐後島轉諭山口所據山口都督源義長及豐後太守源義鎭並具咨表貢方物謝罪量犒其使令浙藩司移咨義鎭等轉諭王鈐東亦杳無報命者自是海上封守益密日本遂絕朝貢

隆慶時海寇曾一本等勾引犯閩粵我亦嚴備旋及撲滅非倭飈發如嘉靖之季矣萬曆二十年倭酋關白平秀吉篡立遣酋清正行長侵朝鮮猝陷慶尚道掠開城繞出平壤西其王昖令次子暉攝國事走義州求內屬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督總兵李如松等勒兵七萬往援明年春戰平壤攻牡丹臺大破之得級千二百八十五倭奔王京我師略地碧蹄中伏敗衂已申欵倭棄王京棲釜山朝鮮王遂復國因撤師渡江歸又明年議封秀吉爲日

本王倭中變又明年復命總督侍郎邢玠經略以總兵麻貴濟師都御史楊鎬特開府天津經理朝鮮倭酋清正屯蔚山與釜山倭犄角我師至則圍蔚山絕餉道倭饑徉約降而行長從釜山聲援張虛幟蔽江我師遽撤爲倭襲擊大潰時戊戌正月也會別將陳璘劉綎先後至分水陸四路進勦稍有斬獲明年九月秀吉死遮擊歸倭以捷聞凡拮据八年而後定其後對馬島倭與朝鮮復私欵三十七年倭酋玄蘇等稱奉國王源秀忠命假道朝

鮮修貢是時薩摩州倭并琉球截取雞籠淡水噬閩廣四十年冒琉球入貢卻之明年倭酋平義智請貢路　詔飭防海上四十四年三月肥前州歸我把總董伯起初議封平秀吉或云日本王見住山城關白名號如漢大將軍秀吉死遺孤秀賴甫七齡爲要巨酋家康女孫令家康協輔與薩摩州太守平義弘抗不相下頃家康故自長岐島外勢頗攜始家康擱焉窺南鄙而長岐之酋曰等安即桃員者得罪家康懼爲所滅請取東番自贖遂令

次子秋安連犯闖之東瀕大金尋家康死而局中變或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其詳不可深考然聞薩摩州於倭諸島兵最勁俗喜鬬以良死爲無勇諸島皆憚其銳前此入寇亦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巨酋陳東即薩摩州王弟之書記也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及豐前豐後和泉諸島日本主以山城爲都山城君號令久不行金印勘合向入山口自山口亾弃不知所歸諸島酋長競相攻強則役屬嘉靖時豐後爲大兼有肥

後等六島及平秀吉雄據六十六州今亦寖微國
中殆無常尊云大抵倭船之來利東北風唯清明
後爲多而重陽後間有之故防海以三四五月爲
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帆檣所指一賑風候有備
者勝按胡松海圖說曰始倭通中國自遼東今乃
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入其西北至高麗必
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必由薩
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
歷五島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焉若入寇則隨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
而仍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
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變遷
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韮山海閘門而犯
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
國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
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
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
而風歘東南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

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大較若此矣性輕生好鈔掠尤躭麯蘗觧奕棊及雙陸略通草書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跣足間用屐板屋布地以砂所佩刀極犀利每戰赤體單列提刀突前爲蝴蝶陣以揮扇吹海螺爲號工設伏船製大者容三百人然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且苦犂沉廣福船皆所畏海水鹹不可飲其來開洋必取水五島抵中國境復停船換水土溫燠宜禾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

黃水銀銅銕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鈿灑金漆器扇犀象刀劒互市華人喜得錦綺絲綿磁針貢道故由寧波今久絕而通番人日衆

論曰史稱倭在會稽之東昔夏少康有子封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好沉沒取魚亦文身厭水禽俗殆近之魏志夾倭旁國夥矣其云始渡海千餘里至對馬國今倭島名對馬近朝鮮豈即其遺域與往海上國凡百餘統以大倭王頃諸島各爲雄長山城君寄空名其上意略似而強弱

不類然倭自通中國歷二千有餘載或貢或否不聞躪及內地而獨啓難本朝至嘉靖季沿海郡邑焚刼略盡則皆華人嚮導而通番之爲祟烈也鄭端簡謂市舶不可罷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禁海賈而抑奸商而俞大猷言倭市僅刀扇我獲利薄又易蔓禍

高皇帝禁通貢意甚遠唯察風候而以舟師扼之鯨波乃爲長畫大猷以信國裔習海上事當有徵矣即胡宗憲執訊獲醜洵有大造東南北於朱紈

猶爲焦爛餘智策倭今日其亦審所晝哉

皇明象胥録

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149
P3
V.16

皇明象胥錄三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安南

安南古交阯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名焉書所謂南交者也自楚朝貢百越秦幷天下開嶺表置南海桂林象郡漢初南海尉趙佗擊併旁郡地自立爲南越王因以兵威役屬閩越西甌駱傳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討其相呂嘉滅之分置交阯九真日南凡九郡領以交

阯刺史光武中興錫光任延爲守始敎民耕稼姻娶制冠履漸置學校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界以銅柱後置交州領交阯等七郡漢末象林縣稍割據爲林邑國吳分其地置廣州徙治龍編隋廢郡置州大業初復置交阯郡史稱南海交阯各一都會也近海饒犀象瑇瑁珠璣賈至率取富其人尚信輕死重賄力農刻木爲符契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隸五筦安南之名自此始宣宗

時南詔寇安南陷都護府懿宗咸通四年併陷安南梁貞明中土豪曲承美竊據送款亡何南漢劉隱執承美署其將楊延藝交阯節度使傳子紹州將吳昌岌代之乾德初昏內爭立大亂延藝牙將丁公著其子部領攝驩州刺史與子璉擊定亂者推爲帥宋平嶺表璉貢方物內附詔授安南都護併封部領交阯郡王太宗時璉弟璿嗣大將黎桓遷別第代總其衆太平興國五年秋詔發兵分道入討陸路自邕州水路自廣州明年春破賊白藤

江桓詐降誘殺轉運使侯仁寶遂班師雍熙二年
桓因來貢求節鎮明年以爲安南都護淳化四年
進交阯郡王而桓數剽掠欽邕二州眞宗即位進
桓南平王景德三年桓死立中子龍鉞爲弟龍廷
所殺權留後即拜龍廷交阯郡王賜名至忠大中
祥符三年求市邕州以瀕海苦侵寇令仍於廉州
及如洪砦互市至忠尋爲大較李公蘊所逐從
蠻俗封如桓進南平王子德政嗣廣源州蠻儂智
高反德政欲由水路率兵二萬助王師優賜郤之

德政死子日尊嗣嘉祐中寇欽邕二州安撫使余
靖等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趨交阯惶怖謝
罪爲罷兵熙寧二年日尊虜占城王自帝其國號
大越五年死子乾德嗣寇陷欽廉二州遣將郭逵
致討敗其兵富良江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奉表
軍門請割地獻款詔邕欽民刼遷炎陬俟還界即
以前廣源等地賜交州然廣源舊隷邕管非交阯
有也政和末特弛互市禁乾德子陽煥陽煥子天
祚各嗣封如制乾德側室子奔大理與天祚爭立

欲假兵納不許淳熈元年進封天祚安南國王尋
賜安南國印及曆日安南以國號始於此矣天祚
傳子龍翰及孫昊昷無嗣以女昭聖主國遂爲婿
陳日煚所襲李氏自公藴至昊昷凡八傳二百二
十餘年而國亡日煚故長樂人謝升卿美丰姿識
書王女從窓隙窺悅而歸之竟王其國元巳破蜀
平大理兵次交阯北先遣使招諭以阿朮率銳師
乘勝逼國都日煚跳匿海島屠城夷宮廟留九日
鬱蒸引去日煚歸見故國殘燼大憤表宋傳位長

藏板

子威晃元破宋威威晃易名光昺請遣子弟爲質三年一貢世祖封光昺安南國王仍以達魯花赤佩虎符往來國中至元初賜曆頒改元詔四年以六事督攝甚備兼索回鶻賈是歲封皇子爲安南王出鎮大理鄯闡交阯諸國光昺卒國人立世子日烜貢方物馴象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日烜叔遺愛入覲卽令代王然不克納二十年討占城諭交阯助兵糧行省右丞唆都言交阯與眞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屯戍因餉可省海道轉輸二

十二年鎮南王征占城經近境日烜調兵拒守遂攻敗之渡富良江日烜棄城遁弟益稷降蒙古退屯思明州明年大舉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安南國王奉陳祀命鎮南王脫驩左丞相阿里海牙以兵納之湖南宣慰司言連歲征日本占城賦煩重困輟役二十四年置征交阯行尚書省以萬人由西道永平以萬人由東道女兒關進擊之日烜及其子走入海師還進金人謝罪尋卒子日燇不入朝復議征會成宗卽位報罷至大四年世子陳日

藏板

奎遣使來朝其後貢獻不絕凡三世不稱王亦不
請封取羈縻而已　明興天下略定世子陳日煃
聞征南將軍廖永忠等踰嶺降何眞定廣東西懇
欲納款以梁王在雲南未決會遣漢陽知府易濟
諭安南洪武二年令其臣黎安世等來朝貢且請
封爵　詔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爲安
南國王　賜駝紐塗金銀印幷大統曆文綺以寧
等抵境而日煃先卒弟日熞嗣迎請誥印以寧不
可護詔境上別遣陪臣杜舜卿等請命先是占城

際役安南寖强與抗日煃数遣兵擊之占城來告
急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持詔令各罷兵復仁
還奏安南王以黃金吉貝布贈使者卻不受
上進復仁等官加賜其使三年遣使祀其國山川
安南使杜舜卿等以日煃卒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華門召見命編脩王廉往祭尋遣主
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封日熞安南國王四年表謝
貢方物遣員外郎吳伯宗報之其冬日熞兄叔明
篡立五年貢馴象蓄情頗秘禮部已受表主事曾

魯取視其副曰前王陳日爜今叔明何也白尚書
詰之以寔奏
上怒郤貢卽日拜魯禮部侍郎六年叔明更奉表
謝罪請封使者言日爜實病死國人願立叔明
詔以前王印視事後能塡撫人民更議之七年表
謝稱老願授政弟煓報可然叔明實專制國中八
年命中書省諭安南等國三年一朝貢王立則世
見十一年叔明來告煓喪弟煒署國事十二年禮
部尚書朱夢炎奏定使安南禮凡使者抵境王遣

人郊迎設香案身率僚屬至館鼓吹前導使者從至王府立龍亭左王與僚屬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與王抗王居其右時安南以詔故陽罷兵占城而疆吏寇剽不已思明府亦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

上以書詰煒勑廣西布政司無納安南貢久之德明死二十一年煒爲國相黎一元幽城外尋遇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一元又名季犛叔明婿也二十二年假煒名貢二十五年以安南弒君不道詔

絕之明年遣禮部尚書任亨太御史嚴震直諭出
兵討龍州趙宗壽二十九年日焜始以叔明喪來
告
上謂叔明弒日煃有其國今一元踵弒煒勑禮部
無予慰怙亂時日焜頗侵思明府地三十年遣行
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丘温等五縣不聽日焜旋
亦爲季犛弒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而黎氏篡立
大誅戮陳宗自謂舜裔胡公滿後更姓名胡一元
子蒼易名𡗶僭稱帝境內而一元爲太上皇國號

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元年賀即位詐表陳氏絕登爲陳甥求權署國事遣行人楊渤往廉之還以耆老表上與登合遂命禮部郎中夏正善往封爲安南國王二年表謝還思明府侵地勑無阻占城貢道併還思明府所轄西平祿州永平寨會安南故臣裴伯耆詣闕奏黎季犛世事陳氏任心膂一旦覆陳宗易姓改元大逆無道臣祖父事陳項禦寇海上而季犛簒弑因附番舶告急 陛下幸念陳氏忠順施弔伐願負弩爲士卒先

上憫之令所司給衣食而老撾宣慰司護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亦至奏臣係故安南王烜裔孫世事上國傳至煒賊臣黎季犛擅威福輒推刃煒而立顒顒即日焜也亡何更弒顒立子家在襁褓復弒之自立其子蒼誅夷宗族且盡興滅繼絶唯天王留意焉

上引見賜第月給廩與伯耆俱其冬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

垂涕伯耆責以大義惶恐不能對三年命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勑切責安南國王奎令以實聞奎遣使阮景眞等隨表謝詭迎天平并還祿州諸寨地

上命行人聶聰　約勑廣西副總兵黃中呂毅將兵五千及大理卿薛嵓送天平歸國封胡奎順化郡公四年天平至丘溫奎遣陪臣供饋牽犒師見天平皆拜舞踊躍問奎以疾解遣騎覘之壺漿相望遂前度隘留雞陵二關將抵芹站山險林鬱

且雨潦軍行不成列忽大呼伏發刼殺天平及嵓
去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斷因引還奏狀
上大怒決意南伐七月以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
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
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侯
陳旭爲右叅將率神機將軍程寬等凡二十五將
軍兵部尚書劉儁叅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
陳洽督餉發步騎舟師及土舍達官八十萬人討
季犛大將軍右副將軍等統京衛荊湖閩浙廣東

西兵出廣西憑祥州左副將軍等統巴蜀建昌雲
貴兵出雲南蒙自縣
上親幸龍江禡祭并責黃中等立功別勑占城王
擾其境師次龍州遣行人朱勸往諭季犛父子聽
以金鑄身贖罪不從十月能以疾留副將軍輔發
憑祥入安南境傳檄聲罪遂破三萬衆度雞陵關
諜芹站兩傍並有伏遣鷹揚將軍呂毅等搜捕哨
至昌江造浮橋濟師屯新福縣副將軍晟亦率雲
南兵至白鶴江來會

上聞成國公能率命輔盡護諸將時賊恃僞東西
都及宣洮沱富良各江爲固緣江樹栅築土城綿
亘九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崖置樁水中列戰艦
防攻擊兩都亦嚴備列象馬守險以老我師輔等
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造舟圖進取十二月副將
軍晟奪宣江而軍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將
軍輔遣叅將陳旭會晟濟師驃騎將軍朱榮等大
破賊嘉林江將軍輔留都督高士文舟師應榮身
率大兵與副將軍合沿江栅皆逼水唯多邦城下

沙坦可駐師而賊設備密下設重壕壕內外布簽
剌輔部署既定夜四鼓遣都督黃中等御枚舁攻
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蟻引上忽舉
火銅角齊鳴賊披靡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等
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股栗奔突賊大潰
蹂躪鹵獲無算遂進克東西都五年正月將軍輔
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萬刼江普賴山凡
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招撫諒江東潮相繼附諜報
季犛及子澄聚舟黃江遂水陸並進至木丸江賊

舟膠叉大破之窮追至悶海口地下温乃徉引退
賊追躡富良江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剗船
截木立柵迎拒輔率衆力戰賊不支都督柳升等
以舟師橫擊殲賊數萬江水爲赤乘勝抵悶海口
季犛父子以小舟走叉安升引兵出奇羅海口永
定衛卒王柴胡七人調得季犛所縛送升軍併得
其子澄土人武如卿等獲僞大虞皇帝黎蒼僞太
子黎芮等安南平　詔求陳氏後無存者輔等同
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内地乃置交阯布政使司及

都指揮按察司分府十七日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户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都指揮使司以呂毅黃中掌之前歸附裴伯耆爲按察副使改雞陵爲鎮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一萬有奇凡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舟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

九月獻俘闕下
上御奉天門讀露布面詰季犛父子頓首請死罪
下之獄敕訪交阯人才禮送赴京因以明經甘潤
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六年總兵官張輔
等凱旋上交阯地圖凡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
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賜宴中軍都督府制
詔新城侯輔功最大西平侯晟次之進封輔英國
公晟黔國公都督柳升封安遠伯黃中呂毅得贖
罪餘手捕黎季犛及蒼授官三品而交人簡定復

反簡定者陳氏故臣從下交南爲副將頗有功因
上意不復立陳氏與所親陳希葛走興化州說羣
盜鄧悉等下之聚衆萬餘南合慈威蠻剽州邑勢
轉盛遂僭號八月鎮守尚書黃福以聞命發滇蜀
兵四萬屬黔國公晟進討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
十二月及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
儁參政劉昱並死之賊漸逼交州七年大發兵復
拜英國公輔爲征夷將軍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
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八月大破賊鹹子關

尋又敗之盧渡江及太平海口窮追至美良獲簡定并僞將相陳希葛等八年正月送　京師磔于市輔逐捕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獲僞將軍范支等二千人悉坑之築京觀
天子念久暴師　召輔還朝以征夷將軍麾下益晟期盡賊五月晟擊破季擴於霊長海口十一月
請降
上幸許以爲交阯右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各授官然季擴特詐言緩師掠如故九年　詔英國公

輔充征虜副將軍往會晟二月赦交阯停徵課稅
三年七月破賊於九眞州月常江尋又破之海上
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復十年八月大破賊於神投
海卩十月又破賊西心江僞少保潘季祐遁可雷
山乞降輔承制以爲按察副使其將帥相繼降十
一年十二月輔等大破賊於愛子江賊驅象衝突
前鋒發矢落其象奴還奔自相蹂藉季擴走追擒
之老撾十二年八月檻送京伏誅交阯復平宴犒
南征將士　賜英國公輔黔國公晟金鈔有差始

安南民不忍棄陳王而季擴詭陳王後以惑衆勢
重於簡定故征之數年而後克或云季擴卽定從
子行也亡何釋黎季犛戍廣西而子澄以善神鎗
且累官工部尚書別賜姓氏矣自英國公輔下交
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遂以征夷將軍留鎮
其地十四年　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別遣中
使馬騏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箇騏墨而殘
交人怨叛者蠭起十六年正月清化土官巡簡黎
利反利善戰挾計數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後來

降授土巡簡因輔召還後人心不甚德中朝遂自
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結老撾縱剽豐城侯
彬遣叅將朱廣等討捕斬級六百利遁去而攻掠
自如十七年巡按交阯御史黄宗載言交阯新入
版圖而郡縣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
方以致撫字乖方若侯九年黜陟轉多廢弛宜令
到任二年以上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廉
汚黜陟報可十八年交阯叅政侯保馮貴討黎利
死之十九年豐城侯彬請屯田言利奔老撾

上諭老撾匿賊持兩端其詰之是歲給事中柯暹
御史何通等以訐工部尚書李慶慶陽薦暹等堪
牧民並爲交阯知州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遣中使山壽諭利以爲清化知府召黃
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代福居交阯十八年有威
惠爲衆憚服旣去而交人益攜中使馬騏還京未
幾矯旨下內閣勑往交阯辦金銀珠香內閣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此言渠在交阯荼毒軍民卿等
不聞耶然亦不誅騏也利攻茶籠守臣琴彭堅守

不下其冬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阯按察使洪熙元年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夷副將軍討利

六月

宣宗即位勑智及都督方政亟進勦智逗遛不前茶籠潰琴彭戰死而宣化賊合雲南寧遠州紅衣賊縱掠皆遥受利節度宣德元年二月智等擊利於茶籠州敗績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發步騎十餘萬進討尚書陳洽仍參軍事陳智方政白衣隸軍中自

劾時交阯連歲用兵中國疲奔命自
仁宗雅屬意招撫
上罷朝御文華殿顧語侍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
楊榮以郡縣安南非
太宗意欲如洪永初使自為國奉常貢與民休息
唯士奇榮議與
上協然語秘不令外廷知也五月赦交阯有罪者
九月以廣西兵五千益王通十月黎利弟善據廣
威州遂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阯城拒郤之十一

月叅將瑛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縣與成山侯通
合兵進屯寧橋諸將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通
不從麾衆渡天雨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尚書
陳洽死之黎利方從乂安引精兵來會圍東關通
敗後氣大沮喪陰許爲利乞封緩攻十二月以成
山侯通告急命安遠侯柳升充征虜副將軍又副
以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爲右叅將由廣西黔國
公沐晟充征南將軍與安伯徐亨永寧伯譚忠爲
左右副將軍由雲南兩道擊賊兵部尚書李慶叅

贊軍務召黃福於南京令仍掌交阯布按二司事
二年黎利來攻成山侯日夜訓練得精銃五千出
不意擊利大破之斬僞司空丁禮僞司徒黎豸等
萬餘級利恩不能軍諸將請乘勝追擊而通猶豫
不決賊得以暇脩械固壘勢復張三月圍丘溫都
指揮孫聚拒破之勑調原下西洋銃卒及湖廣四
川各省都司兵四萬五千餘益征南征虜兩將軍
四月利以八萬衆破昌江城都指揮李任等力鬬
死中使馮智及知府劉子輔等俱自縊成山侯通

斂兵不出利書來請和通輒許清化迤南地獨按
察使楊時習不可通厲聲叱之遂遣人同利使表
貢方物九月安遠侯升等師次隘留關利復具書
詣軍門乞罷兵立陳氏後曰暠者主其地升不啟
封奏聞趣兵進長驅至鎮夷關心易之保定伯銘
尚書慶並病瘴暑寢劇幕屬郎中史安等言慶曰
主帥意頗驕而夷多譎不據險何以待敵慶力疾
語升升唯唯前抵倒馬坡獨以百餘騎馳度橋橋
壞陷淖伏四起中鏢死銘慶亦繼歿都督聚進兵

至昌江軍中新失帥氣不振賊大驅象前突師潰聚與史安等俱被執死之凡七萬衆靡有孑遺惟尚書福在行交人擁泣曰吾父也向不北歸何至是䕶抵龍州而黔國公晟兵竟阻不進十月成山侯通諜知升敗益恩更啗利金綺予盟退師而前遣使表貢方物及利所具升書請立陳氏者抵京

上覽表以示羣臣顧英國公輔曰將奈何輔曰安遠成山侯非將也而少發兵少發兵不足以制敵臣請行以一年擒利

上爲默然大學士士奇榮等言
太宗三下交南中國士馬虧損累萬轉漕度支費
累七十億得城三百餘而十餘年間叛者旋踵不
如因其請撫之以合止戈之義
上曰天下初定安南竄先朝貢第令民安陳氏有
後朕奚恤人言羣臣頓首稱善十一月命禮部侍
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黄驥鴻臚
卿徐永達爲副齎詔撫諭安南所據利表晑係陳
日熑三世嫡孫竄身老撾二十年其令耆老以實

對卽授封朝貢如洪武制勑主帥卽班師新置三
司以下文武各携家歸凡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
三年正月成山侯通馳奉僞王陳暠遣黎少頴表
貢代身金人謝罪及送回所掠萬三千八百九十
一人報已全師出境至南寧胥命坐擅矯制失律
棄地下獄當斬贖爲庶人中使馬騏以激變論死
籍其家五月琦汝敬等還自交阯利表謝言暠病
歿諸爲陳氏後者悉絶臣利謹守封疆候旨　詔
更遣汝敬往訪陳後廷臣劾黔國公晟等逗遛

藏板

上曲赦晟緘劾章示之贈交阯死事文武復其家
四年汝敬還利附使貢方物奏陳氏子孫實巳盡
臣利有女九齡失亂兵中後知爲馬騏進充宮婢
陛下旣赦臣幸歸此女其敢負德六年五月利獻
代身金人兼請封六月遣禮部侍郎章敞通政徐
琦齎詔令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利遣人附
敞琦謝貢歲金五萬兩及方物九年三月廣西總
兵山雲奏利死姦臣黎問等搆黨讐殺諒山府土
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廷並避居龍州及太

平府勑雲利起徵賤因奏立暠從人望朕志息民遂罷兵徐議立暠利遽奏暠死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宜飭邊兵嚴備世寧等善撫之利子麟旋告哀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十月請封令麟權署國事麟一名龍正統二年以奉朝廷謹　賜塗金銀印封眞爲安南國王諭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户麟卒子濬嗣一名基隆天順元年乞賜袞冕賜朝鮮不許三年庶兄琮酖殺之自立明年夷目黎壽域等誅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天順五

年命侍讀學士錢溥授冊灝耻爲使臣屈溥貽書往復乃定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乘勝抵其都虜茶全歸

上諭令罷兵十四年灝䟽辨爲邊鄙侵伐無占奪事十七年老撾來告急兵部奏安南僻在西南萬里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僞勑車里宣慰司殺㶚刺加使臣聞其國治戰艦三千欲襲海南所宜申儆勑雲南兩廣守臣嚴禁亾命越境整兵

待之先是國家　登極改元循例詔諭安南安南亦遣使朝貢然侵盜不輟中土人竄入其境有受僞御史者敎之窺雲南而鎮守雲南中使錢能貪恣令指揮郭景取捷徑求賂安南以朝使向道廣西頻錯愕潛以兵尾其後覘我虛實攻南京戶部侍郎王恕往巡撫械治能黨始戢而巨璫汪直方覬邊功獻取安南策傳　旨索永樂中調兵數職方郎陸容及劉大夏匿其籍以利害動尚書余子俊力沮得寢然自是鎮南關外多華人而臨安諸

郡夷賊滋蔓矣弘治八年占城請討安南少傅徐
溥以損威諫乃止十年灝死子暉嗣貢使欲由龍
州入南寧知憑祥州李廣寧以 國初設鎮南關
在其境爭之 詔如舊十七年暉死子敬嗣未踰
年復死立其弟誼寵臣阮种擅主權正德四年逼
誼自殺夷目黎廣度等誅种表請立賙六年命編
脩湛若水往封賙一名瀅爲灝次子玿出玿生灝
賙國人立賙而灝之子譓并弟膺以兄子不得立
灝及譓並妻鄭宗强且握兵意不附而賙猜虐人

不堪命十一年鄭綏鄭惟鏟及其黨陳真弒晭諒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昇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鏟自立僞號天應仍稱大虞因陳真等攻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譓其甥也一名椅而暠與昇率衆據長慶太原清都三府其黨莫登庸尋奔譓登庸本荆門漁家子有勇力善戰能凌水飛數步綠武舉累遷隷暠以罪奔譓用爲宜陽叅將與暠戰大破之暠死以功封武川伯而大將阮弘裕等討弒晭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奔清

化惟鏈子奔高平國兵柄未有屬登庸賂譓親信
諷推巳典兵加太傅仁國公諸軍並聽節制旣得
志則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且詭它盜焚
刼譓迫於登庸間行得脫至清化依鄭綏登庸乃
僞立廣或云登庸收妻廣母廣登庸子也譓兩遣
使乞師爲登庸篡取不得進嘉靖改元以卽位詔
諭安南國王晭晭死且七年矣使者抵龍州不能
達而還六年登庸僞受廣禪僭號立子方瀛爲皇
太子尋酖廣當是時登庸與陳氏分據交地譓所

擁清化乂安順化廣南四道而舊臣不服登庸者往往據險爲援九年登庸立子方瀛爲國大王而僭稱太上皇率兵攻譓清化譓敗走乂安及葵州復窮追走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譓憤鬱死子寧甫七歲一名攊故臣黎峒鄭江鄭惟嶁等立之居清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撾接界有衆八千登庸屢攻倚老撾爲援不能克十五年以　皇子生議詔諭安南部奏自正德十年絶貢使法當聲罪請勑錦衣有膽略者往廣西令鎮廵選伴入境

勘報會安南世孫寧令陪臣鄭惟僚間道來乞師
天子銳意征討十六年巡撫雲南都御史汪文盛
黔國公沐朝輔得歸附土舍刁鮮等詗其事執登
庸謀傳檄懸購而賊黨武文淵等各請降自効文
盛列營蒙自縣蓮花灘扼交廣衝登庸頗懼明年
投牒奉款而黎寧亦列播越本末及進兵道里以
聞集廷臣議十八年命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將軍
兵部尚書毛伯溫賛軍事征蠻將軍安遠侯柳珣
兼征夷副將軍兵部侍郎蔡經以二廣兵合征南

將軍黔國公沐朝輔以雲南兵合凡三十萬人壓
境左叅政翁萬達善兵多算伯溫經咸仗之乃駐
師境上密募敢死士入僞都偵狀馳諭安南父老
以興繼義討罪止莫登庸父子有擒斬獻賞二萬
金加顯秩又諭登庸父子能藉土地束身歸命亦
待以不死且剋期進兵時方瀛巳物故登庸奉降
表獻所侵欽州四峒地願内屬及辨黎寧爲阮淦
子非黎氏後遂爲壇鎮南關兩軍相距文武具儀
升壇登庸率其任文明并夷目阮如桂等尺組繫

頸徒跣蒲伏壇下伯温承制受之暫令歸國候命
時十九年十一月三日也明年　詔赦登庸𤻲勿
王降稱安南都統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從二品别
給銀印世襲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安撫司
設安撫同知等官聽登庸統理通隷廣西布政司
歲給大統曆奉正朔仍三年一貢其澌凛古森丫
葛金勒四峒侵地還欽州黎寧核果黎氏後畀以
所據地制下登庸死矣聽授其孫福海伯温班師
以功進太子太保餘擢賞有差二十一年福海襲

表謝進金銀犀象方物命賚使如故供億減宅藩
罷　賜宴頃之福海爲黎寧逼海上二十五年死
子宏瀷幼族人莫正中等謀作亂勢蹙奔欽州其
黨范子儀等亦潛住永安因擾內地二十八年莫
敬典討子儀黨函首獻護宏瀷至鎮南關請襲三
十年勘明許之尋有兵難貢使黎光賁羈南寧餘
十年至四十三年始達
上嘉恭順特賜宴如朝鮮琉球陪臣例萬曆初莫
茂洽襲都統使四年九年並來貢十四年越請故

疆從邊吏議給以吟邦邑米等四村而黎寧子寵
無嗣世臣鄭簡立黎暉四世孫黎維邦簡卽惟憭
子也維邦死簡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二十一年
督兵象襲莫茂洽執殺之并得都統使印盡逐莫
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居東海
新安州亾何維潭執敬璋兼有新安遣使浮海詣
督府請款文移擅用前國王印詰之以詐對而請
益堅因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
潭心難之二十四年啓關有日遁去久之進代身

金人聽款二十五年四月總督兩廣侍郎陳大科等築壇受降如登庸時詔以維潭為都統使仍以高平予莫敬用令維潭無侵害安南復定賜大科等金幣二十七年維潭死子維新嗣叛酋潘彥搆逆維新與鄭松還保清化莫敬恭復振三十年祿州夷官韋達禮侵思陵州諭鄭松嚴束三十四年安南入貢改給銀印以黎維新襲都統使明年交夷七百餘由龍州港突犯欽州嚴諭維新擒勦維新稱盜首武永楨係殘莫嘯聚執扶安等三人獻

總督兩廣尚書戴燿檄總兵孔憲卿等分水陸進掃其穴維新亦調水兵六十艘截新安海上三十九年海風大作温州獲異船三譯審皆安南夷各給衣糧縱歸四十二年黎酋朝祿等引烏合千餘刼下石西州莫敬琳亦統衆数千索憑祥州米馬入下石始黎氏自利以下雖稱藩得帝其國如趙佗故事死則加僞謚君長並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其後黎莫二姓遞爲雄而莫氏寖微海島黎莫支黨往往僭稱國公侯伯名號旁犯滇粵所至

騷動按安南自李氏都龍編地東距海西抵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而與中土錯壤則東起欽州迤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凡界兩廣雲南三省軺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經蒙自河蓮花灘可四五日至其東都山川以佛跡勾漏海富良江爲大產金珠丹砂珊瑚翡翠葯醬羚羊蚺蛇之屬甚夥而竒獸有狒狒似獮猴人面知人生死猓㹚似猱善捕鼠俗夷獠雜居喜兼并椎髻裸下黒齒昂喙好浴江水

蹲踞爲恭唯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而驩演文
學特盛官制略倣華風並習漢字歲凡再稻八蠶
桑麻魚鹽饒沃爲諸夷冠
論曰安南自五代後置君若奕棋而黎氏凡三據
其地豈一姓苗裔耶 國家拓境匹於漢唐而此
邦旣隸版圖旋淪蠻落有遺憾焉或謂英國膚功
屢奏卽留塡如黔國南人當不復反而以刑餘荼
毒瘵彼成績且討黎利縱橫英國尚矍躒無恙令
虎旅再發應如子儀之走回紇而竟引棄珠崖爲

原闕

皇明象胥錄四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國在交趾南周成王時重譯獻白雉秦爲象郡地漢併南越置象林縣屬日南郡東漢時數寇掠其後縣功曹子區連殺令自王號林邑國傳數世甥范熊代子逸晉武帝太康中來貢日南人范椎有奴名文甞牧牛獲二鯉澗中化爲鐵以鑄刀劍石立解因爲逸將教作宮室械器乘逸

处慕立永和中攻陷日南九眞義熙後頻入寇交州爲弱五世孫見殺于扶南王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宋永初二年以諸農子陽邁爲林邑王陽邁者華言紫磨金也林邑有金山石皆赤金夜飛如螢鑄金人大輒十圍天嘉中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深入銷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齊天監九年其王范文凱獻白猴歷梁陳貢獻不廢隋仁壽末遣將軍劉芳率步騎萬餘往擊其王范梵志引衆乘象逆戰芳掘坑覆草僞北誘陷之入其都獲廟

主十八枚皆范金爲像葢有國凡十八葉矣因以
其地爲三郡置守令道阻不克入梵志尋復國唐
貞觀時王頭黎獻五色鸚鵡子鎮龍被弑范姓遂
絕國人立頭黎女爲王不能定迎立頭黎姑子諸
葛地至德後更號環王王所居日占城後因以占
城爲號史稱其俗累磚爲城塗以蛋灰王着法服
加瓔珞如佛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幡旗用吉貝
鎧以藤弓矢以竹國不設刑法有罪令象踐殺之
人深目昂鼻髮拳色黑貴女賤男嫁娶用八月右

姓曰波羅門物產大抵同交趾周顯德中占城貢方物有通犀帶作雲龍形及薔薇水猛火油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來朝書表于貝多葉盛以香木函爾後貢獻相望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獻占城俘太宗令廣州撫遣之雍熙後苦交州侵逼其民率附儋廣二州淳化三年賜其王白馬二遂爲額大中祥符四年貢獅子二畜苑中皇祐七年廣西安撫經略司言占城近修武備抗交阯將由廣東路入貢熙寧中詔協力致討其國

選兵七千梶賊衝以木葉書囘牒訖無成功後兩
國並入貢使請各避政和中授其王楊卜麻疊金
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予奉給宣和元年進
簡較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封占城國王
自是每遇恩降制加封邑淳熙四年占城以舟師
襲眞臘傳國都慶元後眞臘大舉復讐俘其王占
城地悉歸眞臘更立眞臘人主之因號占臘元至
元中內附降虎符封占城郡王命左丞唆都等立
省尋以負固命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縱擊佯

請款獻金葉九節標槍其王栖鴉侯山立砦聚衆
二萬餘且借兵交趾真臘諸國截歸路師回招諭
始奉表降　國朝洪武二年命行人吳用顏宗魯
楊載等齎　璽書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會占城
國主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優詔答之
其年貢使蒲旦麻都言安南逼境諭兩罷兵遣中
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阿答阿者
爲占城國王　賜鍍金銀印大統曆金綺三年遣
祀山川以占城通中國文字令貢士赴　京師聽

安南高麗沙漠平頒詔其國四年阿答阿者遣答
班爪卜農奉金葉表來朝譯稱安南侵擾願賜兵
器樂人俾知聲教所被少紓凌奪
上意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占城安南並奉正朔
已諭令安南罷兵更給爾兵器是同佐鬬所請聲
樂華夷方言各異如爾國能習華音聽赴京肄習
并諭福建行省免征占城海舶示懷柔意八年諭
占城等國三年一朝貢以貢使挈行商多詐著
祖訓沮遏之十六年遣子來賀　聖節給勘合文

冊二十四年以其臣闍勝弑立絶貢使永樂元年
其王占巴的賴遣賀即位愬安南侵掠諭息兵修
好四年征安南勑廣東都指揮司由海道往占城
會兵五年獻黎氏俘表謝七年命中使鄭和等往
賜其國自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其
酋戴三山金花冠臂腕束以金鐲乘象馬郊迎蒲
伏十一年再征安南兵部尚書陳洽言初討黎賊
及陳季擴占城王由兵觀望至化州大掠以金帛
戰象資季擴季擴亦遣以黎蒼女約侵升華府厥

藏板

罪惟均

上以交趾初定不欲窮兵諭歸侵地十六年貢瑞象自永樂後三年一貢其國嗣王輒請命宣德元年行人黃原昌往頒正朔繩其王不恪郤所贈金帛擢戸部員外郎七年暹羅使者以前使及番伴百餘爲占城拘留愬于朝正統元年占城使至詔還所留暹羅人及我軍往西洋未歸者六年行人吳惠齋勑立其嗣王摩訶貴舟發東莞從交趾界抵國時臘月尚暑國人多裸袒稻始熟明年上元

夜王蕡沉檀燃火樹盛陳樂舞款客十二年攻安
南爲其王黎灝所敗景泰末摩訶貴卒其子槃羅
茶全請封天順中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
賜冊五年安南王灝大發兵破占城成化七年槃
羅茶全卒弟槃羅茶悅攝國事奏安南攻圍刼賜
印以息兵諭安南九年命給事中陳峻等賫印封
槃羅茶悅爲王抵靈山聞茶悅等被虜乃還而安
南王灝奏占城前襲其化州槃羅茶全親率象馬
令弟槃羅茶遂先發反弑茶全而槃羅茶悅子茶

賀苦來率徭峒伏竹弩夜攻殺荼遂自立邊吏黎

文因發兵擊盜頃已奉勑還所掠兵部尚書項忠

等以奏詞牴牾請勑具實奏十四年安南王灝遣

陪臣阮達濟奏辯占城非沃壤曾無占奪望遣朝

使申畫郊圻二十年占城復請封命給事中馮義

行人張瑾賫勑印往義等方乘巨舶市利至廣東

聞所請封爲王者死恐空反遂馳至占城而安南

已用僞勑立國人提婆苦居攝即以印幣授提婆

苦冊爲王得厚賂黃金還經滿剌加國貨所賫至

海上義死瑾歸報而王弟古來先奏請嗣封前事頗泄瑾下詔獄坐專擅論斬謫戍邊明年復遣給事中李孟陽行人葉應封古來爲王按古來奏初王見虜王弟槃羅茶悅潛匿比封使至復爲交人所執後懇天朝訪本國子孫撥還故土自邦都郎至占臘地界五處立齊亞麻勿菴爲王無何死弟古來序當立願遣使諭還全境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東至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補凡三千五百餘里而提婆苔譯占城使

不知何許人也爲安南所納抗言古來不當嗣二
十三年古來自老撾走崖州惣辨時孟陽等次廣
州疏言占城僻險安南搆兵未靖恐驟封至損國
威宜勑安南悔過仍令古來歸國聽勘從之命兩
廣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滽屬叅議姜英勘寔僉
謂古來王弟宜繼　賜勑切責安南王灝始聽命
滽製海舟募勇士千人護古來至新州港弘治元
年王古來奉金葉表謝并附致黃白金器飾於滽
上諭滽受固辭十八年古來卒其子沙古卜刺請

封給事中任良弼等疏行勘明遣使賫勑至廣東
境上令領歸國報可正德五年仍命給事中李貫
行人劉廷瑞授冊而貫憚往以無通事諸人爲觧
致命于其使而歸嘉靖初占城及暹羅等國商泊
廣東市舶中使牛榮私貿易事覺沒其貲項之沙
古卜剌卒沙日底齊立二十二年遣叔沙不登古
魯等奉金葉表貢方物以綵幣報　賜其王使者
請給冠帶及稱安南攻掠乞護出境並報可其國
東北瀕海從福建長樂五虎門西南放舟甚駛距

海口百里立石塔爲標舟皆繫焉然貢道由廣東
按元史其國近瓊州舟行順風可一日至治木城
可二十餘里俗便山習水開北户向日鮮霜雪尚
釋無絲蠶衣禁玄黃以白氈布纏胸垂至足窄袖
椎結居茅茨不踰三尺分晝夜各五十刻無閏月
夜鼓八更睡起以子午爲率見月飲酒歌舞爲樂
元旦驅象出郭名逐邪冬至定十一月望日釀酒
俟熟賓主繞甕坐且咂且注水味盡乃止産諸香
饒象牙犀角伽楠香惟此地有之價亦頗貴犀如

水牛大者八百斤角在鼻端長可尺五寸馬小於驢樹之異有觀音竹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稻種耐旱而早熟宋真宗時求種給江淮兩浙擇田高者蓺之即今黄秈所謂占城稻也語燕鳩果于戰鬭或云文書用羊皮及黑木皮土雜白沙畜多牛不任耕耨亦鮮粒食醞以生蛆爲佳歲時酋長採生人膽入酒又以浴身曰通身是膽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出游乘象或黄犢車一人持檳榔盤爲導尸頭蠻本婦人目無瞳與家

人同寢夜深頭飛去食人穢飛回復合體如舊諸
有罪送不勞山始弘治中安南數侵占城奏請命
官往諭大學士李東陽獨曰王者不治夷狄安南
雖修貢然負固日久今遣官抵其國海島莽蒼空
掉寸舌萬一執迷衡命寢置不問損威巳多即問
罪興師開禍尤烈宜勿聽時以東陽得大體云

錄四

藏板

眞臘

眞臘本扶南屬國在占城西南其王質多斯那兼扶南有之姓刹利氏隋大業十三年貢獻始通中國唐貞觀初傳子伊奢那與環王相攻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後分爲二南際海饒陂澤號水眞臘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其後復合爲一宋政和六年遣使貢賜以朝服宣和二年封爲眞臘國王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裒賓深簡較司徒加食邑所部聚落六十餘有銅臺列銅塔二十四

銅象八鎮其上象各重四千斤歲時朝會列玉猿
孔雀犀象名曰百塔州以金盤椀盛食因有富貴
真臘之諺其國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閩人有
浮海之吉陽軍者風泊占城方與真臘各乘象戰
敎占城習騎射勝之慶元中真臘破占城更其王
占城轉屬馬元遣使招諭真臘臣服其習尚詳隋
書及永嘉周達觀所作風土記自温州開洋經交
趾抵占城又自占城可半月抵真蒲即其境地廣
七千里北抵占城西南距暹羅各半月程南距番

禺十日程東瀕大海國中有金塔及銅石塔城上石佛頭五中飾以金王三日一聽朝坐七寶牀出入擁劍立象上迎小金塔金佛前導非嫡子不嗣自王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手足並帶金鐲以香藥塗體家奉佛僧茹魚肉唯不飲酒供佛亦以魚肉疊貝葉爲經甚華整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誦經呪文書以麂鹿皮染黑藨粉畫字亦有通天文者能推算日月薄蝕以十月爲歲首閏悉用九月夜分四更候煖不識霜雪夏秋多雨

移避山居産翠羽諸香佳樹異魚貿易以婦人貴
中國針梳鍋蓆磁漆等器開戸東向坐以東爲上
手以右爲淨其大較也俗稱儒爲班詰僧爲苧姑
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誦何書但從此入仕爲淸
貫彌望沃野不事蠶織後暹人來居得桑與蠶種
縫補織絍率倩暹婦爲之洪武初其國王忽兒那
遣奈亦吉郎表賀獻方物六年　賜大統曆文綺
二十年命行人唐敬使其國貢象五十九永樂初
以即位諭海外諸蕃御史尹綬使眞臘自廣州發

舶由海道歷占城經淡水湖菩提薩州繪山川爲
圖以獻三年其王參烈婆毗牙卒　命序班王孜
往致祭給事中畢進賫詔封其子嗣王景泰二年
來貢　賜王及妃文綺後朝貢不絕今眞臘訛爲
東埔寨賈舶止抵海隅箬木州以柴爲城華人率
寓居市道甚平或云卽蒲甘國

暹羅

暹羅國在南海中自東莞放洋歷占城西南行順風七晝夜至其北岸連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土瘠不宜耕稼羅斛平衍多穫暹仰給焉或曰暹即古赤土羅斛即古婆羅刹赤土亦扶南別種也隋大業三年遣屯田主事常駿等使赤土自南海郡舟行二旬達雞籠島至其界王姓瞿曇氏禮遇甚厚隨貢方物獻金芙容冠龍腦香鑄金爲多羅葉文表封以金函後改名暹元成宗元貞初進國

進金字表來貢至正間暹降羅斛爲一國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賀正旦　賜大統曆六年其子參烈寶毘牙復遣貢併獻其國地圖十年貢象及方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恒等賫詔　賜以暹羅國王之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朝貢以時二十八年遣中使　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文綺永樂元年奉表乞量衡爲國中式幷賜金綺古今列女傳爾後定三年一朝貢貢道由廣東二年福建

布政司奏有番船泊岸係暹羅國與琉球通好巳藉船物請命

上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諸番脩好乃美事漂舟所宜嘉恤令所司爲治舟廩而遣之七年奉表遣祭　仁孝皇后使還諭歸南海流民何八觀等十三年嗣王侵滿剌加國勑令罷兵二十一年定例免抽貨稅給賞畢日許于會同館開市宣德中賜予稍減成化十三年使來貢汀州士人謝文彬以販鹽下海漂暹羅仕至坤岳坤岳者華言學士

至是偕來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弘治中命給事中林恒往冊封正德十年進金葉表文貢方物譯其字無識者大學士梁儲疏請選留來夷一二名在館肄習從之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各番舶至廣東市舶中使牛榮縱僕私貿蘇木胡椒諸物鬻南京盤獲伏法三十二年貢白象及方物象斃于途遺牙一枝使者飾以珠寶置金盤并象尾獻

上嘉其意禮遣之三十七年其王勃略坤息利尤池牙遺使賚金葉表來朝明年從貢使請特還抽

藏板

稅佐脩船費隆慶初東蠻牛求婚暹羅不許統沙
外兵破其國虜世子及賜印歸萬曆初嗣王擊走
東蠻牛是後暹羅益強移攻眞臘眞臘請降七年
復遣使具金葉表文來貢二十二年緬酋雍罕等
從蠻莫遁歸暹羅卷甲趨之俘斬數萬緬勢遂衰
其國方千餘里山迴環峭立候嵐熱王宮壯麗覆
以錫瓦民多樓居避濕樓窗聯檳榔片繫以藤甚
固俗勁悍削檳榔木爲鏢鎗水牛皮爲牌并藥鏃
習水戰大將多用聖鐵裹身刀矢不能入聖鐵者

人腦骨也王跨象或乘肩輿白布纏首腰束錦帨
以受封　天朝獨留髮國中婦多智夫聽于妻遇
中國男子輒私之以諸香澤其體髮日夕三四浴
男陽嵌珠玉富者範金盛珠行有聲婚則取女紅
貼男額沃土力穡尚釋教經字皆横書家及百金
即以其半施佛重喪禮貴人以水銀灌屍壘高阜
地民間或筏浮於海迎僧呪大鳥食之頃刻盡謂
之鳥葬釀秫爲酒甲諸夷稱暹酒工刺繡織絍市
用海𧴩言語大類廣東貢物犀象珊瑚寶石阿魏

諸香六足龜西洋布之屬其旁國六坤風土相似

多産椒

瓜哇

瓜哇古闍婆國在南海中一名蒲家龍今稱下港每移文書千三百七十六年疑肇啓漢初云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陁羅跋摩嘗遣使奉表唐曰訶陵南瀕海北眞臘王居闍婆城貞觀中入貢至上元間推女子爲王號悉莫令嵒嚴肅大曆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頻伽鳥朝貢訖咸通宋仍號闍婆其國與三佛齊國數構仇殺淳化三年國王穆羅茶遣使朝貢大觀三年再入貢

禮之如交趾元號瓜哇舟行自泉南經占城至其
國程可一月或曰自東莞開洋至占城順風二十
晝夜至世祖海外之役瓜哇為大至元二十九年
詔平章史弼等率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二萬
征瓜哇從八節澗水陸並進會瓜哇與鄰國葛郎
構兵其王為所殺婿土罕必闍耶奉地圖降請援
遂攻葛郎下之因詐歸治裝入朝反邀擊還軍弼
斷後得舟達泉州洪武二年遣行人　賜以璽書
五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納

元授勅九年其王八達那巴那務貢白鹿孔雀尋
以中朝待所屬三佛齊與之埒使臣取道邀殺之
十三年奉金葉表貢黑奴三百人　詔切責絕其
貢三十年以三佛齊挾詐阻商令禮部移暹羅轉
諭後其國分東西二王永樂二年東王孛令達哈
遣使朝貢請印以鍍金銀印　賜焉五年西王都
馬板滅東王會朝使舟過東王城死者百七十人
降勅詰問西王懼上表謝罪願償黃金六萬兩已
貢萬金

上曰朕令遠人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弗徵　賜鈔
幣諭之十一年貢使還勅聞王以割舊港地界與
滿剌加懷疑懼浮言愼勿聽十三年西王更名楊
惟西沙遣使謝十六年獻白鸚鵡宣德後从不至
正統三年復來貢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
後乞賜金銀帶予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
事良殷南文旦並漳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
便道過里仍還國皆報可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眞
臘等十一國使臣歸勑爪哇護其行八年以廣東

藏板

叅政張琰言朝貢靡敝中國令以三年爲期景泰
三年求傘蓋及蟒衣　詔給其一國王爲巴剌武
是後朝貢無常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主以
二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有水一泓甚甘稱聖水
相傳元將史弼高興往征經川乏水祝天泉隨湧
東行半日至厮村中國人留客成聚名新村約千
餘家編茇樟葉覆屋村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
琛寶充溢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
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米糧所湊亦近千餘家半

中國人港旁大洲林木茂蔚有長尾猓数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佑登岸西南陸行半日抵王居磚墉高踰三丈方三十餘里官宇鋪板裳以藤花蓆頗宏麗其俗有名無姓尚氣好鬪生子一歲便以匕首佩之蓬頭跣足上衣下幌初婚以五日後迎新婦裸而跣被金珠絲飾王頂金葉冠腰束錦綺跏趺坐或跨象乘牛市用中國古錢衡量以倍華船上澗貿易晨集午罷王日徵其稅澗東紅毛番澗西佛郎機各起土庫歲以哈板船往來用銀錢

互市本夷則用鉛錢書同瑣里無楮筆以刀刻葉上西番賈胡及唐人雜居服食多雅潔土人啖蛇蟻虫蚓無匕筯至與犬同寢食信鬼好游或乘軟兜寇盜少不設刑禁輕者金贖重卽以藤繫刃殺之葬以水火或令犬食曰犬葬樂有橫笛鼓板自爲夷舞銅鼓響欲遏雲價値可数十金貢物鶴頂火雞犀象珍珠諸名香藥及西洋鎖鶴頂鳥腦骨厚寸餘外黃内赤火雞軟紅冠鋭嘴食炭大於鶴產倒掛鳥形如雀羽五色每焚異香取貯翼間夕

則張尾翼倒掛以散焉亦饒吉貝桄榔木青鹽綵
鳩白鹿白猿猴所屬蘇吉丹丁機宜打板打網底
勿諸國其旁國碟里日羅夏治合猫里

蘇吉丹

蘓吉丹今訛爲思吉港闍婆支國直泉州丙巳方
東至海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逾東則尾閭所泄
非人世矣王五色布纏首跣足出蔽以傘從者五
百餘各持鎗劒頭戴帽如虎鹿牛象狀不一剪髮
裸體以布纍腰波羅蜜果甘美蔗長踰丈或曰思

吉港聚落頗衆而吉力石其主也國在山中賈舶僅經其水濤華人泊饒洞貿易饒洞曠衍以石爲城酋出入乘車御馬亦御黃犢鹵薄皆備風俗大類下港饒洞之後爲金後山饒有修竹茉莉土人以一紙蔽下體種荳供食或射鹿佐酒

丁機宜

丁機宜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其國以木爲城王居列鍾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俗近瓜哇而酒禁甚嚴上族輒不御酒客至以扶留

藤檳榔代茗惟細民無賴時時闌入醉鄉曹偶共笑之地接柔佛爲所侵始通姻好與華人舟中互市產犀象黃蠟嘉文席

吉里地悶

吉里地悶其國在重迦羅東與爪哇接今訛爲遲悶重迦羅山亂稱奇秀沿山皆旃檀至代爲薪氣蒸人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辟瘴然易染疾死因肥宜穀無宅產男女斷髮穿短衫夜卧不覆體商船所聚去城稍遠每船至王必出臨之侍

衛頗盛日輸稅亦不苛索也俗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不知年歲亦無姓氏文字以石片紀事如干石則總于繩爲一結訟則兩造各牽羊曲者没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

碟里

碟里國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有諸港通海人淳產薄尚佛少訟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小國無宅產產蘇木胡椒頗知種

藝奉佛寡盜永樂三年國王遣使朝貢

合猫里

合猫里國即猫里務地小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同爪哇國朝貢產胡椒蘇烏木地鄰呂宋漸成沃土俗亦近馴舶人語曰若要富須往猫里務蓋亦小邦之善區也有網巾礁老者蕩舟為盜海上往來甚駛其國重遭寇掠遂轉貧困賈舶多指別島

藏板

三佛齊

三佛齊國在東南海中卽舊港又名浡淋本南蠻別種有地十五州東距瓜哇西距滿剌加南距大山西北濵海自瓜哇南向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與占城隣居眞臘闍婆間汎海二十日至廣州俗饒而嚻水多地少部領得陸居餘架筏水中爲梁柱葢屋水長則筏浮便遷徙土沃倍它壤語稱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富米穀多貿金也畨舶輻輳率漳泉東粵人以錢布市用梵書赈王指環爲印亦

有中國文字累甓爲城周數十里覆屋以椰葉不輸租賦有征伐則調發習水戰敢死海上並畏之其國人多蒲姓唐天佑元年來貢授其使蒲訶栗立寧遠將軍宋建隆後数朝貢大中祥符元年許貢使赴泰山陪位于朝覲壇天禧中奉金字表貢眞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元豐五年貢使入見以金蓮花貯眞珠龍腦撒殿紹興中張運爲度支郎中嘗請將戶部所儲三佛齊國貢乳香九萬餘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分鬻江浙荊湖漕司充餉洪

武初遣行人趙述使其國其王怛麻沙那阿稱臣
四年奉金字表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六年來
賀正旦八年遣使往招諭拂菻國九年怛麻沙那
阿辛王子麻那者巫里請封十年詔　賜三佛齊
國王印駝紐鍍金其國初隷爪哇後爲所并國廢
於舊港置小酋市易南海商梁道明聚居積歲遂
糾衆爲之長永樂二年命行人譚勝招還而陳祖
義以廣東人亡命爲將領橫掠行旅五年中使鄭
和充舶下西洋祖義鄉人施進卿愬和擒殺之承

制官進卿留長舊港是年遣壻丘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以進卿爲宣慰使二十一年子濟孫襲脩貢同諸番產神鹿猫睛石膃肭臍薔薇水龍腦諸香神鹿如巨豕高三尺膃肭臍魚類系首兩足其臍紅紫色上有紫斑置睡犬旁驚跳若狂貢物有火雞五色鸚鵡黑熊白獺龜筒苾布兜羅綿被道廣東或云三佛齊王號詹卑今王所部稱詹卑國而故都爲爪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新村詹卑市價償金以椒喜買夷婦宅國多載女子

易椒以歸

百花

百花國居海中依山爲國天氣恒燠如春無霜雪多嘉樹奇卉四時蔥鬱故名俗富饒尚釋教或云卽宋史注輦國本役屬三佛齊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朝貢貢物有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鳥令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

文郞馬神

文郎馬神國近山以木爲城居民築室大類三佛齊五色布纏首腹背多裸或着衣小袖蒙頭而入下體以緩圍之初以蕉葉盛食及通中國漸用磁器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以葬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從典衣持劍或捧檳榔盤威儀甚都華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蓄髮苦短見華人髮長羨之或詒曰我長中華用華水沐耳夷女競市舟中水華人故斬以資嘲笑間携香蕉茉莉相贈土產鶴頂莉藤最多

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逢人羞
澁掩面欲避然地饒沙金夷人携貨往市擊小銅
鼓爲號貨列地上卻立山中人前視貨當意者置
金貨側持去按水經注其國一稱文很或曰馬文
淵遺兵流寓號馬流者茲殆其苗裔云

浡泥

浡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附使表貢龍腦象牙玳瑁殼元豐五年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乞從泉州乘海船歸 本朝洪武三年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持詔往諭其王馬合謨沙頗倨傲秩正言折之乃竦聽以蘇祿來侵爲辭秩反覆曉譬遣使隨秩等至以金表銀箋貢方物八年 詔浡泥山川之神

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永樂三年命封麻那惹加
那乃爲浡泥國王　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
及子來朝泊福州港守臣以聞遣中使往勞所過
郡並設宴抵京王奉金字表獻珍物妃箋獻　中
宮東宮
上宴王奉天門命供張會同館日給牲牢上尊
賜金玉帶繡龍襲衣鞍馬是年王卒于館輟朝三
日祭賻甚厚葬南京城外石子岡樹碑立祠以西
南夷隸籍中國者守之謚恭順所司以春秋祀封

其子暹旺嗣遣使送歸國故事歲輸瓜哇片腦四
十斤
上勑瓜哇罷征兼封其國山爲長寧鎮國之山製
文刻石從所請也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命廣東布政司宴勞嘉靖九年給事中王希文言
暹羅占城琉球瓜哇浡泥五國貢獻並道東莞
祖訓比對符驗伴送舟有定額來有常期旋以夾
帶行商多絕其貢正德間佛郎機混入流毒屏絕
曾未踰数朞遽議開復損威巳甚疏下都察院覆

請今後諸國進貢依期比對驗放番貨如舊萬曆中國王卒無子族衆争立相誅殺且盡乃立女主爲王令稱大泥隸暹羅嘗與囘囘錫蘭山國各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貢物有寳珠梅花龍腦生玳瑁黒小厮倒掛鳥產鶴頂吉貝西國米蒳藤其國以版爲城王所居覆以貝多葉坐繩牀出則擁大布單衆舁之名阮囊地熱多風雨有麻稻無麥蠶絲飲椰子酒鳴鼓擊鉦爲樂宴敬華人醉者輒扶以歸婚聘先以酒次檳榔又次指環或金錢成禮

以十二月七日爲歲節習戰鬬鑄銅甲若火筒護腹背國有藥樹煎其根爲膏服之及塗體兵刃傷不死塟用棺以竹轝載棄山中二月始耕祀之如是七年不復祀矣市率用金錢以竹編貝葉貯食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隸渟泥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至龍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中東距黎代西北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囘囘人俗朴少穀食魚蝦市用銅錢王居類樓甚嚴潔西北海洋中

有帽山平頂上人稱爲那没黎畨舶皆以此山爲
指南山下淺水有珊瑚大者高二三尺枝婆娑可
愛依山居人数十家皆稱阿孤植華言王也永樂
中入貢産降真香黒珊瑚又南泥利國其王馬哈
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卽南巫里

蘇祿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近浡泥瑣里其國分東西峒凡三王各不相屬東王爲尊西峒二王次之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並率其屬三百餘人奉金縷表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王冠服蟒玉金帶鈔幣各給印誥即所部封爲王東王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謚曰恭定賜祭 御製碑文樹墓道留其妃妾傔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勅

封其長子都麻含爲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貢道由廣東俗鮮粒食食魚蝦螺蛉釀蔗酒短髮纏皁縵織竹布煑海爲鹽貢物有竹布梅花腦米腦蕈芙令賈舶所至城頗據天險疑峒王所都聚落不滿千家頃歲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下其國有珠池入夜望之光浮水面夷人時從鮫室探珠滿袖賈舶至彼値歳多珠得一二携歸獲利數十倍否則所償頓減毎返棹夷虜我他適輒買數人爲質鄰近地名高藥饒有玳瑁

彭亨

彭亨國一名彭坑直暹羅西在東南海島中石崖崎嶇傍多平原望之坦迤如寨土沃候温空稼穡饒蔬果而稀鳥獸誅茅覆屋木城廣可數里粒食誦梵經煮海爲鹽釀椰爲酒上下親狎恥爲盜推髻繫單裙冨家女子飾金圈四五于頂髮俗尚怪刻香木爲人殺人血祭禱以祈禳蓋漸於夷風矣

洪武十一年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奉金葉表貢番奴及方物　賜綵幣永樂十二年復朝貢貢

物有金水罐地產片腦諸香花錫今附船香山濠鏡澳貿易或曰其國鄰柔佛柔佛之副王精悍健鬪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王張宴戚屬畢會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壻也贅于彭亨時與席起爲壽手指一巨珠光耀異常副王心欲之王子固靳不予副王恚歸而治兵攻彭亨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會浡泥王以妹爲王妃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宮室去彭亨王命長子攝國隨妃往浡泥久之歸而次子驍弑父兄自立有婆羅

屬夷曰毛思賊每掠人口海上賣彭亨充崑崙奴云桑佛一名烏丁礁林王服帶雙刀諸酋望見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字用茭葦以刀刺之歲首以四月地不產穀椎跣喜兵彭亨丁機宜之間幾無寧日

婆羅

婆羅國一名文萊負山面海爲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俗素食念佛喜施惡殺民食猪肉論死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貢物珍珠玳瑁㲉

焦布香蠟黑小廝相傳其國王爲閩人隨中使鄭和往因畱鎮焉王府旁有中國碑夷人婚娶請王金印印背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然不載會典或其王假以彈壓夷落非須自上方也王祝髮褁金繡巾腰背雙劍步行其親屬稱邦奇蘭嚴重亞於王向有石城木城各一以築岸閉潮折石城於長腰嶼今止存木城先是佛郎機來侵國人走山谷流藥水出佛郎機多爲所毒死因奔呂宋產車渠片腦莿藤或曰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

二千餘里多產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
闍婆使者來言其鄰國有婆羅門者有異術人相
危害能先知之按宋史婆羅門即天竺也

皇明象胥録

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 2 5 105 K97

AC 149 .P3 v.17
107-208922

皇明象胥錄五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滿剌加

滿剌加舊名五嶼直占城極南自舊港順風八晝夜至或云自東莞放洋至崑崙收龍牙門港二日程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羈屬暹羅歲輸金四千兩向未稱國永樂三年其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朝貢願內附爲屬郡七年中使鄭和齎　詔勑銀印封爲滿剌加國王請定疆域并

封其國西山俾暹羅無侵擾　詔封爲鎮國之山
賜　御製碑文勒石
上以尚書蹇義善書手授金龍文箋命書詔偶遺
一字義奏敬畏之極輒復有此
上曰此紙難得姑註其旁義曰示信遠人何惜是
上深然之復授箋更書九年王率妻子及陪臣五
百四十餘人來貢廣州驛聞命中使海壽禮部郎
中黃裳往勞
上御奉天門宴王　賜玉帶龍衣金銀器皿供帳

妃及子姪傔從各賚文綺有差遣使送歸國復郊
餞十年脩貢十二年王母來朝厚賜之宣德九年
嗣王西哩麻哈剌者復來朝貢優禮異它夷命工
部治舟遣歸正統十年後貢使數至道由廣東天
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嗣子請封遣使冊爲王
成化十年給事中陳峻等封占城王槃羅茶悅聞
爲安南所虜抵霊山不敢入遂以所齎挾假風汛
至滿剌加國互市誘其王入貢十四年復因其嗣
王馬哈木沙請封命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往

冊還抵洋嶼遭風溺海死各賚一子入監讀書爾
後遂罷封使正德中被佛郎機仇殺其王蘇端媽
末見逐退休陂隄兵去復國嘉靖初遣使貢方物
給賞如例八年廣東以擒勦佛郎機并絶安南满
刺加諸番舶兵部議廣東原設市舶司應聽如舊
許之二十七年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報海夷佛
郎機行刼漳州界大破之走馬溪尋以御史疏糾
濫殺命兵科都給事中杜汝楨往勘奏前賊係满
刺加國番人私招沿海無賴往來販鬻拒殺與紈

奏異統竟得罪死考其俗淳朴尚囘囘教王白帛
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屧乘轎男女推髻短衫圍白
布膚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候朝熱暮寒無庀
產有山泉流爲溪於溪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斗
錫民以淘錫網魚爲業及織芭蕉簟屋如樓閣用
木高低層布聯榻趺坐王居飾以錫箔婚喪大類
爪哇物價視華五倍山有黑虎視虎差小或變人
形白晝入市黿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
遇人嚙即死旁海人畏之貢物有金母鶴頂白鹿

黑猿鎖服花縵黑小厮番鹽錫今其國爲佛郎機所據訛稱麻六甲或云即古哥羅富沙往滿剌加入龍牙門蓋山門相對若龍牙中通船南有凉傘礁俗以擄掠爲豪遇番船多擁小舟迎刧非順風罕有脫者

佛郎機

佛郎機在海西南近滿剌加向不通中國正德十三年其酋鎗立遣使三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王會羈使以聞　詔給方物直遣

歸使者畱東莞刼行旅至掠食嬰孩廣人苦之守臣勒水兵攻勦乃遁會滿剌加愬佛郎機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疏請驅絶後諸番夷舶并不之粤潜市漳州从之兵部議滿剌加諸國通市不宜槩絶請禁漳而收之于粤報可嘉靖二年佛郎機人別都盧等擁衆千餘破巴西國遂寇廣東新會縣守臣勦擒之生得別都盧等四十二人詔梟境上二十六年寇漳州私市浯嶼海道副使柯喬禦之遁去四十四年有夷目啞喏唎歸氏者

浮海求貢初稱滿剌加國已復易辭稱蒲麗都家
兩廣鎮巡以聞下禮部議南番無所謂蒲麗都家
或佛郎機所託也行鎮巡詳覈爲謝絶相傳其國
頗富饒多畜犀角象牙珠貝胡椒身長七尺高鼻
白晳鶯嘴猫眼鬚捲而髮近赤亦多髡首薙鬚貴
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着衫袴垂至踁
皮屣衣服用鎖袱西洋布瑣哈剌寬華潔俗信佛
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先三日食魚爲齋至禮拜
日雞豕牛羊不忌手持紅杖而行飲食不用匙筯

富者食麪貧與奴僕食米婚娶論財責女奩貲数
倍無媒妁詣佛前相配以僧爲證謂之交印國有
大故亦多與僧謀人死貯布囊以瘞所畜半入僧
室市儈互易搦指節示数累千金不立文字指天
爲約無敢負相會則交捫心誤捫首勃然忿争或
詈辱及子孫父祖家長輒以死鬬性兇狡嗜利善
大銃中人立死嘉靖初廣東巡簡何儒嘗招降佛
郎機人得其蜈蚣船并銃法以功陞上元簿蜈蚣
船底尖面平不畏風浪用板捍蔽矢石長十丈濶

三尺旁架櫓四十餘置銃三十四約每舟撐駕三百人櫓多人衆雖無風可疾走銃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其銃用銅鑄大者千餘斤因名曰佛郎機然唯夷人精用之中國不及也

呂宋[illegible]小以產黃金故富厚人勤朴不喜爭訟交易不立契書身衣衫袴足穿皮履出入佩刀自衛亦時禮佛誦經洪武五年同瑣里諸國貢方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賜文綺命廣東布政司宴勞萬曆四年助討逋賊有功來貢道福建其地去漳近故多賈船今附香山濠鏡澳貿易而中國通倭者率闌入呂宋以為常初佛郎機從大西來自稱干系蠟國與呂宋互市因上黃金為

王壽求地如牛皮大葢屋王許之佛郎機乃剪牛皮相續爲四圍求地稱是王重失信竟予地月徵稅因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久之圍呂宋殺其王而地併於佛郎機矣其國王遣酋來鎮數歲一易華人販呂宋旣夥畱居澗內名壓冬寖至數萬萬曆二十一年八月酋郎雷氏敝裏系勝征美洛居以華人潘和五等二百五十人從夷偃臥船上令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殺之潘和五等不勝荼苦謀夜半入臥內刺酋持其頭大呼夷驚起辟易

悉赴水死和五等盡獲金寶兵器駕其船回失道走廣南爲交酋所掠竟被留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得歸明年酋子郎雷猫吝從朔霧往代遣僧來闕訴時都御史許孚遠疏聞因以禮遣僧置惟太等于理始夷故奴視華人至是釁益結而中朝采金之使四出妄一男子張嶷且詭稱呂宋機易山多生金豆也三十年詔閩遣海澄丞王時和往勘酋聞大駭華人流寓者爲游說結蓬爲廠如公署夷亦令僧散花道旁迎使者盛陳兵衞邀丞入爲

設食問丞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且金豆生何樹丞數目嶷嶷無以應夷大笑欲兵之華人曲解釋登舟丞悸死嶷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益疑華人且啓疆決計殲諸流寓矣明年遂謬言將征他島凡華人寸鐵厚鬻之華人利其直無持寸鐵者乃剋期攻華人華人覺走屯菜園八月朔夷攻殺無算華人聚大崙山饑甚夷復擊殺萬餘橫屍枕籍存者三百人耳是月漳亦大水頃之夷悔禍下令招撫藉華人貨移書閩當路俾戚屬往領賈

船復稍稍去三十三年　詔遣商諭呂宋無生事端其後留者復成聚云或曰呂宋相連曰吶嗶嘽在海畔稍紆入山曰沙瑤其俗椎髻跣足耳穿大孔垂金鐩衣錦綺多剪服之毳奉佛所至拜寺以兩手和南尤嚴男女之禁有與妻嘲笑即從以刃盜無大小論死其人願抵家別者聽及期妻子送詣酋登高棚自剖腹死孕婦以水灌之所生子置水中築版爲城覆茅爲屋又有班監者即畝罩山山頭火光不斷亦名火山奇險不可到人多扁頭

赤身不受佛郎機部署此皆呂宋鄰壤諸夷也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朔霧與其國人親好其破呂宋朔霧與有力焉今以一大酋擁重兵守之且通婚媾亦居然一附庸矣

和蘭

紅夷自古不通中國與佛郎機接壤時駕大舶橫行爪哇大泥間及聞佛郎機據呂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萬曆二十九年忽揚帆濠鏡自稱和蘭國欲通貢澳夷共拒之乃走閩閩人李錦久客大

泥與和蘭習說其酋麻韋郎曰若請市無以易漳

漳海外故有彭湖嶼可壘而守也寀璫在閩若第

謹事之計無不取如攜者三十二年七月遂詐爲

大泥國王書移閩當事及中貴人高寀而以巨艦

尾至彭湖時海上汛兵俱撤夷伐木駕廠如屐無

人之境而李錦徐挐漁艇附入漳詭爲所擄脫歸

當事縶錦及前所遣猾商潘秀令諭夷還自贖已

併遣材官捧檄往乃多賫酒幣覲厚償海上奸㡵

又潛移華貨私與市夷益生心覬望而寀璫已趲

夷賄許以三萬金爲壽與尋盟會當事所遣往諭材官沈有容雅饒才略從容諭夷多中窾其酋麻韋郎頗心動衆露刃相挾沈厲聲折之爲語塞因僅以夷刃及玻瓈等器遺瑠求市已而當事嚴禁兵民接濟疏請聲勦夷度坐困竟以十月宵遁勾引錦秀等論如法旋奉 旨傳諭大泥國移檄和蘭無爲細人所誤維時閩海幸復寧謐而本夷從此習華境曲折心不能無它覬兼之海上利夷金錢勾引實繁有徒四十五年更從呂宋港口迎擊

華商爾後遂大入彭湖據爲三窟矣其人深目碧瞳長鼻赤髮閩人因呼爲紅毛番又稱爲紅夷云舟長可三十丈横廣五六丈樹五桅凡三層旁鑿小牕置銅銃以俟桅下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石城震數十里非敵迫亦不輕施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往來海道不迷稱照海鏡奉事天主甚謹每役使烏鬼行巨濤中如平地或云紅夷富金錢遇華人貨當意輒厚償不甚較直海上貨爲紅夷售則價驟涌其來領國母錢

巨萬求開市不習戰已因中國驅逐始募倭衝鋒所恃獨銅銃其舟既大亦不便回旋可以計破今紅夷銃法盛傳中國佛郎機又為常技矣

美洛居

美洛居國於東海中稍稱蕃富酋出盛威儀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祝髮女推結腦後多市中國酒罌豪飲席間設二大盆盛酒人手一罌飲之長大者起為夷舞年少環視遜不敢登場也初佛郎機來攻願歲輸丁香請降遂赦使自為守紅夷既鴟

張海外忽以舟師直擣城下虜其酋語曰若攺事
吾殊勝白頭以佛郎機人頭皆白故云酋袖手聽
紅夷唯謹佛郎機聞而急治兵討違命者會紅夷
去國内空因誅紅夷所立酋更立素所親信已而
紅夷繼至復逐之去歲相攻殺遞爲雄長華人流
寓者辨有户因爲游說中分兩國相界處一高山
以山北屬和蘭山南屬佛郎機遂各罷兵然自是
其國苦兩屬賈舶亦饒舌矣所產多丁香夷人用
以辟邪東洋獨此地多有之

蘓門答剌

蘓門答剌一云即須文達那國東南大山西北距海龍涎嶼西去一晝夜程乃西洋要會或曰漢條支唐波斯大食即其地也自滿剌加西南行順風五晝夜至答魯蠻村舍舟陸行十餘里至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濤惡善溺舟洪武中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其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 詔給印誥封為蘓門答剌國王五年使來貢頃之王與花面王戰中矢死子弱其

妻號于國曰能復讎者我以爲夫與共國事有漁
翁率衆殺花面王王妻遂從焉亾何故王假子攻
殺漁翁王子蘓幹剌奔峭山永樂十一年中使鄭
和擒假王送京伏法諸番震服宣德中貢使數至
用金葉表十年封其子嗣王成化二十二年番商
馬力麻詐稱蘓門答剌使臣私販易廣東右布政
使陳選發其奸抵罪是後間一朝貢貢物有犀牛
龍涎水晶石青回回青或曰今其王再易姓大治
宮室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王出乘象鹵薄傳呼

甚盛法嚴於他國俗頗淳推髻裸體腰圍色布剳獨木爲舟漁海上土產類滿剌加田瘠穀少熟胡椒蔓生番船往來貨克物市用金錫錢酋長好殺輙取人血浴釀茭樟子爲酒其國一名啞齊有山連阿魯那孤兒黎代三國花面王者即那孤兒王也國小僅比大村可千餘家以墨刺面爲花獸狀故名花面風俗大類蘓門答剌山產硫黃

阿魯

阿魯國在西南海中一名啞魯自滿剌加順風三

晝夜至風俗氣候大同蘇門答剌土瘠產薄種芭蕉椰子爲食男子裸體圍梢布常駕獨木舟入海捕魚或山行採米腦香物售商舶防身以藥鏃弩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令中使往賜王文綺貢物象牙熟腦或曰淡洋與阿魯山接山圍繞有港通大溪千里奔流出海味甘淡舟人往來汲之名淡洋田肥禾盛米粒小而香東西竺歲仰食焉

黎代

黎伐小國南連大山北際海西距南泥里東南連那孤兒居民千家推一人爲首領隸藊門答剌言語服用皆同山多野犀

賓童龍

賓童龍國與占城接按宋史爲賓同隴國至道三年嘗偕大食國使來朝其國北接藊門答剌有雙澗水清徹佛書所云舍衛乞食卽其地也目蓮居址尚存風土大類占城編茅覆屋酋首出入乘象馬親喪持孝服擇僻地以葬產伽南香象牙

錄五

藏板

錫蘭山

錫蘭山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爲界自蘸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至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高山爲錫蘭因名或曰卽古狼牙須國梁天監中嘗奉表修貢表稱大吉天子足下其國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在南海中海中有翠藍山最高循山東南乘風三日至赤邪塢人穴居裸形網魚蝦種芭蕉椰子爲食又西循海行十日至佛堂山泊舟有大磐石印足跡三尺許水不涸相傳先世釋迦佛從

翠藍嶼來登躡跡尚存山麓有卧佛寺稱爲釋迦涅槃真身佛榻華飾有舍利子又西北陸行五十里抵王居王尚釋重象及牛煆牛糞塗體飲牛乳不食其肉有殺牛者罪死地廣人稠空稻聚百物富饒亞爪哇山產水晶青紅寶石黃鴉鶻石每大雨衝流沙中拾取之海旁有珠簾沙光浮動射日間歲淘珠諸番賈爭來市市用金錢國人去鬚留髮纏首穿長衫圍單布梁書稱狼牙王先奔天竺俗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縵王及貴臣加雲霞布

覆髀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被布瓔珞繞身王出乘象益近天竺教云永樂九年中使鄭和賚詔諭西洋諸國歸經錫蘭山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謀發兵絕歸塗和先發銜枚襲擊虜其王獻俘闕下釋之擇立其屬賢者十年封耶巴乃那爲王正統十年遣使貢珠寶石天順三年復來貢貢物有珊瑚硫黃乳香沒藥藤竭硫石

覽邦

覽邦國地多沙礫麻麥外無它穀山坦迤無峯巒

水亦淺濁俗好佛喜賽祀有駝馬牛羊市亦用錢
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札的剌札遣使奉表
來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境貢方物有胡椒蘓木檀
降香孔雀或曰其國好食人故覽邦港口船無維
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用丁午針六
更望錫蘭山不遠

溜山

溜山亦名溜山洋國自錫蘭山別羅里南去順風
七晝夜至其山四面濱海如洲在西海中有石門

三遶望如城闕中可過船入溜稍大餘小溜無慮
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入溜即溺
人率依山巢居穴處或網溜洋大魚矖以代糧拳
髮穿短衫圍梢布亦多裸形紉樹葉蔽前後產龍
涎香貨用金銀段帛磁器米穀溜山傍有牒幹國
皆囘囘人俗淳業漁好種椰樹其椰皮結繩可貫
板成舟塗瀝青堅如鐵釘鮫魚一名溜魚織絲帨
甚工緻亦有織金帨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
朝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至通古里國界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使朝貢十年復至請封其國大山　詔賜王印誥并封山曰鎮國

上親製碑文其銘曰截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特其雨暘肅其煩熇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灾靡沴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會中使

鄭和使至其國王首纏黃白布下縈絲帨束絲壓腰瑣里人也國人椎髻短衫圍以單布族有五種南毘最貴祝髮線懸脛與王同類次回回人次富有財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其最卑賤曰木瓜木瓜居瀕海業漁樵屋簷不得過三尺衣不蔽膝或裸體遮以草遇南毘哲地蒲伏俟其過乃起王尚浮屠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四乃禮之兼敬象牛有曰濁肌者胎髮縷縷垂後塗體以牛糞灰行吹大螺妻隨之乞錢葢優婆夷云氣

候常暖多雨土瘠俗淳產胡椒貯以倉轉售商販
市用小金錢名吧喃銀錢十五當金錢一

小葛蘭

小葛蘭國其東大山連赤土與柯枝國接境西南
北皆海自錫蘭山別那里西北海行六晝夜至候
熱土瘠仰傍葛剌國米爲食風俗小淳多回回喃
毗人尚浮屠重牛象飯和酥酪婚喪巾服大類錫
蘭山地產胡椒市用金錢大者名儻伽重八分小
者名吧喃小錢四十准大錢一永樂五年附蕃門

答剌等國朝貢貢物珍珠傘白綿布胡椒尋中使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復遣使入貢又有大葛蘭國與都欄樵相近土黑墳宜穀麥居民懶事耕作歲賴烏爹之米爲食

木骨都束

木骨都束國瀕海自小葛蘭順風二十晝夜至地曠田瘠或數年無雨穿井極深絞車以羊皮袋水俗嚚習射富者附船遠賈貧民網海魚爲食男子拳髮四垂腰圍梢布女人髮盤於腦黃漆光頂耳

掛絡索項帶銀圈纓絡垂胷出則單布兜遮青紗蔽面足履皮鞋永樂中嘗朝貢產乳香龍涎金錢豹

卜剌哇

卜剌哇國與木骨都朿國接自錫蘭山別羅南去二十一晝夜至居傍海壘石為城業漁無田耕藝稀草木瓜茄廣斥鹵有鹽池但投樹枝良久撈起凝白鹽其上拳髮穿短衫圍梢布婦女耳帶金錢項掛纓絡產馬哈獸狀如麕獐花福祿狀如花驢

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古里

古里綰西洋諸番之會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從錫蘭山取道順風十晝夜至亦海中一大國也去中國十萬里土瘠然宜麥穀俗龎厚以石灰畫地爲禁傷海爲市通諸番貨用金銀錢好馬自西番來匹價金錢千百胡椒多貯倉廩以待商販男子長衫首纏白布婦女短衫圍色布兩耳懸金牌絡索項掛纓絡臂腕足脛用金銀鐲以葫蘆爲樂器紅銅絲爲絃歌聲相協鏗

鏘可聽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
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
遣使朝貢　勑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五年七年
並朝貢貢物有琉璃瓶梳珊瑚珠拂郎雙刃刀畨
花人馬象物手巾嘗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
花綴八寶珍珠鴉鶻石於上鄰有坎夷巴國出撦
黎布五色帨皆濶四五尺鬻于古里　又古里班
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俗質朴男女
被短髮假錦纏頭紅紬布繫身土瘠少穀氣候不

齊夏多雨雨即寒產甚薄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自古里國十晝夜至土沃民饒廣麥少穀壘石為城屋山五色皆鹽鑿為盤碟因飡焉男子偉貌拳髮穿長衫善騎射女子編髮四垂漆頂出則布幔兜頭用青紅紗布蔽面兩耳輪掛絡索金錢數枚以青石磨水點眼眶唇臉花紋為美飾市用金銀錢產珍珠寶石金珀龍涎香撒哈刺羢毯或曰產大馬西洋布駝

雞福祿靈羊喜作佛事歌舞俗頗淳直永樂三年遣使來朝貢方物及駝雞
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駝雞如鶴長三四尺脚二指毛如駝行亦如之其國又云忽魯母恩或曰忽魯母恩國小土瘠產薄在東南海中皆莫攷

祖法兒

祖法兒國又名左法兒自古里西北海行十晝夜可至東南皆海西北重山壘石爲城屋高三四層亦石砌狀如塔田廣而饒土黃赤不生草木民漁

海爲生氣候常如秋俗頗淳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女人出以布蒙頭商市用金銅錢文如人形永樂中王亞里遣人來朝貢宣德中復至產西馬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乳香即樹脂以易中國磁器紵絲駝單峯雙峯皆可乘或云其國無城郭產金錢豹

阿丹

阿丹國近古里瀕海可舟行或曰自古里國順風

二十晝夜至土沃豐粟麥壘石爲城有馬步勝兵
數千俗拳髮穿長衫婦女出不露形用青紗蔽面
布帽兜頭兩耳垂金錢數枚項掛纓絡產千里橐
駝黑色花驢羖羊自胷至尾垂九塊名九尾羊永
樂九年遣中使鄭和往　賜命互市古南荒有丹
丹國疑即此或曰其國善推算歲無閏月市易有
赤金紅銅諸錢嘉靖時造方丘及朝日壇玉爵購
紅黃玉於天方哈密諸夷不得通事撒文秀言二
玉產在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

峙自爲雌雄或時自鳴請依宣德下番例賚重賄
往購
上竟從部議已之　又阿哇國永樂中王昌吉利
嘗遣使朝貢

古麻剌

古麻剌國在東南海中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剌義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來朝貢方物請封給印誥令仍舊號次福州卒　賜謚康靖勑葢閩縣有司歲時祭焉或曰麻剌國有州百餘佛宇至四千區向未通中華其南有層拔國在大海中西接大山其人大食種纏青布躡皮鞋地多巖谷少寒產象牙生金

西洋瑣里

西洋瑣里國瀕海近瑣里跅爲差大洪武三年其王別里提奉金葉表貢方物賚予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

上諭海外遠夷附載番貨其勿征二十一年西洋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西洋瑣里貢物獨著其貢有黃黑虎兕羅綿被

瑣里

瑣里西海中小國洪武五年其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圖上其土地山川 賜大統曆

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使朝貢貢物有紅撒哈剌諸異布

淡巴

淡巴國在西南海中或曰即古狼牙脩國非也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奉表朝貢　賜金幣其國土廣景秀泉甘水清饒草木孳畜石城瓦屋市肆棊置輿馬威儀甚都國人勤治生稀寇盜耕織各有常業居然樂土貢物蕊布兜羅綿被沉速諸香胡椒

甘巴里

甘巴里又名甘把里國在南海中大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兠哇剌查遣使朝貢或曰甘巴里小國介西南海中不通鄰境交易產薄用窘然奉佛亦不求積聚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俗尚佛主家事以婦人市多駝羊馬牛亦有布縷毛褐交易用錢土宜麥穄無稻穀宜

德六年朝貢

勿斯里

勿斯里國所轄州一十六村落三百六十每村供國用一日王白皙纏首着衫出入乘馬儀從甚都導馬三百匹金鞍寶轡虎十頭縻以鐵索臂鷹挾劍以從多至千百人有大塔高二百丈國被兵則據塔拒敵可容二萬衆蓄亦勁國云或云其國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極甘每溢可浸田水過而耕莫知其源也江上有鏡它國盜兵來輒先照之

木蘭皮

木蘭皮國在西海中自大食國舟行正西涉海百餘日方至一舟容萬人中有酒肆機杼舟之大無過木蘭者物產亦異粒長三寸瓜圍六尺香櫞桃榴並巨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割腹取脂縫合仍活秋風忽起人獸急就水飲稍遲渴死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其國數苦鄰境侵逼已乃治兵與戰獲勝稍得自立

咭呤

咭呤小國居海島中白布纏首身穿小袖長衫食以手忌豕肉見華人食輒厭其穢與順哈並不通朝貢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產胡椒蘇木荳蔻象牙

順哈

順哈亦海島小國也人醜而黑衣布帛飲食生熟相半婚姻不論貴賤意合則從產胡椒象牙丁香荳蔻

會典載永樂中朝貢又有

急蘭丹國　奇刺尼國

夏刺比國　窟察尼國

烏涉刺踢國　魯密國

彭加那國　捨刺齊國

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

刺撒　喃渤利

千里達　沙里灣泥

諭曰海上諸國占城暹羅爲大　明典並受職貢

而占城助征安南暹羅協攻緬悉索敝賦以從王師無忝外臣矣浡泥蘇祿其王入覲闕庭竟以身殞而　天朝寵以蓋謚至今奉祀不絕有以夫四夷慕義梯航踵接也自佛郎機紅夷薦食外洋而滿剌加呂宋並爲易社鯨波時沸牛耳紳主而賈舶往來直趨死地如鶩且勾引內訌罔惜啓疆小人饕利亦何異藏珠而剖腹者哉余讀東西洋考至機易金豆彭湖尋盟爲低回太息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哈密

哈密古伊吾盧地自秦攘郤戎狄西不過臨洮至漢武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及武威張掖燉煌四郡開玉門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由是單于失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王莽後西域復役屬匈奴明帝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屯田再通西域自建武至延光三絕三通從燉煌西出玉

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從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爲西域門戸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栁中並膏腴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制西域焉晉爲涼州牧張寔竊據歷後魏西域復通隋煬帝因裴矩進圖記躬度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鎭唐初名西伊州貞觀六年更號伊州伊吾郡隷隴右道安氏之亂盡沒吐蕃大中後張義潮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來歸五代曰胡盧磧小月支遺種仲雲居之史稱即漢屯田處地無

水而常寒多雪每天煖雪銷乃得水在沙州西元
封其孽忽納失里為威武王頃之改封肅王卒弟
安克帖木兒嗣　國初於張掖置甘州五衛酒泉
置肅州衛武威置涼州衛湟中置西寧衛別置衛
四為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千戶所三為高臺鎮夷
古浪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
七十里為嘉峪關永樂二年以安克帖木兒貢馬
詔封為忠順王併即其地建哈密衛先後畫關以
西置衛七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

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而哈密最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數百里抵瓦剌以天山爲界授夷目馬哈麻火只等指揮等官分居苦峪城三年王卒無子兄子脫脫俘蠻夷邸命護歸嗣王賜金印誥命以地當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國入貢必取道哈密令譯上諸番貢表偵察向背用華人爲長史紀善稍疏內藩而部夷雜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各立都督佐之四年賜王脫脫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等綺幣是歲王爲

祖母所逐勅復立爲王六年王脫脫及祖母各遣使朝貢而脫脫以沉湎衆不附九年卒勅都指揮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歲封脫脫從弟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檀有衆數百戶多蒙古囘囘種人城北大山餘三面並曠衍地鹻鹵宜穄麥豌豆耕用糞壤產馬駝玉石鑌鐵大尾羊陰牙角俗獷悍好利西域貢使經哈密輒索道路錢乃聽出

入洪熙元年貢硫黃
上諭虜中既有火藥臨敵宜謹備因勅宣大總兵
知之宣德初遣使祭哈密故王免力帖木兒命其
任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三年以卜答失里孱弱
復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共
理國正統四年貢玉求紵絲于四表裏是時瓦剌
强數侵哈密哈密懼稍持兩端璽書諭毋背德終
不悛至拘留漢人轉鬻使至多暴橫或毆死防護
軍較邊臣請絕貢詔曲貸天順元年賜王朝服毋

妻罟罟冠四年賜紙金箔薑桂茶磬而忠順王再傳爲孛羅帖木兒天順末見弑于其酋者林無子王母弩溫答失力署國事遭虜亂加思蘭殘破國人奔潰來貢動以千百意邀宴賞郵傳頗疲供給成化元年從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令哈密歲一貢以八月初旬驗放入關多不過三百人內起送三十人赴京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及期偕來無過十人勅哈密王母撫緝流亾稱朝廷厚意二年兵部奏王母以虜亂加

思蘭侵掠避居赤斤苦峪今虜退宜勑復還哈密
報可三年以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
兒本畏兀族故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八年
把塔木兒死子罕慎赴京嗣都督貢駝馬加賞而
土魯番時强盛控弦可五萬其速檀阿力尤雄黠
九年挾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見虜及刼
金印去罕慎寓苦峪城甘肅撫臣婁良以聞兵部
尚書白圭言哈密為我西藩土魯番無故凌奪不
救則赤斤諸衛盡為蠶食嘉峪外皆敵疆而禍中

甘肅寢深請集廷議恢復會昌侯孫繼宗等議遣使諭諸衛以脣齒輔車及乘速擅阿力入貢　賜勑令自新因舉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習夷情勑往甘肅規復哈密文等至則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阿力欲乘虛搗二衛空還兵自爲守而弛擔入朝阿力始輕中國益侵內屬諸夷十二年遣使赤兒米郎等來貢且致書鎮廵飾罪稱王母已死須朝使至即歸金印城池然特謾語枝梧殊無還意其冬更鑄哈密衛印賜罕

愼明年於苦峪立衛居之給土田及牛具穀種十
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年尚稱甘肅撫臣
王濬請乘間納罕愼十八年罕愼入哈密嗣忠順
王罕愼貪殘國人觖望西域諸貢使苦要索亦有
違言二十三年乜剌酋阿沙赤等相讐殺西走據
哈密尋引去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阿
黑麻亦壯乃曰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
徉好語罕愼聯姻至哈密城下頁經盟誘殺之亦
未敢頌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請代領西域職貢且

乞大通事往和番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與
哈密各有分地安得相併以北虜之强我屢卻欵
何小酋輒與我媾且倜然王也姑許照例入貢請
勑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歸我哈密四年遣哈密
夷目寫亦虎仙齎勑諭阿黑麻時王母已死阿黑
麻亦悔懼上金印及所據城　詔褒予金幣陞寫
亦虎仙爲都督僉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
久哈密同城有回回等三種而北山又有小列秃
野乜克力强虜數枝侵逼必得元孽嗣封可懾諸

番乃行求忠順近屬得曲先安定王侄陜巴五年
取據哈密三種夷目奄克孛剌等合詞奏保使嗣
王輔以奄克孛剌阿朮郎未給冠服諸番索賞陜
巴不得阿朮郎更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牛馬
阿黒麻怒六年復以兵入哈密支解阿朮郎虜陜
巴及金印去事聞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緱
謙經理之會阿黒麻前遣夷目寫亦滿速兒等四
十餘人修貢至京事下廷議通事王英言罕東及
野乜克力諸夷怨土魯番次骨撫而用之皆吾兵

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
謝勿與通令彼窮而歸怨皆吾間也而廷議皆欲
命海以檄往如土魯番歸陜巴聽于貢否即留前
使勿遣而絕其後使
上從之海等至甘州遣哈密夷齎勑往諭阿黑麻
歸陜巴不報乃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
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絕西域貢七年春海等不
俟命輒還
上怒其無功且不進圖本並逮下獄海降山西叅

政謙閒住文升請安置前使爲亦滿速兒等於關廣稍用王英策閉嘉峪關令西域諸夷歸怨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諜言用雲梯攻肅州且躪甘州文升曰是直以虛聲恐喝耳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絕水草貢使往返馱水行我第整師旅謹斥堠俟彼至肅州出奇縱擊以逸待勞虜殆可盡殄之阿黑麻西去令夷目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曰是可襲而執也召

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計事撫其背曰汝習夷情悉西域道里今欲擒斬牙蘭策安出翥言罕東有間道可進兵不旬日達哈密文升曰如若言以罕東兵三千為鋒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文升即屬甘肅巡撫許進如前策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銳卒由南山馳至罕東急令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八年冬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駐師嘉峪關外遲罕東兵不至乃偕彭清循大路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牙

蘭調知宵遁惟餘番夷八百登臺自保師入哈密得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斬級六十而還我士馬乏糧多物故文升以出師違節制徒取空城大失望議牙蘭不獲功無可錄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

上念邊臣冒險出塞特陞進左副都御史加寧左都督清都督僉事而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九年阿黑麻破哈密令夷目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罕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還

守哈密阿黑麻偏師合圍舉火示小列禿來援乃
卻走而奄克孛剌使來貢多請乞至訐愬曹郎禮
部尚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絕貢失互
市窘甚令其兄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且
歸怨今悔過願還陝巴及金印易前四十餘使予
貢如故文升言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始取
寫亦滿速等於闕廣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加
太子太保總制甘凉等處邊務經略哈密十一年
越出河西而陝巴至甘州令三種都督回回則寫

亦虎仙畏兀兒則奄克孛剌哈剌灰則拜迭力迷失共佐陝巴奄克孛剌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是秋賜陝巴蟒玉大帽復封爲忠順王釋寫亦滿速兒等西歸亾何越卒哈密三種人久厭兵而哈剌灰以射獵爲生不願還哈密文升請許留家之半肅州十二年春以兵護陝巴歸哈密而土魯番諸夷許復入京朝貢勞賜良厚陝巴嗜酒掊尅諸部阿孛剌等咸貳十七年春更陰搆阿黑麻迎其次子眞帖木兒來王哈密

陝巴棄城走沙州守臣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剌往諭夷衆迎陝巴還阿孛剌不從傑等遂擒斬阿孛剌并其黨六人餘怖服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而以眞帖木兒還土魯番眞帖木兒時年十三其母亦罕愼女也會阿黑麻死諸兄讐殺眞帖木兒懼不敢還願依奄克孛剌守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死子拜牙即嗣眞帖木兒尚留未遣三年滿速兒稱速檀朝貢上書求眞帖木

兒兵部議質所愛不予五年逃出城追獲之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八年春至哈密獨奄克孛剌止不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護至土魯番以國情輸滿速兒潛誘拜牙即叛中國拜牙即淫暴心怵屬夷謀害欲挾奄克孛剌往不從奄克孛剌遂奔肅州拜牙即竟棄城走土魯番滿速兒令夷目火者他只丁及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取金印守哈密九年正月滿速兒率眾至分據剌木等城而河西大饑窘真帖木兒且謂甘州城南

黑河可引灌城日夜聚謀侵甘肅遣番文鎮巡索
金幣萬贖哈密城印總制都御史鄧璋等以聞會
四川都御史彭澤甫平群盜　詔移總督甘肅統
延寧固原諸鎮兵經略土魯番夷給事中王江等
言甘肅既有總制宜罷遣不聽十年春澤至甘州
而土魯番寇赤斤苦峪恣殺掠復遣書索金幣澤
度滿速兒强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遣
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說令和好滿速
兒喜許增幣歸金印城池澤不俟報輒上言事定

乞歸即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益驕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結厓剌寇我河西且遣使索所許增幣歸印十一年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illegible]滿速兒令送拜牙即還國質留來使虎都六撒者兒縻其意滿速兒聞質二夷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占守哈密而身引萬騎犯肅州遊擊芮寧禦之敗沒亾七百騎虜迫城下哈密回夷[illegible]肅州城頗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諸奸回及都督失拜煙答等凡褁甲者捶殺之嬰

城守調屬夷兵刼其老營而潛遣使結瓦剌擣巢
穴破其三城滿速兒狼狽走副總兵鄭廉及奄克
孛刺尾擊再敗之瓜州九疇遂盡發寫亦虎仙傾
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巡撫李昆以聞時方命
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疏至罷遣而滿速兒實無
意和九疇與昆異議兵部尚書王瓊修郤澤雅右
昆且心害九疇能日媒孽西北事奸夷覘知本兵
指而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巧賄
權幸突入長安左門訟寃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

司奏行河西訊報瓊因發澤欺罔辱國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十三年逮昆九疇至請廷鞫幾殺澤九疇大學士楊廷和善澤得與九疇並削籍昆謫浙江副使十四年刑部會訊并脫寫亦虎仙死
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得賜國姓隨
上南征嘉靖改元復論斬死獄中而臺省交章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陰主其中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九疇亦以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瓊坐謫戍榆林三年滿速兒大舉入寇以二萬騎入甘州九疇率

衆先登力戰解甘州圍乘夜倍道間抵肅州夾擊
破之殺火者他只丁衆譁滿速兒中流矢死矣遂
聞上河西危急
上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濟師至蘭州
聞捷用九疇議遷發夷使閉關絕貢擢賞有差而
滿速兒故無恙也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
又入沙州起原任大學士楊一清督陝西軍務初
哈密二種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
諸處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以杜後患一清以

各夷一旦外徙不北合瓦剌必西連察台徙足召
釁議遂寢尋一清召入盡出平凉所羈夷使往諭
土魯番令悔罪歸我哈密而楊廷和坐議禮罷彭
澤亦去職諸新貴人張璁桂蕚等用事方讐廷和
知王瓊故怨之言哈密不靖由彭澤澤以廷和曲
庇惟恐用瓊西鄙乃可寧也七年春起瓊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總督瓊上書辨澤九疇事
言滿速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璁蕚擬坐斬
并罪廷和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九疇雖上首功

失實然其人忠勇可任有功河西最爲土魯番所
忌得謫戍邊勒澤及金獻民歸里時哈密當殘破
後餘衆千餘悉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以請
乞煩兵備副使趙載稍裁額而滿速兒敗歸亦數
使牙木蘭請款其年牙木蘭率衆內附牙木蘭者
本曲先夷幼爲土魯番所掠黠而善兵滿速兒倚
之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且數盜邊至是滿
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且率帖木哥
土巴攻肅州以遲回欲殺之牙木蘭懼率帳房二

千老稚萬人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未報土魯番
酋虎力納咱兒糾死剌侵肅州遊擊彭濬禦卻之
八年土魯番貢獅子願歸哈密城及所掠求牙木
蘭瓊奏哈密既歸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
守哈密貢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所羈各番男婦
凡千人安揷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
于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夷在肅州東關
赤斤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
寺罕東都指揮枝丹在甘州南山下兵部議廷臣

頗言哈密難守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者離戎虜
之交以藩屏內郡或難其守遂欲棄之將甘肅難
守亦弃不守乎
太宗之立哈密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借虛名以享
實利今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雖於諸夷
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夷落者即因而立之無規
規忠順後爲也胡世寧時爲兵部尚書言先朝不
惜棄大寧交趾何有于哈密況初封忠順爲我外
藩而自罕愼以來三爲土魯番所虜遂𦉙與戎比

而疲我中國士馬耗財老師轉令戎得挾以邀索
國初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正與此等耳
安定又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肅今存亾不可知我
一切不問而獨戀戀哈密者何也臣愚謂宜專守
河西謝哈密無煩中國便又言牙木蘭本屬夷歸
正安得索之土魯番所仗爲亦虎仙火者他只丁
今並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璁等力主
瓊議安插諸夷肅州境内獨留牙木蘭不遣如世
寧言瓊爲滿速兒風諭朝廷威德九年滿速兒遣

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復索牙木蘭諜
言俟奶翁歸卽約諸番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
病死瓦剌又攻其部我稍息肩來降人言番酋欲
以哈密城與失拜煙答妻管理兵部因許通貢著
令三年或五年爲期夷使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
後名存哈密而金印遂失忠順王拜牙即終不可
復亾何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安揷諸衛夷皆爲
薦食失故土住牧河西塞而北虜竊西海瓦剌巢
北山河西三面並苦寇盜哈密殘夷虎爾的等迫

求內附督撫王夢弼等疏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都督拜言孛刺等各部下鈐束選充夷軍通事食糧隨操守臣頻歲謹備羗胡無暇及關外事矣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郡曰晉昌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没於吐蕃宋入西夏元仍瓜州屬沙州路其地有白山饒草木禽獸產金駝馬肉蓯蓉胡桐律

國朝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子塔力尼率所

部五百人來歸置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
千戶賜誥印尋陞衛進塔力尼指揮僉事十年叛
冦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
彬往討以道險艱轉餉罷制諭塔力尼明年遂擒
老的罕來獻
上悅厚勞之進指揮同知以何卒子且加失旺嗣
宣德七年命居所部韃人祖失加卜等于平凉正
統五年且加失旺累陞都督僉事明年朝使往哈
密不護出疆而都指揮革古者西略沙州勑諭改

圖以偏𠑽剌乞內遷肅州白城山不許巳請建寺
其地守臣謂予寺不巳且予巢郤之且加失旺卒
子阿速嗣始𠑽剌也先自阿速父時求婚至是要
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避地內徙　詔朕向許爾
父自擇便往且見許赤斤世守地奈何棄之爾第
保險自備無滋悔是時𠑽剌強赤斤蒙古與沙州
罕東諸衛名內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秩累
詰責不能禁十一年指揮同知鎖合者赴闕求攜
部歸命

上遣還下其事總兵任禮先是苦术要于西番生塔力尼又要于韃靼生瑣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令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瑣合者領右隸以韃靼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併右帳因讐殺瑣合者以窘自歸頊之死子切塔兒嗣而哈密使者道赤斤爲部酋刧掠阿速不能戢我兵捕首惡械送京師景泰中阿速歷陞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脅赤斤諸衛阿速白其書諭勿與通成化二年卒子

瓦撒塔兒嗣會哈密王母避居赤斤苦峪諭還故
地六年從夷族請以瓦撒塔兒叔乞巴失加卜丁
二人爲指揮僉事佐之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卜
達兒嗣十四年以幼懦衆推指揮加定晉秩代視
事是後土魯番陷哈密恣掠赤斤其酋挈印并部
落東徙肅州南山卯來河泉及迤北金塔寺正德
十年土魯番侵甘州鹵赤斤人畜千計奪嗣印去
以都御史彭澤撫賞送歸而種人散走塞下衛遂
虛嘉靖七年兵部尚書王瓊議撫屬夷查赤斤部

可千餘人以賞卜達兒子鎖南束襲父職朝貢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地廣袤千里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産駝馬玉石俗以馬乳釀酒飲之亦醉廬用氊帳無城郭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鎧甲刀劒　賜金綺分其酋長爲四部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各　賜印而卜煙帖木兒　賜銀印仍稱安定王明年獻元所授金銀字牌因置安定阿端二衛分統四部永樂二

年表貢馬五百匹令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
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請
給布絹報可亡何王爲曲先攻殺部落潰散十一
年其孫亦攀丹復故封　賜印誥遣使諭祭前王
二十二年中使往西域道死于賊都指揮李英率
兵至罕東問故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
擊安定俘斬千餘獲駝馬牛羊巨萬曲先遁去宣
德二年以安定僧賞竹領真爲國師給誥命銀印
是後王與國師並入貢而國師外復有禪師自永

樂後留西寧正統時都指揮汪清䟽其窺伺內地
詔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
勑亦攀丹約束部落十一年卒子領占斡些兒嗣
王尚幼以其叔輟思來巳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
化中爲土魯番殘破弘治初安定王千奔嗣王
遣使入貢會議求哈密忠順王近裔詭稱安定同
系以任陝巴承襲尋見虜土魯番而千奔終弘治
貢使相望正德七年北虜亦卜剌據西海破安定
奪其誥印種人汪纏爾加等寄跡河州歸德十年

安插西寧嘉靖中尚書王瓊行訪求原守墳塔國師藏卜哈巴及汪纏等令住牧迤北沙糖川部酋襲指揮職領其衆而安定王苗裔無傳阿端久沒莫知其處

曲先

曲先東抵安定北距肅州爲古西戎部落或云亦月氐地也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頊之爲朶兒只巴所攻并入安定居阿眞地永樂四年徙曲先衛治藥

王淮其後指揮散即思及安定酋刼殺中使洪熙
改元命都指揮李英窮追踰崑崙西數百里乃還
宣德二年復掠西域貢使都督史昭率安定罕東
兵討之進馬贖罪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
表言部落五百餘爲安定所虜餘衆潰居西番江
不敢歸　詔安定王遣還復業其後屢入貢正統
二年夷目黒麻乩遣指揮火丁貢方物成化後以
土魯番及亦不剌侵掠部落走匿烏思藏而衛人
牙木蘭刼於土魯番率衆蹂哈密其兄脫歸聚帖

木哥女弟收衛印部衆二百餘依帖木哥等於沙州嘉靖七年以疑貳擁帳三千與罕東衛帖木哥土巴等來歸 詔安插牙木蘭於湖廣江夏遂竄田宅爲大賈胡而曲先故地盡失矣其俗服色尚白喪易以青產珊瑚珠名馬硃砂

罕東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凉國公藍玉追逋寇至罕東將佐諫勿深入不從縱兵阿眞川土酋哈咎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

藏板

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
南吉剌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答力襲
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以荅力襲爲指揮同知
夷目奴奴爲指揮僉事各賜冠帶鈔幣歲脩貢不
絶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部夷負內供馬逃赤斤
而官兵方討曲先相驚欲爲亂令守臣招撫之曲
先之役夷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得首虜駝馬獻
宣德七年以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劉兒加
邀刼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劉兒加自歸還

所掠貢馬謝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
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
鹵人畜兩詔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数告言搆怨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邊
詔都御史馬昂約忠順王無仇罕東且令偵虜成
化九年土魯番刼哈密城印高陽伯李文等調罕
東赤斤兵数千往苦峪關無功歸時罕東諸夷皆
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與諸族讐殺遁居沙州
部落日蕃班麻思結卽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

以沙州衛旣廢請卽其地立罕東左衛詔從之以只克嗣祖秩領衛尋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只克請救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往襲以失期功不就自是土魯番每入寇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貲罕東益微弘治時款肅州塞請卹矣正德中兵備陳九疇擊卻土魯番沙州稍得生聚復歸耕牧比牙木蘭再入殘破其酋土巴等並叛附時只克卒孫日羔剌嗣爲都督嘉靖初與罕東它酋帖木哥土巴先叛附土

魯番者皆來歸尚書王瓊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
城山半居威虜仍擇壯勇練習番上聽日羔剌約
月餉累萬石而各夷以城堡未築環居肅州二十
八年巡撫楊博始葺威虜金塔寺諸城堡給以耕
爨安插番帳凡七百餘凡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
人爲申約禁番漢交通惟朔望入城市易四十二
年著令日羔剌等五年一貢沙州古燉煌地唐天
寶末陷西戎張義潮以州歸順建歸義軍即以義
潮爲節度使梁後曹姓代立迄宋朝貢永樂二年

置衛正統中都督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戶二百
餘來歸命居山東平山東昌二衛給糧及耕地有
差衛遂廢或曰二罕東皆在沙州城嘉峪關外夷
二罕東寖弱

論曰初置哈密本以絡截西戎隔絕羌虜乃脫脫
終鮮血胤而罕愼陝巴並以非類爰立貪酗不堪
擔荷至拜牙即直從叛如流水而欲強之歸國爲
我外藩庸可與乎揚旌萬里侈言興繼祇令小醜
得以城印爲市靡敝中土甚無謂也余考前後規

畫獨馬端肅襲擊牙蘭寵爲得策惜以閫外違制迄無成功彭王兩經略並以材指聞彭躁而疎王忮而愎適以疆事供陰陽報復之用而功罪翻局若反覆掌可心寒矣或欲縻西寧海虜西制土魯番北控瓦剌尤屬左筭端肅有言西域賈胡規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能爲中國大患者如虜得志蠶食番族是爲開門延寇近事可鑒議者至以哈密不復垮鄧隲棄涼州則光武之閉玉門曾不足法歟

皇明象胥録

四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5
K97

AC
149
.P3
v.18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西域

西域諸國並在匈奴西度玉門陽關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初並役屬匈奴匈奴日逐王轄西邊置僮僕都尉領西域賦稅取給焉至漢武帝時張騫始開其跡通漢及貳師將軍伐大宛西域震恐遣使貢獻而日逐王畔單于來降漢益置都護督察諸國以屯田校尉屬都護元帝增置戊巳校尉屯田

車師前王庭西域服從本三十六國哀平間相分割爲五十五王莽篡後更屬匈奴歷六十五載至明帝復通永元中班超定西域并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越海外四萬里皆重譯至超遣掾甘英窮西海即前世山經所未詳靡不備傳珎怪安帝復棄西域屬北匈奴延光二年以班超子勇爲長史西屯柳中因破平車師降焉耆于是龜兹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並附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魏晉後互吞滅至後魏太延中存十

六國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
粟特等九國並遣使來獻太武令散騎侍郎董琬
等多齎金帛出鄯善招撫厚賜之十六國相繼至
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等使西蕃諸國至罽賓
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
火鼠毛而還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轉
相風諭大業中相率來朝者四十餘國爲置西戎
校尉而天竺拂菻獨不至唐太宗執焉耆抜龜茲
遂平西域遣使分行諸國詔許敬宗與史官譔西

域圖志而諸國罔萬里修貢葢百餘中朝報贈册弔東至高麗南至眞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號曰八蕃其外爲絕域可謂全盛亘古所未有也宋世不遑遠略史載西域通中國者天竺于闐高昌回鶻大食層檀龜茲莎州拂菻九國餘無聞焉 明興四夷賓服

高皇帝西畫玉門關爲界永樂初封哈密領西域職貢有天方等三十八國十二年命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經十七國還上使西域記而關外諸

國風土習俗益犂然矣是後貢獻或至或否今備
錄之以志卽叙之盛若乃西南海夷不取道嘉峪
及哈密吐蕃重煩經略者別有傳

土魯番

土魯番一曰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漢車師前王
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以河水分流繞城因名焉
唐置西州交河郡且析以爲縣有安樂城方一二
里地曠衍四面皆山城西二十里崖見城可二里
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也永樂十一年遣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十三年土魯番遣使隨
誠入貢授酋長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五年都督
僉事尹吉兒察及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等率其
孥來朝請留京師　賜居茀什器歷正統天順土
魯番朝貢不絕成化初速檀阿力寖强速檀華言
王也數引兵掠哈密九年遂入其城虜王母及金
印去阿力死子阿黑麻嗣阿黑麻死子滿速兒嗣
相繼擾哈密及赤斤諸衛是時夷酋所親信牙木
蘭娶哈密人火辛哈郎女與爲亦虎仙妻爲女兄

藏板

弟陰相構結正統八年至誘忠順王拜牙即走匿
而以火者他只丁入哈密居守巡撫都御史趙鑑
謬謂番夷信義可使犒以金繒明年土魯番遂索
萬幣贖城印躪肅州嘉靖初兵部尚書王瓊招撫
稍戢語具哈密傳十一年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天
方國速壇札剌丁撒馬兒罕速壇阿卜寫亦哈密
都督米兒馬黑木及額即乩哈辛等各遣使入貢
共四千人禮部言哈密貢期同朶顏三衛 祖制
三衛皆許入京哈密則十人起送二人今西域諸

夷達在萬里素非屬國而夷使過倍番文二百餘通皆以索牙木蘭爲辭且求賞不貲似借端窺伺邊臣違例起送非法至額即亂咨辛乃韃靼回夷向未入貢今亦遣五十餘人疑並土魯番部落所託請下督撫分別存留以尊國體

上可其奏明年土魯番使虎力奶翁等以甘肅內臣縱僕橫恣愬部 勑遣大理寺少卿蔡經同科臣錦衣各一員詣甘肅會督按官查勘降罰有差

又之滿速兒死子沙速檀嗣次子馬黑麻復據哈

密占種沙州二十四年遣使求貢并給地住牧總督都御史張珩以聞兵部議土魯番世濟兇惡今馬黑麻結婚瓦剌潛耕屬衛意在踵轍内訌以謀泄求款恐爲窺伺甘凉之漸宜諭以華夷界限無妄乞無盜種無殘哈密無苛貢夷乃許通使如其執迷請卽閉關聲討明年馬黑麻赴關納款而土魯番貢使火者阿力克等凡八百七十四人扣嘉峪關巡撫都御史傅鳳翔總兵仇鸞居之甘州先是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夷每假進貢留京商

販延至三四年有旨禁諸夷私出館貿易勒期遣還仍詔土魯番五年一貢貢使除量准赴京半留肅州半留甘州其後諸夷貢不如期且併居稱雜屬楊博代鳳翔疏請

上裁命量准百名存留甘肅聽減半給賞餘諭出關仍奪鳳翔等俸有差嘉靖末沙速檀潛掠北虜中流矢死弟馬速嗣請貢許之隆慶時馬速死馬黑麻嗣其弟瑣非等並遣使來貢禮部言一姓四使非令甲所載姑各附一使於馬黑麻使中示羈

縻無拂遠人嚮順意報可始甘肅無北虜患專防
西夷土魯番最奸狡自阿力以來皆挾哈密邀利
隆慶後不復言哈密事土魯番頻息有而海虜轉
熾甘凉間其俗侏㑩鮮雨雪宜麻麥饒瓜果羊馬
室居奉佛多僧寺往陳誠使至其國還言城西北
百里有靈山最大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
近山有高臺旁寺攤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
里至一峽南有小土屋從屋南登山坡得石屋奉
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山石青黒遠望紛如毛髮

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緣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削其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堅如石色澤明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得石笋迸出如手足稍南至山坡石復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熖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絕然寡草木亦鮮鳥獸自誠使後土魯番漸張旁噉諸國及關外七衛地廣人庶睞昔懸絕矣

弘治中經略嘗罷其貢嘉靖二年後貢期以五年有駝馬玉石鑌鐵金剛鑽梧桐鹻柳青撒哈剌褌衣諸物萬曆中並來貢計土魯番去哈密凡千里其鄰近爲火州柳城黒婁

火州

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置戊巳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較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廠得名後魏初闞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麴嘉唐貞觀

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據車師後王地尋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西州陷吐蕃有囘鶻雜居亦稱西州囘鶻宋時屢遣使貢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經望鄉嶺歷伊州乃至地極熱產五穀惟無蕎麥出貂鼠白氎繡文花蕋布赤白鹽蒲桃酒樂多琵琶箜篌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激水交潑爲戲佛寺皆唐賜額其國師子王避暑北庭山中出硇砂嘗有煙氣涌

起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疑所録稱火州者也元號畏兀兒隷馬哈木八　國朝號火州城方十餘里東七十里距柳陳城西百里爲土魯番永樂七年嘗遣使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風土蕭條民居僧堂參半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即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所居處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偕土魯番萬戸賽因帖木兒柳東城萬戸尭赤剌並貢馬及玉璞爾後朝貢止稱土魯番云其域東距哈密西連

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程

柳陳

柳陳一名魯陳亦曰柳城漢名柳中延光二年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車師即其地也唐平高昌置柳中縣屬西州交河郡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輙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傍堆骸骨白日鬼魅迷行人夷中謂之旱海出川西行至流沙河上

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道北火焰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灌木苓蔚候煖俗醇宜稼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子蒲萄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罩刺頒女白衣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頒人蒙帛布垂髻於額大抵皆胡服

黒婁

黒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締好黒婁夷貢從土魯番入其地男女山水草木禽獸並黒宣德七

年始遣使朝貢

于闐

于闐國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在沙州西南去葱嶺二百里大畧葱嶺以南其國撒馬兒罕最大以北于闐最大于闐有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所名鹽澤南出積石爲河源者也其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國人每歲秋取玉於河曰撈玉夜眎月光盛處索美玉必得馬河分爲三有白玉綠玉黑玉之別土宜五穀桑麻釀蒲萄酒甚美俗機巧事妖神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

之所自高昌以西國人深目高鼻惟于闐貌不甚類胡亦稍知禮節相見輒跪得問遺書戴于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傳以相授工紡織喜歌舞善鑄銅器以木爲筆玉爲印漢建武末莎車王賢攻幷于闐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後于闐將休莫覇自立傳兄子廣德遂滅莎車轉强盛順帝永建六年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十三年獻波羅婆步障隋大業中頻朝貢其王以王爲氏唐貞觀六年遣使貢獻

王姓尉遲阿史那社爾旣平龜茲勸于闐王伏闍信入朝上元初以其地為毗沙都督府安史亂後不復至石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紅鹽鬱金諸物冊為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二年貢圭一以玉為柙乾德三年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四年王言破疏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為貢詔許之天聖三年貢玉帶胡錦獨峰橐駝詔給還其直嘉祐八年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從所請也于闐謂金翅鳥為斫鱗黑

韓盍可汗之訛云訖宣和數朝貢永樂六年其酋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見偪隣境頗单弱人民僅萬計皆避居山谷間惟火州魯陳哈失哈力阿力稍有城邑永樂後西戎修貢不敢相攻始獲休息行賈諸畨國益饒冨始于闐貢使每來必携一寶瑠往反賕之鐵瑠耳云其來道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水行是瑠投以水即沸故實之或曰其域東抵曲先衛北連亦力把力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或曰焉耆或曰龜茲在沙漠間東距古沙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剌東南至嘉峪關三千七百里元將封馬哈木于此名別失八里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戸綦公直為宣慰使後置元帥府領屯田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黒的兒火者遣使貢馬命主事寛徹等報諭以書永樂四年王沙迷查干貢玉璞且言哈密忠順王安克帖木兒為北虜鬼力赤毒死願率兵討之

上喜特賜綵幣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六年夷目速哥克剌滿剌來朝言歪思弑其從兄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東去更號亦力把力正統二年其王也先不花遣人貢玉璞駝馬景泰天順後入貢不絶其國逐水草住牧以氊罽爲帳寒暑坐卧於地無城郭宮室近葱嶺有熱海然氣候常寒深山大谷六月飛雪平原夏秋稍暖王戴小罩剌替鵝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甘肉酪或食糝麥俗獷而穢言語類畏兀兒産銅鐵鉛雄黄胡粉氍毹

阿魏白氎布又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馬力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古罽賓國在懸度山西史稱地平溫和有苜蓿梓竹漆蒲萄諸果下濕生稻其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市以金銀爲錢出封牛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琥珀亦西域都會也其先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自漢武帝始通中國更立其王成帝時遣使來獻漢欲往報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罽賓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又歷頭痛之山身熱之阪繩索相引乃抵

縣度涉危路以事無用非久長計卒罷遣如欽言
隋為漕國大業中貢方物其王姓昭武戴金牛頭
冠俗乘象治浮居法唐貞觀中罽賓獻名馬王居
脩鮮城顯慶三年以其地為脩鮮都督府拜其王
都督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秘方奇藥元駙馬
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蘭達失干
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並隸焉洪武二十年國主
帖木兒遣貢駝馬厚賜之二十二年復貢馬二十
四年貢海青　賜勅加賚二十四年遣使迭力必

失表貢馬二百匹表略云　皇帝膺運爲億兆主
光明廣大昭然天鏡今又施恩遠國凡商賈之入
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
覩白日又承赦書恩撫勞問欽仰　聖心如照世
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惟知歡舞
感戴祝頌　聖壽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
有杯朗徹照之可知世事初撒馬兒罕人商於漠
北自捕魚兒海見執
上疑奸細留中國久得其情遣歸國其王因貢謙

及之二十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永樂五年還夷目哈里遣使隨貢方物安等言帖木兒卒孫哈里應嗣

上賜哈里璽書銀幣且諭祭帖木兒賜安等衣𧶠之兀魯伯貢馬復遣安報使或曰兀魯伯即哈里是歲北平按察使陳德文亦自撒馬兒罕歸德文洪武末使西域遍歷諸境采山川風俗作詩歌一帙進呈

上嘉之賜馬擢僉都御史洪熙元年傅安始還國

請勑命吏部言安歷年雖久未經考覈例不得授
上曰安留遠夷二十餘年良苦何例爲命特與之
正統二年貢馬玉石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
詔圖像賜名瑞䮍十三年又貢方物命宴其使陝
西布政司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嘉峪關夷使奏
遣大臣往迎職方郎陸容言獅子無用之物在郊
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備驂服宜却勿受禮
部尚書周洪謨亦言往迎非體
上卒遣中使迎之獅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

瓶參獅人光祿日給酒飯二十二年夷使泊六灣
還國迂塗至廣東將往滿剌加市後覓入貢市舶
中使韋眷佐之所在震駭布政使陳選抗言此西
域賈胡恣為奸利願無墮其謀開海道貽諸番笑
部覆得寢而番禺縣民黃肆等賄結韋眷交通撒
馬兒罕等國夷商滋擾知縣高瑤搜沒番貨鉅萬
選具奏竟為眷誣逮獄道歿南昌聞者惜焉弘治
二年撒馬兒罕遣使貢獅所過繹騷禮科給事中
韓鼎言猙獰之獸狎玩非宜且供費不貲宜罷遣

三年又由南海貢獅及鸚鵡禮部尚書倪岳言南
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貢皆從嘉峪關入嘉
靖改元撒馬兒罕等夷各進貢陝西行都司伴送
至甘州驗放入關各夷留西安眞定貿易踰年始
赴京禮部尚書汪俊疏稱各夷在途遷延今後給
賞即促起程仍行陝直河南各夷還日延住驛遞
一日以上住支廩給
上從其議二年始定五年一貢會土魯番寇掠羈
留撒馬兒罕天方國各夷于平涼七年總督尚書

王瓊疏放出關并令傳諭土魯番歸哈密城印十一年額卽乩哈辛求貢行總制都御史唐龍查譯來使火者皮列稱哈辛王在撒馬兒罕北山額卽乩地面住牧禮部尚書夏言疏請暫許給賞爾後令附撒馬兒罕進貢無得別稱王爵從之是歲西域貢使二百九十人稱王者至七十五人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大學士張孚敬言西域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稱王今槩裁恐夷情觖望下禮兵二部議言復奏西域諸國稱王者惟

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
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土魯番弘正
間十三入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
或二人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
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
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有稱王至
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土魯番十五王天
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
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卽有同

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勅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
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
中國嚴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任意往來驛傳勞
煩宴賜頻數竭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可言奏十六年甘肅都御史趙載言西域土魯
番各國稱王者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宜改正
貢使限以名數至通使舊以色目人爲之宜易以
漢人無交通生夷心部覆報可萬曆中並來貢其
國東西相距千里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

闊九千九百里山川鐵門峽阿术河扆大王白帽婦人以白繒纏首尚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鏤扆精巧經文裹以羊皮書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貢物有番梳矮納鎖服腦砂賽蘭珠梧桐鹻銀鼠皮珊瑚樹枝阿思馬亦花珠道哈密南史述鬱金香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大似芙容又北戶錄稱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爲中國所無今不聞入貢

沙鹿海牙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涉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即有水不可飲牛馬飲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蕃春生秋死穢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即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

賽蘭

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所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

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經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薛塔剌海從征賽蘭諸國並以殲立功考會典西夷貢物有賽蘭珠石

達失干

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

民稍密俗朴而饒

渴石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墻壁牕櫺飾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石色如鐵夷人指云此鐵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

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葢其地近東印度矣

迭里迷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术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多魚城内外居民僅数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地隷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卜花兒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市里華庶戸口以萬計地曠衍宜五穀桑麻天氣溫和冬不附火蔬菜不絕產布帛絲綿六畜大類中國

養夷

養夷在賽蘭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数相侵掠無寧居惟数百人戍孤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数百里溪旁頹垣雜榛莽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穄麥粒麤而甘美少布帛稻黍多馬駝珠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中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一云亦思弗罕

荅兒密

荅兒密國在海中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板屋有墻壘無城郭產馬駝羊牛布褐交易兼銀錢亦用牛

耕刑以箠朴服屬撒馬兒罕永樂中遣使十八人
來朝貢方物　賜大統曆文綺藥茶

失剌思

失剌思永樂間遣使朝貢時遣官以綺幣磁器市
馬於迤西撒馬兒罕失剌思諸國宣德中貢使凡
八人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数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
有山林川澤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

數種㝡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飲食之顧
尚氣健聞以不勝爲嗤鄙永樂中遣使十人朝貢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並隸其國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王並山東北疊石爲屋屋若高臺無棟梁並金碧雕嵌牕垣槷如穿列帳重茵錯以綺繡上下相接直呼名王亦然謁見微屈躬道撒力馬力一語握手或相抱爲禮人善走日行可三百里候常燠少雨

市中流水不斷無正朔時日月亦無斗斛用權衡爲量貿易以銀錢三等稅十二國用仰給少炊爨飲食無七箸不祀鬼神祭先於墓所男髠首衣尚白喪易青黑亦無棺槨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犎馬獅黑白文獸白鹽堅潤如水晶琢磨爲器沃以水和肉食田美多穫農不甚勞每歲更休以完地力宜桑與蚕爲綂綺細密踰中國甆器尤精巧贈予宴會豐厚大抵西域城郭諸國哈烈寖瀆亂無恥然有學舍聚生徒講習經義

省刑薄歛寡訟好施兼務農桑則諸國不建云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夷目麼賚等朝貢十五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

俺都淮

俺都淮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如之城在大村中村廣百里城居十一曠衍無險峻土沃人稠稱樂土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八剌黑

八剌黑一名八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地廣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又八苔黑商其國奉佛浮圖壯麗如王宮永樂間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疑即八剌黑

魯迷

魯迷不詳所始或云地屬哈烈嘉靖三年其王遣使自甘肅入貢獅子二西牛一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中鄭一鵬言所獻皆非土性乞就彼犒遣以光聖德杜窺伺不報明年禮部尚書席書奏魯

迷不載王會貞贋莫辨項土魯番数侵甘肅而甘州撫夷官于魯迷数内查有夾帶土魯番夷衆其詐甚明請善遣出塞仍治所獲姦諜　詔鎮巡體覈五年復貢命畜獅牛内府仍留熟夷五人飼之貢使頗索加賞云往買瓦剌費且二萬金詔定五年一貢毎貢起送十餘人貢物有玉石珊瑚珠金剛鑽花帳子捨列孫皮花瓷湯壺羚羊角瑣服二十三年北虜寇甘州總兵楊信以土官百戸馬能言令魯迷諸國貢夷九十餘人前禦虜寫亦阿力

等九人死焉都御史詹榮以聞
上從兵部議褫信職建能于理以寫亦阿力死事
給棺歛費送歸本國仍諭國王以優卹意

麻林

麻林國未詳永樂十三年獻麒麟禮部尚書呂震
請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不許曰往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欲
上表進賀朕則許焉麒麟有何損益其罷賀厚賜
遣之

拂菻

拂菻國在嘉峪關外萬餘里按唐史云古大秦也大秦國一名犂鞬居西海西亦云海西國漢時以安息遮　不得達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舟人以入海皆齎三歲糧善令人戀慕多死𠕂英聞亦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犀角象牙瑇瑁始一通焉晉太康中使來貢唐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下詔荅賚其後

臣屬大食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
宋元豐四年始通貢鞍馬真珠刀劍元祐六年再
至　國朝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揑古倫賫詔諭
之尋遣使朝貢其國地寒土屋無瓦王服紅黃衣
以金線織絲布纏首不尚戰鬬刑罰罪重者盛以
毛囊投諸海鑄金銀爲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
爲王名禁私造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獨峰駝巴
攬然自漢後言大秦宮室皆以水精爲柱珊瑚爲
捝琉璃爲墻其土多出明珠大貝駭雞犀夜光璧

及火浣布王宮三襲門飾異寳中門有金巨稱作
金人立其端屬十二丸率時改一丸落有眩人能
發火于顔手爲江湖足墮珠玉有善醫能開腦出
蟲愈目眚或織水羊毳野蠶繭爲海西布及氍毹
毾㲪罽帳之屬道多猛虎獅子羊種土而生臍屬
地介馬擊鼓驚之乃絶乁語多不經或云國西有
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於日所入從條支西
渡海曲一萬里葱嶺以西國㝡大循海而南與交
趾外夷接又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

天竺

天竺國一名身毒漢史稱西通大秦在月氏東南数千里臨恒水卑濕暑熱乘象戰脩浮屠道别國數十王並以身毒爲名張騫使大夏見卭竹蜀布云市之身毒武帝遣使十餘輩間出西南指求爲昆明所閉不得通至明帝夢金人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尺而黃金色乃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併圖像其教始入中國桓帝延熹中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梁天監初王屈多遣長史竺

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南史作中天竺其外復有天竺迦毗黎國後魏宣武時南天竺國王婆羅化獻駿馬凡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隋煬帝鋭通西域惟天竺拂菻不至唐武德中王尸羅逸多討四天竺皆臣之貞觀十五年遣使獻火珠鬱金菩提樹自稱摩伽陀王後朝貢相繼乾封中五天竺王並來朝獻五天竺其傳在海西南距中國甚遠或曰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

竺居其會並直葱嶺南有別國數十置王曰舍衛
開戶東向開元時南天竺獻五色能言鳥乾元末
河隴陷遂絕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
六族來貢馬而滄州僧道圓自晉天福中詣西域
歷乾德三年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
十夾來獻凡在塗十年住五印度六年五印度即
天竺也明年僧行勤等百五十七人詣闕言願至
西域求佛書許之開寶後天竺僧數持梵夾來八
年東印度王子穰結說囉朝貢天竺法王死太子

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王子曼殊室利隨中國僧至館於相國寺善持律後附賈人船歸不知所適雍熙中胡僧密坦羅奉北印度王及金剛坐王那爛陀書來自云東行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天聖二年西印度僧獻梵經賜紫方袍大略其國土沃民淳不茹葷宗瞿曇學戒貪嗔婬妷七日一禮拜天每食輒誦經坐臥置天主爲惺惺法王與大臣服錦罽頂爲螺髻剪餘髮下垂鐃鈸鈴螺雜奏爲梵樂男子

髡首穿耳懸璫跣足服色尚白製如袈裟致詞以
祇足摩踵展敬工天文星曆產犀象貂鼲毒瑁金
罽火齊金剛鑽與大秦諸國交市火齊如雲母作
紫金色有光耀裂之薄如蟬翼積之則如沙縠重
沓金剛鑽似紫石英可切玉或云以肉投大淵底
飛鳥食肉遺糞得之恒水源出崑崙甘美下有眞
鹽色正白如水精始嶺南香山有灣曰濠鏡爲諸
番互市地夷商雜處珍貨充物易交闕天竺僧渡
海來歷三年達濠鏡諸夷信其法遂奉約束戒行

亦足重云　國朝通貢有榜葛剌

榜葛剌

自蘇門答剌順風二十晝夜至榜葛剌在海西南或曰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剌即東印度也從𨑓藍島入察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鎖納兒港有城池市聚始遵陸抵國可三十五里西通金剛寶座國曰沼納樸兒乃釋迦得道之所永樂二年國王靄牙思丁遣使朝貢六年上金葉表九年至太倉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塞弗丁奉金葉表

來貢麒麟等物正統三年復至其國地廣人稠沃饒甲於它境王及酋長皆回回人祝髮白布纏首圓領長衣絲帨皮屨風俗朴厚人好耕殖一歲二熟賦十二刑笞杖徒流官有印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略備市用銀錢海𧵅價定打手雖萬金不改悔別有一種印度不食牛肉飲食男女異處夫死不改嫁妻亾不再娶孤寡衆輪贍之五嶺山宂高大氣候恒熱如夏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鑌鐵翠羽瑠璃桑漆尤廣絲綿製鎗剪絕巧布數種有

濶四五尺者兠羅綿背面皆毳絨厚可五分白樹皮布賦濶與鹿皮等椰茭爲酒檳榔爲茶波羅蜜味甘大如斗優人衣黑白花衫縈帨佩珊瑚琥珀纓絡歌舞侑觴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門觧索裸而搏虎交撲數回就繫如故人爭以肉啖虎永樂間使至禮甚厚禁用酒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貢物有戧金瑠璃器皿撒哈剌兠羅綿烏爹泥蘇蝎糖霜之屬

沼納樸兒

沼撲納兒國在印度中即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数侵榜葛剌遣使齎勑諭之因來
朝貢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稀少市肆牛羊蕃育用銕錢交易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嘗遣使十人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天方

天方古筠沖地舊名天堂一稱西域自忽魯謨斯四十晝夜至其國乃西海盡處或云從陸路抵中國凡匝歲永樂七年因中使鄭和往使以獅子麒麟來貢宣德中遣其臣沙瓛貢方物正德十二年再至嘉靖四年禮部言天方等番國入貢陝西都司稽留半年以上方爲具奏發冊所進玉石多疵惡而吏所私貨皆良請行巡按御史查覈自今無得多帶玉石以擾驛路其方物印封案驗不堪治

都司官罪明年火者馬黑木等入貢禮部主客郎陳九川驗玉稍苛夷有後言鴻臚通事胡士紳修郤許稱九川索受玉璞

上令逮訊會大學士費宏製玉帶邏騎執舍中兒去宏疏辯係尚書鄧璋酬答與天方前失玉璞輕重不倫温旨慰之而九川竟謫戍十七年天方貢使請遊覽中國禮部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初定五年一貢有駝馬鐵角皮麓班兒香諸物萬曆中復至俗辮髮穿白長衫用回回曆較中國前後

差三日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田沃稻饒以馬乳拌飯日落聚爲夜市建寺層次高上如塔月初生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有馬高八尺名天馬拔杜環經行記大食國士女偉壯閒麗衣裳鮮潔一日五時必禮天堂可容數萬人市開輻湊萬貨豐賤大約與天方國相類成都楊慎謂天方即大食名號改移海外諸國皆然殆近之矣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

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間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伏焉尊爲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像日每西向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隋開皇中始傳入中國尤精星曆亦鮮醫藥音樂織文雕縷器具精巧洪武元年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詔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黑等十一人赴京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宣德中國王遣使隨天方國朝貢

正德中回回人于永進秘方得幸拜錦衣衛都指揮同知而御馬監西海子設養虎回夷三名嘉靖登極以給事中鄭一鵬疏屏之并歸甘州所簡進回回女你兒干等奸夷于永竟庾死藉其家今國人多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其人善鑒識每於賈胡海市中廉得奇琛故稱識寶曰回回而種類散處南北爲色目人甚夥並窅目胡鼻用白布纏首寄居哈密者尤勁悍俗以蜜爲酒以牛爲菜好歌舞夫婦配合必取水淋沐親死用布囊屍入棺鼓

樂導至墓去棺底掩以土妻子至以水溉之祈速朽爲孝葢近墨氏之流非同類殺不食禁食豕肉相傳其始驢豕交媾而生不敢破戒奉其教者行賫居送千里不持糧云

阿速

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凉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鬪亦饒物産鮮饑寒寇盜聚落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永樂中嘗遣使百十二人來朝貢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村落畜產蕃息王及酋長城居瓦屋佞佛恥鬪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数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凡七十七人或曰即古投和國唐貞觀中嘗入貢

火刺札

火刺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針

綠永樂十四年嘗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山甲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射獵有遶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銅錢永樂中嘗使十一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或曰即俺力麻國

敏眞誠

敏眞誠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爲渡以日中市

諸賈畢集見中國磁漆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

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嘗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爲神虎父老曰此西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號白松虎兒永樂中使十六人來貢

加異勒

加異勒西戎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常傭食鄰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貢方物宣德間再
朝貢
會典載西域朝貢經哈密者三十八國

哈烈　哈三

哈烈兒沙的蠻　哈失哈兒

哈的蘭　賽蘭

掃蘭　亦力把力又云別失八里

乜克力　把丹砂

把力黑　俺力麻
脫忽麻　察力失
斡失　卜哈剌
怕剌　失剌思
你沙兀兒　克失迭兒
帖必力思　果撒思
火壇　火占
苦先　沙六海牙
牙昔　牙兒干

戎　白

兀倫　阿速

阿端　耶思成

坤城　捨黒

擺音　克癿

右諸國貢期或三年或五年起送不過三十五人今國俗多不可攷又永樂中遣使朝貢有日落國

論曰西域遠在天末自可存而不論而叩關來王

匪干戈是尋而共球是飭亦可覘　國家咸賓之盛矣唯是賈胡借端漁利所在繹騷不無詡虚名而受重困而夷德無厭如土魯番之吞噬哈密作盟乍寒玩我股掌寖假不可復問所貴謹華夷之界而縻以戎索無使生心窺隙治以不治乃王者駕馭戎狄之畧也

皇明象胥錄八

歸安茅瑞徵伯符撰

西番

西番古吐蕃地本羌屬按漢史西羌出自三苗國近南岳及舜徙之三危河關以西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逐水草產牧氏族無定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強則分種稱酋豪其兵長在山谷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耐寒苦得西

方金行之氣焉自商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周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牧野而平王末戎逼諸夏其後陸渾稱子大荔義渠稱王秦滅義渠置隴西北地上郡而蒙恬築長城西逐諸戎自是羌不復南度漢初羌中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武帝北卻匈奴度河湟築令居始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關隔絕羌胡亭障出長城外數千里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漢因河爲塞稍徙人實河西而先

零種於宣帝時遂度湟水至寇金城後將軍趙充國以威信招降罕开龍騎兵屯田卒破定之研十三世孫燒當最豪健和帝時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犯法常從燒當種起以居大小榆谷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寇及其衰困遠依發羌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於是拜鳳金城西部都尉列屯夾河其功垂立安帝永初元年發金城隴西漢陽羌征西域羌懼遠屯奔潰西出塞斷隴道前役亦罷而當

煎勒姐種至攻没破羌縣入寇河内十餘年間軍旅之費二百四十餘億并凉二州遂至虛耗羌屬支分凡百有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而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始通中國至吐蕃祖鶻提勃悉野居析支水西稍并諸羌或曰南凉禿髮利鹿孤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以禿髮爲國號訛曰吐蕃其俗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同號君長曰贊普及弄贊益强西域諸國共臣之唐貞觀中得請婚公主襲華風稱甥舅國咸亨

元年遂滅吐谷渾有其地東接松茂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安祿山叛吐蕃閒邊候空虛盡取隴右蘭河鄯洮等州入奉天長安陷北庭都護府宣宗後其國內亂河湟復歸而吐蕃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十家無復統一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各有首領內屬曰熟戶餘謂之生戶太平興國九年秦州蕃部以羊馬獻用茶絹答其直咸平四年西涼府六合都首領潘羅支願討李繼遷頃之貢馬五

千匹詔厚給馬價別賜綵百匹茶百斤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六年繼遷攻西涼府羅支僞降集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中流矢死來獻捷會修洪元大雲寺賜金箔物綵而羅支尋遇害宅種唃厮囉寖强以奇計破元昊併羅支舊部居鄯州西仁宗時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子董氊進封武威郡王而瞎氊子木征據河州王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力戰破之熙寧七年征舉洮河二州降賜姓名趙思忠宕洮疊三州羌皆以城附自

藏板

喃厮囉旣衰諸砦羌族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元始郡縣其地於河州置土蕃宣慰司都元帥府
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
撫司而朶甘思烏思藏各設官有差巳又尊番僧
八思巴大寶法王帝師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
金玉印者相望洪武二年　詔諭吐蕃未至復遣
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諭降會番衆寇臨洮守
將韋正禦之以河氷未合師不得濟正祝天有頃
河氷如巨屋自上流下風隨之氷合渡河擣擊番

衆大鷲降附六年令各族酋長舉故官授職因俗
爲治以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
給玉印置烏思藏朶甘二指揮使司及宣慰司招
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
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領之
七年陞烏思藏朶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
指揮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烏
思藏番僧爲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統化
番民及封護教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先後凡七

王給銀印令比歲或間歲朝貢是秋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元造此酒勞民豈宜効之且朕性不善飲中國亦自有秫米供釀郤弗復進仍賜酋長文綺襲衣八年以西番地產馬而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命中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河州市之諭守將善撫循通互市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諸部落並以馬赴市十年川藏族殺使者鞏哥瑣南等命衛國公鄧愈

爲征西將軍別以沐英討川藏師分三道覆其巢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萬餘馬牛羊十三萬有奇十一年以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將軍將京衛及河南山陜官軍討之十二年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理城隍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嗉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隣七站以征西將軍移兵往擊勑文忠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戰鬬已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宜順

天時追擊番寇英等兵至洮州賊皆遁斬叛逆土
官阿昌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川築城戍守疏聞
上曰洮州爲西番門戸今城守扼其喉矣命置洮
州衞英等兵進擊擒三副使鹵獲人畜甚衆十五
年勅松州衞指揮耿忠令番人計戸出馬充賦二
十年禁番使闌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衞指揮使
月魯帖木兒等叛命凉國公藍玉往討誘執之送
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項歲
蠻夷梗化由軍衞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衞於

順慶府鎭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𡧍改爲衞漢州漢縣西連松茂碉黎當西番出入地眉州控制馬瑚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害皆𡧍增置軍衞長河西朶甘百夷地連屬恃其險遠乆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百姓供輸煩擾又藉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戍守有成規無增益重困吾民長河西諸夷徐議大舉遂班師三十年於陜西洮河二州立茶馬司聽吐蕃納馬易茶令茶戶私鬻者藉其茶私茶出境

及開監不覺察罪皆死又以邊吏或假朝旨橫索
蕃馬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信賚往求吐蕃
令各蕃族認辦馬課別置一牌藏大內每三年遣
使賚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奸欺是歲景隆
用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
衛騎士又令禮部檄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責以納
馬脩貢諸番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　賜
番酋及國師金幣定來朝賞格三年四川布政司
言諸番以馬易茶例禁夾帶今番商往往易茶及

以它物易布帛
上謂互市以資國用來遠人其聽之又諭兵部榜
示西番馬至必與佳茶有謬欺者巡按御史以聞
四年迎番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封大寶法王宴
賜甚厚五年遣指揮劉昭等往西番置驛通使撫
諭軍民昭還遇番賊刼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
先安定二衛酋邀殺中使指揮朱英聲討以番兵
從諭功進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等秩給誥命銀印
宣德元年遣中使侯顯等使諸番歷三歲始歸六

年都督陳懷等討松藩番冦平之九年闡化王貢
使乩藏等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留乩藏請命
上給茶釋還初諸番脩貢輒阻于生番正統四年
松藩守將趙得遣諭因相率來貢凡八百二十九
寨而指揮趙諒脩郄番僧商巴誘執之掠其貲其
弟率衆入犯都御史王翺廉其枉出商巴獄中具
以聞諒伏誅復命商巴爲國師十四年　詔停西
番金牌歲遣行人四員視茶政景泰間西番三十
一處並朝貢柔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

監粲稍黠悖　詔讓之天順五年番冦涼州圍都督毛忠勢銳甚總兵宣城伯衞頴戰郤之八年西寧番酋把沙作亂頴與廵撫都御史吳琛將中軍督甘凉蘭鞏諸衞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進擊追至駱駝山俘斬千七百餘先是番僧入貢不過三四十人景泰以後遞增賜予不貲所至煩費成化初禮臣以爲言令烏思藏番僧三歲一貢亾何番僧劄實巴等以秘密法進

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

吾仗寵錫番渥其徒王食錦衣無慮數千人矣五
年彗星見給事中魏元等請革去法王等號給事
中丘弘亦劾其妄乞寺田佃戶命戶部覈實予民
七年兵部請收茶易馬如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議
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等銀遣官領送河南
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所司市
易番馬俵給甘凉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
騎操報可九年岷州番入寇十七年始定例闡化
闡教輔教三王從四川贊善王從陝西各布政司

比照勘合并齋印信番文咨本方許入貢貢各百人多無過百五十大乘大寶二法王止許十人隨四王貢使入京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勤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是歲西番滿松族反侵內地都御史馬文升討之斬八十三級二十四年罷行人巡茶以御史一員領　勑專理西番茶馬事自景泰後茶政寖弛番馬多不至弘治十七年命巡撫都御史楊一清督理茶馬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考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

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利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彼既納馬而酬以茶則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互市交易得失較然蓋西番爲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以羌爲世讐恐議其後也夫羌夷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筴前代略焉

而我朝獨得者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惟邊方乏騎乘遠夷無復仰給意外之憂或從此啟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應金牌四十一面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賫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誠恐數十年後雖近蕃不復知有茶馬矣伏乞申明舊制昭示蕃族使知朝廷脩復信符各供差發其蕃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

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
以爲統領有願將馬易茶者聽敢有不受約束量
調蕃漢官兵誅勦以警其餘奏上　部議行之時
番部中董卜韓胡雅慕文教奏請中朝書籍兵部
尚書余子俊疏稱成都府志方輿勝覽二書並載
扼塞不可與餘量加頒賜正德初烏思藏僧綽吉
我些兒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
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例入貢禮部言烏思
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

爲之節制令無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詐
誘羌胡妄有求請反生事端不聽頃之遣中使入
番迎佛尚書毛紀及臺省連章諫止亦不允是時
北虜亦不剌遁居西海蠶食諸番識者慮其勾結
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言官請屯兵青海絕羌
虜連和徵輸調發幾無寧歲而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爲
大慶法王下院書並 聖旨禮部尚書傅珪佯不
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大不敬 詔

勿問而亦竟止十年調朔方勁兵勦海虜避走松潘旋歸故巢費以萬計迄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恣入境四年建昌鹽井寧番等處各番縱刼兵備副使胡東皐進兵撫勦各降附八年洮岷屬番頻入鞏昌隴右騷動總督尚書王瓊計候彼入即引大兵擣巢羌人頗畏及秋防套虜赴花馬池番遂乘虛深入臨洮鞏昌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為寇皆因茶禁久弛處置失宜故相挺而起且聞番衆為海虜

亦不剌所侵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何以善後
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而軍興
煩費內地虛耗兩者相去懸矣乞廣宣帝之明專
充國之任制馭方略悉聽瓊便宜區處從之瓊集
衆議且撫且勦先遣都督劉文遊擊彭棫分布明
年二月自固原進兵至洮岷開諭諸番禍福洮州
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
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旗犒賞遣歸唯
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一族岷州剌即

等五族恃險不聽三月分兵攻若籠板爾二族蕩
其巢剌唧等族震慴聽命凡撫定七十四族斬級
三百六十餘諸蕃復定十四年岷州番僧劄失祿
竹援董卜韓胡例量請自買食茶十五年烏思藏
輔教等王入貢番僧多至三千餘人長河西等宣
慰司多至千餘人
上以起送太濫令巡按御史查糾正罪十九年雜
谷安撫司剌麻僧都綱定日藏等違例入四川求
貢

上以故事宜道嘉峪諭行查覈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並散失二十年海虜卜兒孩獻金牌馬匹納欵兵部尚書張瓚等請命本鎮偵察情實兼令巡茶御史覈金牌所自以聞二十三年甘肅巡邊番夷攻刼莊寨督撫疏撫剿互異下兵部議尚書毛伯溫言番夷梗化宜陳兵固守宣布威德令知悔禍獻首惡以贖如其怙終法宜追勦無異同悞事

上從之明年始設岷州二十五年四川白草番攻陷平番堡明年巡撫都御史張時徹及副總兵何

卿會勘定其亂幷討平馬羅番蠻賜金幣二十八
年總督尚書王以旂及御史劉崙請復金牌勘合
兵部議自諸番困於海虜漸徙內地不復賫符北
號番族多詐虜掠無已給而復失 國體反傷惟
嚴禁茶闌出雖無金牌馬將自集請給勘合如成
化例報可初威州保縣金川等番僧三歲一貢漸
至五百五十人三十六年禮部據會典裁百五十
至四十年來貢該寺演化禪師遣都綱郎哈等執
稱永樂間勑本寺貢方物百五十分其都綱恭葛

剌等寨各認守山隘請如前額守臣以聞令郎哈
等百五十人赴京餘留境上胥命部議百五十人
照會典給全賞餘衆既各認守分地亦准給各減
絹二疋許之是歲以岷州建治後民逃俗敝番夷
狎習世官仍屬岷州衛經歷司兼理添設鞏昌府
判一員蒞焉其冬以闡化王方物粗惡不以國師
領貢招討司宜慰部落不附貢並裁賞申諭邊臣
爾後番貢違式者無輒驗入四十一年增設茶馬
司於甘州招番易馬明年烏思藏闡化諸王請封

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二十二人爲
正副使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等在塗騷擾
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即以誥勑付來
使或下附近藩司選僧賫賜從之諸藏不遣番僧
自此始王瓊已定諸番亦卜剌尋爲虜收復西鄙
稍寧隆慶末虜俺答旣受欵詭以迎佛爲名留丙
兎等十五部駐牧西海吞噬日甚總督尚書王崇
古遣番官馬你卜剌赴虜傳教戒殺諭河西各酋
無搶番虜益蓋寺焚脩萬曆二年丙兎台吉圖嘛

河州歸德以千餘騎入掠黑占巿番族數馳西不
硤紅帽各番陰附虜從套西來嘉峪目衆而下沙
麻生番及洮州列嗶族恣掠臨洮衛明年總督侍
郎石茂華檄總兵孫國臣掩剿焚其宂六年始改
洮岷參將爲副總兵虜俺答西赴海上謁烏思藏
僧瑣南堅參與其徒星吉藏卜而丙兎掠甘藏等
族越黃河移牧莽剌川求茶巿洮西固原洮河始
苦虜八年丙兎糾永邵卜等再掠楊咎族以俺答
譙責歸海上而虜擒番得志東套諸酋擅逐爭利

無虜歲火落赤遂據牧水塘湖十年虜連掠日羔
河東把力諸番族十三年松茂諸番構亂突犯平
夷堡明年圍蒲江關都御史徐元太調土司兵擊
定之而火落赤從沙塘川入內地傷屬番五百餘
十五年遂來西寧收紅帽番族撲搶南川會歹言
黃台吉威正恰以搶番中流矢死鋒稍挫十六年
遂同永邵卜南掠歸德番族而海虜尾刺他卜囊
往掠擺羊絨生番副總兵李魁追至南川創死十
八年火落赤糾威正等掠番至舊洮州會虜王措

力克西收丙兎部誘渡綽遜河張其勢副總兵李
聯芳等並陣殁西陲震動
上特命尚書鄭洛以右都御史經略兼制七鎮火
落赤再移莽剌川明年洛屯蘭州首諭招番驅虜
揩力克因移帳東歸火落赤旣失援而西寧肅州
各道調集瞿曇等四十八族幷國師禪師播告
朝廷威德共招番八萬三百有奇虜勢益孤十月
發兵出青海焚仰華寺總兵尤繼先統洮河延固
兵直抵莽揑西川搜勦不見一虜洛乃歸報終始

以招番爲完策二十二年火落赤復掠歸德番族
逼河州明年始設臨洮總兵九月海虜永邵卜等
攻剌卜爾族条將達雲遮擊大破之明年申中各
族出精兵三千協助因追叙經略鄭洛招番功二
十六年臨階副總兵孫尚賢計遣屬番香藏族入
虜營招番族脫脫胡班麻爾卜等來降認中馬二
十八年海虜三千餘從紅崖掠番族番丞匿林薄
遊擊柴國柱追至雪打班迤南多奪獲三十二年
火落赤從山後透擺羊絨掠生番三十九年隆卜

雙善二番族各投番文請復中馬額四十一年火落赤以黃番紅兗卜等爲導入白石崖四十三年烏思藏以比歲旱饑願六年并貢𦕈女直併援永樂時賜長河西經藏例請賜經弘化寺部覆許之長河西宣慰司亦請如闡教等王量給茶價　詔不許按今西番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爲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爲招討司六曰朶甘思曰朶甘隴答曰朶甘丹曰朶甘倉溏曰

朶甘川曰磨兒勘爲萬戸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爲千戸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剌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三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忽的曰孛里加思曰撒里土兒曰參卜郎曰剌錯牙曰泄里壩曰潤則魯孫並洪武初置其後增設招討司有曰直管安撫司有曰別思寨曰雜谷曰長寧長官司有曰雜道曰達思蠻又有加渴瓦寺金川寺韓胡碉怯列寺蕃僧有封灌頂國師者自洮岷階

文西固南達松茂族種甚繁在喈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吐谷渾羌而松茂間東西阻河列砦四十有八殆不勝紀焉始生番出發如風雨而屬番納馬中茶頗馴服後寖通生番剽刼自虜據西海起松山及莽剌彌望皆虜反出番南番不堪虜私饋皮幣曰手信歲時加送曰添巴至充部落嚮導番虜一家藩籬盡撤亦大煩經制矣風俗大抵朴魯君臣爲友上下一心食酪衣氊居毳帳間用板屋或壘石巢居如浮屠以梯上下人居其中上貨下

畜高十餘丈謂之碉房甲者二三丈名雞籠音樂尚琴瑟好狠鬬務耕牧貴壯賤弱尊釋信詛重利懷恩喜啖生物能耐饑寒亦天性也階文番據層崖深箐食稗豆跳躍如獮猴相傳番人無腓易奔以憑險不畜騎洮番甲馬頗整即面中一二鎗挺立不撓衣多用氆氌紅綠緣飾戰屍以埋奴爲大誓鑿阬露其首居恒據險發冷箭擂石截軍餉日就關堡索飲見爨煙起即蛾聚攢食日和番每執堡軍爲質山川大者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

水物產迩異有犛牛名馬羱羊天鼠皮獨峰駝而仰給中國茶麝香爲命無茶則發腫病且死無麝香則苦蛇蠱殘麥禾故自昔以閉關絕貢可制西番貢物多畫佛銅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刀劍遮甲麻衣道川陝其長河西朶甘思等並由雅州入境每渝約多人且不如期隆慶三年著令各三年一貢赴京多者八人以次遞減至四人餘各留邊候賞而賞額每處多者千餘人少不下百人所費不貲率奸商

積猾冒誥勑混索金繒且往來互販以漁利所貢
獻亦殊不成享廟堂雅知其敝卒不能禁而別種
在雲南鐵橋北名古宗一云細腰蕃
高皇帝既下雲南裂吐蕃為二十三支分屬郡邑
轄以土官府則麗江永寧州則北勝蒗蕖等各控
制之皆効順惟我順指永寧所轄外有所謂野西
番者稍不易制古宗種鴂舌辮髮短裳用氂牛或
羊毛撚線為之婦人用青白磁珠與硨磲相間懸
于項或以松膏澤髮成縷下垂俗大近西番云

論曰羌部散處其强不能當虜而與虜合則彼遂得借以樹敵撤我藩籬故招番以扞虜自隆萬後始煩規畫洮河間每苦脅脅多事而虜猶不得遽收爲用以中朝先後經制尚足以縻其心也虜搶番之徑旣開而轉與羌習吾曾不能制羌死命而聽虜挾羌爲市蠶食日深將鴟張日甚策莫若嚴假道之禁以携羌虜之交是在邊臣早爲綢繆地耳若乃法王佛子藉口壤奠厚往薄來無惜小費而妨大計則廟堂久有成模矣

兀良哈

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屬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漢初匈奴冐頓滅東胡丞保烏桓山至武帝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左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伺察匈奴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而東胡支姓別依鮮卑亦因以爲號曹操北征烏桓繇盧龍越白檀涉鮮卑庭俘降者十餘萬後東部鮮卑宇文別族破於慕容晃竄匿松漠間元魏時復居鮮卑故地號庫莫奚

歲致名馬文皮俗同突厥好冠封至隋去庫莫曰
奚唐貞觀中奚長可度內附置饒樂都督府尋叛
服不常安祿山節度范陽盛飾俘詭邊功咸通後
契丹方強奚舉部役屬其酋去諸以數千帳保嬀
州北山自別爲西奚而東奚駐琵琶州及石晉割
幽州雁門以北入契丹東西奚遂併隸焉遼城故
奚王牙帳地實以漢戶號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
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大寧路　國初割
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置都司於古惠州領營興

等衛所二十餘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
封子權於大寧爲寧王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
上諭據大寧塞列戍控制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
峪四城每出師留重兵居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
年設行都司明年故元宗室遼王阿札失里及朶
顏諸酋願内附二十二年詔於潢水北兀良哈地
分三衛居之自錦義度遼河至自雲山曰泰寧衛
以阿札失里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自黃
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衛以海撒男答

爲指揮同知自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曰朶顔
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並給印俾鈐東部
落爲東北外藩靖難兵起從劉家口襲大寧盡拔
諸軍召兀良哈諸酋長以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
亭關事平詔三衛奉職偵虜如
高皇帝時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餘以次授秩
賜勑陞襲令歲再貢駝馬由喜峰口驗勑入衛無
過百人會徙寧王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
司移保定大寧地虛三衛因頗竊據出沒塞下永

樂三年福餘衛請鬻馬令於廣寧開原互市九年以三衛爲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給云市馬行窺伺命指揮木答哈等諭還所掠仍納馬三千匹贖罪比馬至償以布又許以馬易糧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後以邊困議裁馬直得布絹半給而三衛名暱就中國且陰導虜二十年

上北征阿魯台旋師夜召諸將諭曰虜敢爲悖逆以兀良哈羽翼也當分兵剪之遂簡步騎五萬分五道往而身率大軍邀其西師次屈裂兒河虜數

萬驅牛馬西奔陷澤中麾騎兵前擊斬級數百虜
自相蹂藉死無算
上垂高驍虜復聚遂張左右翼嚴陣夾攻令甲士
持神機弩伏深林戒寇至乃發須虜突而左左師
馳之丞林中中伏驚潰死傷略盡追奔三十餘里
蕩其巢還以勅兀良哈捷頒詔天下自是三衛稍
剏自戢宣德元年朶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
不至武進伯朱榮鎮遼東請掩擊之勑榮整兵愼
防無虞　較三年秋

上親歷諸關駐蹕石門驛守將奏兀良哈萬衆盜
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請益徵兵
上曰孽虜無能爲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成
擒必矣遂決策親征簡士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
粮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
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乘障卒悉衆前
上麾鐵騎分兩翼進親射其前鋒殪三人飛矢雨
集神機銃疊發虜潰走睹黃龍旗大驚羅拜請降
並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窮搜虜宄忠勇王金忠

以故韃靼名王子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寄
言　上虜其類也往必不反
上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來歸
上飲以金爵遂輟賜顧謂侍臣王者宜推誠待人
漢用金日磾庸不足法耶初
高皇帝克元上都設開平衛戍守東接大寧古北
口西接獨石各置驛四自大寧旣棄開平勢孤五
年城獨石并徙開平衛凡棄地三百里自是盡失
龍岡灤河之險邊陲斗絕益騷然矣六年詔諭三

衛罪子自新以泰寧衛印奪于虜明年更給是歲阿魯台敗兀良哈遂住牧遼東塞九年瓦剌脫懽攻殺阿魯台併諸部勢寖强因通兀良哈正統元年福餘失印更給如泰寧例而脫懽遣使貢通兀良哈及女直潛伺屢諭不悛三年春其酋阿魯歹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獨石守將楊洪邀擊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命集兀良哈使臣僇之市因諭都指揮安出等縛首惡獻明年夏三衛酋歹都等愬賞薄互市失利非

文皇帝故事因陛辭勅諭之其秋楊洪復破其騎五百于白塔兒　璽書褒賞五年貢使易農具歸見阻關吏爲言

上聽給予明年福餘部脫火赤完哈等徉射獵掠邊被獲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孛台並磔之是時以都御史王翺督遼東軍務自山海抵開元斥堠相望謹備虜及三衛八年兀良哈諸部侵東北關索鹽米始於喜峯密雲設都督及都指揮鎮守驗貢然多不過百餘騎九年以三衛聚犯

詔發兵二十萬分四道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
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栁河經大小興州過
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虎頭山鹵
獲萬計而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俘斬安出部各
論功加秩三衛從是寖衰然怨我遂刺骨因糾脫
懽子也先入寇爲之鄉導矣十二年春都御史王
翺同總兵曹義廵塞外抵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
擊敗之十四年三月福餘泰寧共潛結也先入寇

朶顏獨扼險不從也先至不能入大掠二衛人畜
去其秋旋與虜合土木北狩命都御史鄒來學經
略京東幷設叅將總兵罷朶顏三衛互市景泰二
年復議寻貢當關驗放伴入然三衛常竄名北虜
使中窺我遇北使厚不無心望且結婚迤北挾爲
重稍用侵軼盡沒遼河東西三岔河北故地薊遼
多事自此始也四年兵部尚書于謙言三衛使疊
至頗爲虜間窆令邊臣嚴備因條上防禦諸事
詔是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五年

泰寧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乞大寧廢城及甲
盾尚書謙持不可
帝重絕三衛懽遣譯者語大寧城逼近塞不便馳
獵又炎暑多生疫其甲盾須寇至乃給六年及朶
顏諸酋朝乞耕地及犂鏵種糧　詔予糧三十石
亡何入邊叅政葉盛督師卻之天順三年虜酋孛
來謀掠三衛諭革干帖木兒申儆進左都督明年
死以其子脫脫孛羅襲父都督僉事時三衛多與
孛來通貢使浮額自景泰末業從獨石萬全右衛

關入至是隨孛來使者走雲中成化元年孛來爲
請賞勑諭四方貢使賞有成額三衛曩朝貢從東
路喜峰口今朵顏都督朵羅干等擅易貢道希混
賞　朝廷照例分別又何誅焉是歲寇邊遣都督
李鐸往諭至泰寧還兵部以奉使無狀請逮治
詔貸之泰寧衛酋請市牛及農具塞下并乞賜蟒
上諭蟒衣勿與宅聽與民交易朵顏三衛各酋因
請職事兵部覆未有成勞例無陞授不許二年迤
北瓦剌遣使貢馬挾三衛從喜峰口入　詔待以

三衛禮勑其酋阿失帖木兒無糾朶顏妄更貢道
三年海西女直偵報北虜毛里孩逼朶顏三衛聲
搶遼東勑遼薊宣大守臣嚴備四年及毛里孩侵
天城遣都督李譯詰之五年諭三衛常貢外無進
海東青兎鶻十二年勾虜乱加思蘭謀寇十四年
三衛酋乘巨璫汪直與兵部侍郎馬文升爭女直
異同請開市二十年三衛酋復請改貢道從開原
兵部援例議格先是自天順後虜酋潛結三衛蹂
躙中朝因羈縻不絕誘致之亦不敢大為寇弘治

二年兵部尚書馬文升奏往歲三衛盜虜馬經大同宣府報虜老營今兩鎮經年不報疑彼此相通乞於團營選馬步三千赴永平再三千赴密雲防禦及會兩鎮巡撫三年秋喜峰口出哨軍士撲殺夷人十年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啓十一年冬朶顏入寇兵部尚書馬文升議檄守臣分據要害相機勦殺其貢夷令通事傳語利害歸與酋長約束仍請勅三道切責三衛酋長並從之十七年朶顏勾小王子入寇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遏虜大學士李東
陽言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距 京師一日
而近宜固根本無遠出師自疲
上深然之時朶顏部落益蕃屢侵盜而諸部獨花
當以完者帖木兒裔種寖貴花當次子把兒孫驍
勇敢深入兼結婚小王子為中國患滋甚正德四
年泰寧衛酋滿蠻率部落二萬餘欲附居近塞避
北虜令居故鎮安堡戒無旁嚙其後花當部屢挾
增貢詔暫增一年不為額花當部堅請不從乃益

勾小王子部虜十年把兒孫自鮎魚關毀垣入馬蘭谷殺叅將陳乾等命都督桂勇征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兵部尚書王瓊持議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予貢把兒孫輙謾言呼扯禿等去我亦幸無事竟予把兒孫貢班師亡何復入寇叅將魏祥全軍歿終正德世不能聲討嘉靖初都督馬永帥薊有威信三衛頗親且畏不敢深犯始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歿其次把兒孫兒狡謀奪嫡以種人不附不得嗣花當爲都

督至是把兒孫死革列孛羅子革蘭台貢馬請嗣兵部令轉譯部落方許貢革蘭台乃寇漁陽諸小關堡率殘破十一年巡撫都御史王大用欲厚賂朶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會酋阿堆哈利赤頻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塞恣殺掠革蘭台又請陞秩兵部以御史連疏詆大用請以毛伯溫代大用既去虜益盜邊邊人皆廢耕牧而朶顏諸部日益横十八年花當它子打哈脅求職事聲阻貢薊鎮請徵遼兵會剿

上令姑申諭之二十年華蘭台挾北虜求添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時剽掠塞下聲結小王子旦晚入寇會俺答吉囊自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謬曰須山海關諸邊無儆亦孕顏諸酋功也　詔補前貢失期者衛二百人明年復導虜犯青山口内批以侍郎胡守中兼憲職勑撫守中憸險嗜利多乾沒内帑金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且偏索富人及舊弁金錢言官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附守中削籍尋坐贓

藏板

論戍明年薊鎮出塞襲朶顏别部李家莊斬四十
級李家庄零夷居近獨石不通大虜慣盜馬狡而
善射虜追輒走險亦頗爲我扞邊是役藉慫轉與
虜合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二十六年兀
良哈益結海西建州夷出沒遼東西塞明年華蘭
台死子影克襲故事三衛以貢時身受職至華蘭
台父子始遣人代請而影克剽悍踰于父益誘俺
答大入塞二十九年遂導虜逼都城方虜急數言
遼陽軍遼陽軍者虜所呼朶顏也自庚戌後始設

薊遼總督調邊兵入衛及移戍薊無寧歲咸寧侯
仇鸞旣拜大將軍主開馬市誘俺答執送叛人蕭
芹等受欵調知三衛虛弱朶顔酋影克實首禍欲
發兵出擣以爲功兵部尚書趙錦及總督薊遼侍
郎何棟持不可三十年冬棟計擒叛酋哈舟兒陳
通事舟兒通事皆邊民降朶顔夷工爲虜諜至是
就擒伏法傳首邊塞三十三年朶顔寇桃林關總
督侍郎楊博復搆得首惡通漢請繫獄俟諸夷入
貢械赴喜峰口宣示國威諸夷並踈三十六年虜

酋打來孫始收三衛導犯冷口三十八年虜酋把都兒辛愛挾朶顏酋影克勒數萬騎薄塞盡殺偵諜度灤水由潘家口入大掠薊總督侍郎王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出虜後牽制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　詔逮繫總兵歐陽安等并忬論死移總督宣大尚書楊博代博以朶顏等夷通虜不為用乃申約舉燧自居庸抵山海千里聯絡虜聞震疊終歲不敢近塞明年影克復勾把都兒辛愛等犯一片石叅將佟登等禦卻之四十二年虜數

萬騎破墻子嶺進掠通州 詔宣大總兵馬芳等
馳援總督侍郎楊選逮繫棄市其冬三衛入貢禮
部尚書李春芳請宣示諸夷哨報以時有反覆即
閉關誅勦 詔所司豐廪賚稱朝廷柔遠意隆慶
元年朶顏酋董忽力勾土蠻數萬騎大入界嶺口
勢甚熾以援師四集走捧捶崖迷路墜崖枕藉死
董忽力亦華蘭台子也爲影克親弟是時影克出
義院口爲我師火鎗擊死而子長昂與忽力頡頏
明年

上念山陵急薊以譚綸爲總督拜戚繼光爲大將
軍專理練兵浚隍增陴會俺答諸虜各奉款迄隆
慶三衞修職謹邊鄙稍息而長昂得襲職爲都督
一名專難爲西虜青把都壻萬曆元年董忽力索
賞喜峰口啓釁總兵戚繼光勒兵青山圍勦忽力
以身免明年縛首惡獻予款始歧喜峰口守備爲
叅將彈壓之而長昂與叔長禿擾寧前工三年春
總兵戚繼光追逐昂墜馬幾獲得躍上乇騎去生
縛長禿羈董家口昂納馬鑽刀盟巳復合董忽力

縱掠四年朶顔宅部酋炒蠻乘夜入我鴉鶻安豩將莌宗儒等死之六年昂勒賞阻諸夷進馬遣弟蟒金率精騎窺喜峰西掠前屯薄山海一片石九年西虜蟒古歹馳昂營謀大入遼十一年導虜以三萬騎長驅中後所直馳山海關是時三衛屬夷八十餘種而昂與董忽力大嬖只馬答哈炒蠻小阿卜戸兵力寵盛號爲六兒然部落不踰萬十二年長禿董忽力犯前屯錦義總兵李成梁追奔輿中遶西多斬獲其秋長昂亦大入劉家口且斜西

藏板

虜𠯈不慎等勒萬餘騎以打牲為名圖盜邊會
上視山陵昂往來虹螺山射獵調部夷東西馳甚
恣也而忽力以犯邊罷賞頗窘十三年率枝屬三
百餘叩關鑽刀長昂以邊鎮聲搗穴一夜數徙帳
亦哀請款及已得撫則愈驕十七年再入花場谷
十七年昂遣弟獐兎擬計來調盟石門遊擊陳愚
聞給執通事張五烈等僇之其冬昂同弟蟒金犯
董家口二十二年我哨騎生得伏諜郎打兒罕等
七人郎打兒罕係昂心膂昂願革二年舊賞請贖

上幸許昂自是亦稍戢二十四年福餘酋伯牙兒
挾賞羅文谷拒卻之明年以千餘騎突青山口及
連犯扒頭崖三道嶺並失利二十九年叩關欵盟
長昂亦以是歲聽復木市寧前頃之獐兎擬討修
石門郯掠車廠庄總兵尤繼先出塞擊虜紅草溝
擒斬八十有奇昂與蟒金代叩關三十四年擬討
挾賞葦子谷昂與蟒金指減貢夷表裏亦勾西虜
班不來世等謀聚兵侵薊明年昂圍獵墜馬死子
賴暈歹踵昂轍同蟒金料阿鎮等九夷挾賞擦崖

于關三十六年大入建昌河流口遼鎮總兵杜松
襲拱兎部夷來告捷諸夷益閧因入大勝堡總督
侍郎王象乾諭諸夷各聽撫專勦賴蟒賴蟒勢孤
乃屬西虜啞拜台吉請欵四十年蟒金等酋以千
餘騎縱掠曹庄明年滿旦夔只亦連犯掛甲嶺麻
郎谷四十三年入寇廠房烽延燒黃花邊外山場
四十六年奴兒哈赤躪撫順滿旦及男溫布台吉
等乘隙覘石塘而馬蘭亦報蟒金聲犯桃林界嶺
薊鎮戒嚴明年石塘遊擊朱萬良調援遼滿旦毋

于益恣以萬騎入攻白馬關及高家堡項之尋盟而它酋駱駝那莫賽召里賓等時時傳調聲挾益隆萬來三衛稱梟桀者長董爲宄而長昂雄塞上垂四十年每匃西虜爲重其後寗黨藉冒賞衛系蹂雜而土蠻部落亦報箭入市如虎墩炒花宰煖輩並詭三衛加額濫觴不可復詰至滿旦以一夷婦躑躅曹石間居然勁敵尤可嘆也大抵三衛與韃靼同俗專逐水草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率三四人驅千百匹虜尾追不敵則降事之爲導至約婚

詛誓常營遼河兩岸潛伺而貪中國賜予亦時以
虜情輸我得先時設防向本仗爲藩籬及其叛猶
不失爲耳目顧我善馭之如何廹則鋌而走虜耳
目塗塞將爲憂滋大耳考三衛各分地住牧率以
廣寧爲界福餘泰寧頗鄰遼陽開原而朶顔攟集
寧遠廹西境外虹螺山盡有舊大寧地花當巢穴
直古北口西北葫蘆峪故福餘泰寧恒與東虜合
朶顔恒與西虜合衛制首泰寧次福餘次朶顔而
朶顔於三衛地㝡險偪虜及二衛益衰朶顔獨強

盛今遂用爲首稱曰朶顔三衛云

論曰三衛地界宣遼爲薊門之肩背自大寧失而宣遼隔絕昔人有血脈壅滯肩背拘攣之恨豈不信哉世多以

文皇帝畀虜爲口實爰攷永樂宣德有勦捕之詔有宣捷之勑除惡務本曷甞不釐門庭之誡乎且

文皇帝嘗語大學士金幼孜曰今守開平興和大寧邉境可幸無事當日無棄大寧意甚明大寧棄

藏板

斯開平難守開平棄斯古北可虞胡馬雲擾誰階之厲初以三衛偵虜亦畧倣漢倚烏桓伺匈奴或謂善處之可因以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在計非全拙乃市賞無藝至爲東西虜攘臂掛耤謦養鷹而繇繼去手又如之何余攷兀良哈事至霧靈山不果城更以媒譖未嘗不嘆邉臣之難爲任也

跋

右皇明象胥錄八卷．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浙江歸安人．坤從孫．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知泗水縣．調黃岡．擢兵部職方主事．陞郎中．歷福建參政湖廣右布政．晉南京光祿寺卿．歷官有廉吏之目．壯年卽解組歸田．自號苕上愚公．情耽吟咏．官職方時．著有萬曆三大征考皇明象胥錄等書．三大征考近人亦爲重刊．是書不見四庫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史部作八卷．書刊於崇禎己巳．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昔鄭端簡公曉編有吾學編．所次四夷考．精核簡嚴．洵稱良史．惟根據多略．且編至嘉靖朝而止．瑞徵服官職方．間按歷代史牒．及耳目近事．用爲增定．

以訖萬曆紀事．如佛郎機．魯迷等國．前考所缺者．併捃輯增訂．明代邊疆四裔諸國．羅列略備．觀其所述．雖不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之博洽．然實較明史外國傳爲詳覈．按明史外國傳．說者謂出於尤侗之手．其所據諸書．當與嚴從簡茅瑞徵略同．惜明人於海外諸國．疆域地理．多所未諳．且不免謬誤．如明史述外國地理者．首推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四傳．然明史稱佛郎機近滿剌加．已於地望不合．蓋當時梯航諸國．由南洋羣島而來．稱曰相近．尚爲近理．至後人以佛郎機與法蘭西音近．雖稱爲佛郎機．尤爲大謬．蓋明史之佛郎機．卽泛指西班牙葡萄牙而言．昔丁謙撰明史外國傳考證已辨其謬．又如撒馬兒

罕．乃元裔察合台別支之帖木兒帝國．丁謙謂卽馬基頓王亞歷山大．既滅波斯．復取索克地河那國都之馬拉坎達城．在中國史書則始於魏書之悉萬斤．唐書之薩末鞬．元史之薛迷思干．而非明史所稱卽漢罽賓地隋爲漕國之說．又云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元在西域．封太祖長子朮赤．次子察合台．及憲宗弟旭烈兀．爲察哈台伊兒汗等三大國．撒馬兒汗爲之長者帖木兒．乃察合台後王之婿．故稱駙馬．實無駙馬盡爲君長之事．此亦明史外國傳失察之處也．至如明史殊域周咨錄所稱「古有狼徐鬼國．分爲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其人好食小兒云云．」則尤

爲荒誕可笑。瑞徵是書。不免仍存其說。此當海禁未開以前。士大夫對於域外之想像。往往如是也。然明自永樂成化以還。遣鄭和張宣乘槎航海。經營南洋。其後若梁道明陳祖義之雄長舊港。使後之主政者。不主放任之策。則南洋羣島。或隷入吾國之版圖。至是書稱美洛居。歲輸丁香。明史稱「美洛居。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此與十六世紀歐洲人士尋覓香料羣島之事。可以相證。又是島後爲紅毛番佛郎機所分。此卽荷蘭與葡萄牙爭雄南洋羣島之事。是書言之確鑿可據。至書記海外風俗。如佛郎機人高鼻白皙。鶯嘴猫眼。鬚捲而髮近赤。亦多髡首薙鬚。貴者戴冠。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則其俗於今猶

不相遠也．且是書所載各國事實．與明史略同．如是書云．「賤者頂笠．見尊長撤去之．」而明史則云．「賤者笠見尊長輒去之．」明史僅删「頂」字．「撤」改爲「輒」字．是明史與殊域周咨錄及是書所據史料．必出一源．但互有詳略之不同耳．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風雪之夕國楨記

行邊紀聞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C15
K97

AC
149
P3
V.19

行邊紀聞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行邊紀聞叙

國家皇稜四抗統一寰宇際天所覆悉主悉臣溪山嶺海之區凡負顱方趾編髮椎髻者以億萬計莫不稽首奉琛歸命 天府

皇祖各仍其舊而君長之俾世厥土二百年來請傳襲守職貢供調發奔走從事幾内臣矣頑豺狼之性易怒而難馴豕突鴟張間歲竊發當事者恩威劑量少失機宜即剽掠四出流毒千里以至下殄民生上厪

宵旰憂國之士未嘗不撫膺興歎焉古杭田
先生汝成者當世大儒也由進士出官廣右
受寄雄藩適當思田之變馳驅兵間周旋贊
畫凡兩閱歲而後定迺以耳目之所親經畫
之所具者以次録之命曰行邊紀聞君子曰
是足以宜今而善後矣夫紀地利則負險者
失其憑紀宗系則考世者得其攄紀狡偽則
覊靮之防宜慎紀禍亂則彊圉之守當嚴紀
撫臣之建立則勸懲備紀群工之贊議則衆

策舉紀將士之甚定則示威遠紀幅員之寧謐則爲慮大觀者不待考圖按籍而制變防微之策固已了了於目中矣夫廣右之夷思田爲最大斷藤峽爲最險雲貴之夷安氏爲最驕持勦議者固已難之矣然奪其險隘離其黨與植其宗以爭之官其貳以疑之扼其要以疲之擾其耕以饑之多方以誤之迭肆以撓之設官鳩衆以臨之嚴兵肅令以懾之先生之策具在也按而行之彼固無所用其

大雖有崇山密箐吾將袵席之何用驕哉昔太史公之紀漢事南越東甌備列紀傳矣至西南夷之叛服尤致詳焉而皆爲論著以明其意非侈談也亦以身爲史官載筆於玉堂之上不爲宣揚威德以明疆漢之廣大使後世泯泯無聞惡用史矣趙充國受命平羌不希功於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成之長慮哉先生綜聖學具史才值隆熾之

會受賛閫之責遭時艱變功成於指顧之間
退而述太史之意以光令圖纘充國之術以
慮後變其爲　國家長久之慮至深遠也顧
當與稗官野史槩論哉儒爲諸生時喜經濟
大畧得玆帙於十載之前攟爲私寶將持此
以賛　廟堂之末議今守一官無足爲計矣
廼出而梓之以公於天下俾籌邊之士求有
鑒焉則雖請纓繫組何必爲古人之盛事哉
區區越俎之餘忠世必有諒余之心者矣遂

述其意而借叙諸簡

嘉靖丁巳冬十月朔日雲間顧名儒撰

行邊紀聞目錄

岑猛

岑璋

趙楷

李寰

黄竑

斷藤峽

奢香

安貴榮

田琛

楊輝

阿溪

阿向

雲南

猛客

蠻夷

行邊紀聞

武林田汝成著
雲間顧名儒校

岑猛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爲知府溥二子長猇次即猛弘治六年九月猇以失愛弑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猇既而驥蠻有

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脅猛分地畀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釁不可居觧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爲知府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

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戸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權譽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洞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標掠民皆徙村避之爲之謡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黄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頂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攫賂如曩時于是浸

澗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然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畜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揣猛冀墨其貲猛頗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御史姚鏌代之謨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鏌子淶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鏌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鏌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淶書誣淶納猛萬金鏌皇恐乃再疏請征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

李璋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
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
帛書狀陳軍門言蟣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
之鎮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
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
岑璋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
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斬首歸官軍語在
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
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襁匿民間
鎮見岑氏单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

治田州
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
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蒲去御史石金代
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
不為鏌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偽以肖猛
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聞思恩巳陷岑猛糾交
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
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鏌罔上寡謀擾
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鏌落職而吏部右侍郎桂萼禮

部右侍郎方獻夫交章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
守仁不可
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
務時守仁家居鎮守代未去欲征兵平田州自贖
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僉事張邦信適分巡蒼
梧欲陰壞其事給鄞[redacted]吏發檄東西交竄之頃之
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鎮大怒疑左右胥椽
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
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服弁聽命而
守仁頗益韜晦見田州巳張岑氏不可遂娍乃以

七年二月至南寧使人約降盧蘇王受等日來見即罷兵蘇受許諾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redacted]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能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决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秪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

巳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支斥州人大怒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搆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臲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徭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户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

世效邊功猛獨詿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

上皆嘉納從之已而守仁旣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等功伐時兵部左侍郎張璁及桂蕚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

上頗疑焉會守仁甍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富奏
言田州疆理險阨外捍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
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無後改設流官二十
年來叛者數起靡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爲
鑒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州治不必
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爲判
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蒲三年乃代
時邦相年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與
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
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

隙十一年二月佑任蒲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餞贐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撻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髫齔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卑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

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遂兒子畜之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目覺蘇話言非是皆應曰誰

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于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晋妻子爲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弑邦相焚其屍行賄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叔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

常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弑
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
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壻也蘇急求救於
瓛瓛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
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諸乃
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
自魚肉何也會諸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
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
州遺孽迭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
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

蕭晚左參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畧稱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弟當直叙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盧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殺主無刑吾輩首足胥腸皆懸僕妾矣

嘉靖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亦奉其主岑芝以兵從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芝之婦翁也忿盧蘇專國事而竊其主毋嘗為芝之斷斷切

齒恨之一日副使翁萬達謂汝成曰峽賊雖當誅其罪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逞奸雄肆亂畧士馬物故者無慮數萬其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倡義斬之何如汝成曰僕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柰何萬達曰黃仲金者岑芝之婦翁也嘗有恨于盧蘇召而圖之無不可者汝成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倘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萬達汝成相與歃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亂狀言

於督府曰某等不佞竊欲圖斬田州奸目盧蘇以正國法快人心者非敢冒觸重險僥倖萬有一成之事以邀功射譽貽地方之憂也顧其機會實有可成誠得倡明大義以殲此老奸則嶺右土官莫不怗服左右驅使譬如群羊況其倡議發難實自其心腹黃仲金爲之非某等所能强迫也仲金素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內訌外犄萬萬無虞不然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奇禍輕然諾以仇黨與哉或疑仲金欲假此為其子乞一冠帶為榮某等以爲不然仲金隨征之功不出衆土官之下軍門定

奪應可隨例給之又不必益此以貫重也況冠帶虛名亦軍門便宜告身耳朝賞其功暮慮其罪一與之一奪之非彼所得專制也誠得假此以慰其心而責其報彼必盡力心而爲之愈益無慮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盡周人疆

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吊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太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翁仁夫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死病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

時諧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
粮而此猺獠紛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此其人寧
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
誣人以逞直苛妎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
吳維新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萼之力居
多云萼自以議禮稱旨致位輔臣非立奇功不足
買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
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
守仁竟忤萼悄直於奏毛稍稍及之萼遂恚憾會
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然譎

祕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畧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馘猛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勑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顏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户趙桓者雅善璋希儀召趙桓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君何桓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

進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桓曰鎮安歸順世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盍遣桓徵兵鎮安璋必邀桓詢所以桓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桓徵兵鎮安而桓枉道詣璋所璋見桓來喜迓曰夂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桓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桓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欵桓桓愈益默然璋曰恠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桓曰不然璋曰豈璋又侮隣讐將逮勘耶桓曰不然璋乃挽桓卧室跪

叩之桭潸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
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桭乃言曰與君異口駢
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
故桭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擻
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我言之而君驟發敗
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遂稱病留傳舍璋遣人馳
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
之遂以白鏌鏌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
五道以參將李璋都指揮張經參政胡堯元等統
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

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裙裏鏖戰時當扱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五將軍莫利當監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側旗幟閃閃而不續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隈美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詒猛曰事急矣願主君

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
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
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
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
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
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
牛千醞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
加牿擊之一揖循列十醞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
軍得犒喜遂不屯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
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服雜佩上首揮麈尾逍遙

詣諸軍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自集流失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安得屬草者璋曰易也令人爲猛草奏令猛出印寶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般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鴆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幷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舁擲諸

軍諸軍嚚擾支解争擊殺十餘人飈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令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等復害鎮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鎮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大恨遜位於子瓛而黄冠學辟穀矣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掎之趙柜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録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浸不行於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畧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泥食言瑣瑣戚戚興謗參嫉醜負而不顧此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寰

趙楷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户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人也岑深然之遂以媵僕啇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自啇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

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簒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侈楷言於猛曰公主欲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者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為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貳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挐而奔兕林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技拇寶亦技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

朱麒以變聞而猛通賂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㑺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慕客岑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㑺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弑㑺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容等乃往田州購寶寶時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官仇鸞曰趙楷誠逆節顧其勢已

張急奪之必亟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諫殺寶富憂之為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於為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辛門客季談計說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競業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袒紈襦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難艱心不關案牘之糾轕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

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為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即枕慮刺出非甲冑不行入非扃鍵不居賔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竪猶得抱犢擁芻鼾齁達曙楷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深居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市必複户不為病也乃我土官雜襲夷風脫畧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盻睞則爵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

二不知其三主家簪纓而襌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没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生夫厲惡疾也而猶憐生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剴切已也不懌而罷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令前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不及巳不如徼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帝璋之子應育之令往来寶所應美姿容自甚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

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决而寶曰荒悍嘗宮姣男子王良以為闍者[redacted]楷召良激之曰汝絶代人也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籍勢官家徼富貴耳汝安所圖哉藏頭閨闥與猿豕無異曾不若騰馬累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剔胷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鄧瑀李地林盛等謀代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寶夜及寢門譟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

會安南莫登庸簒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哄曰中國士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會憑祥叛酋李寰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戢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畀也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郎

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粮遣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刼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等勿亂也楷惶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也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氏萬達

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李寰者廣西憑祥州土官燕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為江左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玨爭立珍挈印奔兇村兇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玨遂擅

攝州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湔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君以君之靈得復入奉蒸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磬柳父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湔争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也父璉争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

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衆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衆適焉十七年叄月衆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脩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柰何紹賢等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為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濵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姊若妹是不有其兄弟也若者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

寰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消蘇寄
枝將為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刼琪曰吾欲云
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
日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雖以入
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葯玫者有淫行寰乃遣刺
客趙應偽為珍謂葯玫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遣我
夜伺子葯玫惶恐曰柰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
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葯玫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
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郞將即子排闥無
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竊葯玫穴

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偽鷩部曰閭實何谿也黃孟鷩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寰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寰私於紹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坐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篡立廷議征之寰遂私於登庸曰即南征願以全州先附也登庸因厚賂寰為嚮導曰急綏纖鉅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

險隘外連交屢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
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寀曰
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
取也寀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
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
泰大驚辯白翁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寀心事乃
白耳泰謹諾八月萬達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承
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寀李滿蘇寄枝
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寀等數人雖父子不
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

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鞫之而時芳倚黄朝通賂上
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
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
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欵者因而
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
之遺焉踈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
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誡莫
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
畧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

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訌大閹秉之紀綱瀾渙邊機幕議非賕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啓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壘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徼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苴言誘之罷役論功靦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兕尤迨乎逆節蔓滋僵屍蹀血莫敢草薙徙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妄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末明嫡孽爭立姁嫗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隈貽羞國觀哂

於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笑言設伏剪削禍
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襮其所經畧黽勉則
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
道謀悅而不繹賢愚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竑

黃竑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㺹以世嫡為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竑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振境內景泰二年八月㺹之子嫡鈞怨不得襲竑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㺹及兄鈞等弒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鈞罪使其子灝陽聞于官君欲為㺹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鞫實之竑坐罪當死時

純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玹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
奏請立見濟為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多
官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将復疏署名吏部尚書
王翺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翺不得已亦署
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翺得所賜元
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
耶吾儕媿死矣玹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
其褒奬進都督充叅将勢熖熏灼人多趨其門棠
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時玹已死命發棺鞭其尸
論曰至今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懵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綸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循之遺烈可勝誅哉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逕潯州碕矗磯排灘瀧洶湧濞兩岸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脩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戸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星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綠東紫荊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匪仙女關

九曡樓尤極險阸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逕而返峽以南山稍厲磨而牛腸大峝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求安又東爲朦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爲長洲象州脩仁之境也自紫荊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猺蠻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敏樹

諸猺皆側耕危穫不賦租庸茶山羅運之陝谺間巃嵸沉雲晝結懸蹬廻繞絕壁臨谿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厓奥谷是生伶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育萊中不室而處飢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蟻蚳卉衣血食言語侏離雖四姓諸猺亦莫能重譯也諸猺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强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為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為死黨而力山之人善以毒

藥傅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睫而知急則狶竄林中不可踪捕廣西之諺有云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堕郡縣戕執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皇恐率以甘言啗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募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欝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

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討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
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
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其往不止竊
見浙江左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
僚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追南頓
上然之乃以雍爲僉左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
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求陳
宣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

察御史劉慶汪霦而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勑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裂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兵法有之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夫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

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
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戮失機指揮
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
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
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
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
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寮菁重嵒人不
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
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

且守待其自斃爾雍曰不然峽山遼濶岐路紛披
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
睥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
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
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
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麒高端都
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
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貳千人爲左軍以都指
揮白金楊璵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
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

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腦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等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

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捌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以明年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宄千餘人編爲民户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輩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涣再起讙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盗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

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訏自中冓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丞有詞況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眚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隷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宄墾辟菑畬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厥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里沿牒遷轉終難責成

臣今部下土人李升陞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陞明
貴零扶寨等皆久祭行伍亦効勤勞至於土俗人
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
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
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
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戸也控制之司尤不可
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
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舘驛同堡
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
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

助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
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親率其黨
八百人願充戎伍
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户使率其屬編隷桂林福
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
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户李慶招之諸徭莫不
提刃而起爲官軍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
官蕪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
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户衙門因俗統治
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

哨以控東隅而黄丹白馬彖江十二磯有警皆其
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歛戢入
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
而五屯千戸所及諸廵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
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
尤甚横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
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
諸蠻就水滸受去江道稍戢金遂自以爲功戢其
事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縁此征商無筭稍不愜即掠殺之

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求通今求通求不獲墜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迺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者居砮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佻闒寡謀遽喜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衆城下殺廂民二一人去僉事鄔

閔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遣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乃可殲耳繼武恚恨謂閔曰是夫戔戔攘功者閔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遡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閔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殲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成閔命黄貴𦗥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俟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猺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從慫恿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

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媿
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
討之
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而今提督右
侍郎蔡公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且曰
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
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賦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
剪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賦也
不既多乎于是副使翁萬達言曰二君之論皆是
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

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
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
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
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尋人苦之萬達言狀
督府乃議函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
會安遠侯抑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
餘可畧取也而百戶許椎者素通徭爲盜萬達廉
其跡以死刼之曰能擒公丁乃貸椎皇恐頓首願
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欵爲讐家所搆乃
捕係訟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果遣人列寃

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椎百金予貸諸徭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被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遂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椎飭之椎乃詒公丁曰若爲尋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徭所爲也公丁信之隨椎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眴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哄游徼連逮入獄亟遣椎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徭爲之須鞫實乃坐若等誠謂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

爲禍本也諸蠻唯唯讋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
遂檻致軍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
與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若開春雨水綿密崖
蹬窄滑瘴癘欝蒸非兵興之利也况消息一振魚
散鳥驚雖有銳騎精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
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
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
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君廷振監之會於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
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晩督餉則汝成暨

右叅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褫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秪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即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夫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爲德也經又曰紫荆賊藪也譬之蜂窠振觸即麻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荆不遏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妄聞慕

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踈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栗益深必且峙糗架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為隩塞紫荆山沙田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遥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徒籌輙於此審矣顧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

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及汝成遂
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既部勒諸軍
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不可併
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
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
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
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
黃泥黃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
大井李儀洪坭梅嶺諸巢凌溥以五千人由白沙
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

人由白沙湾攻藤冲竹埠胡塘緑水冲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由藤峡遡流與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緑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渌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渌中峒而吳兵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渌下峒南北夾擊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鏖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

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乃刋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蔴畓懸石樹杪急則絶之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兹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

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特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此兵家謬計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猺使知良民之利是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議獻于督府曰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於

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君非別里分疆劃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華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屬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俾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戾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

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粮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别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廛之物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粮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

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裒兇鞫頑官司姑息因循爲一切苟且之法掊摯商賈甿器魚鹽公爲賫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譬之聚膻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特未可耳君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群兇已殲

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詬侮但弩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徙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以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磧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

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循多掣肘所以彼此携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两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

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善大宣二里之間爲蔘水北岸乃紫荆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玆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後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圮類咥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

子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家以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寅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剥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産此何辭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徼利窩奸恣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怒縱嗾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濶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比與

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貿矣乃徙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貿淫雹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宥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為吏目以僮民為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為月粮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户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

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粮人數所以議給月粮若遷江

千户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粮今宜以武靖州亦
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户所選賢能軍職
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
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粮仍以邦佐之子
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月秋冬之際移
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
廣闊民獞雜處積年擾亂控禦為難議者欲於此
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
固可以遥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
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況軍官不職

可以更置與千土官控要而制遠彌盜以安民是
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
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
亡遺棄田土鞠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
而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
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徒尋護守就
以絶戶田土給之納粮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
蕪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
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逃亡產
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射影差役

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
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
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
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
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
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
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
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粮差不許推
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
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粮

不虧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户掊尅貼户之資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粮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能闒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輙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抵候夫隸季入其直

以充囊槖竊惟民款身役親當雇當皆為未便獨
徵粮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
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
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
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
陸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其所
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獞必求精銳閑曉
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
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四
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

才力稍優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㕍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榷商税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

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貲
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
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
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六件折銀一錢
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猺名為埠頭常例
今既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
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
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
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

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陸十两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两紵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叅議汝成各銀四十两紵絲四表裏叅政士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两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尭臣副使晩各銀二十两叅將希儀銀一十五两指揮王良輔而下各陞賞有差

論曰自寺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

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
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
得要領盖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
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
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魚安
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
遼遶叁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淒迷疑
若禾麥縣客蹊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
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麇跳無復蹤跡故
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

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場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列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殲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顓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剥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情陳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慝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

官府稍不加察或单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姦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枚寇之策斬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体而督府左右尤為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疎易於欺慢謀寡膽怯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蹙危令我蝟縮莫敢誰何若有鏄可投即誘以甘聲啗以

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靄翠之妻也靄翠之先火濟
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刋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
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
納土襲爵居水西號火鬼主靄翠仕元四川行省
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
附
高皇帝嘉之以靄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
使各統所部而靄翠兵獨强盛分四十八部每部
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僤

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爲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晩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飈馳見

太祖白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蜂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以語

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槩無他賜第何惜借一人
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
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卽折簡奢香速令入見奢
香遂與其子婦奢助亦飈馳見
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
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
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
乃知之太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妮子坎坑耶
悔不根薙豬爲血海也既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
一無所答第曰
陛下無勞神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爲汝忍心除害
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
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

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怗然懾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疋廩餼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不少概見貴州人猶能談之嘗築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窐所達城所騈立而接運終日無敢跛倚聽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脩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蒙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匀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恥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氊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畧善用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

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逹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巳承見詢則又不可黙凡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執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巳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遺越故天子亦

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
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
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
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
如此夫剋除寇盜以綏撫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
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
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
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

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一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
行乎否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
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
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
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
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
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
部羅阿賈阿扎等叛歸安氏人言貴榮誘之遂搆

殺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遺約不致守仁復貽貴榮書曰阿賈阿扎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

來獻阿麻之首徧師出鮮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令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盖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秉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貽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譊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不聽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閧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弒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妻為妻督府置

不能理而萬銓恣横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於諸夷異即暴虐不怨上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儗自專無上彼何歉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

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盖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黄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偽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杭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

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冉諸不法事

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弟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首受諭而還與宗冉搆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

上乃遣旗校數人同日潛入二司執琛宗冉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旣擒餘無所問於是諸夷怗然琛宗冉至京師咸斬

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redacted]神謀睿策亦已周矣今皆不可考夫發單軺持尺札入夷落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直耿小耳張皇漏洩蓋承平狃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欵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愛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劍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柰何紊之以啓亂階也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從惥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慼戚與仲主爲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

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柰何淵曰
夭壩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憨而易凌誣之
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
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
張通討之將以疏請宣曰夭壩諸苗力耕服役皆
順民也柰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
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
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
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友功
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酋誠設安撫司於安寧

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
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
苗齎果等忿夭壩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
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粮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脩
然於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
安寧四川右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庭蕙都指揮楊
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適
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學宮觀之愛復携酒以往
訓導揚禮者介士也艴然諫曰視學而觀社提兵
而樂酒畧等威而欵下屬竊爲明公耻之士元等

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僨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輙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輙誘他苗刼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内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

州康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爲溪爲觧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亹亹條荅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爲大若祕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之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吾且赤族矣鏞笑曰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籍指揮王冒總旗陳瑞公必

先刼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諸逋謝去翌日將校
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
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謂曾曰汝何與賊通
曾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向導辯而
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我姑貰汝
可取溪以自贖曾乃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
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
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亦若訊
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
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

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酋俗喜鬬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攸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貫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剌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鬬

之優劣可决也溪曰然而苗俗信鬼雖動息必卜溪因即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刺咸去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

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剌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剌剌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縶之馳貴州見鏞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溪剌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府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録録之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嶺南守郡時苗賊擁衆圍城公計不可敵顧開門单騎詣虜營諭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任無敢犯境者溪剌事固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部首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搆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擄凱口囤爲亂囤圜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粮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爲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二壯士出

應命乃鍛鐵鉤傅手足爲指爪人腰四繳一劍約至樹愖足即垂繳下引人人帶銃鉋長繳而起候兩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繳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繳下垂始知一人已攑樹乃遣兵四人緣繳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爲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莽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繳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炮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

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厓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巳後殺者功俱不録自是一軍觧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囤營一空焚其積聚而以三百官兵戍囤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囤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汝成獻書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徃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内儲糇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廼敢陸梁以延歲月乃

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嚾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盎獨升斗之粮躡尺五之道東腓而登無異哺㲉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剥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睅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䰟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粮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

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趨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强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蕁食屠翦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形藁磔墜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孫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慮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

卧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
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
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屢見宵人
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
我復襲其故智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囤之策
不可不距也玆數者雄畧神籌必有成筭而疏虞
之識敢效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
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鈇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
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
峉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横銛人不得並躅迺遣一

二眇小之官提数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徃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横幸蒙前列刋木鑿賫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数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彊埸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廼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伍開設

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
其罪過聲諸市闠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
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
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
叛忸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
望覬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剿
剟之餘憤渠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能負擔
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皷不作以棄死之
虜乘強使之軍雖以濟矣克宅唉曰君何怯也吾
欲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

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横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巳百戰不殆廼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馳挫鋭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刄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為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illegible]君

吳茂森

一何管蒯我也乃強檄宗祐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隨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

勅安萬銓勒之萬銓乃招阿向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寓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僰人曰爨人曰麼些曰禿老曰些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麼都曰麼察曰濃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觧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妊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會秦擊

楚大亂蹻遂以兵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栗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兵內附以其地為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為他人自後或附或叛莫考其世部中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龍佑那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龍佑那為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出山林徙

平地矣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
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
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蒙舍詔
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
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
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為中國
破吐蕃開洱蠻有功冊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
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
卿賜樂一部于是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
子閣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

使仲通褊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閣羅鳳怒攻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閣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命李宓征之天載十三載閣羅鳳誘宓兵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粮盡饑疫死者什七八乃引還遂閣羅鳳

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竟不能免前後死者二十萬人自是南詔
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累傍小國自
廣改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
者唐故西瀘令也降於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
乃僭立五嶽四瀆改九爽三託之官王自稱曰元
猶言朕也稱其臣曰祖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
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
雲南兵為先鋒又重賦歛奪其疆隘南詔苦之鄭
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

使帚阜遣招異牟尋遂謝絶吐蕃復臣于唐德宗
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
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
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鶻戦調南詔萬人異
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踵襲吐蕃大
破之遂斷鐵橋帚阜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
掎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祐入寇成都取諸經籍
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
中國埒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皇帝國號大理
發寇西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

鎮四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為邊患者
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
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真而為布燮鄭買所弒
鄭買者鄭回七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
三傳至鄭隆亶而為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擊殺
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夫興未幾干貞
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
度使段思平以兵討干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
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干貞忌之思平逃匿摘野
桃食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

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黑爨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爲大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以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僞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玉斧畫太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

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覘臨㸑爨以長世矣
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為
其臣楊義貞所弒岳侯高智昇以兵討義貞滅之
復立段氏之裔正淳為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擁
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
十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
而為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為大理總管尋
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為梁王都善
闡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板蕩王與段
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

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襤主妻之奏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一章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幃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冤鬼哭功得書既歸已而復往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即復來有吞金馬嚥碧雞之心矣梁王疑之密召阿襤主付孔雀膽一枚

令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與功曰我父忌阿奴
顏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
爾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
明日梁主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死之主聞變
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
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愁憤作
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
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
我一生踏裹彩（胡錦被名）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華言可惜也）
施宗施秀同奴歹（施宗施秀二子名歹歹我也）雲片波潾不見人

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輩）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功從官員外郎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其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灑淚頻梁王憐其才乃厚恤之得隨功歸葬大理而功之子寶女僧奴恒不忘復讐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綉文旗以與寶曰自我束髮聞父究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

高皇帝即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與元
主相通復奏擧實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王玠復侵
善闡梁王借兵大理寶荅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
虎毋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塗滅虢獻璧吞虞
金印玉書迺爲釣魚之香餌綉閨淑女自設掩雉
之網羅況平章已亡兄弟鏊絕止遺一嫠一奴奴
再贅華黎氏嫠又可配阿禧妃如此事諸我必借
兵如其不然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
西洱池時來矣書後附以詩曰烽火狠烟信不符
驪山擧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羅帳貟外虛題粉

罗福

璧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
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悵宝入骨
寶聞

高皇帝龍興奉表歸款
上降詔答慰之寶尋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繼爲宣
慰使壬戌春
上遣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
把都鳩死叚明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畧曰大理乃
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地莫能酧
中國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國之營屯征之而徒勞

甲兵寛之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事須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歷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両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旁逸友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畧曰善闡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莫能全士雄若世祖駐驆只縁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迫乎粮盡馬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並進明兵大敗遂就

擒俘之京師于是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凡哀牢夷自仁果時立國傳世三十有四蒙氏自細奴邏立國稱王又九世稱帝又四世失國歷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買嗣立國傳三世失國歷年二十有六趙氏楊氏俱不踰年段氏自思平立國傳世二十有二歷年三百一十有五又段實爲宣慰使傳十世而我
朝混一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偃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

以羈縻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棘僰羅甸咸籍
版圖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阸塞華夷雜居時恬則
蟻聚鋒屯有事則狼跳虎噉盖負險使然也雲南
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順甯沃壤元江臨安南
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
曲靖迤北而東彈壓爲蠻四境領要指掌可覩矣
諸夷之魁則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
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盖自麓川伏法而
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
孟密恃其僻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闕狀處

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則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啓刋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猛密　孟養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競強咢立而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楪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楪死孫罕虬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畧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罵不與舉遂疏猛

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寘五者江西人也逋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寳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寳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啖以美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儒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憊汝敢復忤之誠憂懣不知所為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

猛密冀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巳悉
安意指盔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
許之後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
巳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定互講良久曩罕弄
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
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
遂以所署木邦地界之爲設安撫司以司歪子孫
世襲其職木邦人訢辯宗宗輒詬辱之曰朝廷畫
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
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遂盡奪木邦之

地罕穵奔猛止由是猛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
倫索提兵衛罕穵聲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即位
安宗斥罷雲南按察司副使林俊復稍稍割猛密
地還木邦曩罕弄惧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
讐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昏懦
不能鎮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
孟養畧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
遂屠騰衝擴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曆皇帝命黔國公沭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沭昂往

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守江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玉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既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頭之夷兵烏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乃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還且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躓夷兵攢刺爲泥一

軍皆沒無子還者晟聞敗遂燒江上積餉拔營衆
雜衆奔求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狀聞
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主
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它乞無問遂以淡水啖
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
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徼外
以甦吏民
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幸用事力勸
上征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

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徃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畧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頃之麓川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禄攻銀起莽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可殄滅遂約思禄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禄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封靖遠伯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謚忠

敎晟定遠王謚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
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禄雖無官其豪儕夷中無異
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
禄乃以祖母緑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
親與相對思禄稍稍縱横弘治初
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
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須給思禄遂以牌符號召
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畧取旁小邑
自廣會孟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叅政毛科者素輕
佻以平孟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

思禄思禄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一命免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原無鬪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禄大怒遂遠誓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禄既遠誓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也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

爲雲南按察司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
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曰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
但爲僻惡詿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
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
劉健欲許之以爲思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
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
思祿遂擴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中官樹之文臣引
之閣輔灌之日益滋長雖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
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

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
失實潞江之敗晟實罪魁第
朝議以晟元勳裔且鬬士安南有功復畏法引愆自
殞得蒙贈謚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
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
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
與文達畧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
所傳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氐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慓忮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

斷肋之即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魋結跕躧陟嵒穴躐荊棘捷如麏麞班衣左袵或無衿襘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揷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遇便輙鹵掠豨突箐中不可蹤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爲聘貲嬴縮貧而逋者遞歲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

貰也飲食惡章好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䤈蚋叢嘬以爲珍且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撾銅鼓鬭牛於塋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爵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九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某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某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

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决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㒧甚者重譯乃觧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同年之好喻于親弗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泮普崩切稱人曰歹自稱亦曰歹犹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曰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

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壟以斷凶吉或拆茅為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疾也棄之不顧謂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瘞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為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為祟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揹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犂以錢鎛發土擾而不耘

男女躧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
浩唱謂之鬧尸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
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名九姓苗狙詐而饕
詖以元日爲把忌蔽門不出二七而解祀之者以
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
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即生啗其
肉夫死其妻嫁而後塟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賣
爺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彰
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横掩及骭在牂牁之
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

卧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瘞不擇日以夜靜時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夭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即以竹樓埜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瘞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盖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吏賦之給故其民情緩土無疆果蓏蟲蟻食物常足故皆呰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絶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

羅羅本盧鹿而訛為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為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其先有名無氏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世居水西號火鬼主其後有靄翠者仕元為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納土歸附皆授宣撫使六年陞靄翠為宣慰使而宋欽仍為同知頃之靄翠死時

都指揮使馬燁以殺伐懾諸羅羅爲奢香所陷語在奢香傳中遞立靄翠之弟安勺爲宣慰使子孫以安爲氏羅羅之俗憨而戀主即雹之赤族猶舉其子孫者妻妾戴之不以爲讐故自濟火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齒椎結跣蹻荷氈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箙富者以銅約臂悍而喜鬬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以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酋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

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匕一枚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巳必滌腸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鬚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淫醜不惡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杯盤爨以三足釜灼齰血無論鼠雀蚳蝝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以善淫名者則人爭

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
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
犵狫一曰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
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一肉卮酒即捐軀
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横圍腰間傍無襞積謂
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
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殯死有棺而不葬置之
崖穴間高者絶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葢以木
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
犵狫慓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刀當人立

死髑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拆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犵狫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靧得獸即咋食如狼

狇狫其俗與犵狫畧同掘地爲爐厝火環卧不施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群家侻尸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壓也

佯獚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生理苟且刜壁四立而不

塗門戶不爲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笱栁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群戲遂以遥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殪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狆家椎髻躧蹻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筴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髮若肙絮之狀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蝦而禁禽獸之肉塟以傘盖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

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誇張言諸葛武侯所載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徃徃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裙將嫁男遣人徃迎女家則率親戚箠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燀湯以洗三日而罷喪塟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

男女吹木葉而索耦人死不哭撓尸而歌謂之唱
齋
龍家蓋徙筰駹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
佐者獨蕃悠唯懷諼難與約来好依深林薦莽之
間狙伺圉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羮爲人
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弟忍近溪者善入尾灑祿
魚鼈滑若蟃獺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
而不冠婦人班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
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仔旋躍而擇
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醌者

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昇之幽嵓祕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龍家與狆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謝四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卭筰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名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於沿

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諰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辯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灯而入鑿崖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鏃簇簇迸落如榴房之觧也碎者末以燒汞爲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徃徃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廼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筭也仙壽之説安所徵哉

僰人漢爲犍爲郡唐爲于矢部蓋南詔之東鄙也
今爲普安州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偪寄
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輙
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
風俗與南詔畧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
虎曰金羅波

尚人一曰尚蠻散處於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
尤多言語侏儺尚讐而善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
徒跣或趿木屐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
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

綉一方若綬胷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冨美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珠貫也溽暑男女群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好抛毬相謔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壇醬人死以尺帛褁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决之號曰鄉公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斑衣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蠟沁之重趼若鞹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蜓蝴蝶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八嵓崗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屨

一两從入夫家示行色也釆竹木爲屋綢繆而不斷繩樞篳竇覆以青茅樹畜粟豆羊牛雞以為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爕章具毛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酗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磽埆十歲五饑急則嘌奀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啗踉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啣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菓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緩

土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焉逋藪淆雜夷中為之通行囊槖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刼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歷矣史氏槃瓠之説雖恍幻難稽然猺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為盤云

獞人散處慶遠南丹奉議都康之間盖唐時所稱黄僮諸賊也禹絶陁㑀為猺人外藩宋時酋長莫氏納土入貢遂授安撫使使世其職羈縻之獞人始稍稍與漢人往來遂蔓延嶺海廣之東西皆浸淫蛙伏與猺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尤一切陋簡

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摶飯掬水而居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灸飢骨立盡雖徭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聚百虫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沉含黑豆脹而皮脫嚼之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餳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稍差耳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僬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褌之屬凡二十一種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以射生爲活雜食虫豸以鼠子未毳者啖以崖蜜嚼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蜜唧以爲珎具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火郎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火郎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

正月兩二月旱占以不忒餘俗大畧與徭獞同之
黎人隋蠻也今為瓊厓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
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
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毋山山之中皆黎族
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峝峝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
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篛笠爛衣
有裙而無袴春時弃女戲鞦韆以誘散子攜手蹋
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為蟲蛾花卉
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為錦釀酒多雜榴
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

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則舁櫬而行前以雞子擲
地不破即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
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
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
更嘉肴款曲即親朋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
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謦欬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
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湀謂之水欄
以漁釣爲業辯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氽
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

之髑得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
則氣絶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
深目猳喙以採藤捕蠣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
又曰盧亭云

行邊紀聞 終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閒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

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文風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僰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原序

余承乏藩臬者十餘年而宦履所經半涉炎徼炎徼之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卒然隳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效尤習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閡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永守鬱林而烏滸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若我朝沐英寧王鎭雲南而滇酋按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皆由此選也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厭遠方一閱除書有遠方之命卽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秉鈞者因而

循之遠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樸懦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懷樸懦者無統御之略措鈍器于盤措之交難乎其解矣譬諸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于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壘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轍而同徹卒致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歎也間述所聞著爲此書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核其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

再三強余序諸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于是書者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于政紀也況公行有節鉞之賜萬一開府南陲展是書而覽之則鑒昔慎今之餘或少裨于幕議云耳是爲序嘉靖三十七年夏五月錢塘田汝成撰

跋

右行邊紀聞一卷。明田汝成撰。汝成錢塘人。字叔禾。嘉靖間進士。官廣西右參議。分守右江。甚著政績。遷福建提學副使。博學工古文。長於撰述。歷官西南。諳曉邊務。千頃堂書目地理類著有炎徼紀聞四卷。四庫提要亦作四卷。實卽是書。昭文張海鵬曾刻於借月山房彙鈔。是書爲嘉靖丁巳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借月山房本較此本多自序。及書尾論曰一條。茲迻錄於後。然四庫本及借月山房本。卽由是書所出也。明代西南之患。苗猺爲烈。苗猺散處四川雲貴廣西各地。而以廣西思田岑氏大藤峽藍胡侯槃四族爲最強悍。負固自守。屢平屢叛。迄無

定局。正德間。思田土酋岑猛爲岑璋所害。餘黨盧蘇王受復叛。總督姚鎭不能定。乃詔新建伯王守仁往討。馳赴南寧。受蘇受二酋之撫。立岑猛之子邦佐爲武靖知州。連破大藤峽。八寨。仙臺。花相。諸洞之蠻。猺亂乃平。未幾而有嘉靖間大藤峽侯公丁之變又起。副使翁萬達。廉得百戶許雄通賊狀。乃屬右參議田汝成往治其事。旣斬公丁。大軍乘勢前進。連破諸猺。藤峽復平。汝成馳驅兵間。周旋贊畫。凡兩閱歲月。迺以耳目之所親經畫之所具。以次錄之。首廣西岑猛。岑璋。斷藤峽。次貴州奢香。安貴榮。阿溪。阿向。雲南僰。爨。麼些。禿老。諸蠻。而以猛密。孟養。蠻夷。羅羅。犵。狫。犴。獚。諸族終焉。其記思田斷藤峽諸苗。較明史尤爲詳

盡。而斷藤峽者。當明憲宗時。爲浙江參政韓雍所破。改大藤峽爲斷藤者也。王文成之破思田。恩威並濟。有用兵十害。招撫十善之議。因請於田州復設流官。別置十九巡檢。並受於流官知府約束。此即改土歸流之說也。明代苗猺之患。明史稱「由規模草創。未嘗設立文武。爲之鈐轄。聽其自相雄長。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以故終明之世。常煩撻伐。」其說甚當。文成之議。實早見及此。乃汝成謂「新建伯受鉞專征。事出姑息。」並云「翁仁夫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

也。」至詈文成「蔽姸罔上。失諸夷心。此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蓋汝成在文成征苗之後。故不惜詆諆前哲。以揚己之功。則純爲紕繆之說。無傷於日月之明。然汝成之剷平藤峽諸猺。載在明史。其功實不可沒也。安陽謝國楨

日本考

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149
.P3
v.25

日本考卷之三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　考梓

字書

本國自古及今尚無學校雖有字書全無真正字體而官民子弟幼學皆從師於釋教雖釋教頗通　中國真字但本國慣以習草爲常以真正字書視非切要故不習耳且通國公文私劄絶無真字悉用草書童蒙初學止四十八字名

曰以路法以四十八字分別清濁之音一應諸
書文俗之言悉皆通用本國之人間有精熟四
十八字能變通字體者即爲飽學也及考諸書
草草之中間有一二字様與　中國相似本國
文意頗同而呼音又異今將啓蒙四十八字音
註明確集成草字于後另將我書四十八篇另
分呼音讀法釋音切意妥貼辯證別分一卷以
便彼我國人之易譯也

以路法四十八字樣音註 清濁變用

假名	音註	假名	音註
い	音以兮一伊異通用	ろ	路魯六盧跎羅落通用
は	音法白拨敗排拜通用	に	音尔尼義宜你通用
ほ	音浮復福伏泊通用	へ	音血穴別邊遍便通用
と	音多隨陀獨秃篤通用	ち	音地七之吃即席通用
り	音里利立烈劒通用	ぬ	奴怒度糯捺户通用

音而二

音外活話黄華坑通用

音搖要耀玉欲通用

音利里礼力立連列通用

音子紫此玆亂辭慈通用

音乃柰拏閙通用

音和賀紅渾倭呵通用

音華客角楷開俺各隅通用

音打他大坦達荅帶通用

音盱迷宿促挫佐坐足通用

音揑業逆年儼通用

音郎頼懶樂爛落老通用

も	音木莫目摩磨母通用	う	音戸胡烏姑鼓五通用
ゐ	音意衣以矣義通用	の乃 [illegible]	音那平聲奶乃通用
わ	音和或訛峩我	[illegible] く	音過忽骨或古通用
[illegible] や	音養恙羊耶也美業通用	ま [illegible]	音埋蠻謾瞞馬麻通用
[illegible] 以	音計傑絜吉結及刧通用	ふ [illegible]	音復勿福否卜北通用
[illegible]	音過哥可蛾谷果通用	え江	音夜月越日元出通用

て 音天鉄疊敵迭佚牌通用

音索作昨殺者酌通用

音由有友憂油又通用

音覔密鼻滅通用

ゑ 音葉孽遠願園源通用

ひ 音虚許虐肥被彼比

せ 音設热舍手赦石折浙

音交朝招喬焦消小肖

あ 音挨阿哀呆安寒俺汗通用

さ 音氣絜吉乞翕結通用

め 音眉迷妹滅密免眠西通用

し 音失識十式西姐試詩施通用

音木貌夘末日通用

す 音事四思系次寺辭自通用

岩衣山帯

果結衣木氣打而以外和

こけ衣もきゆけてわ

外索木華頼天氣奴氣奴

とかもかてきぬきぬ

山尼和皮和事而客乃

山にわかわすゐのら

呼音　衣過路木山陽脉

讀法　果結過路木氣打路依外和索木革賴鉄氣
奴氣奴陽脉尼和皮和所而革乃

釋音　果結苔塵蔽衣正音氣打路穿依外和岩
外助語索木革賴沒頭領氣奴氣奴霧罩
山正音尼助語和皮帶和所而革無腰

切意　苔蔽岩穿衣沒領
霧横山繫帶無腰

松風攬轡

搖木思客樂和慕打里刼

搖木思客樂和慕打里刼

里我心松拂古風尼

里我心松拂古風尼

和駝路草索連天

和駝路草索連天

呼音　我黄俺心箇路松埋上風革熱

讀法　搖木思客樂和慕亏打里刼里黄俺箇、路埋止拂古革熱尒和駝路革孛連天

釋音　搖木思客樂夜坐困睡和慕亏思念打里刼里不快活我心正音拂古吹風正音尒助語和駝路睡革索連天驚腥

切意　夜坐倦猛思念我心不快活睡倒時風吹松動驚醒難安

秋田曉露

秋耶田那華里復那一和
秋の田のかりほのいほ
那多麻和阿賴容我夜
のとまをあらみわが衣
鉄尼露　尼奴里漬く
てはつゆにぬれつゝ

呼音 秋阿氣田塔我黃俺花過木路露紫油

讀法 阿氣那塔那葦里復那一屋那禿麻和阿賴迷黃俺過路木鉄尼紫油尼奴里瀆〻

釋音 秋田正音那助語葦里復那妝稻一屋那舍禿麻和盖舍薦阿賴迷稀漏我衣正音鉄手袖露奴里瀆〻

切意 秋田收稻 結舍看守

盖薦稀疎 我衣濕透

鹿悲紅葉

遠山尼木寄之勿寄外計

遠山にこゑしかなかは

乃姑失華那那可葉吉古時

乃ゑ鳥ゐのかはへさそは

活秋所華乃失氣

は秋そみちのしけ

呼音 遠多委山陽脉秋阿氣時秃計

讀法 多委陽脉尼木密之勿密外計乃姑失革那
可葉吉古秃計活阿氣所革乃失氣

釋音 遠山正音尼助語木密之紅葉勿密蹹外計
悲乃姑鳴失革那鹿可葉聲吉古聽時正音
活助語秋正音所助語革乃失氣苦叫

切意 遠山紅葉落 鹿蹹自悲鳴
時值秋殘後 聲叫苦难聽

冬花春發

何外士尼索古那箇那花

[illegible]

冬過木里壥和春遍多

[illegible]

索古耶箇那花

[illegible]

呼音　何南尼那花法乃冬伏田春發而

讀法　南尼耶士尼索古耶箇那法乃伏由過木里一埋和發而遍多索古耶箇那法乃

釋音　何正音外士尼園索古耶開箇那這箇花冬正音過木里藏一埋和遇春正音遍多索古耶俱開箇那這枝花正音

切意　何園開這花　冬到已藏華
遇春開遍苑　原是這枝花

年内立春

年那内尼春外氣尼結

年那内尼春外氣尼結

里一獨世和所箇夏也以外奴

里一獨世和所箇夏也以外奴

今年多也以外奴

今年多也以外奴

呼音　年獨世內屋之春發而一血多今箇

讀法　獨世那屋之尼發而外氣尼結里許多獨世箇所多也以外奴箇獨世也多以外奴

釋音　年內正音那尼助語春正音外助語氣尼結里立了一正音獨世年和筭箇所多也舊年以外奴節令今年正音以外奴節令

切意　年內立春　巳一年別筭舊年節　當今年節

新歳擧筆

阿頼玉那尓那發十密那

阿頼玉那尓那發十密那

筆立尼萬那大盖頼和

筆立尼萬那大盖頼和

華氣搖四而世

華氣搖四而世

呼音 玉地責年獨世筆粉地立達子萬搖六事

讀法 阿賴他責那獨世那發十客奴粉地達鉄尼

搖六事那大蓋賴和革紀搖四而客乃

釋音 阿賴簇七玉正音尼助語大蓋賴實萬正音

那助語年正音發十客奴快上筆立正音革

紀寫來搖四而客乃百事大吉那助語

切意 簇簇玉年 快快立筆

萬實寫來 百事大吉

春雲引志

春那夜那紫氣傑那哥

春の夜はゆきそか子

馬搖我想外雲以尼客寮

馬よ我思ふ雲へよわ

奴秃計那埋木寮奴

ぬらきのはもみん

呼音　春發而夜搖我黃俺馬哥賁想可意雲枯木

讀法　發而那搖紫氣傑那哥賁搖黃俺可意外枯

木以尼容奴禿計那埋木容奴

釋音　春夜正音那助語紫氣傑那自樣馬正音搖騎

我想正音雲正音容奴上見禿計時那助語

埋木容奴不見以尼變化

切意　春夜月樣馬　我想騎上雲

此時不相見　變化自飛騰

雞中春怨

月耶阿賴奴春耶木革失

那發而乃賴奴我身許多

子外木多那身尼失天

呼音　月紫氣春發而我黃俺身密

讀法　紫氣耶阿頼奴發而耶木革失那發而乃頼奴黃俺密許多子外木多那密尼失天

釋音　月正音耶助語阿頼奴不是春正音耶助語木革失音故那助語發而春乃頼奴非許多子一我身正音木多那舊時密尼失天不比

切意　月非昔月春非昔春我身不比故舊故舊不是我身

春風過嶺

阿索客多里山外發而潔氣

阿索客多里山外發而潔氣

霞客而嶺木失子葦尼

霞客而嶺木失子葦尼

外打而春風

外打而春風

呼音　山陽脉霞革索客嶺客巖春發而風革熱

讀法　阿索客多里陽脉外發而潔氣革素客客乃客巇木失子革尼外打而發而革熱

釋音　阿索侵晨客多里項山正音外助語發而春潔氣罩霞正音客乃助語嶺正音失子革尼謾ヒ外打而過去春風正音

切意　侵晨山頂　春霞罩籠　嶺頭過去　謾謾春風

憶摘櫻枆

山大革宻枯桀以尼宻由而

山あらしいよきかの

櫻花心那由氣天和賴奴

櫻花心のゆきてまぬ

虚木乃失

れきなのし

呼音　山　陽脉雲枯木樱（才頼）索古　花　法乃　心（路）箇く

讀法　陽脉大革客枯木以尼客由而索古頼法乃

箇箇路由氣天和頼奴虛木乃天

釋音　山（正音）大革客（高）雲（正音）以尼遮客由而（漱見）

心（正音）樱花（正音）由氣天（手欲去採）和頼奴

摘（又）虛木乃失（日西）

切意　高山雲影罩　渺見樱梅花

心欲伸手摘　紅日又西斜

摘花遇雨

櫻華里挨迷外勿里氣奴

桜がりあめはふりきぬ

和乃失古活奴而禿木

おなじくはぬるとも

花那革計尓羊多頼奴

花のかげにやどらむ

呼音　櫻索古賴花法乃

讀法　索古賴革里挨迷外勿里氣奴和賴失古活奴而秃木法乃那革尔羊多賴奴

釋音　櫻正音革里音折挨迷雨外助語勿里氣奴驟暴和乃失古活尽濕會左右濕奴而秃木淋漓花正音革計躲尔助語羊多賴奴睡不得

切意　摘櫻逢暴雨　衣衫左右濕

花下堪遮躲　淋漓睡不得

樵子偷桃

客之那骨那識那勿那

みちれをれあのふの

櫻和里所葉天呑景其外

櫻おほゑてかしきらひ

和日氣春那山人

いまひきまれ山人

呼音 櫻索古賴春發而山陽脉人許多

讀法 客之那骨那識而勿那索古賴和里所鉄業沓景其外和目氣發而那陽脉許多

釋音 客之那路骨那傍識而勿那看見和里採折所業鉄再折和氣目重沓景其紫櫻正音春山人正音

切意 負薪春樵 路傍偶見櫻花 摘子又摘 担重難挑

春野採花

君華咨容春那野尼出

君かため春の野に出

花和多乃我衣鉄白雨

花をたの我衣ては雨

尼奴里子子

にぬれつゝ

呼音　君吉密春發而野那尼花法出一迭我黃俺衣過路木雨挨迷

讀法　吉密葦吞密發而那那尼一迭法乃和多而黃俺遇路木鉄外挨迷尼奴里子子

釋音　君正音葦吞密鳴春正音那助語野正音花出正音和多而採折我衣正音雨正音鉄外手袖奴里子〻湿透

切意　春野為君出　繞把花枝折
採花遇春雨　我手衣袖濕

雲迷夏月

夏那夜尼月 尼枯木外

[illegible]

白乃計連木阿外外疊木蛇而

[illegible]

外法子革耶寮革乃

[illegible]

呼音　夏乃子夜揺月紫氣

讀法　乃子揺那紫氣尼枯木里白乃計里木阿外叠木蛇而法子革耶客革乃

釋音　夏夜月正音那尼助語枯木里白雲遮乃計里木明不明阿外叠不相會木蛇而回去法子革二十耶客革乃夕黄昏通用

切意　夏夜雲遮月　要明不得明

回去不相見　二十晚黄昏

松影草山

夏夕尼客里白箇所阿礼

夏夕に君れせ箇あれ

住吉那松那木華葉那阿外

住者八松のむら人此あハ

池塢陽脉

池塢陽脉の

呼音　夏乃子夕骨里住四密吉搖失塢淫脉

讀法　乃子骨里尼密里白箇所阿礼四密搖夫那

埋子那木葦葉那阿外池失脉陽脉

釋音　夏夕正音尼助語密里白見箇所這阿礼有

住吉松正音木葦葉對過阿外池州河波塢正音陽

脉山

切意　夏夕住吉松有影見射對過河波州山塢

住吉松有松影射過河波州也

指月候人

夏出天二十三夜那月

夏出天二十三夜那月

埋子多人尼外由戸候

埋子多人尼外由戸候

君和箇所埋子

君和箇所埋子

呼音 夏孚出一迭二十三正音夜揺月紫人許多君吉密

讀法 乃子一送天二十三揺那紫氣埋子多許多
尼外由乎鉄吉密和箇所埋子

釋音 夏出天二十三夜正音那助語月正音埋子多
等候人正音尼外助語由乎鉄假訖君正音
和助語箇所埋子這里等候

切意 夏天二十三夜等候君人前假說這里候月
出 字語顛倒意只在此

雲山苔石

石以打以外果結勿華戸

やれいいよでけふぞ

失鉄以外和那華打尼華華而

ちとしいまゝのかみなるゑ

白雲 乃和皮尼 尓鉄山那華失和堤舌

白雲のかゝる子かくれ、ふて山のゝ息毛

呼音　白法古雲渾乃山陽脉

讀法　石以打以外果結勿高户失鉄依外和那各打尼革匕而法古渾乃和皮尼鉄陽脉那革失和埋古

釋音　石以打以外大岩果結勿高户失鉄苔塵深砌依外和那岩頭各打尼肩革革而如似白雲正音和皮帶尼鉄腰山正音那助語革失和埋古橫遮

切意　白雲橫罩山腰如繫帶縈苔深結岩頭似着衣

皓月逢雲

十五夜那月木今夕

十五夜は月も今夕

那乃隅所頼尼雲和白密

のすみそらに雲はしらみ

設奴月那那華傑華而

せぬ月ななかけかけて

呼音 十五壽我夜搖月紫雲枯木今箇夕搖以

讀法 壽我夜那紫氣木箇搖以那乃隔所賴尼枯

木和白客設奴紫氣那革傑革而

釋音 十五夜正音那助語月正音和白遮客設奴不見今夕

正音乃隔中所賴天尼助語雲正音月紫氣月正音皆不

同也那助語革傑革而影

切意 十五夜月正中天

今夕雲影人不見

月下鴈歸

鴈華葉而月那村雨發而

鴈かへる月は村雨はれ

發里鉄熏華里木索所乃

とて見のゝ文はせ孚

夕骨里那所頼

夕ぐれの鴈

呼音　鴈客里　月紫氣　村木賴　雨挨迷　夕由

讀法　客里革葉而紫氣那木賴挨迷發里發里鉄熏革里木索所賴由骨里那所賴

釋音　鴈正音　革葉回　而助語　月正音　村雨正音　發里發里亮丶　鉄助語　熏革里木閃電　索所乃晴明　夕正音　骨里黑　那助語　所賴天

切意　黃昏天黑村雨過　月電交明獨鴈回

夕即黃昏也

玉霜問婦

氣索多那那王華濕木華多

多外礼濕木送頼里草

那南明大乃里結里

呼音 玉他賣送和古草骨節

讀法 氣索多那〻他賣革濕木革多多外里濕木
和古頼里骨節南明大乃里結里

釋音 氣索侵晨多那那丈夫玉正音濕木霜革多
是否多外里阿濕木霜草正音那助語送正音
南明大涙乃里結里霜乙地

切意 侵晨夫執玉霜問婦不荅栖惶送歸涙下草
乙地結成霜

世笑梅歎

世中尼阿多乃氣物外梅

世中にあて之梅以梅

那花雪月索葉天瀑木

此も雪月洗ひて志也

尼捏頼而而

に祢らるる

呼音　世(搖那)中(乃隔)物(木那)梅(烏容)花(法乃)雪(佽計)月(紫氣)

讀法　搖那乃隔尓多乃氣木那外烏容那法乃佽計紫氣索葉天濕木尼捏賴而而

釋音　世中(正音)尓(助語)阿多乃氣獃(呆)物(正音)外(助語)梅花雪月(正音)索葉天開濕木(霜)捏賴而而(磨打)

切意　世中獃物　惟是梅花　雪月偏開　又遭霜打

倩人摘梅

君乃頼鉄打里尔革寥

[illegible]

設奴梅花以路和木革和

[illegible]

木識而人所失而

[illegible]

呼音　君吉察梅烏察花法乃人許多

讀法　吉察乃賴鉄打里尓革察設奴烏察那法乃以路和木革和木識而許多所失而

釋音　君正音乃賴鉄手打里尓革誰人察設奴看見梅花正音那助語以路和木香氣革和木顏色識而知音人正音所失而攀摘

切意　梅花顏色誰人見香氣引君至此看知音者舉手攀

日月同天

月木日木所乃打那天木

多支日乃不多以天也

乃子華失也我和慕人那

多流加之我可如人以

阿而多思葉白

ある己思息先

呼音　月紫氣日和虛天所賴我黃俺人許多思和慕

讀法　紫氣木虛木所乃打那所賴木乃子革失耶
黃俺和慕許多那何而多和慕葉白

釋音　月日正音木助語所乃打那他那里天正音
木助語乃子革失也想我正音和慕思人正音
那助語阿而多有思正音葉白回我

切意　日月同天想他那里我思念人有人思我
其意清切

蜒蚰避牛

牛那子尼勿埋而乃尼外

牛のこにふまるなにわ

那華合子骨里子那阿而

のかたつふりつのある

多鉄身和白打那容所

とてもみをはうちなよそ

呼音 牛故失子箇身客

讀法 胡失那箇尼勿埋而乃尼那那葦苔子骨里子那阿而多鉄木客和白打那客所

釋音 牛正音子正音那尼助語勿埋而乃蹈尼外那天井葦苔子骨里帶蔽毛虫子那角阿而有多鉄木損身正音和白藏防打那客所胆大驚

切意 帶蔽蜒蝣雖有角牛來蹈着損其身藏在天井膽大防驚

心命相連

命打尼心尼客乃手物乃

命多にゝ江のまふ拘る

頼自何華外界里那華乃失

らそ何の日華外のかく

華而別紀

外面別紀

呼音 命一那七心箇ヒ路何南尼物木物

讀法 一那七打尼箇ヒ路尼客乃乎木那乃頼白

南尼革外界里革乃而別紀

釋音 命正音打尼性心正音客乃外客勿物正音

乃頼白相連外界里分開何正音革乃失若

革而別紀不苦尼革助語

切意 性命心相連 物ヒ皆容易

何時着分開 不苦ヒ自来

托月譬病

寄華月那復那華尼出鉄

おめ月はほのめく出て

入結而和所頼恙寄禿

八重為也ふ鹿せて

箇所由户別華里結里

くれ切ふ箆取冬卅电

呼音　月紫氣　出一迭　入一而

讀法　客華紫氣復那華尼一迭鉄一而結而和所頼恙客秃箇所由别華里計里

釋音　客華初三　月正音　復那華尼渺々見　出正音　鉄助語　入正音　結而和先　所頼假　恙客病　箇所由别可此　華里計里

切意　假病可比初三月　渺見出先驀地入　只此是也

歸遲嘆世

月木月耶多木昔那

月木月耶多木昔那

耶陀乃而尼革外而外人

耶陀乃而尼革外而外人

那心乃里計里

那心乃里計里

呼音 月紫氣 昔木華失 心箇々路 人許多

讀法 紫氣木紫氣耶多木木華失那耶跎乃而尼
華外而許多那箇々路乃里計里

釋音 月正音 木助語 耶多木家 昔正音 那助語 耶
跎乃而舊家華外而外 換人正音 那助語 心
正音 乃里計里 改差

切意 月係昔月 家是舊家
人身不換 心地改差

夜月感懷

吉寄革世外紫氣失多

吉寄革世外紫氣失多

所和慕神風耶容木思

所和慕神風耶容木思

所革外那事埋奴革氣里外

所革外那事埋奴革氣里外

呼音　世(搖神華客)風(華熱)

讀法　吉客華搖外、紫氣失多所和慕乎華客華熱
那客木思所華外那事埋奴華計里活

釋音　吉客(君子)華外(助語)世(正音)紫氣(月)失多所
明和慕(思)神風(正音)客木思所(見苦)華外那
渾河事埋奴(渾)華紀里活(不得清)

切意　君思知明月　世事若渾河
神風常拂動　馬得漾清波

相期不候

我乃賴白鷄乃骨復多

[illegible]

木埋子別紀尼和慕外捏

[illegible]

白箇所埋多里寤所思而

[illegible]

呼音　我黃俺鷄獨立

讀法　黃俺乃賴白獨立乃骨復多木埋子別紀尼和慕外捏白箇所埋多路宻所思而

釋音　我正音乃賴白相約雞正音乃骨鳴復多木須索埋子等候別紀尼緣何和慕外不思箇所埋多路就睡宻所思而失信

切意　我相約鷄鳴須索等緣何失信你就睡見不再思

夜約悞期

揺一外埋子夜中外四

よいてきぬ猶中空

骨而揆華月尼由滅尓耶

をそるあみ月にかめる

客奴多埋跎路客所事而

わかのこ海をうみてそける

呼音 夜搖中乃隅月紫氣

讀法 搖一外埋子搖乃隅外四骨挨革紫氣尼由

減尔耶客奴多埋跎路客所思而

釋音 搖一更埋子等候夜中正音四骨四更挨革

紫氣五更由客夢尔耶你客奴多不見未埋

跎路卧客所思而相見

切意 一更尋等夜過已半四更不來五更睡到夢

中你來相見

擇善相交

好人尼木司虛天外而氣

好人尼木司虛天外而氣

事阿頼失阿索那中那

事阿頼失阿索那中那

摇木氣寄而多木

摇木氣寄而多木

呼音　好搖各或氣人許多事谷多中乃隅

讀法　搖氣許多尼木司虛天外而氣谷多阿賴失

阿索那乃隅那搖木氣容而多木

釋音　好人正音尼助語木司虛天相交外而氣不好

事正音阿賴天沒有阿索那苧蔴中正音那

助語搖木紦艾容而多木樣不差

切意　好人相交　不好事無

苧中夾艾　樣不差訛

浪裡行舟

和失法耶寐多埋耶那

和之法也女宝屋乃

船木過挨里行士埋那

舡毛出、自毛行出海於

浦風浪木虛馬乃失

浦帆浪毛元海面乃

呼音　船浮尼　浦湖頼　風革熱　浪乃容　行左古

讀法　和失法耶容多埋耶那浮尼木過挨里木左

古士埋那瀨湖革熱乃容木虛馬乃失

釋音　和失法那容快揺多埋也船坊那助語船正音

木助語過挨里速ヒ行正音士埋那志摩州

浦正音風浪正音木助語虛馬乃失沒工夫

切意　快揺船坊舟　速行志摩州

便風沒工夫　何為浦浪憂

京鄉辨智

谷多達賴奴人木容也哥尼

たらちぬ人もおやしよ

阿而物和一乃華尼住多

あろ物きいろのまよ住ミ

索那容乃傑氣所

はんなろゆき毛

呼音　人許多物木那住四木

讀法　谷多達賴奴許多木客也哥尼阿而木那和
一乃華尼四木多索客乃傑氣所

釋音　谷多事達賴奴不識人正音木助語客也哥
京尼助語索客多豈無阿而有物正音一乃
華尼住正音多助語乃傑氣所俊傑

切意　不識事人　京中有物
鄉下住者　豈無俊傑

漁舟速釣

永四路浦　外那阿鑾

那舟揺皮鉄子里那

和紀子乃那袖一速挨外

呼音　永南挨孝浦湖賴袖聳舟浮尼

讀法　南挨宻四路湖賴外那阿鑾那浮尼搖皮鉄

子里那和紀乃那聳地一速挨外失

釋音　永正音四路安排浦正音外助語阿鑾那漁人

舟正音搖皮鉄招手叫子里那釣鈎和紀乃老年人

那助語袖正音一速挨外失忙忙

切意　收拾漁舟浦內行老人招手把篙撐漁翁忙

勒袖永是釣魚人

世别清渾

世中那人外何多木以

世中の人の何ゑ史い

外失水四寄尼過而和

王志水すれ玉出お

白神所失而賴奴

光神の志み乙

呼音　世搖那中乃隅人許多何南尼水客辭神華客

讀法　搖那乃隅那許多外南尼那多木以外失客辭四客尼過而和白革客所失而賴奴

釋音　世中正音那助語人正音外助語何正音多木以外失分好歹水正音四客清尼過而渾和白渾神正音所助語識而賴奴知識

切意　世中好歹人難分別如水混清澄惟有神知識

武藏無山

木索失野外月那入別

むさし野は月の入べ

紀山木乃失草揺里出

き山もなし草より出

鉄草尼箇所入

て草にこそ入

呼音　野那外月紫氣入一山陽而脉草骨節出一送

讀法　木索失那外紫氣那一而別紀陽脉木乃失
骨節揺里一迭鉄骨節尼箇所一而

釋音　木索失武藏州野正音紫氣月那助語入正音
別紀島山正音木乃失無草正音揺里裡出
正音草正音尼助語箇所底入正音

切意　武藏州　無山島
月出出野草　月入入野草

暴雨譬瘡

村雨外只華里所容那物

村雨外只華里所容那物

所華失所那容那華索和所

所華失所那容那華索和所

箇尼奴氣和計

箇尼奴氣和計

呼音 村木頼兩挨迷只他大物木那

讀法 木頼挨迷外他大革里革索容那木那所革失所那容那革索和所箇尼奴氣和計

釋音 村兩正音 外助語 只正音 革里所容那 快迷 物正音 所革失棄革索和 瘡傘 所箇尼 這里 奴氣和計 脫放互用

切意 病如村雨暴 瘡如雨傘張 天晴棄了傘 瘡脫病無妨

淚筆寫情

和慕乎尼外筆木涙尼所

[illegible]

滅

鉄天想多華古尓四客

[illegible]

那胡系索揺

[illegible]

呼音 筆粉地淚南明大想可意

讀法 和慕乎尼粉地外南明大尼所㵟華捏鉄可

意失多華古尒四窓那胡系索揺

釋音 和慕乎尼思你筆正音外助語淚正音所㵟華捏鉄擲筆手

想正音失多情華古尼寫紙四窓墨那助語胡系索揺滲湿

切意 思你動離愁 舉筆淚先流

想情和淚寫 墨滲濕難收

日本考卷之三終

日本考卷之四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杰 考梓

語音

切音正舌歌

俗曰鄉音處處別　古聖先賢難校切
挨哀界盖總依稀　耶陽養也通彷彿
鉄天登敵語非殊　地席帝齊音似鴉
路而落賴懶蹉跎　他拖陀篤多無隔

革各客骨開口音　峉滅眉迷休露舌
奴外乃那助語辭　多和打里言難撒
活法拔尾宜啓脣　擺排白敗齒微合
氣吉結計總難分　所索達荅休辨出
搓邀要耀不差池　淡談且帶無可釋
脉蠻埋賣沒清渾　粘牙帶齒何清白
若然認字經呼音　十有五分他未識
對荅要句與徐徐　自然音正無差迭

以下用本國草書

天文

天 同音又所頼乙 天帝　日 和虚 おひ

月 紫氣 つき　星 伏西不志 ほし

風 革熱 かぜ　雲 枯木 くも

雷 革客乃里 かみなり　雨 挨迷 あめ

霧 氣立 きり　露 紫油 つゆ

霜 温麻 しも　雪 攸計 ゆき

霞 下吉 かけ　電 一乃子脉 又天飛 いなつま

虹 蜺 尭息 ねじ　氷 過屋里 こほり

天晴　節路　てる
天陰　枯木路　くもる

雨下　挨迷付魯　あめふる
雪下　攸計付魯　ゆきふる

風起　革熱拂古　かぜふく
風息　革熱勿革那　かせふこ

風正　回天那革熱　おいてのかぜ
風歪　外里革熱　よこかぜ

風好　搖格革熱　よかかぜ
猛風　和華熱　あらかぜ

雷響　革容乃路　かみなり
雪消　攸計氣路　ゆききえ

雨濕　挨迷奴里打　あめぬれた
雲散　枯木氣攸路　くもきゆる

雲起　枯木達子　くもたつ
露乾　紫油氣也打　つゆきえた

日出　虛路一字那　ひいづる
日入　非路骨那那　ひのくるる

月出 紫氣一宇路 つきいづる

月入 紫氣一打 つきいる

日蝕 逆叔舌 ひのしよく

月蝕 完叔舌 つきのしよく

天變 湿吉打 てんけ

天開 天氣搖格 てんきあける

時令

春 發而 はる

夏 乃子 なつ

秋 阿氣 あき

冬 伏由 ふゆ

年 獨世 とし

月 完之 つき

日 逆之 ひる

時 秃計 とき

新年 挨獃落西獨世 あらたまのとし

元宵 黙之 せち

三月三 設孫逆之 せちまつり 端午 少蒲 しやうぶ

七月半 設孫 せちき 中秋 阿金那設子 あきのせつ

重陽 哭逆之 せちき 冬至 伏由那設子 ふゆのせつ

除夜 獨世那摇 としのよ

寒温

冷 三昧 さむい 温 奴貴 ぬくい

涼 四字失弓 すゞしい 暖 阿酔 あたい

熱 貨眉骨 ほめく 凍 空湿吉打 こゞけた

曉夜

早阿日旦 あした一晩搖索 ゆうさ

日午虚路 ひる　暁阿索 あさ

夜搖落 よる　明挨吉打 あけた

暗皿古里打 ひくれた　一更搖一 よひ

二更搖一那 四立 よいなか　三更搖乃 隔 よねす

四更搖乃隔 四立 よるふけ　五更挨界 紫氣 あいはさ

月分

正月少完之 しやうぐわち　二月二完之 にぐわち

三月三完之 三ぐわち　四月細完之 四ぐわち

五月　我完之　五ぐわつ　　六月　之六工完　六ぐわつ

七月　之西之完　七ぐわつ　　八月　之法之完　八ぐわつ

九月　姑完之　九ぐわつ　　十月　壽完之　十ぐわつ

十一月　寿三之完之　十一ぐわつ　　十二月　失外阿四　十二ぐわつ

閏月　那補紫氣　のぐわつ〻

日數

初一日　初一旦之　ついたち　　初二日　勿子華　ふつか

初三日　之密華　みつか　　初四日　效世華　よつか

初五日　意子華　いつか　　初六日　木一華　むいか

初七日乃奴革子奴加　初八日要革也乃る

初九日箇箇那革ゝ礼る　初十日彰多和毛乃る

一十日壽一之逆之志ゝ三る　十二日壽義逆之之志ゝ二白

十三日壽三之逆之志ノ三　十四日壽效之志ゝ留

十五日壽我逆之志ゝ音　十六日壽六工逆之志ゝ音

十七日壽西之逆之志ゝ七日　十八日壽法逆之之志ゝ八日

十九日壽姑逆之之志ゝ音　二十日法之華以志音

二十一日義壽一之逆之以志白　二十二日義壽義逆之以志三百

二十三日義壽三逆之以志三日　二十四日義壽效華以志乎曾

二十五日 義壽我 逆之 にしご日 二十六日 義壽六 工逆 にしろく日

二十七日 義壽西 逆之 にし七日 二十八日 義壽法 之逆之 にし八日

二十九日 義壽姑 逆之 にし九日 三十日 三壽逆 之 さん十日

令明

今年 箇獨世 ことし 明年 苗年 めうねん

去年 箇所 こぞ 後年 索和多 獨世 さおとゝし

前年 和多獨 世 おとゝし 今日 箇逆之 けふ

明日 阿失旦 ち あした 後日 挨索之 的 あさつて

大後日 世挨 索的 しあさつて 昨日 吉那 きの

前日号賀多多おきこへ

五行

木氣き　火熏ひ

土紫つ　金華か

水寒み

十干

甲氣那也きのえ　乙氣那多きのと

丙熏那也ひのえ　丁熏那多ひのと

戊紫真那也つちのえ　己紫真那多つちのと

庚華那也 かのゑ　辛華那多 かのと

壬密辭那也 みつのゑ　癸密辭那多 みつのと

十二支

子孽 ね　丑胡失 うし

寅禿郎 とら　卯狖 う

辰吝子 たつ　巳米 み

午烏馬 うま　未血子石 ひつし

申沙魯 さる　酉獨立 とり

戌義奴 いぬ　亥一 い

六十甲子

甲子　氣那也孼　乙丑氣那多那胡失

丙寅　熏那也禿郎　丁卯熏那多那狐

戊辰　紫真那也荅子　己巳紫真那多那米

庚午華那也烏馬　辛未華那多血子石

壬申容辝那也沙魯　癸酉容辝那多獨立

甲戌氣那也意奴　乙亥氣那多那一

餘倣前例

地里

地濟 ち　　江窑乃多 みなと

湖伏陀革一絜 ふかいけ　　河伏宿革一絜 ひゝあけ

海鳥窑 うみ　　水窑辭 みつ

浪乃窑 なみ　　潮湿和 しほ

長潮窑至湿和 みちしほ　　退潮非湿和 ひしほ

浦窑乃多 うら　　塘窑從革活 みつゝみ

岸河界 きし　　埿紫七 ひち

土紫七 つち　　田塔 た

園同音 その　　沙私乃 すな

山陽脉 やま 石依石 いし

溪陽脉容辞 やまみつ 澗容辞 たにつ

嶺容儼 みね 谷嶰岘 たに

墝陽脉磽頭 やまき 凸大華陽脉又大華容 たかやま

凹虚巳陽脉又枯米白 くぼやま 峯陽脉鳥野那 みね

山頂陽脉那又華失頼山 みゝ 塢失脉 さわ

洞陽脉那阿乃 あな 塡窪瀧馬

火炭

火非 ひ 炭下吉四容 すみ

灰 法号 あく　燒火 非打古 ひをたく

點火 非子古路 ひともす　火起 下古路 おこる

火滅 氣攸而 きゆる　烘火 非安步路 ひあぶる

種火 非屋自木 ひうづむ　生炭 四客何谷捨 いけすみ

吹火 非拂古　火筒 非拂古火吉 又非拂其

火筋 非白失　火盆 非白之

火熄 非白哥　烟 因潔木里

宮室

皇宮 世世以殿 きうぢ　衙門 容平陀 [illegible]

倉 科寮谷頼 米ゑ　庫 骨頼 くら

舖 盤喬 あゝ屋　店 天牙 乏屋

庵 同音 乞　院 棱那又火運 乏の

寺 鉄落 てら　觀 同音 覌

廟 寮也 升屋　塔 大酒 亀う

屋 依葉 八ゑ　房 伏宿依葉 里ちゑ

廊 那吉 井ゑ　廳 甲古廳 未也皇乞

堂 陶 なう　樓 逆盖 ほとい

閣 三盖 三ら　柱 依葉法失頼 八ゑのまうら

國部

國酷尼　くに　道同音　府縣無
州首　しう　郡國　こほり
鄉索多　さと　村木頼　むら
里一之里　り　鄰禿乃里　となり

方向

東熏加失　ひかし　西義西　にし
南迷南米　みなみ　北吉打　きた
左熏大里　ひたり　右明哥　みき

中乃隅 子か 前埋葉 けゑ

後五口失六 うしろ

人物

人計多 ひと 物木那 もの

男子何多乚又何奈公姑 をとこ 婦人何南娥又倭家倒 をなご

老年人獨世和里 としより 少年人華盖首 わかしゆ

中年人華盖許多 ちうねん 小兒歪頼鼻 わらべ

初生兒挨客娥 あかご 主人陽脉那許多 あるじのゝ人

客人價古首 きやくしゆ 經紀理乃隅依子ゝ入

日本考

中人 乃隔 許多 子ゆゑ　財主 錢尼 莫之 ものもち

財主妻 和讀又 斗島讀 おまい　富貴人 白 繳 處 ふけんしや

艱難人 白流古又胡奈 故人門厥人 まずしい人　聰明人 立空 許多 乃 りこう人

愚人 同 多 乃許 とゞ人　至誠人 莫打 許多 まずくな人

快活人 括計 許多 りほう人　無禮人 攤乃 許多 めこ人

作怪人 虱子乃 木那 おけるね　奸詐人 揩失眉 眉許多 まめ くゞ人

善人 摇華 許多 よか人　惡人 外路 許多 わるい人

極好人 一蓋逆目 摇華許多　極不好人 一蓋逆目 外路許多

生得好 眉眉 摇華 みめよし　生得醜 眉眉 外類 みめわるく

君臣

皇帝 華亏

皇后 外吉索姫

太子 太伊世

公主 娥前

附馬 木哥

宮娥 國袍

儀從人 大世又多奴白落世

文官 國傑

武官 部西

文正官 公那葉

文左官 公白姑

文右官 廓三那印

武正官 部傑

武左官 伏蹝華外

武右官 法荅紀陽脉

巳上三公似中國三閣武三公似公侯伯

官鳥耶奇　おほやけ　　老爹多奴　とぬ

大將軍耶華吝　やかた　　州官谷國西　くにし

郡官地都　ちとう　　地方官描師　めうし

官妻公前　ごぜん　　地方官妻奶奶　なう

官舍人運曹息　いちうらし　　小姐谷擬多人　つゑ

吏從

吏和宿排首　いうす　　書手和設挨記　わせき

頭目太紹　たいし　　皂隸州健　ちうけん

門子課木那　小物　　軍卒和多目首　わかたう

軍民

軍圓　民採民

百姓小下姑　糧長看頭和多那乃

里長對　老人乃和多

總甲三席　小甲三席子華

教流

教書人袍織奴　切　師父袍識奴

徒弟弟息　和尚袍士

道士法戶里　尼姑鼻谷尼

醫生 法古手又哭四手 くすし　陰陽 化里又挨里由吉 [illegible]

相士 挨里許多又挨里莫師 [illegible]　星士 法蓋首 はかせ

課命士 三和吉 [illegible]

工藝

木匠 盤紹又大古 たく上　銀匠 失類揩尼才古 白かね作

鉄匠 革齊 かち　錫匠 四字才古 すゝ作

銅匠 挨盖揩尼才古 あかね作　漆匠 奴利木那才古 ぬりし作

石匠 依石才古 いし作　裁縫 乞木那子法殺 [illegible]

表背匠 梟毀才古又靴毀才古 [illegible]作　帽匠 蒲西和里 ゑほしおり

綿花匠 木綿歪 吝子又骨里

皮匠 革活子骨里 かはつくり

板匠 革外落子骨里 ゑひうら

盔甲匠 悟索骨里 揺古 くそくつくり

桶匠 吝骨半又和皮依烈 おけゆひ

筏匠 大吉扶古 いかたつくり

稍公 勿乃各打舟 かこ

雇工人 下徒的子高許多

瓦匠 革外落子骨里

流賊

僕人 挈俄 什く

小廝 禿木 こゑ

丫環 何南娥挈娥 をなこめ

漁人 勿捺倒 ふなうと

戲子 索弄挨 さるかく

吹手 勿葉拂机 ふえふき

跛手 大哥烏止　說書人 賣一買一

忘八 低使　娼妓 紹樂

乞丐 空食雞　強盜 搖烏止六宿頭

竊盜 六宿頭人　海寇 設机道

篤癈

獨眼人 各荅眉　瞎子 眉骨賴

聾子 眉眉吉革士　啞子 伊伊石

𪘏子 各世非吉　疤子 各世和里

矮子 血古許多　長子 大結荅里

鈌子 カ合世 ろくか　　瘖子 伊伊里 つしほ

禿子 法謁 はけ　　麻子 莫茄索子落 あばた

臘梨 西翁革世頼 しらくも　　歪嘴 骨上揺挨木 ひそめむ

癩子 胥翁子子 らつ　　癩瘋子 拂古揺失 ふくろう

罪人 罪乃木那又禿擶人 もう

親屬

太公 朽翁之 おほおち　　太婆 朽吾白 おほはゝ

公 翁之 おち　　婆 吾白 うば

父 貼貼 てゝ　　母 法法 はゝ

伯 和治計 おぢき
姆 吾白計 うはき
叔 谷和治計 小おぢき
嬸 谷吾白計 こうはき
兄 阿尼 あに
嫂 阿尼揺窖 あによめ
弟 何多多 おとゝ
弟婦 何多揺窖 おとよめ
姑 烏白計 うはき
姨 白計 はき
姐 阿業 あね
妹 一木多 いもと
子 莫宿哥 むすこ
女 莫宿眼 むすめ
孫 蛮俄 まご
曾孫 杓蛮俄 ひまご
玄孫 子而那蛮俄 やしはまご
姪 何義 おい

外太公翁治召 まちゑ也 外太婆吾白召 うば上

外公法華荅那翁治 丸ゝゝ みおぢ 外婆法法華荅那吾白 あゑゑ めうむ

大舅牛婆阿尼 め切子あ孫 小舅牛婆何多多 嫡うめあゑ ンめ

大姪牛婆阿尼搖寄 め切和ごめ 小姪牛婆何多搖寄 め切めりゝあ ゝめ

丈人守多 志ゝ己 丈母守多妙 志ゝ己め

女壻木哥 むこ 外甥何益 おい

外甥女一多哥 めゐ 丈夫禿那俄 己ぬゝ

媒人乃隔達之 子如每り 媳婦搖寄俄 よめ

妻何貴 おまつ 親眷新雷 志るい

舊親戚 和也哥 おやこ　朋友 得蒙達知 ともだち

稱荅

你 黄俺 きさま　我 和里 おれ

他 挨里 あれ　這箇人 箇那許多 この人

那箇人 阿那許多 あの人　誰人 荅里華 たれか

身體

頭 阿荅麻又 客成頼 あたま　髮 華迷褐 かみのけ

額 血打衣 ひたい　面 盖河 かほ

眉 賣 まゆ　眼 覔 め

眼毛 覔竭 めくけ　眼珠 麻乃 箇 まのこ
瞳神 仙人 ひとみ　眼眵 覔挨 華 めほり
眼淚 南明 大 なみた　耳 眉眉 みゝ
頰 客脥 貨 かほつ　顴 便作 扤 ほゝき
腮 葉公 婆 あきと　鼻 發乃 はな
口 骨止 くち　唇 骨止 皮 くちびる
齒 法 は　舌 失打 した
鼻涕 發索 大里 はなたれ　涎 子辭 よだれ
噴嚏 發奈 虛吉 はなひる　鬚 虛竭 ひけ

鬍鬚和虚竭 あごひげ　三了鬚谷虚竭 ニひげ
鬂同音 ひん　地閣河東呆 おとがひ
喉那陀 のど　項各皮 はに
頸四直 くひ　肩各打 かた
身容 み　肚發頼 はら
腹血所那息打 ほそのを　臍血所 ほそ
心箇箇路 こゝろ　膏木梟 むね
乳即又至 ち　腸活打 わた
肝氣膜 きも　膽高乃 いきも

肺 福古 ふくし　手 鉄 て

手指 旅皮又衣皮 ゆひ　指甲 卒迷 つめ

臂骨 大華的 たゞむき　脇 挟白頼 擈業 あはらほね

背 吾失六 せなか　腰 谷西 こし

腿 同音 もゝ　谷道 西里又捏急 ねけ

玉茎 麻落又風屋里 まら　玉戸 才皮 ほゝ 玉音亦可

腎嚢 血那筒 へのこ　腎子 他責 たま

膝 血業又非鑿 ひざ　足 挨身 あし

骨 忽業 ほね　血 七又志 ち

拳 迎其打 こぶし 掌 鉄打使 たなごゝろ

小便 銀白里 いばり 大便 法哥 くそ

天癸 勿饒月髓 又 [illegible] 孕 木發頼 はらむ

汗 阿設 あせ

衣服

衣服 乞木那 きもの 紗帽 客木礼 かむり

圓領 客立勤 [illegible] 角帯 子那和皮 かくのおび

玉帯 他賣那和皮 玉のおび 靴 骨子 くつ

皂靴 弗華果子 [illegible] 線帯 和皮 [illegible]

鞋 法吉木那 はきもの　女鞋 十吉利公俄 又 [illegible]

帽 紫巾蒲西 又 [illegible]　布衫 華単皮頼 [illegible]

氅衣 骨聳地 [illegible]　襪 単皮 たび

夾襖 阿外石襦ヒ個 あはせ のゝく　綿襖 襦ヒ箇 のゝこ

裙 買毘盧 [illegible]　女裙 加幅 [illegible]

褌 法盖手麻 [illegible]　風領 華単勤 [illegible]

海青 四畫 [illegible]　褁肚 真挟胃食 [illegible] 荷包 風造

鋪盖

被 揺旗横頭 又 [illegible]　褥 伏系麻 [illegible]

枕頭 麻骨頼 まくら　臥单 許多葉横頭 ふとん

毡 毛毡 もうせ　席 莫西羅 むしろ

帳 隔招 かちや　草薦 科木 こも

毡條 綱綿

段布

段 同音 たん　綾 湿系 あや

紗 木食 しや　絹 同音又容其 けん

綿布 木綿 もめん　夏布 奴奴 ぬぬ

葛布 各布 かつふ　麻布 阿頼奴比 あらぬぬ

手帕白同音 志ろまき　手巾天能我ち又達鼎哥 てのごひ

黄絲吉乃一多 きのいと　白絲失類一多 志ろいと

綿活多 わた　線一多 いと

顔色

顔色以緑 いろ　青客青 かを

紅挨盖号 あつ　紫客乃衣緑 きのこ

緑阿和 あをつ　皂夕 志

白失類 志ろつ　黒枯緑 くろい

黄吉衣又吉乃 きつろ　赤增吾六一 はろろ一

藍　阿三奇　あきまゝ　葱白　阿何陽奇　あおやき

五穀

稻　他臬　[illegible]　穀　木米　もみ

大麥　烏蒙奇　おゝむぎ　小麥　柯蒙奇　こむぎ

荳　買、客又磨米　め　粟　阿米又細外　あわ

芝麻　哦責　ごま　蕎麥　宿麥　そば

蘆穄　大盡吉皮　[illegible]　黍稷　吉皮　きび

鶯粟　結西　けし　菀豆　陽客買客　やまめ

赤豆　安自氣　あづき　綠豆　阿回買客　あをまめ

飲食

米 科寄 こめ　麪 同音 めん

飯 黄代 又 容黍 おたつ　粥 楷油 かゆ

茶 差又 解素 ちゃ　酒 晒箕 さけ

白酒 失類 晒箕 又 明東 晒箕 しろさけ　焼酒 同音 辣 晒箕 又隅 せうちう

老酒 福禄 晒箕 ふるさけ　渾酒 吟哦里 晒箕 にごりさけ

麴 稿食 かうし　糟 大里 華私 かすにてま

米圓 弾蛾 かく　糕 看挨 末之 米 こめのおこし

粽子 衣食 買箕 ちまき　蒸餅 科寄 那 末之 くめのもち

糍粑依而科容那箇　つなもち　饅頭蛮壽　まんちう

焼餅約箕未之　やきもち　餛飩同音　うとん

饊子素麪豆腐麪觔倶同音

羹湯收魯　しる　肉息息　しゝ

蛋大蛋又大蛮蛾　たまこ　鯗石依外　ひもの

沙糖過立索刀　くろさたう　白糖失顛索刀　しろさたう

氷糖過豆索刀　こほり　蜂蜜同音　みつ

醬底蜜酥烏里又可買米糯　ひしほ　笋乾升乾又大吉糯古　のくる

調和

油 安蒲落 あふら　塩 湿和 しお

醤 蜜酥 みそ　醋 次 す

花椒 山小 さんせう　胡椒 谷小 こせう

茴香 同音 おいせう　生薑 番食華米 はしかみ

酸 四一華 すつか　甜 阿蠻華 あまか

苦 尼哀号 にかつ　辣 華辣華 かすか

炊煮

蒸 和木私 むせむ　煮 逆魯 にる

煎 答二而 いりる　炒 一而 つる

滚荅奇而　にえたる　熟捷吉打　なまにえ

煮不熟和六也打尼　おうはつにえ　煮爛業白亐　ねれたつ

切食物法私燿　きるまへ　未熟捷箇　ていし

盛物索速戸　つゐゐ也ゐ　柴荅景其　ゑきゝゑ

數目

一　許多子　　二　勿達子

三　蜜子　　四　欲子

五　意子子　　六　木子又後子

七　乃子　　八　孛子

九 箇乚那子　十 多和

十一 壽一之又多七丢達子　五十 我壽又大

百 鮻古　千 仙又借一貫

萬 慢　億 和古

算法

一 一　二 義

三 三　四 細

五 我　六 六古

七 西之　八 法之

九姑　十壽

一兩一之了　一錢一之末米

一分一之分　一斤同音厘毫絲忽皆同

一層一之葉　一張一之賣

一件許多失那　一箇許多子

一次許多单里　一着一之目古

一盤一之盤　一斗同音

一石一之箇古　一升同音

一尺一沙古　一丈一之兆

一疋一単　其一半番朋餘倣前數 用

器用

卓 設孤 臺　せちたつ　椅 右系　いす

凳 各西 客机　ゝせうけ　屏風 飄歩　屁ゝふ

床 業臺又 梟獨過　もゝ　厨 各乃又 和失六　たゑ

鍋 乃便　なへ　缸 或 落失　おゝゝも

罈 華罋　かめ　甕 和華 罋　おりゝめ

罐 火羅 骨　りもちす　瓶 同音　びん

桶 河潔　おけ　水桶 湯餓又罋 詞河潔　たこゝ

琉璃同音　淨桶骨宿河潔
夜壺新瓶　木槌索勝之七
鉄鎚密勝子七　木磨血古胡索
石磨非計胡系　木桕氣搽胡系地
石桕依石地搽胡系　碓杵搽子而
吊桶子而鼻　篾盤篾俄
籮同音　袋福古羅
斛和馬私　斗同音
升法吝俄　等子法界里

天平 同音 てんびん 秤 和法界里 はかり

筭盤 所大盤 そろばん 箱 華羅多 かはご

籠 龍戸 かご 小箱 法哥 こばこ

車 過路馬 くるま 轎 酷西 こし

梯 華結法西 はしご

内器

梳匣 麻骨賴白哥 くしばこ 鏡 抗挨迷 かゞみ

鏡架 抗挨迷白哥 かゞみたて 梳子 禿計骨西 くし

掠頭 平骨西 びんかき 邉箕 掏骨西 すいのう

刷牙 法明挨計 はみかき

粉匣 剛白哥 しろこく

胭脂 便 べに

扇 黄旗 あふき

泥銅扇 挨盖挨尼法古黄旗

剪刀 法索法密 はさみ

鍼 法利 はり

鑰 坑其 かき

抿子 鼻南設計 はなけぬき

粉 唐那紫之 とのこ

肥皂 同音 ひさう

泥金扇 空揩尼法古黄旗

機 奴奴法打 ぬのはた

尺 沙古 さし

鎖 紹又哥利素 ぢやう

晒衣竿 木那伏西殘和 ものほしさを

匠器

小斧 乃打 てうな　大斧 要吉 よき

鐅 糯米 のみ　推鐁 客子乃骨 [illegible]

鋸子 那弖其里 のこぎり　木斗 増白挨乃 [illegible]

農具

犂 四季 すき　耙 毛各 まくわ

耖 無　鋤頭 括又骨挨 [illegible]

杷 骨索 革箕 くまで　劉鍬 骨索多里 [illegible]

船具

船 浮尼音 福業 ふね　舵 揩池 かち

櫓六　ろ　　篙窖曹　さをう

槳下過　かゝ　　桅法西賴又勿拔施賴　ほはしら

綜纜子乃　つなて　　牽繩乃活　つなで

風帆幅　ほ　　跳板福乃法西　ふなはし

杠逆柰　はすつ　　簑衣迷那　みの

篛帽挨迷革晒又摇婆俚　あみがさ　　舩沈深自木　しづむ

舩番客也路　ともゑ　　舩重阿湿一而　おもい

舩輕客累　かるい　　舩漏油那一魯　もるい

使舩發失而　はせる　　泊舩各各打　はかせる

馬具

轡頭 酷活子　鞍子 虚頼

鐙 阿白迷　鞭子 蒲止

後鞦 秋西里挨潔　韁繩 乃呑子

文器

文 勿家　書 木那那封

手本 鉄封　票 逆計

誥命 吉也示　勘合 看傲

暦日 果揺家　字 華古

紙 華密 かみ　厚紙 阿子華密 あつかみ

薄紙 胡系華密 うすかみ　粗紙 能俄子華密 のすかみ

墨 四密 すみ　筆 粉地 ふて

硯 四字里 すすり　印 銀盤 いん

硯箱 四字里白哥 すすりはこ　琴 谷多 こと

象棋 正其其又少其 しやうき　圍棋 俄 こ

雙陸 新吾六古 すころく　骰子 賽移 さい

骨牌 同音 かるかい　紙牌 無

畫葉 ゑ　佛經 交 きやう

武具

鎧 革蒲多 かふと　小刀 空客打乃 こかたな

甲 吾宿古 よろひ　腰刀 乃客打 かたな

大刀 和客打乃 たちかな　中刀 歪計柴需耶 わきさし

刀柄 子華 つか　刀鞘 殺耶 さや

磨刀石 禿衣石 といし　鎗 耶里 やり

戈鎗 革豚耶里 ほこやり　弓 油米 ゆみ

弓絃 子䓫子兒 又 つる　箭 耶 や

箭袋 屋繒箔 うつほ　劍 同音 け

琴 番嶋 きん
手銃 或皮也又鉄失也 こひや

鳥銃 弾俄皮也 たかひや
鋼叉 客里莫打 加里また

狼銑 一落也里 ろやり
發狼箕 酷尼治失哭 [illegible]

挨牌 捷鉄那一打 たておつく
旗 法打 はた

鉛弾 弾俄 たま
勾鎌 客馬 かま

棍 袍子薬 [illegible]人
杖 部智 ふち

響器

鐘 紫氣措也 [illegible]
鼜 同音

鑼 陀薬 とら
鼓 大一哥 たいこ

鈸 鉄瓢 西

鈴 付鈴

雲鑼 同音

鐺 屋措 巳

笙 血支 利計

簫 殺古 法之

笛 福業

喇叭 箔落

鎖鎗 無

琵琶 皮華

三絃子 三皮 仙

九絃 姑谷 多

砲 鉄朴

爆仗 同音

火藥 非骨宿里 又骨宿里

海螺 同音 開伊 又

香料

香 高 [illegible]　沉香 沉高 [illegible]

麝香 射高 [illegible]　松香 埋子高　檀香

丁香 照入 [illegible]　木香 木高 [illegible]　栢香 無

線香 仙高 [illegible]　合香 荅姫木高又 阿外石高　香嚢 高子子 嵍

醫用

藥刀 骨宿里 乞索嵍 [illegible]　藥箱 骨宿里 白哥 [illegible]

藥碾 藥徒 [illegible]　藥包 骨宿里 子米 [illegible]

藥礶 骨宿 里礶 [illegible]　藥丸 買六 藥 [illegible]

珍寶

寳 大盖類 たから　珠子 客一那 他責 かいおくは
水晶 碎硝 すいしや　白硃 客一那失 類他責 かるこ
青玉 一失那 他責 いしのえ　白玉 失類 他責 しろたま
瑪瑙　珊瑚　琥珀　硨磲 倶同音
犀角 碎喬那 子那 加色　象牙 曹那 法 さうけ
螺蜔 客乃那華那 又逆失那華外 めのつく　銀母 指尼那 客類 めらのつら
琉黄 依活 戸 ゆわう　雄黄 同音 をう
水銀 客辞 指尼 みつかね　銀硃 湿字 木 しゆに
金 空指 尼 こかね　銀 失類 挨尼 しろかね

銅鉄 挨盖 枯六 あかゞね　鉛 南陌 尼 なまり
青銅 大古小揩 尼又若古同 せいとう　紅銅 挨盖 揩尼 あかゞね
白銅 失類挨 盖揩尼 しろあかゞね　黄銅 中若 古 しんちう
鉄 括六 揩尼 くろかね　生鉄 和六三 揩尼 おろかね
銅銭 銭 尼 せに　熟鉄 復一打 揩尼 ねりかね
鋼 法揩 尼 はかね　金沿 金法 古 きんだみ
銀泊 失類 揩尼 しろかね　馬尾 鳥馬 那何 むまのを
元寶 本國雖無銀如鞋底而 中國有也故云小馬揩尼 げんぽう

花木

紅花 挨盖法乃

荷花 法系那法

桂花 木骨西

牡丹 白丹那

芍藥 肖古李古

瑞香 茉莉芙蓉紫荆同音

雞冠 雞督食

菊花 氣酷法乃那

山茶 客沓濕那法

梅花 烏客法乃那

桃花 木木那法乃

杏 華頼木木

李 系木木

竹 大吉

楊柳 楊乃氣

松 埋止

栢 非那氣

杉 孫乃那氣

梧桐 同華湿 華氣　　蘇 四尾 すはう

楓 同氣 かへで　　槐 同音又 仁華氣 ゑんじゆ

菓子

梨 乃湿 なし　　栗 枯里 くり

棗 乃子 窓 なつめ　　櫻桃 索古頼 烏米 ゆすらうめ

胡桃 枯六 米 くるみ　　柿 華氣 かき

蒲萄 同音 ぶだう　　楊梅 陽脉 木木 やまもも

橘 窓柑 みかん　　橙 大大 だい〳〵

菱 非細 ひし　　甘蔗 紅其 あまづら

藕 法系那葉 はすのね　蓮子 法系那密 はすのみ

圓眼 利眼 ろうや　荔枝 同音 れい

榧子 華牙糯米 かのみ　白果 銀杏 ぎなん

松子 埋止那箇 まつの　榛子 同音 はし

地栗 乖 くわい　石榴 諾若古六 ざくろ

菜蔬

菜 桼 又　瓜 烏里 うり

茄子 乃私皮 なすび　東瓜 西瓜 同音

黃瓜 吉烏里 きうり　絲瓜 所賴烏里 てりのうり

葫蘆同音 ふろ　蘿蔔大空那 たいこん
芋子伊木 いも　茭白木買科 まこも
山藥陽脉依木那 やまのいも　笋大吉那古 たけのこ
木耳眉眉乃白 きくらげ　蒜虛而 ひる
葱許多木食 ひともじ　韭你賴 にら
薑番食華米 はじかみ　紫菜鳥弥那里 ろみのり
苔菜華外那里 あをのり　淡菜華畫那里 あまのり
昆布同音 こぶ　海菜骨賴傑 こりけ
荳芽和也湿 すまやし　白菜失類伊賴 しろな

青菜阿和奈 [illegible] 波菜河蓮奈 [illegible]

芹菜乃辟奈 [illegible] 蕨菜骨宇那法 [illegible]

蕨粉骨宇 [illegible] 紫蘇即晒 [illegible]

五味子伏色 [illegible]

野草

香草高白失骨蹄 [illegible] 排草尼回骨里 [illegible]

稲草外落 [illegible] 甘草甘曹 [illegible]

萍草烏溪骨蹄 [illegible] 山草陽眛骨篩 [illegible]

燈草禿十窓 [illegible] 草根骨師那業 [illegible]

鳥獸類

牛胡水　狗意奴　猪豕豕　馬烏馬

雞抓泥揆地泥環多禮　鵝解加　鼠眠助米　魚遊河

蟹措泥　蝨失辣水　羊羊其

人事類

要坡水水　不要依也　立達子

等待埋祖　眠羊達路烏將卒　拏來未低吉反俚未得哥巳

拏去未底於古　相擾括計括盆　亂說思量骨多莫話介反俚

看覓見迷路　不送何埋解卲賣　嬉挨核蒲

坐 移路阿将梭　病 羊埋依子　揖

罵 寛彼計乃俚 話鸞褪皮　鼾 因彼計　詈 鳥論羊埋水鳥 蠻爺計

睡 客路　去 漫陀羅獺 俚旦多　在 何故伊虜何耶 路

不在 論連持踈　來 何耶俚吉 人　便來 羊佯地何耶 俚慢陀的如

囘來 慢七的耶 俚　便去 客路　快來 發下何耶俚 法右

送與我 面皮　愛惜 搖落扛 滿　怕 倭踈路路

出去 一一計　前行 殺雞倭　行 挨龍門

喜 一啜水晀羅 打步　說話 未納愸 打俚　怠慢 難利骨多罵 山奴

飲 那慕　獨樂 哥賣　羞愧 番助山水水

喫何賣利　安排蘇路　不来未旦盧賈失
走法古　快去法古計　打人生亞達達个
借脈路各夾　買賣烏禮加　不喫了禁哥
唱嘔大　莫怪哥禮面乃多喫酒何賢鼻旦
教何水尤路　喫酒麻雞黑殺　那里去陀姑移姑
添所有路路　行路的臧盎磨　曉得个火个俚打夫
賣烏路無六　吽人多奴　老實說話多買多盎
痛一軻水　起身緩倭達的　多多喫了前行哥
遊西孫步　還了諧也數　不曉得夫打措賴路不

殺其奴瞎呾郎　請人多家那攊慢慢的　買得買得

害夭　不賣加嗚魯買　恁麼賣難鳥禮在

肚饑勳大路　水哭乃古　多少一故賴介

打胡子　有情乃亞姊吉　醉邀帶

無情乃水亞姊吉乃換　皆賀　無工夫一孫擑水

惟固發賴旦多堅　死身大　腫剌大

喚加右　笑歪罷　活吉打

買加利　輸利埋計打　傷寒雞骨

寫字加計

有挨路迷路 無乃 好高高的姚鎖盧

極好明哥多 不好由無乃 大加計小思姑奈何

小發蒒 少素古乃水 多快都河河水

遠多俟 近的个 瘦牙十大

短迷加 細相快大 朽骨蒒路

厚挨卒水 薄溫卒水 歪貨不高歪賴水

破羊鈸里里 不是係松田乃 要緊馬多合子

緩慢大慢大 無用設計 多有何何水

末慢大 香于牌水 臭骨蒒水

日本考卷之五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 考梓

文辭

東大寺大朝法齋大師喬然啓

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喬然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喬然附商舟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

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畀適詣　中華之盛於是　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尭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花迴文神華出於　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照傳于東海之東重蒙　宣恩忽趂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緩逮來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　皇極御

上惠溢四濵功高五嶽世超黄軒之古人直金
輪之新裔然空辟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
彼在斯只仰 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
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
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
傳燈大法師佐嘉因併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
等拜表以聞
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

　戒嚴王思行成表

臣聞三王五帝立極禪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寬作諸邦而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未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

殺機天地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
八方奉貢臣聞
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
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
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
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肯
跪土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於賀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君
勝臣輸且滿上國之心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

邦之恥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
炭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上國歲歲稱臣
為弱倭今遣使臣荅黒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聞

詩賦

詠西湖

一株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
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又

昔年曾見此湖圖不意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
湖上過画工猶自欠工夫

春日感懷

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葩景物新可是吾天
仁更濶小塘幽草亦成春

奉邊將

棄子抛妻入大唐将軍何事苦隄防關津橋上
團圓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荅風俗問

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甕藏新酒金刀割細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普福迷失樂清被獲感懷

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為客路三千心依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題春雪

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寒冰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

萍

錦鱗密密不容鍼只為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

保叔塔

保叔縁何不保夫造成七級石浮屠縱然一泒
西湖水洗得清時也是汚

被張太守禁舟中嘆懐

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只因飛入
堯天濶恨在扁舟一葉中

遊育王

偶來覧勝鄮峰境山路行行雪作堆風攪空林
飢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

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騰天香散一枝梅

四友亭

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香曾遍到遐方我来不見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黄

題花鳥画

嬌鳥奇花誰画成花無香氣鳥無聲任君舒捲從君看花不凋零鳥不驚

鳩鸛争鳴

鳩一聲兮鵲一聲鳩聲啼雨鵲聲晴老天若也
難分判一半晴時一半陰

山歌

日春清水寺

和虛發而宻也哥氣搖宻辭鈇落外宻辭南挨
路路尼乃路葦兮谷多擬

釋音

和虛日發而春宻也哥京氣搖清宻辭
水鈇落寺南搖路路滴流乃路葦响谷
多琴擬似外尼兮助語

切意　此日春京清水寺水流滴响似琴聲此

乃日春京有此一景故有此景也

夫婦妻接

一多温那秃那耶和一多温那秃那耶他賣里

油来各打推屋繒箔一单弾可尼

釋音　一多温心肝秃那丈夫和一多温大大心肝

他賣里遞来油米ろ各打肩屋繒箔箭袋

一单弾可頂在頭上那摇尼皆助語

切意　心肝丈夫大心肝丈夫遞ろ来放在我

肩上箭袋頂在我頭上

月夜私情

壽五搖那紫氣華搖一搖一枯木里挨界紫氣索夜搖禿那俄索搖那

釋音 壽五十五搖那夜紫氣月華光搖一一更枯木里雲遮挨界紫氣五更索夜搖明禿那俄情人木蛇回索搖送那助語

切意 十五夜月明一更時上雲五更復光華好送有情人其意顛到若云一更雲掩

月情人好來沒人知覺五更月明情人
好去此之意也

少女別郎

壽西之法之禿揑的發柰路路外坦蕩烏溪骨
篩那密辭薄乃立搖那

釋音　壽西之法之十七八禿歲揑的發柰繞相
合路路外就離坦蕩流烏溪骨篩萍草
密辭薄水乾乃立怎得搖那世第三句那字助
語

切意 十八九歳女緫相合就離流萍無水養

怎得久在世

青春嘆世

壽西之法之外勿達单皮所六格華里氣尾法

乃挨殺雞蘇路隔搖那

釋音 壽西之法之外十七八時勿单皮二次所六

格難箕華里氣枯木尼助語法乃格殘花

殺雞蘇路霎時易隔搖那又一世

切意 十七八時難箕二次好比枯木殘花霎

時又是一世　語雖顛倒意實切也

美女憶郎

摇那乃隔外紫氣尼木頼枯木法乃尼華熱和慕尔外界里和慕外業蘇

釋音　摇那世乃隔中紫氣月尼助語木頼枯木層雲法乃花尼助語華熱風和慕你想你和外界里不来和慕外不想業蘇倘来

切意　月被雲遮花遭風擺想着来不來不想

来偏来

雜唱小曲

紫氣宜梭法乃尼乞打路外道理華乃付魯那
來心可搖那

釋音 紫氣月宜梭明法乃花乞打路来道理
好中華乃付風魯雨那助語来正音心
可搖心誠那助語

切意 月華花茂趋好而来冲風冒雨心誠而
来 曲意顛倒術此意也

又

黄俺和慕以外燥公乞立拔少十責打少十責打少事

釋音　黄俺我和慕以外想你時候燥公草根乞立拔鏟少十里責打又鏟少十又生

切意　我想你時如草根鏟去又生又鏟又鏟又生

又

客岩那埋止陽脉索所賴乃客外谷多摩洪客

多和賴外知搖和復魯理敵

釋音 啓岩嶺那助語埋止松陽脉山索所賴波乃啓浪外谷多摩打不來洪啓多你和里賴我外助語知搖和千年復魯理敵到老 係顛倒之詞

切意 料然波與浪打不過松山嶺你與我千年同到老

夜憶故交

過宿那箇搖兮外何多多禿捏打箇獨世那箇

搖兮外黃俺客獨捏打南尼那只挨下老和多

搖里黃俺客外和一多温那

釋音　過宿那去年箇搖兮今夜外助語何多

多女名禿捏打睡箇獨世那今年箇搖

兮今夜黃俺我獨捏打自臥南尼那只

挨下老因何忘記和多捏里婦人睡夜

黃俺客我身外睡語和一多温那大心肝

切意　去年今夜與和多多同睡今年今夜我

自睡因何忘記和多同睡自呼我身大

心肝

祝延聖壽

吉宻外知揺慢世知揺慢世禿揺路可庇和以外兮謳打那挨里葦荅那禿計揺客乃

釋音　吉宻君主知揺千年慢世萬歳禿助語揺路可庇恭喜和大以外兮妻謳打那唱挨理葦荅那有期禿計揺客乃太平時世

切意　君主千年萬歳千年萬歳恭喜大宴歌唱有期太平時世

女嘆配遲

一多脉和枯里和白枯里外卸迭華活浮尼搖
那子那烏之華結的一子埋疊

釋音 一多脉和回話枯里和白不明枯里外
卸迭沒頭序華活河浮尼舡子乃棕纜
烏之拴華結的閣起一子埋疊何時離

切意 回話不明白教人沒頭緒世似河船棕
纜拴乾閣起何時離

琴法

琴樣

制琴亦用絲桐取音按古制宮商角徵羽五音分設五絲無文武二絃其燕足焦尾徽杭皆同中國手操之法迎撓勾剔跪指大略無異但譜曲之聲悉係本國鄉談俗語非正音也

琴譜

憶中華調

可意温安那乃隔法乃兮可意那乃隔國尼許多木那立空大拿揺乞而之木那氣揺兮義西一絜揺单

挐尼氣揺陽脉阿和密辭挨私步饒士密路明

哥多兮箇箇路和慕兮木曹烏彌多委禿木路華揺

那渾着路逆封屋之

釋音

可意温安想那助語乃隅中法乃華尼助語

國尼國許多木那人物立空乃揺俊聰

乞之耐木那衣服氣揺兮齊整義西一潔

西湖揺華挐兮好景氣揺陽脉永青山阿

和密辭緑水密路觀明哥多好看兮助語

箇箇路心和慕兮思木曹可惜烏彌海

多委遠秃林華搖那那另世界渾着路在遥

封日本屋之内裡互用

切意　想中華兮想中國兮人物聰俊衣冠整齊西湖好景青山緑水遊嬉多趣觀之出奇可惜海遠另一世界不在我日本國裡

又廻文詞

乃華氣搖那多多和那捏木里那窓乃窓索窓

乃窓那里木捏那和多那搖氣華乃

此譜倒順讀之字語意理相同故曰迴文

釋音 乃革氣摇長夜那助語多多和那十八捏
木里那困倦寥乃多寥索寥醒乃寥那
里浪上行木捏舩和多那响摇氣革乃
好

切意 十人共舟夜長困倦浪裡舟行各皆醒
看

棊格

象棊

象棋彼國設名正棋呼音少棋以正字呼爲少
者是也棊盤橫連河界九行直亦九行與中國
象棋盤相似正用行而不行路也棋子兩營各
有主將一營王將一營玉將各馬主其次序一
金將次銀將次桂馬再次香車排定九行之邉
左桂馬之前立一角行右桂馬之前立一飛車
河界之次各立九步兵於九行內齊齊排定聽
行例先舉步兵其角行飛車桂馬香車皆次序
聽行其金將銀將皆附王玉將逐步徐行不令

參差步兵亦逐步序行止許進而不許退桂馬斜行如象棋之馬同式則不容退返香車直行與象棋之車同式角行大行四角飛車直冲四踃玉王二將金銀將逐步斜行若斜紋之狀亦許過河倘路不通可使退復假若兵馬過河除王玉金將不陞外其銀將過河界即陞金將桂馬香車步兵皆陞金將之名角行過河陞爲龍馬飛車過河陞龍王棊子兩面有字若得戰過河界則翻所陞之面用之俱與金將一例行之

無分步兵香車桂馬也皆逐步斜進攻戰如兩營各輸子馬仍聽羸者放入盤內行用兑去子馬亦如之但彼各兵将既臨我營至犯主将之位倘我盤中無子将得彼子馬聽放下盤遮敵如盤中子少手中馬盡必無可防可抵始分勝負如兩營主将過河是為和局

棋子造法

棋子造製上尖圓下平方乃天圓地方之象上薄下厚乃天清地濁之形棊勢将勝亦云将軍

之聲俱手執步兵雖已陞金将之名與主将相徃止将之默行不敢揚稱将軍之聲亦不敢衝其将軍之鋒如兵卒得其功次雖叨其銜祿舉其力而不敢恃其威也

棋子步法

玉将王将例行共八步前三步後三步左一步右一步

金将例行共六步前三步後二步左一步右一步銀将例行共五步前三步後傍左右各一

步

角行例行斜角四步過河陞

龍馬再加前後左右共四步

飛車例行横直四步過河陞

龍王左右前後共加四步

桂馬斜行二步過河陞

金將行步與金將同

香車直行一步過河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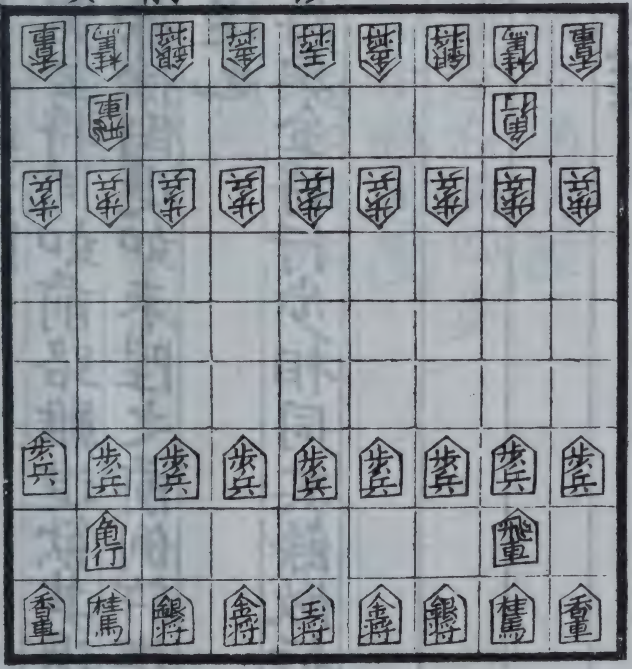
金將行步與金將同

步兵直衝行一步兵過河陞
金将行步亦與金将同如前路難進欲其退
回逐步徐徐倒退如未陞之前例許進
而不許退也
銀将過河陞金将與金将行步相同其餘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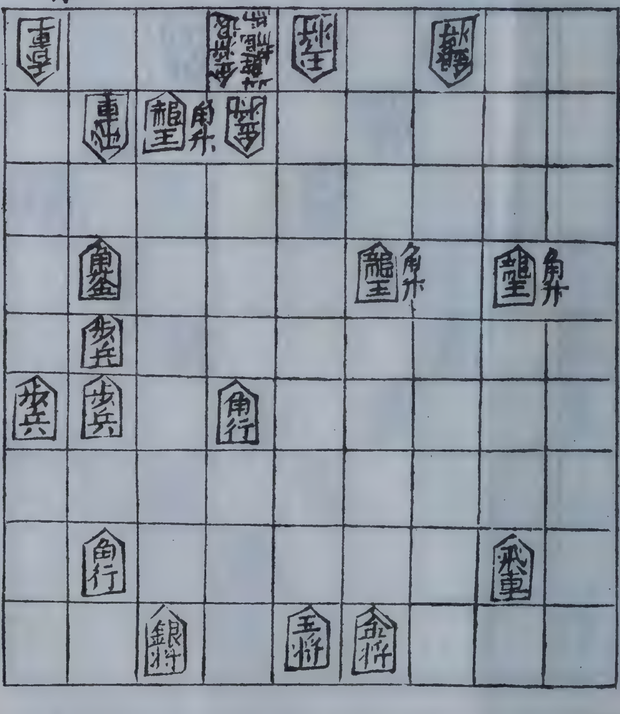
棋盤式樣

正棋定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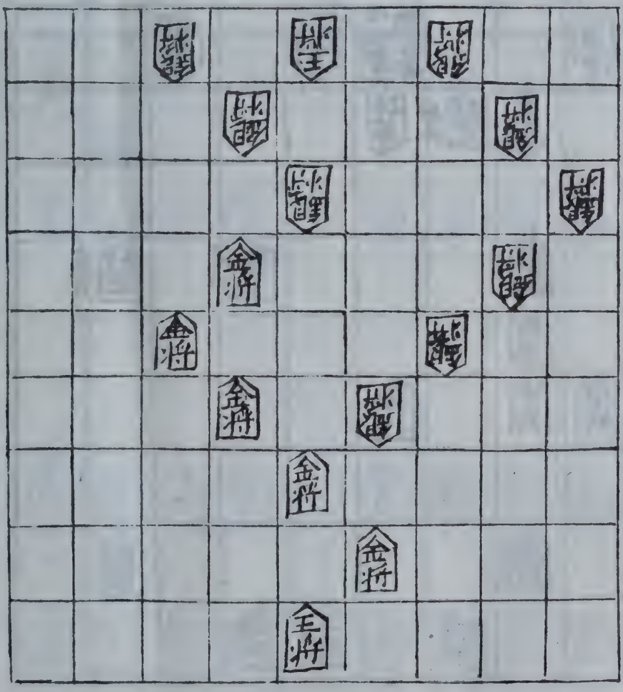
下局之法必先舉飛車或角行主将之前歩兵以便出馬也角行飛車前歩兵最緊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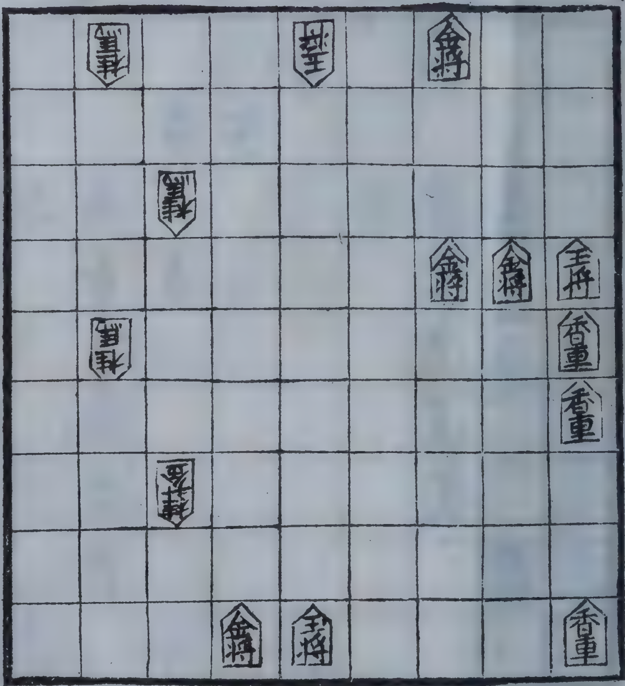
角行過河陞龍
馬右行冲自營
龍王左旋冲彼
金將
飛車過河陞爲
龍王入歩横冲
金將有飛車保
護若畏敵則失龍
玉將退兌飛車



金将斜歩過河
不陞毀舊行之
如不可進許退
復
銀将斜行過河
陞金将即與金
将一例行之亦許
退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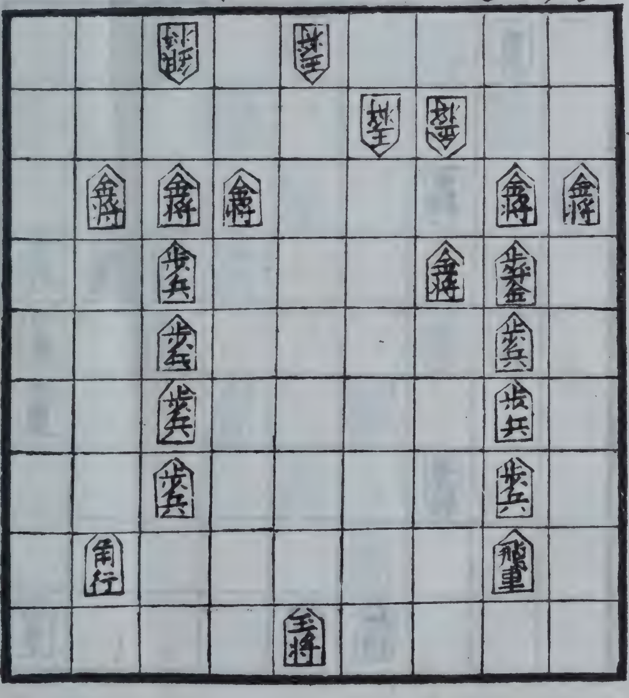


香車直行不容
退縮過河陞金
将至營鳴将軍
陞後許退覆
桂馬斜行過河
陞金将則與金
将同未陞不許
退陞復後許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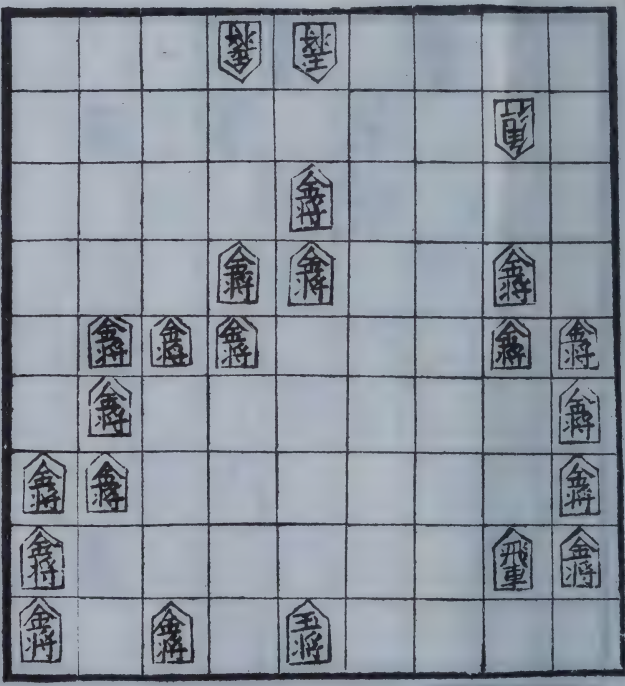


歩兵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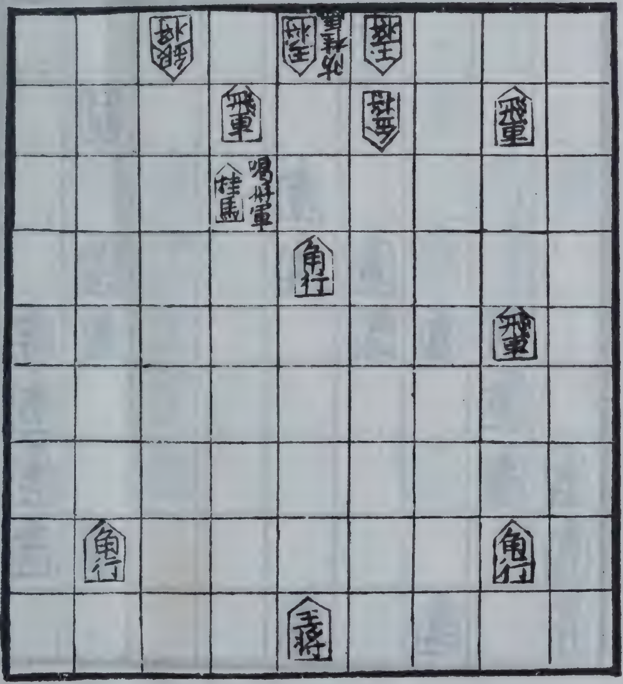
其歩兵遂歩挨那而進不許退縮如過河界陞為金將即與金將一例行用但退復則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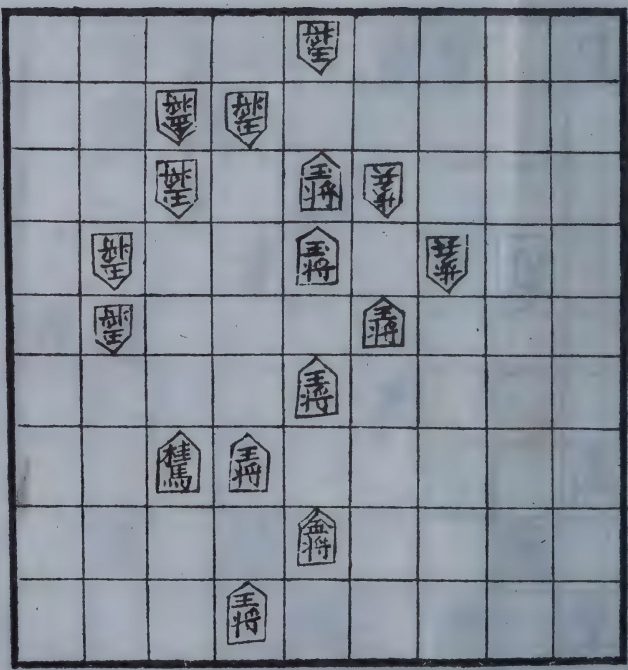
步兵陞金將容
退復式
凡步過河既陞
金將之後無可
追用許令逐步
徐〻倒退不容
横、順、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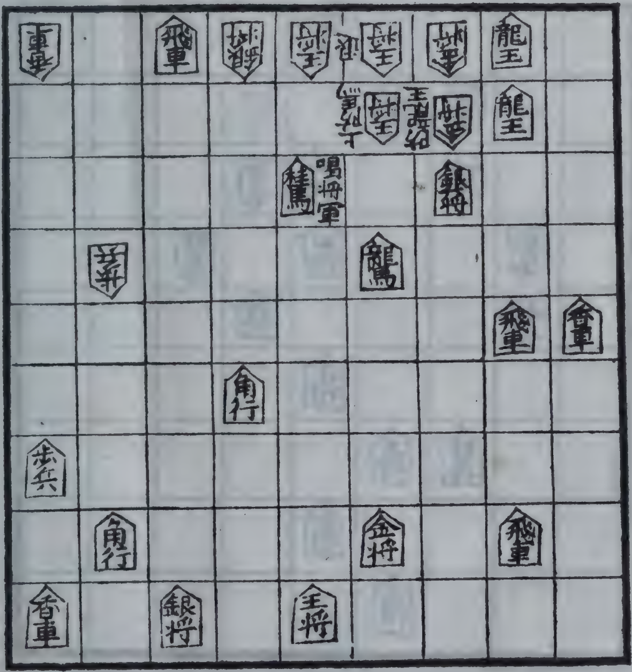
贏兵爲後自加于盤內擊將軍故未陞用但彼亦有我馬填用則兊之再看如無填抵則假此而勝彼也兩難求和



彼此主將過河人馬相等
和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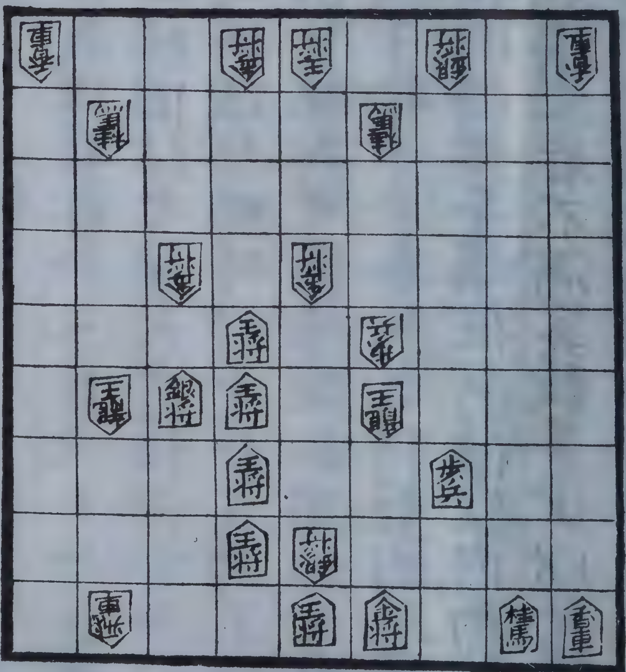


玉将輸局
右有金将
左防桂馬
前没去路
後無遮攔
是為輸局



玉將勝局

玉將破攻至
河界與金將
相從又值桂
馬追護使王
將歸往兩難
是爲輸勢宜
詳用之



圍棊

其圍棋呼音曰俄棋盤亦分三百六十一着棊子亦分黒白二様圍佔之法大意相同亦知打急呼曰過户之無識接斷呼曰子吾其兩不入呼曰了無是但負勝與中國殊假如圍佔着數將内所得彼棋子拾于手各收之待盤内兩圍佔畢然後各將所得棋子填彼所佔空内兩皆填滿為和局如填空着不滿筭數多少以分勝負如有一着不能填滿是為輸局填滿内多一

着是為贏局外和局呼曰是俄贏曰各打輸曰
埋吉打

圍棊子非造成者乃本國沿海之傍而有生成
石子儼如做成精緻名曰天生子出于養久山
沿海之處白子出于大隅山海傍皆大隅州所
屬之地

雙陸

雙陸呼曰新吾六古排馬之法各分三路一路
各排五馬共一十五馬移馬之法亦照骰子點

數多少行之但骰子不用手擲置一小竹筒長
四寸圓大寸餘将骰子放入筒内各手摇之倒
出驗點數行馬以防手擲之弊骰子名曰賽移
竹筒名曰大吉那子出口内呼曰七其勝負與
中國同
正棊圍棋凌陸三者本國而有借譬正棋可比
西番兵馬出行征討之狀圍棋可比大唐征戰
之勢凌陸可比本國人馬之形雖乃本國俗戲
之言相繼似不遠矣故附録也

征行所禁

蘖外意子子 胡失外箇箇乃子 秃郎外多和 狐達子木 義奴木意子子 替子乃里計里 米無子石外 木子多所毛私 四一外乃那 獨立多和乃賴白 烏馬沙魯法之尼

釋註

蘖外子 意子子丑 胡失外丑 箇箇乃子九

秃郎外寅多和十 狐卯 達子木辰

吞子辰 義奴戌 意子子丑 乃里計里通用
米巳 血子石未 木子六 多所毛私皆是
四一外亥 乃那子七 獨立酉 多和十
乃頼白助語 烏馬午 沙魯申 法之八

切意

其意以日辰征戰出行所忌方向也是日直子
所忌五方即從子上從丑順數至辰是五 即
卯子日忌辰方 辰乃正東傍南之地

總圖倣開于後

子日休行辰地　辰係正東傍南
丑日莫犯酉方　酉係正西
寅日切怕逢亥　亥乃西北
卯日須忌未羊　未係正南傍西之方
辰日必防申上　申是西南
戌日不走寅場　寅乃東北也
巳日忌行戌處　戌方乃正西傍北之也
未日索慮子殃　子方正地在北彼國甚忌
亥日不宜巳巽　巳在東南

酉日偏忌午鄉　午正南方
午日自愁見丑　丑地在正北傍東
申日愁會卯傍　卯係正東
巳上係本國出征出行之切要謹録于後以
禦不寧後之學者不可不留于心耶

纂法

子五丑九寅是十　卯辰連戌五是訣
酉十午甲八數眞　巳未六數亥獨七

捷法

子忌辰方丑怕酉　寅怕亥方卯怕羊
辰防申上戌寅畏　巳又怕戌未子殃
亥日怕巳酉忌午　午愁見丑申卯詳
識破東夷真妙法　民安國泰靜邊疆

日本考卷之五終

跋

右日本考五卷．明李言恭郝杰同撰．言恭字惟寅．號秀巖．岐陽武靖王文忠之九世裔孫．以萬曆二年．襲封臨淮侯．杰字彥輔．蔚州人．言恭生而岐嶷．喜讀書．及長工詩．與王鳳洲李滄溟輩稱海内十才子．有貝葉齋青蓮閣二集行世．與胡應麟為友．應麟少室山房集與之往還倡和甚繁．通於日本情事．應麟送之詩．有月支奉舊朔．日本祈新封之句．督京營戎政．時倭亂方劇．與右都御史杰摭拾舊聞．同撰日本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均著錄其書．是書卷一為日本國圖．倭國事略．卷二沿革疆域．卷三字書歌謠．卷四語音天文時令風俗．

卷五文辭詩歌游藝。條例詳明。刊於明萬曆間。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四庫存目稱「此書記其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風。而於字書譯語。臚載尤詳。後倭陷朝鮮。封貢議起。杰以力爭不合。徙南京。而言恭子宗城。卒爲石星所薦。充正使往封。而倭情中變。易服逃歸。被劾論戍。蓋徒恃紙上空言。宜其不能悉知情僞。」然日本自奝然入貢吾國。人始知日本五畿七道之名。及所領州郡之數。惜未能辨其地望。如薛俊之日本考略。據傳聞以爲圖。方向莫明。是書之圖殆亦稱是。惟是書所引文辭如戒嚴王思行成表。明史即據以入日本傳。所記日本史事。雖未如明史之詳審。而民物風俗語言文字。實可補明史之未備。明代於東

南沿海邊防。隆慶以還。前有倭寇之紛擾。而後有朝鮮之亂。時當日本室町幕府時代。君臣宗室。互相屠殺。爲日本混亂之秋。各島諸倭。薩摩浪民。歲常侵掠海濱。而吾國奸民。徐海汪直輩又往勾結之。卒釀倭寇之亂。禍及沿海諸省。兵連禍結。垂數十年。名將如戚繼光俞大猷等。僅而後能克之。是書稱「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其言極爲有據。自豐臣秀吉之寇朝鮮。雖經李如松之撻伐。亂甫削平。而東酋又起。是倭寇之亂。堪與明廷相終始。故明史日本傳云。「終明之世。通倭之禁

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罵。甚以噤其小兒女。」當時士大夫於日本情事。亦憙研究。載於千頃堂書目者。有薛俊日本考略三卷。鄭若曾日本圖考二卷。侯繼曾日本風土記四卷。且薛俊鄭若曾二書。均著錄四庫存目。其他關於日本史事者。尚有鄭若曾籌海圖邊十三卷。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十四卷。然記日本民物風俗語言文字。則無逾是書之詳者也。安陽謝國楨

日本考 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5
85
1207

AC
149
P3
v.24

日本考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日本考目錄

第一卷

日本國圖　倭國事略

畿內部　驛

戶　課

島名　寄語島名

倭船　倭好

寇術　倭刀

第二卷

沿革　疆域
畿州郡島　國王建都
屬國　山川
土産　國王世傳
所屬戶口　朝貢
貢物　貢船開泊
君臣禮節　設官分職
染牙　內俗
徵粮　法度

官出巡　風俗男子婦人
婚姻　便宜婚姻
生育　喪事
祭祀　貿易
時令　待賓飲饌
出海通番　商船所聚
居室　公文
三教　九流
百工器械　娼優隸卒

第三卷

字書　以路法字様

歌謡

岩依山帯　松風攪睡

秋田暁露　鹿悲紅葉

冬花春發　年内立春

新歳擧筆　春雲引志

難中春怨　春風過嶺

憶摘櫻桃　摘花遇雨

樵子偷桃　春野採花

雲迷夏月　松影罩山

指月候人　雲山苔石

皓月逢人　月下歸鴈

玉霜問婦　世笑梅欵

倩人摘梅　日月同天

蜓蝣避牛　心命相連

托月釁病　歸遲嘆世

夜月感懷　相期不候

夜約俱期　擇善相交
浪裏行舟　京鄉辨智
漁舟速釣　世别清渾
武藏無山　暴雨譬瘡
涙筆寫情
第四卷
語音　天文
時令　寒溫
暁夜　月分

日數　令明
五行　十干
十二支　甲子
地理　火炭
宮室　城市
國部　方向
人物　君臣
吏從　軍民
教流　工藝

流賤　蔦麽
親屬　稱荅
身體　衣服
鋪盖　段布
顏色　五穀
飲食　炊煑
數目　算法
器用　內器
農具　船具

馬具　文器
武具　响器
香料　醫用
珍寶　花木
菓子　菜蔬
野草　鳥獸
人事

第五卷

文辭

東大寺大朝法齊大師奝然啓

戒嚴王思行成表

詩賦

詠西湖　又詠西湖

春日感懷　奉邊將

答風俗問

普福迷失樂清被獲感懷

題春雪　萍

保叔塔

被張太守禁舟中嘆懷

遊育王　四友亭

題花鳥画　鳩鵲爭鳴

山歌

日春清水寺　夫歸妻接

月夜私情　少女別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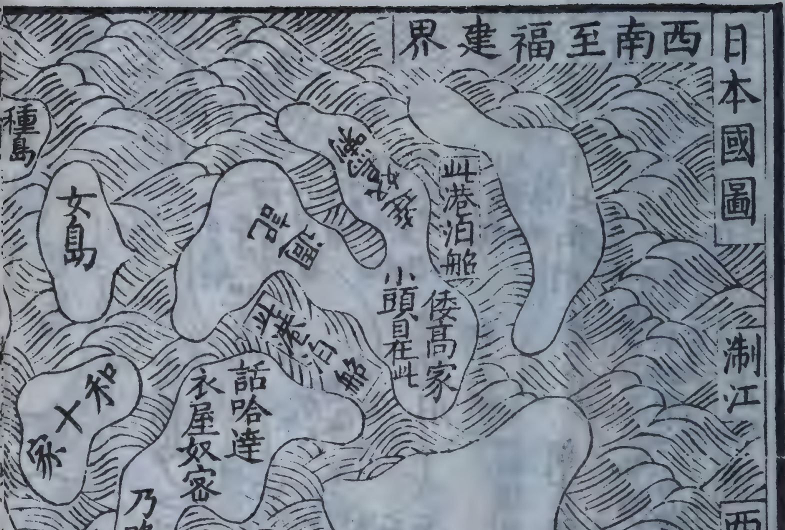
青春嘆世　羨女憶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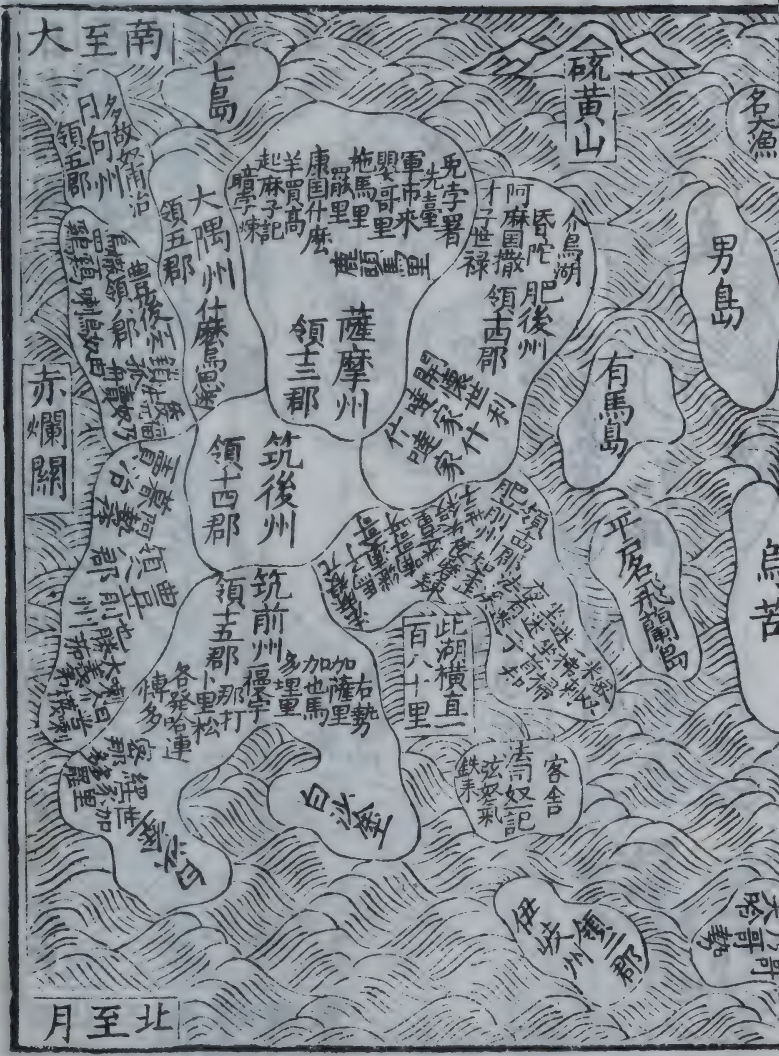
雜唱小曲　夜憶故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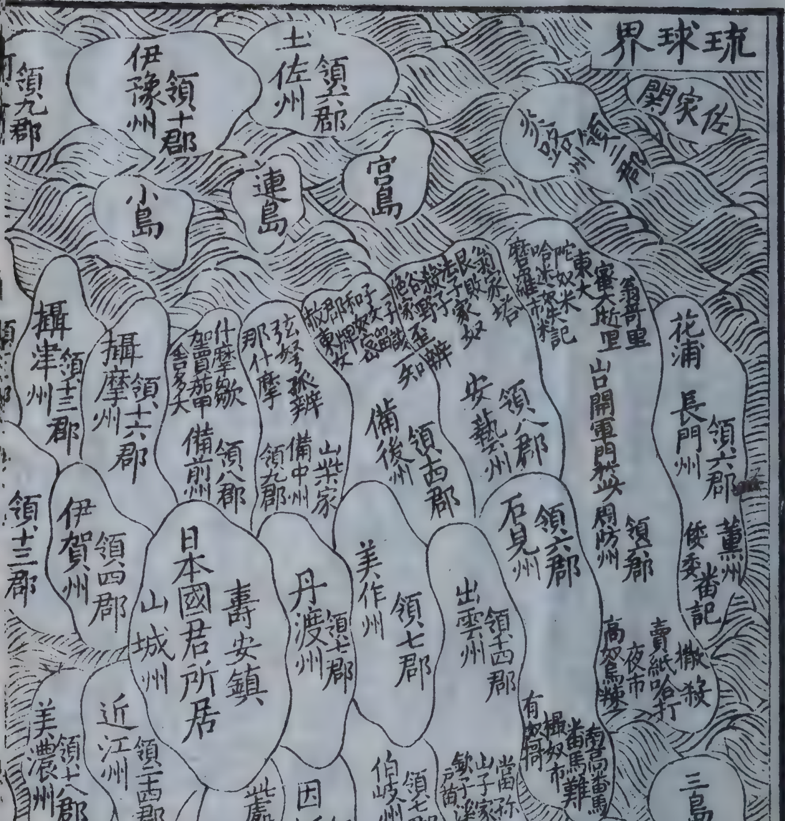
祝延聖壽　女嘆配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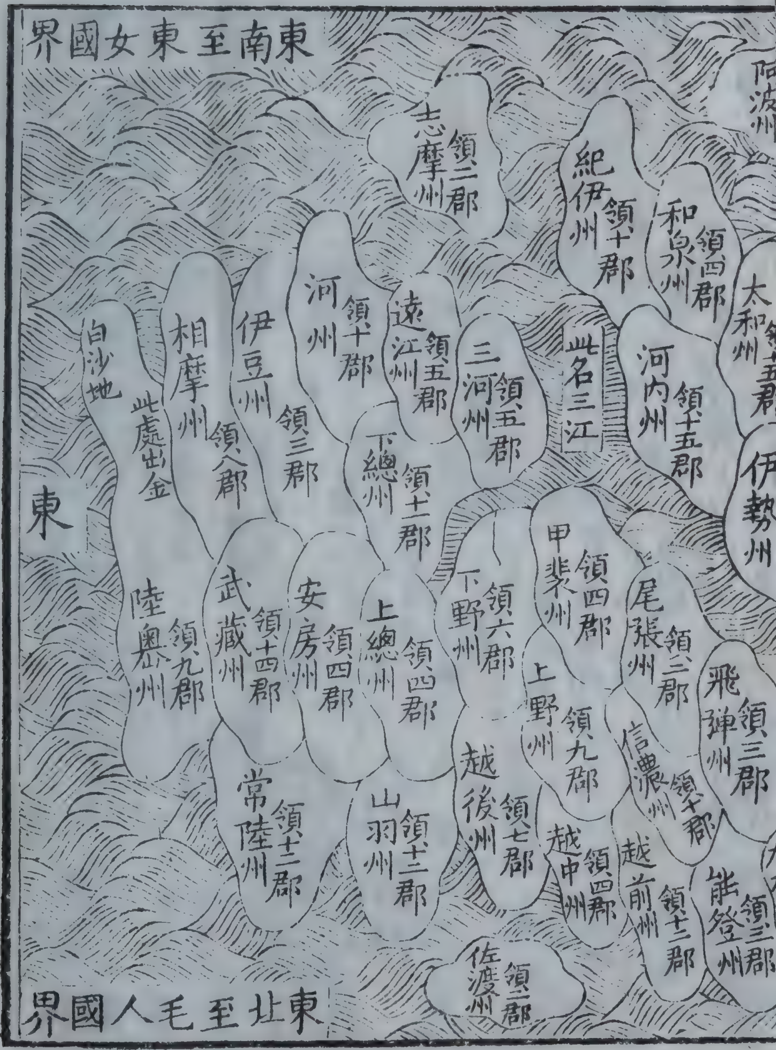
琴法
琴樣
琴譜
憶中華調　又迴文詞
棊格
象棊　棊子造法
棊子步法　棊盤式樣
圍棊　雙陸
征行所禁　纂法

捷法


日本國圖
西南至福建界
淛江
西
淮楊
山東
遼東
西北至朝鮮國界
此港泊船
倭高家
小頭目在此
話哈達
衣屋奴容
乃路
五山相錯而
生總名五島
領二郡
多藝州
闕王祠
女島
種島


南至大
七島
硫黃山
日向州
領五郡
大隅州
領五郡
薩摩州
領十三郡
肥後州
領十四郡
有馬島
男島
赤爛關
筑後州
領十四郡
筑前州
領十五郡
平居飛蘭島
此湖横直一百八十里
客舍
北至月


琉球界
氏國界
佐家關
領九郡
伊豫州
領十郡
土佐州
領六郡
小島
連島
宮島
攝津州
領十三郡
攝摩州
領十六郡
備前州
領八郡
備中州
備後州
領十四郡
安藝州
領八郡
花浦
長門州
領六郡
石見州
領六郡
美作州
領七郡
丹渡州
出雲州
領十四郡
伊賀州
領四郡
日本國君所居
壽安鎮
山城州
近江州
美濃州
領十八郡
若佐州
領六郡
丹後州
領五郡
但馬州
領八郡
因幡州
領七郡
伯岐州
領七郡
隱岐山
領四郡
三島
竹島
領十三郡
領四郡


東南至東女國界
志摩州 領二郡
阿波州
紀伊州 領十郡
和泉州 領四郡
太和州
河州 領十郡
遠江州 領五郡
三河州 領五郡
此名三江
河內州 領十五郡
伊勢州
白沙地
此處出金
相摩州 領八郡
伊豆州 領三郡
下總州 領十二郡
東
甲斐州 領四郡
尾張州 領二郡
下野州 領六郡
陸奥州 領九郡
武藏州 領十四郡
安房州 領四郡
上總州 領四郡
上野州 領九郡
信濃州 領十郡
飛彈州 領三郡
越後州 領七郡
常陸州 領十二郡
山羽州 領十二郡
越中州 領四郡
越前州 領十二郡
能登州 領三郡
佐渡州 領二郡
東北至毛人國界

日本考卷之一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考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 杰 梓

日本古倭奴國依山島為城邑在百濟新羅東南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奧居東為尾至山城旱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奧為頭薩摩大隅為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國都也國君以王為姓以尊為號後改稱皇初居日向筑紫宮後徙

山城文武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尼伊賀翼諸名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賈者不能閱歷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按舊圖山城以東中爲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奧北邊海爲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中越後出羽甲斐常陸南邊海爲攝摩攝津太和河內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爲佐渡在南懸海則爲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其間廣狹至有不能考者今姑據所聞者述之山城之南爲和泉其南海縣泊舟者爲阿責介撒几爲歪打阿波爲千撒几爲天王者爲沙界衣又南爲沙界

其地方甚小沙界之東南為紀伊東為三河出海之口為濵大海
其島為康大為科什麼為奴智紀伊之西為伊勢北為三河其畧為腰
大為阿乃奴子山城之西為卅渡左為攝津其畧為飄舡谷
為阿家世奴乎辣為素埋為男女懷東南懸海為安防州左之西為攝摩
其畧為那敗為舍個世為抗茄為我這古為磨羅右為但馬右之西
為因幡卅渡西為美作左為備前其畧為兀什麼舡為
茄賣茄里為多大左之西為備中出鉄其畧為山子加為官奴乎嚩為
那什摩其南為連島懸海三十里右為因幡右之西為伯耆
沿海俱白沙無畧可泊其鎮為阿家殺紀為倭子介為他奴賀知其比為竹島懸海三十

里美作之西為備後之北境其界為一子誅一知為于奴鼻
為和奴客知為拿敗為赦東大出雲之南境其界為番你為山子介為欽子
溪為戶流為飛賴町為失喇哈町為也生忌為客和奴失記其北為隱岐懸海三百五十
里備後之西為安藝其界為翁家搭白昆敗為法子加一知為窟撒
子為谷也為他加歪喇其南為宮島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為石見出銀
與銅其界為南高番馬為番馬搭哥為撮奴市為有奴子北至海三十里安藝石
見之西為山口谷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橫直二百
四十里其南邊海之界為翁哥里為客大逝里為東大為陀奴迷為哈迷奴失記為奴羅
市米其北邊海之界為斯殺為賣抵哈扣為夜市為高奴烏喇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

里山口之西爲長門横直皆二日程㖾爲花浦爲薰州爲番記爲倭
委坒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馬其西旱関爲阿介馬失記抽分司設
於此渡此而西爲豐前横五百里直四百里其㖾爲可苦剌馬頼介襪
次爲大義地爲野慢茄爲阿世夜爲暮治爲二賣其南爲豐後横直皆六百里
其㖾爲福乃爲倭几奴法賣爲鎖孤舟爲由奴烏喇爲撒一基爲烏四基又其南
爲日向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㖾爲多故奴甫治豐前之西北爲
筑前横六百五十里直四百里其㖾爲右勢爲加菩里爲加打也馬爲多賣里爲一
萬字爲奴打爲世加爲經字里爲多羅爲寮那多爲法咯喳卽慱多之別名也其坒離伊
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爲筑後横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

爲大隅其南須海之嶴為什麼烏思迷今之人訛傳為懸海懸海乃大漁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連壤名為九州大隅之西爲薩摩橫直皆三百六十里其嶴為晴孛喇為起麻子記為羊理南為康國什麼為羅龍里為拖馬里為強頭馬里為鸚哥里為年市米為仙臺為審孛署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閞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閞至豐後海面七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橫直皆五百里其嶴為牙子世六為阿麻國撒為昏為一國撒介烏喇為開懷世利為嗟加什為什嗟加又其北爲肥前橫直皆五百里其嶴為鉄来為言奴氣子為法司奴一計為客舍其内沿河泊舟交易之

處為倭磨喇為知十歪為法一溪為夜間迷為坐迷子為迷坐骨知為一掃拂為愛奴乎喇為世子為迷古里為失撒為喃哥呀為椎婆哥為松本一名馬子喇為法麻撒几肥

前西懸海為平戶東西海面十里西北至博多海面四百五十里

平戶之西為五島丘山相錯懸海而生其中有嶴可泊乃日本西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直抵陳錢辟下此島與薩摩相去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與平戶相去二千五十里五島至山日必由平戶經過其嶴為乃路為

北為多藝為倭齊家為衣屋奴密為通記為達奴烏喇為烏苦為話哈嗹

伊岐横直皆七十里至對馬島海面五百里

為對馬島横三百里其南嶴為哥為廿大哈東南為拂乃哥世西北為堆沙几為山谷為撒思乃為知六磨為你打

北為倭奴島剩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撒思乃山谷三罍開洋至高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日約五百里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

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蠷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鼈子門赭山則薄省城也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太倉過馬

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嘴蒲涉谷積俍福山而氐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㰝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步州洋乱沙入塩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来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届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来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来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

停橈之處焚刼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日本之民有貧有富如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人以商為業其地方街巷風景宛若中華富者各數千家有積貲至百萬者又如和泉一州富者八萬戶皆居積貨殖有淑有慝如薩摩之鸚哥里方數千里其邑長安慶能納民于軌物無一人為盜

又如宮島人不嗜殺人有不平事但詣神廟罰錢又如絕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專習武藝殺人而不犯中國富而淋者或登貢船而来或登商船而来凡在寇船皆貧與惡者也山城君號令不行徒寄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大一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如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并國十二曰石見長門安藝

備前備後備中出雲伯岐册後因幡但馬後
出雲奪歸其地山口長子死馬其君亦為陶
殿所殺豐後君以其弟攝山口事吞安藝安
藝殺之嘉靖三十六年山口無君豐後獨稱
雄馬山城君金印勘合久為山口所有向來
入貢俱山口自主山城惟出名而已陶殺之
一亂宮殿勘合俱焚金印亦損欲望彼國之約
一角不知所歸貢自此絶矣
東諸夷斷斷乎不能也

畿内部

驛

凡四百一十四

戸

可七萬餘

課

約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寄語島名

山城 羊馬失羅 筑前 職骨前 太和 野馬多

筑後職骨骨　河内茄懐知　豐前孛前
和泉因字米　豐後蓬哥　攝津子奴因你
肥前非前　伊賀衣加　肥後非谷
伊勢衣舍　日向兄加　志摩
大隅阿思米　尾張倭阿里　薩摩撒子馬
三河迷茄懐　遠江　紀伊乞奴苦藝
炎路山奴計　駿河　阿波挨懐齊
伊豆因慈　讃耆　甲裴嘅怡苦藝
伊豫伊右　相摩　土佐拖撒

武藏木撒暑　山口即周防羊馬窟諸　安房阿穵

美作迷馬撒家　備前避然　上總茄迷倭撒

下總什麽倭撒　備中避畫　常陸

備後避臥　若佐壊加棚　安藝阿計

越前日智前　攝摩法里馬　越中日書

長門奴茄多　越後日清谷　冊渡冊白

加賀坑茄　冊後冊哥　能登奴朶

但馬嗟什麽　佐渡沙渡　因幡奚奴白

近江多烏米　伯耆花計　美濃米奴

出雲因字木　飛彈非大智　石見

信濃申阿農　隱岐和計　上野康子計

伊岐尤計　女島　下野什麼子計

陸奧話收　多藝　出羽迷外

宮島迷挨什麼　五島我島　男島賀什麼

小島科什麼　對馬島則什麼　連島卒賴甚麼

種島他尼什摩　博多花哈嗒　竹島他計甚麼

平戶　佐加関　三島窑什麼

倭船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犂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

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
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
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
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舟于外海貼
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
風鬬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

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
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
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

必與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洌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遇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頮沐浴海水山水皆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裂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煑泉一二沸置之缸罋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

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倭好 昔賈誼上三表五餌之策知倭國之所好則餌在是而悟所以制之之術矣故志之

絲 所以爲織絹紵之用也盖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裡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六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 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 用爲常服無綿花故也

綿紬 染彼國花樣作王衣服之用

錦繡 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 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為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乏每一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乏每百斤賣銀三百兩

針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即以茶壺懸之不許着物極以茶為重故也

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大者至為難得每一鍋價銀一兩

磁器 擇花樣而用之香炉以小竹節為尚碗碟以菊花稜為尚碗亦以葵花稜為尚制若非觔雖官窰不喜也

古文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巳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 最喜小者盖其書房精潔懸此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 書房粘壁之用廳堂不用也

古書 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 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十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氈毯

馬背氊王家用青官府用紅

粉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籮用竹絲所造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也亦然

漆器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醋

按其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于中國者皆用物也是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

拒之不易之道也若徇其求而慫期許貢
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

寇術（倭奴之勝我兵專以術也即以其術還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勝兵故志之）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
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蒼皇仰首
則從下砍來

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
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

則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

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刼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人望之股慄遠避延頸授首薄暮卽返各獻其所刼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刼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熖燭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邀擊自爲全脫專用此術

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甎石也

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

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

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

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乘勝長驅戰

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
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
吾目眩而彼械秉慣㨿刀上誑而下反掠故
難格
鈀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
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
歛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横
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
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

欲陸走則取䑲

或爲穽以詐坑

或結稻稈以絆奔

或種竹簽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

進陷而樂罷吾軍之邀追

俘虜必鬧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

賞豐降擄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
向道甫用吾人故進退熟
預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獲
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檝
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鹹而逸之或披蓑
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
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捉賊或疑而殺良
江海之戰本非其所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纛
以空艘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弭退吾

之後逐
凡舟之裙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
拒焚擊交鬨間或附篷而飛越卽雷震而風
靡矣
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
處為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
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
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隣不知猶然
稱賀

倭刀刀有高下技有工拙倭之富者不惜重價而制之廣延高師而學之其貧者所操不過下等刀耳善運刀者在前衝鋒可畏頗有限也中國人不知望之輒震而避焉擒獲夷刀亦莫辨高下混給兵士故志之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

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

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無常者最

嘉

又有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

實無用

上等

上庫刀山城國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相傳以此為上

次等

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劒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劒亦然

卷之一終

日本考卷之二

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臨淮侯李言恭
協理京營戎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郝杰　考梓

沿革

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魔維國尹都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二十三世彦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

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復立早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高麗稍習夏音惡其名乃更號曰日本盖取近日始升之義也秦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國　中國總呼曰徐倭非日本正號其性多狙詐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

原闕

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也東北山外歷毛人國至文身國約七千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里西循一支乍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

畿州郡島

畿內所部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伊豆甲裴相摩武

藏安房上總常陸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南海道伊紀炎路阿波讃耆伊豫土佐六州共
統四十八郡西海道筑前筑後豊前豊後肥前
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
道若佐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
統三十郡東山道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下
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一十一郡山陽道
攝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
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冊渡丹後但馬因幡伯

耆出雲石見隱岐九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共海曲之地又有三島伊伎島對馬島多藝島共統六郡

國王建都

山城州爲畿内重地本國惟此處山高地厚故爲首畿東有日野寺極高乃日所升之處昔云日出處天子是也西有高野山寺此二山如龍虎之狀拱鎮此畿又畿中有日春大寺樹有佛殿高二十丈内有鑄銅佛像一尊高一十六丈

國人以爲罕異值時節奔往玩之西海道乃浙海之埠由陸路至山地一千里際行半月到緩行一月到外七道俱設大將軍七員襲分鎮守東海道鎮守衙門在伊勢州南海道鎮守衙門在阿波州西海道鎮守衙門在豐後州北陸道鎮守衙門在若佐州東山道鎮守衙門在陸奥州山陽道鎮守衙門在周防州山陰道鎮守衙門在出雲州七道皆週圍山城京畿在正中入京路程各道相倣南海北陸稍近但東海南海

西海俱係沿海地方其北陸東山山陽山陰俱
係山島之地皆多竹木叢林士庶之家以捕獵
截木鋸板爲活其西海道地方山少止一養父
山居海之中方圓二百餘里更多竹木叢林茶
笋之物彼山亦有群官督守名曰地都凡各道
犯該死罪而有矜疑者免死發彼官賣每一名
量給身銀五六兩本官收買入山截木獻板雖
有渡海之舟無官憑照不敢私載倘有親人贖
身則放無力贖身則老死于山無計可離也

屬國

拘那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一海約千餘里名曰對海國居絶島方可四百餘里山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名曰瀚海國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木叢林戶三千餘差有良田食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曰末盧國約千餘里戶四千餘濵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魚鰒水無淺深皆沉沒

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戶有千餘又東南百里曰奴國戶二萬餘又東行百里曰不弥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即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曰巳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弥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為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

國曰支維國曰烏奴國曰竹斯國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里皆爲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皆以倭爲大國多珎物並仰之通使往來

山川

阿蘇山 其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爲異因行禱有如意寶珠大如雞卵其色青夜則有光

壽安鎮國山 永樂初國王受 冊封境土皆入職方 詔封此山 御製碑文勒石于其上

硫黄山　其下有泉如沸湯但久病癱瘓之人入此浴之其病即瘥上出硫黄取之如土賣不過三分百觔

日光山　乃日所升之處其山草木四季皆紅色但日升之初山石有聲至暮或陰雨始静乃日春京之東也其日春京原係春景有春日大明神鎮之至八番菩薩時請我國諸經八部建本能寺供誦始知以日為尊遂改日春京也

土產

金陸奧州出銀出雲州出琥珀水晶五畿内出有青
紅白三色硫黃大隅州海外出水銀丹波州出銅南海
道河波州山出丹土丹後州山出鐵薩摩州沿海黒沙煎出
白珠五島出青玉阿蘇山出冬青木山陽道出杉
木養久山出多羅木養久山出大牛各道出驢
馬俱山東道出羊雞細絹薄緞可愛花布薩摩州出
硯山陽長門州出螺鈿秧子塢出漆以漆制器甚工緻
扇犀象五穀俱全冬、夏生盖氣温土腴前木冬、青色

國王世傳

國以王爲姓一姓傳習歷世不易初主號天御
中主次曰天材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
重雲尊爲號二十二世彥瀲尊止改號神武天
皇是後皆以天皇稱傳至開化天皇一十六世
嗣絶傳立曾孫女國稱大桒良姬大神以次應
神天皇是歲甲辰始于百濟得中國文字號八
番菩薩次仁德天皇又傳至天國桃開廣庭天
皇一十四世當此梁承聖元年始傳佛法於百
濟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當此隋開皇中也

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乃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當此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望日足姬天皇又傳至文武天皇五世當此武后長安元年也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當此唐開元四年也次孝明天皇乃聖武天皇之女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姬天皇亦聖武天皇之女也次白孽天皇傳至仁和天皇十二世當此隆德中也次醍醐天皇次 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周廣

順年也次冷泉天皇守平天皇當此宋雍熙初也至今尚以天皇為號遠不記世世邇來天文天皇乃當世也傳永禄天皇我國嘉靖庚申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户口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島共統五百八十九郡三萬七百七十二鄉一十七萬餘户八百八萬三千三百有奇課丁

朝貢

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始通于漢三十餘國至

光武中元二年使人自稱大夫奉貢朝賀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是後倭韓俱屬帶方郡也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請天子朝獻太守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難升米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平始八年倭女王卑弥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弥弓乎素不合遣使詣郡說相攻伐狀遣塞晉椽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

弥呼死宗女臺與嗣遣使送張政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異文雜錦晋武帝安帝文帝時俱遣使入貢至隋開皇二十年遣使詣闕求法華經大業三年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数十人来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日没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覧不悦明年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其王遣小德何大禮奇多毘從二百騎郊勞設儀仗鼓樂迎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

後遂絕至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詔不宣而返乂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四年其王孝德即位遣律師道照求佛法獻琥珀碼碯時新羅為高麗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顯慶三年天豐財遣僧智通輩求大乘法相教越明年天智遣使者偕蝦蛦人朝咸亨元年持總遣使賀平高麗長安元年文武遣朝臣真人粟田貢方物求書籍武后宴

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開元四年聖武復遣
粟田葦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
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巾為贄悉賞物貨書以歸其
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
補闕久乃還後建中元和光啟等年常貢不絕
宋雍熈元年守平遣僧奝然與其徒五人獻銅
器十餘事并日本職員年代紀一卷上召見存
撫甚厚賜紫衣給鄭氏註孝經一卷記室參軍
任希古撰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印本大藏經一

贍侯有便船發回十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
亭紹熙元年飄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舟
悉與給還仍給常平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
定二年至定海詔並支給錢米養贍侯風便津
發宋自中葉歷又無貢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
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
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　朝貢七年
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方物不恪

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居住著為訓示
後絶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　詔定貢期約
十年一貢
太宗嗣登大寶國王嗣立受　冊封自是或二
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　京師燕賞
優渥捆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不于義
徃徃各道爭先受遣之為幸正德四年南海道
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
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内

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導西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舡舶寧波港互相抵毀宗設謙導等特忿執鋭讐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十年復來貢二十二年西海道遣使長門僧人福師駕舡三號來貢一號遭風壞于半途二號救載壞舡人從返止一舟行沿松門衛送至定海　詔令四十人　朝見燕賞如舊二十

七年復遣原使貢却之彼欲將貢物易貨載回督海衙門不容叱歸由此禁絶海商以致海船闌閣商賈失務三十二年間因而起釁構黨犯津作耗浙直大遭其殃　總制大司馬胡公命謀士蔣洲陳可願諸國徼　詔諭以言歸責于王彼原不知所犯作耗者皆海內流商舡戶之類非眞倭也三十六年遣使僧人清守清乘稱貢因其所貢無格又以先年將二僧留在四川寺內從伴令歸自此每每拒絶不通

貢物

馬　盔　鎧　劍　鎗　腰刀　琥珀　硫黄
蘇木　牛皮　貼金扇　灑金廚子　灑金文
臺　描金粉匣　灑金手箱　塗金粧彩屏風
抹金提銅銚　灑金木銚角盥　水晶數珠

貢船開泊

本國七道三道額定造船　朝貢南海道應貢
土佐州造船至秩子塢開洋山陽道應貢于周
防州造船花旭塔開洋西海道應貢豐後州造

舩五島開洋但海外有秧子塢養乆山塢葉落埠三島乃海之咽喉琉球及南海道貢舩必由此而分行南行係琉球西行至大唐惟西海道五島開洋此島又為秧子塢三島之總喉西行至中華北行至高麗由此島至中國普陀山隔海四千里如得東北順風五日五夜至普陀山如風靜寧息程途有限如値逆風卸却篷帆任其蕩行力不可挽倘不幸遭暴風壞之復回本國造舡再行如不壞舩縱風不便不過半月有

餘已到中國來貢之舟每泊台州定海請驗勘
合令其收拾兵器貯庫移至寧波佳賓堂給贍
住候 朝命詔至留從伴一半守船一半入
京朝見寧波市貨彼國缺者肯重價買之故此
地着貢使至得其利 朝罷與各同返燕賞之
物與守船者均之

君臣禮節

君臣上下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中
國殊王居室無城廓持兵守衛冠至隋時始製

以錦綉爲之而飾之以金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自任以天于天明時聽政跏趺坐日出輒停朝會陳設儀仗音樂隨朝近侍文有三公皆世其子武有三公亦世襲也文三公各候王政徹宣入琴棋詩賦以爲消遣無議國政武三公各分提督在畿山海等項政務以下僚吏皆世其官銜分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官俱歸文武三公節制各分欵類替理政務王無內使太監止立

一后妃嬪不過三五多用女使生子亦呼太子長亦分居遇時節大設朝賀畿外所部者皆武臣也例定一年一進朝見并貢谷屬銀粮有王好遊獵者或三五年一次出畿遊玩所屬州郡設若王無出嗣遂立女為主次立女之世子即位雖至親宗族不敢僣其位矣

設官分職

在京文武品從以坐蓆分其大小如一品官之座設蓆九層二品八層每官下品減坐蓆一層

如九品雜職座止一層也在外七道額設七員大將軍各道分鎮所治之地竪以旗號上書大將軍三字彼音呼為耶革荅一道所屬州郡官一年一度至大將軍處總進錢粮大將軍三年一度入朝上貢錢粮若自己懶于遠涉倩子姪代朝王亦不較止要錢粮數足為悅州官銜曰掌州郡官銜曰地都亦有粮里地方總甲等項各道州郡即土官也皆世其子且如長子既襲居官不才僚友共叱去另舉次子或姪可堪出類

者代之止往大將軍處驗其誥命給牒着管地方其首領頭目皆聽委役

染牙

其土官本身宗族子姪并首領頭目皆以銹鐵水浸烏梏子末悉染黑牙與民間人以黑白分其貴賤女子年及十五巳上不分良賤亦染黑牙始嫁

內俗

其土官之室名曰國袍梳粧面粉唇脂衣裙相

以其髮披後抵背髮尾總束一髻皆搽油水以取光淨於宗派中或始婿之稱親選其美女千餘不令嫁贅留伴官妻民稱爲太奶奶本官妻民止稱奶奶其衆女與某官室日則同食夜則分班陪寢凡出與衆女皆乘轎內用使女名曰妃子但民間之婦與夫反目婦告于官終身願投爲侍妾者官遂容留冬夏給衣日給升米養之有至一二百者以爲少亦置卯簿一扇聽憑伴侍太奶奶點分班次日侍茶飯夜赴伴宿内有

淫色之婦悉構太奶奶或以詐病探親為由暮夜告假賣姦官雖嚴究難除內亂之私盖本國男少女多故籍此玷也淫汚之私不能悉記民間多有夫婦不睦女有嫁者令婦無可婦者各分其居與夫同起家事亦聽均分雖有子孫老而不睦者各從其姓不由阻也

徵粮

額無定數所治國地皆屬于官民力耕種秋收花利官一民二分之其國粮論其歲之凶豐每

畝凶歲納粮一升豐歲二升甚重不過三升以
郡轉上於州以州轉上大將軍大將軍總上于
王其民間居室基地總照田畝供官之粮又止
國稅惟庵觀寺廟等基并園地等項官不分稅
園不取稅任其自種自收也

法度

法所嚴者山海强刼等盜捕獲既到究其根贓
如不直供令從卒執强弓以弦鋸頸或令犯者
沸湯中取石或置蛇于甕中令犯者取之使其

怯惧招明贓証不時請命而戮之無牢獄鞭撲之刑凡輕罪所羈寺廟之中証明即釋竊盜計贓倍酬其物如家事不敷即沒其妻奴如不服輕則逐流外境重則照強盜行鬪歐殺人償命有等凶暴之徒既已殺人將刀橫剖其腹以免經官之涉雖官捕訪聞不究咒咀他人則彼人持刀立殺隣里証明不坐兇徒之罪姦情捉姦夫并妻殺死亦不坐罪或姦夫離其姦所法不容誅謀叛等項亦稱十惡其餘犯死者未獲到

官知風逃竄入寺官捕則罷擒之若遂削髮為僧則終身不究矣畏佛法以過國法是如此也其户婚田土告官理正者皈正理詘者罰之不加杖責皆以罰物多寡為之勝負賭博獲其開塲之人斬首家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之僧道宿娼還俗或姦良家婦女獲之即戮

官出巡

凡官出巡地方大官以轎次官以馬再次下官步行俱選長大勇卒一員披髮手執偃月刀引

導途有下民見之則知迴避轎馬之前多令卒
從擺列刀鎗棍杖亦有前呼後擁之勢官住不
行衆卒皆蹲踞官行衆起官至所部州郡鄉村
屬民皆蹲踞而迎設席請坐衆卒皆跪膝候官
理政令或茶飯畢官起衆卒方起行但整點人
馬等項俱以海螺吹聲為令無鼓進金退之則

風俗男子

男子斷髮魋頭黥面文身以左右大小為尊卑
之列衣伊襦横幅結束皆拖縫綴上古足多跣

首無冠中古及今皆設其履名曰法吉木那形如屧潊其上面繫其足寒置短與皮襪名曰單皮一身以紙表成上平天下横濶夾青紙一幅掩其穀道以布或紬縫成小袋囊其玉莖名曰法檀那和皮上穿其褌徽露夾紙但遇時節會親友赴宴穿方袖長大敞衣袖下以絲線為襦若官長腰用段絹四層縫連一帶濶四寸長丈餘拴之名曰和皮其苗戴斜方段帽若黍角形名曰蒲西以線帶拴于地閣因無髮恐冠不正

耳庶人衣服同無絹腰用顏色線結成帶濶寸餘長丈二拴之亦曰和皮以便帶刀出入之故凡出倘遇親友生者于途則卸其履令從者執之跣足而過無從者則手携履而行離其坐處始復穿履若生者見其來人遂起立則行入穿履搓掌而過是為恭敬也但至親友之家皆卸履于門外跣足而入也

婦人

女子富貴者披髮縕紒貧常以髮束髻以便工

用礿生以丹扮身象龍子以避水妖首不用金
銀爲餙耳無環梳粧面粉唇脂富貴以金銀造
簪寳物挽髮名曰華眉素若貧者以銅錫骨用
造簪其名同手閒用戒指名曰衣皮揩泥衣如
單被穿其中貫頭而着之叚絹衣名曰骨聳地
布曰吉而木那下身亦衣裙襦名曰加福尋常
内不着裩凡出入庶人之婦無轎乗馬始穿其
褌以備露形其足不褁任其生成亦無脚帶纏
之鞋以皮染彩裁條結如凉鞋面底用皮包襆

名曰恭蛾又曰十吉利其工亦能刺綉縫裁養蚕機織烹炰煮見賓客公姑伯叔親族皆合掌鞠躬為禮但婦取水以桶頂首而行所置桶底造頭頂之穴以其便也

婚姻

上古婚姻不取同姓男女兩家自相愛悅而為夫婦中古及今皆仗媒使以禮聘娉始為姻緣東家有男西家有女年序相等先求媒使名曰乃隅達知至女家通說女家必先佯辭待男家

三襯方允遂辦茶食段疋餽送爲定婷親曰依何外世貧者布疋無猪羊財物之物侯嫁娶之時男家選吉日托媒先報女家至期女家拉壻過門男家帶令工從賫帶果品酒食至女家俱酒食畢或布巾之類先犒賞男家從者待吉時至遣壻與女仝行官家以轎富家以馬貧家令從者背負之女家亦令多從賫送酒果之類到男家女下轎馬必先跨火然後與公姑相見初無拜跪之禮上合掌鞠躬今亦知拜俯之儀禮畢通宵筵

席女家從者男家亦以犒賞之即各散訖男家不費財禮止用酒物段疋女家不設粧奩止有童僕從嫁娶曰揺密木草兮嫁曰木哥獨里

便宜婚姻

假如東家有義男西家有義女兩便婚姻在朝男待男之家主女待女之家主至暮男女同宿不索財禮若孕生男聽分與男家主議給乳銀一兩若生女聽分與女家主母隨父姓女隨母姓以取兩家之便宜也

生育

生育諒其孕婦產月臨日預選吉日擇其方向於天井或後院僻静處所結盖一小舍名曰生衙令孕婦居于舍内候產既生之後水火飲食之類皆禁于夫兩不相通忌戒月逾方同寢食若生男女之初必客請一友認為義父如不從强求之子之親父執一簸籃送弓一張箭二矢請義父將籃射三回却將弓箭簸籃遮鎮子卧之處以壓其邪三朝名曰客革那以外用艾丸

四門俟其殯出用扛擡龕皆用白布裹扛使孝子親擡如止生一子女壻外甥代之至親皆扶殯而行殯前排紙旛二三十竿旛上書其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外設香亭一座名曰設孫臺令一人在前撒銅錢而行名曰買路錢撒地之錢任其貧乞者拾之富貴之家令一義男爲從殯將亡人平昔所好而食之類置一圓食籮令從塋者頂首而行殯至坟所按吉方擇門而退擡繞三回正中安下俟親友送殯者至喪家預

買草履千餘雙待親友至墳所請卸自履皆穿
喪家草履入竹城詣龕合掌鞠躬祭謁畢客出
仍穿自履喪家草履復卸原所親友事畢請僧
唱經俱以禮物酬謝訖再有乞丐至厚薄賞之
俱完次將竹城週圍架起乾柴門神孝子各執
長竿以火焚之柴盡復添白衣草履之物盡燬
于內務燒三日三夜以爲至孝另將灰骨和泥
送在寺中按于神腹前從塟者令入寺內燒香
奉佛求不令歸貧者無力可焚亦于竹城內埋

之畢挈家人水藻滌以祓不祥色衣而歸以取吉利

祭祀

新正先祭香火次祭門神井灶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名曰設孤之節各至坟所祭祀皆以牲醴果品粢盛無紙錢銀錠之類祭畢所供之物盡撤于野而不持歸亦不就食或給乞丐如不遇乞者任其鳥食鴉飡如人亡之後亦按逢七次祭祀主期死期祭亦如之家庭祭物請隣族分

食之為敬其孝也

貿易

買賣亦用銀金銅錢交易憑經紀名曰乃隅依理今用之銅錢乃鑄天順永樂洪武三樣每銀一兩換錢三百三十三文為則零用以三文抵白銀一分總錢一千称為一貫值銀三兩由琉球髙麗以得中國之錢為様本國照様鑄之日用柴米油塩菜蔬等物皆肩于市貨之各色貨物除鋪店不移者其各處地方皆有集市例定

日期大小貿易皆運至集交易等子天平與中國相同所用白銀餅如鞋底無元寳錁錠亦有假銀外用銀皮包打停當若不剖辯儼如白銀今之商賈知有僞銀皆鑿開以火燒辯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以一石較之中國之斛約有三石絹段有花素之分每素絹值銀二兩花絹值三四兩如大紅絹段值銀七八兩布有冬夏其價不等多不過七八錢段絹布疋總不滿三丈每絲一斤值銀二兩五錢其餘貨物皆依時價無

定額矣

時令

新正名曰少完之以正字呼爲少音完之即月也敬天地祀鬼神以松栢揷門乃取長青之好朔日賀歲從尊至卑禮節如口云紅面的例乃陽光普照之言千首萬世乃千春萬歲華盖華盖長比少年乃通國俗語也正月十一日聚少壯之人射戲飲酒名曰三盖木禮元宵名曰默之壽五例不興燈但街道鄉村児童年及十五

十八九歲已上者各取柳枝去皮雕成木刀以皮復外纏于刀上用火燒黑去皮以分黑白之花名曰荷花蘭客再取剃棘之條插供香火神前次集各童手執木刀隊鬧于途凡有婚久無子之婦將木刀遍身打之口念荷花蘭客必使是婦當年有孕生男每驗襲為常例若人之婦喜悦如聞其聲讓侍立于門衆童則善舞之若避之不欲率衆擊門而入覓婦挨擠亂打縱致傷命亦不厲法三月三九月九名曰設孫節婦

端午名曰少蒲亦有菖叟雄酒之設七月半中
元令節大家小户皆興天燈用高竿以繩拽上
名曰拖録六月廿九日名曰爲戴壽各集人衆
棹其小舟彩旗鼓樂至海迎潮競其先後以分
勝負取其吉利冬至敬祀如年除夜守歳物物
皆新置泥盞碟器盛祀神之物迎春亦同但無
春牛芒神之像

待賓飲饌

親友至訪侍立門外呼云木那庅乃人在否之

言內云獨里乃云是誰之荅各通姓主出迎卸履于門外携手同入搓掌鞠躬畢席地而坐主人令從以槀盤貯米上用香橙為心週圍以果列于米上奉上客止取米數粒食之然後奉茶無料餌之物倘遇新歲客至坐地大家小户俱置手歲瓶富貴者金銀造之貧者尾瓶用金箔貼之用瓶貯冷酒令一人執盞從尊至卑各先飲五盃然後另設酒餚通國無卓遍令置小卓止供讀書寫字雖官長設席止多用槀盤盛饌

每客之前一盤加餚再另加盤所用器物或木或磁筯用栢木或梧桐木置之敬客采一樹葉以挿其筯食罷一飡筯遂投之餚饌以鹿脯魚物爲常品海味甚多不食雞謂雞乃德信之禽無牛脯以爲牛代力之牲不忍食粉麵之物與中國大略相同米飯用大木碗尖盛俟食將平又添其尖務以尖滿爲敬飲酒中間亦好歌唱猜枚行令渺似中國之風官長設宴将殘必令女使執盞奉酒始爲至敬也

出海通番

常有唐人用幾千金令精巧木匠造至大之船名曰船主但各國客商下海通番有本銀一萬先償舟價二千本國州郡官先索商稅止知稅銀而不稅貨且如商賈挈本下國往西番大唐等處買賣約日登舟報官差卒捕至舟逐一搜過免得商人本銀一萬額定稅銀一千方容出海若買貨回任憑貿易毫忽無侵海內行舟患防划舡結黨搶奪一大船出海必帶勇從百餘

多備器械方行划船訪有出海商舟糾集野棍百餘共棹划船數十圍住大船各逞強横搶死抵敵如大船勝小船各竄方免其掠若划船勝必遭其擄大船雖勝划舡必不空散追至大舡之前齊齊擺列稱為護送下情求賞必須厚薄撈之始止其擾如不然纏無休息往返難免其患划船既得其利各從野散雖官兵嚴捕勢難禁矣故下海之舟俱各預防

商船所聚

國有三津皆通海之江集聚商船貨物西海道
有坊津地方有江通海薩摩州所屬花旭塔津
有江通海筑前州所屬東道有洞津本國鄉音
曰阿乃次以津呼次是也有江通海係伊勢州
所屬三津乃人煙輳集之地皆集各處通番商
貨我國海商聚住花旭塔津者多此地有松林
方長十里即我國百里之狀名曰十里松土名
法哥煞機乃廂先是也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
唐人留戀於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雖唐人今

爲倭也三津惟坊津爲總路客船往返必由此地而過花旭塔津爲中津地方廣濶人烟湊集商賈等項無物不備洞津爲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京都相近貨物或備或缺不一

居室

房屋低小罕有樓閣門臺覆不用瓦俱以板蓋上加油灰抿抹則無滲漏年久板朽再倍其板以板壓板以屋板蓋高疊者則爲故舊之家粧修墻壁皆用木板爲心外以泥灰粉之貧者以

草結苫為壁男女皆異室亦分中堂客座卧房
厨房官宅門壁相類但地以白沙鋪之乃為潔
麗雖皇宮殿室上不盖瓦下不砌磚盖本國泥
土不膠是以無磚瓦匠之故也

公文

文移俱寫本國鄉音草書多真字少近来亦用
硃筆批判不用印信止以花押為記照驗封固
緩則着鋪遞送速則以州遞州以郡遞郡在途
亦有夫馬應付之類文書曰饒鋪遞曰對鋪不

計程遠近但遇鄉村人煙多處即設鋪舍傳遞公文值鋪之役皆于戶口內取用鋪兵名曰飛駕古

三教

上古絶無文字惟刻木結繩以爲憑劄自魏隋時五經佛法得自中國酷信佛經今雖略知文賦尚無學校開科之設富貴之家送子讀書名曰摇目啓蒙所讀者名曰以路法共四十八音以學寫字名曰華古亦寫以路法四十八字有

清濁之分可以通用一應字體皆以草書為熟
呼音與中國大異民間子弟識中國真字者甚
鮮惟釋教得中國經文傳始通真字但 朝貢
必于寺中選僧人封賞名號領表来 朝是以
此教愈通中華事體唱經禮佛音樂之類皆倣
倣中國規模彼國官家子孫皆肯捨送出家披
剃不給牒和尚名曰袍道士雖有道士不識經
文止曉拈香請神祭祀彼國從道者鮮矣道士
名曰法戶里三教以釋為尊設有犯該刑罪綁

而欲殺者得僧至以袍袖阻之則免戮矣

九流

朝有陰陽生名曰挨里由吉朝用占卜士名曰挨里木師風水士名曰三和吉有良醫亦知疹脉探病下藥名曰骨栗里治人病愈量其貧富厚薄酬之但本國藥餌雖全常服不効無甘草每遣 朝貢使務得 大明藥餌牛黄射香以爲至寶若甘草百斤值價三百金本國醫人得有中國藥料爲上等良醫名曰醫煞無欽天監

造暦日係陰陽挨里由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
月建六十甲子歳月相同月大月小間有差訛
是以太陽并前後豐州薩摩州與琉球運界每
年得 大明暦日擇吉凶用事歳漸通行迯来
大小月分可得正矣暦日名曰果揺密命士名
曰法盖手有生家出帖者有等手執筭盤帶從
者偕行口呼胡来也筭後從則云釋伽厚韶士
乃誇十分高妙之言人知諸人推筭亦依年月
日時以斷吉凶師巫之術甚少戲耍之法頗多

非正務故不考録

百工器械

木石銅銀錫鐵綿花織染油漆描金車旋泥水裁縫裱褙等匠俱有止䟦瓦匠房屋頂不盖瓦地不砌磚因無匠也雖有窰匠止造缸罈鉢甕等器鉄匠能制利刃非獨取鋼為利生鐵久鑄久煉成而復毀而復成朝專煉煅暮入濕泥如此一百二十日之工成其刀可以吹毛削鐵也上古倭刀以年久者為貴迩来新鑄之刀儘

為利矣今之利刀以柄鑿名不記名者則尋常之器耳鳥銃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来釋古者傳于豐州鐵匠近来本州鐵匠造鳥銃一門價值二十餘兩用之奇中為上其别州雖造無此所制之妙其價所值不多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為須次取焰硝滚水煮過三次硫黃擇其明淨者和匀每銃用藥二錢多弾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弾横直分發皆火藥之秘法也皮匠以皮造甲專以麂皮染

彩裁做短襖皮襪甚為精緻上等者價值七八錢中等四五錢下等三錢官民總穿無禁描金匠最能巧置器皿是以具為貢物其別工匠與中國庶幾也

娼優隷卒

畿內娼家集居一街站門接客內有嫖客簾外卸履倘子弟至見其有履則知內有孤老遂止入也畿外地方無官娼皆係官富之家使女日侍家主夜出賣淫不覔厚利止充衣粉之資如

投得一遠客則終夜不易客去始方别投娼婦
名曰倭家例忘八名曰低使優纖外俱有登場
扮唱戲文子弟故事亦有張良韓信諸家之套
曲詞說白皆係本國鄉音唱曰嘔打扮戲曰奴
隸於民間十家牌內抽一壯丁跟官聽役倘選
無伶俐可役者十家共顧一人代之亦有積年
久占之徒隸曰州健卒于軍中選擇勇丁常川
食粮跟用防禦操演亦有起止暇日入山打圍
故多鹿麂之鋪人家以為常品軍卒曰和多目首

使琉球録 夷語夷字附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Rar E
Ac
905
C5
K97

AC
149
P3
v.126

117-205383

使琉球錄

夷語夷字附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使琉球録序

皇明德化誕敷際天所覆聲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
世奉正朔唯謹每易代航章乞封則遣近臣將
事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嗣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聿脩舊章時侃待罪左省俾充正使
往而以行人高君副之銜
命南下歷詢往迹則自成化己亥清父真龔封時距
今五十餘禩獻亡文逸倀倀莫知所之攷一統

志星槎勝覽等書登載互異罔可據依迺甲午

仲夏解纜閩江賴

天子威靈海若效順冊旬達其國宣

詔勑錫章服如儀尚清率國人稽首踴躍歡呼稱軄

貢匪懈已事遄返十月朔還閩可以卜日齋沐

而見

上矣惟前輩使外國率有紀録或賦咏非以炫詞華

也窮荒絶裔亦造物者之所陶鎔而風聲曠邈

品藻弗及若道途之險易山川之恠奇風俗之
媺惡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虫草木之變安居和
味宜服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
欲知而使事之周爰洛諏自不可少也因與高
君日紀聞見凡道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居
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
存紀載殆郢書燕說之類志其略辨其異此録
之所以不容已也君子之飽道腴者或寓目焉

其大烹之筵薦以海錯庶幾一下筯乎不然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覆瓿之具尔若繼今使者取
以爲擿埴索塗之助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侃書于閩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爲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
酌夫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
海内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
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夙紹

顯封已踰四紀茲聞薨逝屬國請
封世子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
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
順之誠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
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賫詔
往封爾爲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
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愼乃初服益

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俊臣
僚其同寅翼賛恊力匡扶尚殫事
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
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
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日

之寶

皇帝勑諭琉球國故中山王尚真世子尚清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

敬順

天道臣事

皇明爾父尚真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特遣正使

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
行人高澄齎詔封爾爲琉球國中
山王幷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
爾宜祗承君命克紹先業修職承
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
哉故諭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 展角全
金廂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套
大紅織金胷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褡褸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七旒皂皺紗皮弁冠一頂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素白中单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玉鈎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金鈎玉玎璫全

紅白素大帶一條

大紅素紵絲舄一雙襪全

丹礬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紵絲二疋

黒緑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黒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氎絲布十疋
妃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氎絲布十疋

廣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之寶

諭祭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

朔　日

皇帝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

使行人司行人高澄

諭祭琉球國中山王尚真曰惟王嗣

守海邦四十餘載敬

天事上誠恪不渝宜永壽年爲朕藩
屏胡爲遘疾遽爾告終訃音來聞
良用悼惜遣官
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羫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食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飣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使事紀畧

嘉靖丙戌冬琉球國中山王尚真薨越戊子世

子尚清表

請襲封下禮部議禮部恐其以奚齊奪申生也又

恐其以牛易馬也令琉球長史司復覈其實戒

毋誑越辛卯長史蔡瀚等覈諸輿民達于勳㳿

同然一辭僉曰尚清乃先王真之冢嗣立爲世

子有年昔先王辱徼福於

天朝願終惠於義嗣者具文申部宗伯蹻之越壬辰

春禮部聲上其議

請差二使往封給事中爲正行人爲副侃與澄適
承乏焉
命下之日特夏五望也有爲予等深憂者曰海外之
行險可知也
天朝之使遠冐乎險而小國之王坐享其封恐非以
華馭夷之道盍辭之以需其領予等曰
君父之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况我生各有命在天
豈必海外能死人哉領封之說出於他人之口
則爲公議出於予等之口則爲私情何以辭爲
勿聽六月各

賜一品服一襲侃以麒麟溼以白澤俱大紅織金
羅為表絹為裏綠羅褡褳青羅摺子裏亦用絹
使外國必加服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
玉則舊制又各
賜家人口粮四名憫茲遐役優以緝御
恩至渥也八月侃等始治裝戒行行之若是徐徐者
因封琉球舊案禮部失於回祿
請查頒賜儀物於
內府各監局彌月而后克明復分造於所司亦難卒
製故弗克行其敢乆稽

君命越癸巳五月佩至三山澄亦以六月至閩之三
司諸君承禮部咨文已將過海事宜會裁已定
造船之制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廣狹惟其制價
計二千五百兩有奇予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
費之廣也而遂不敢無益於國而侈其費財之
蠹也惟舊制以鐵梨木為舵桿取其堅固厚重
今以輕價索之而艱於得易以他木予等必欲
倍價以購后果得之財固當惜舵乃一船司命
其輕重有不難辨者七月二日定艤艤即船之
底木福州府備祭豕二羊二予等主祭三司諸

君率府縣官亦與陪焉重
王事也定艤之後方鳩舟人僝功矣侃等與衆官時
巡督之十一日遣承差齎本赴京謹
題爲求封事切照嘉靖十一年琉球國世子尚清
奉
表請封
欽豪差臣等充正副使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尚清爲中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船完之日過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勅聞弘治正德年間脩撰倫文叙編脩沈燾等曾

差往安南國因彼國欲留
詔勅爲鎮國之寶俱曾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琉球國襲封事例遠年無
從查考萬一尚清亦如彼國請留
詔勅臣等堅執不從恐拂彼敬奉之心聽其請留又
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勅禮部查議應否聽其請留庶臣等有所遵守而臨
期不至錯誤矣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珂齎捧
謹題請
旨九月承差至京赴通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禮部覆題云看得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稱齎捧
詔勑前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惟恐請留
詔勑乞要查議一節既查有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
其所奏本部行令各官臨時斟酌如彼國王請
留之意果出誠懇亦宜俯順夷情聽其請留等
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月承差齎儀制司手本至閩侃等
伏覩
睿旨馭夷以誠敢不祗若

明命是月琉球國進貢船至予等聞之喜閩人不諳
海道方切憂之喜其來得詢其詳翼日又報琉
球國船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予等則
又喜其不必詢諸貢者而有爲之前驅者矣長
史進見道世子遣問外又道世子亦慮閩人不
善操舟遣看針通事一員率夷梢善駕舟者三
十人代爲之役則又喜其不必藉諸前驅而有
同舟共濟者矣大大蹇朋來憂用以懌即此而觀
世子其賢矣乎敬使所以敬
君也歟

君所以保國也懷德畏威邦其永孚于休越甲午三
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
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窓玲瓏
開爽明霽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舟也此則艙
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
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之隙所以然
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艙
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而
實可以濟險因地異制造作之巧也長一十五
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

後竪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
者以次而短舟後作黄屋二層上安
詔勅尊君命也中供天妃順民心也舟之器具舵用
四副用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
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猫四約
重五千斤大棕纜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
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小艣船二不用則
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十四櫃海中惟甘
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
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面刀鎗

弓箭之類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
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所以壯國威而寒外醜之
膽也二十五日出塢塢即造舟之所亦設祭如
定艤之時其間若竪桅若浮水若治纜皆有祭
行祭禮皆如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
王事孔艱利涉大川祈也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
臺南臺距海百餘里大舟畏淺必潮平而启行
日行數里故先之駕舟民稍用一百四十人有
奇護送軍用一百人通事引禮醫生識字各色
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

官各給銀十二两爲衣裝費餘各給工食銀五两三錢五分推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之一從約也舊例猶有金銀九十餘器金廂帶四條備二使過海之用福州府造冊開報回文與之云職等素守清約無事華侈茶鍾酒盞用銀飾者相應備辦銀酒素銀撒盞銀節盂金廂帶皆不必用雖舊有成案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存乎其人毋得妄歛妄費以汚職等名節造完之日令首領官一員齎領前去回還之日照數給領若此者貞行也非以要譽也二十六日予

等啓行三司諸君送至南臺炰肉于几釃酒于
尊爵三行予等起謝曰曩時海國之役必數年
而始克竣事聞之舟不易成也今未及朞月而
有航海之期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諸君皆歌烝
民之詩以贈亦再拜遂别是晚宿于舟中翼日
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爲淺所傷臭厥載
具狀伏於堦下求爲之援予等欲藉其爲前驅
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判詞於提舉司令申
海道假環海衞所禦寇之舟暫遣其歸此固爲
趙亦爲楚意也適分守海道都閫諸君繼至海

道亦以
王事爲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至广石大舟亦始至
二日祭海登舟守巡諸君設宴爲餞是日北風
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予等亦有懼心有愛
之者勸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姑少待焉可
也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今人既集矣渙之恐難
卒萃舟不速行器具易窳有司費已侈幾則更
倍之遂別諸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
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
一望汪洋矣風順而微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

而移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茫
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
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
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
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
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
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
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
舞于舟喜達于家夜行徹曉風轉而東進寸退
尺失其故處又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

舯來問夷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少助順
即抵其國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欲泊於山
麓險石亂伏於下謹避之遠不敢近舟蕩不寧
長年執舵甚堅與風爲敵不能進不能遂上下
於此山之側然風不甚厲浪亦未及於舟人尚
未懼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聲若有分崩
之勢大桅原非一木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
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斷其一衆恐其遂折
也驚駭呌囂亟以釘鉗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
足艌麻不密板聯不固罅縫皆開以數十人轆

轤引水水不能止衆曰不可支矣齊呼天妃而
號剪髮以設誓予等不能禁徹夜不寐坐以待
旦忽一家人匍匐入艙抱予足口噤不能言良
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已壞矣予等聞此心戰神
怖無可柰何嘆曰各抱
詔勑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於此將焉求之而又將
焉逃之是時惟長年數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
足懼速求䌌縫而塞之可保無虞衆亦知其然
舟蕩甚足不能立心悸目眩何䌌之求於是有
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回以從順人心

必寧衣袽有備尚可圖也有一人執舵而云海
以山爲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
知也漂於落漈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失此
恐無以救夷通事從旁贊之予等亦知其言有
據但衆股慄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
勉強從之旋轉之后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
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翼午風自南來舟不
可往又從而北始悔不必待也計十六日旦當
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
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如之何

予等亦憂之亟令人上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嶺
微露若有小山伏於其旁詢之夷人乃曰此熟
壁山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三百里至此可
以無憂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地
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
米瓜菜之物為從者犒亦有酒菓奉予等通事
致詞曰
天使遠臨世子不勝訢踴聞風伯為從者驚世子益
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
具菜菓將問安之敬予等愛其詞雅受之時予

之舟已過王所之東欲得東風爲順夏月誠不
易得世子復遣夷衆四千人駕小舟四十艘欲
以大纜引予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測豈
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
行敢告船分左右各維一纜迤邐而行若常山
虵勢亦一奇觀也一晝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
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於移山之粤法司
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
予衆苦之在舟日久鬱隆成疾求登岸以避之
而不可得泣訴於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

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人至四千力亦衆矣不
能挽一舟以行虎賁三千猶足以成武功孰謂
浮海爲易耶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員益
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克行法司官左右巡
督鼓以作氣自夕達旦夷衆亦勇於用力無少
懈至二十四日猶未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曰
世子聞至移山刻期拱俟六日不詹中心孔棘
恐爲從者憂謹遣小臣奉慰予等謝之二十五
日方達泊舟之所名曰那覇港計六石登舟至
此幾一月矣予二人困於一艙不便出入暑氣

薰蒸脾胃受疾寢食弗安兼以風濤之險日驚
于心得保殘喘以終
王事嗚呼艱哉是日登岸岸上翼然有亭扁曰迎恩
世子遣衆官大小百餘員隨
龍亭候於亭下予等捧
詔勑安於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使館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衆官復行禮如初進見予等亦行禮
而退予等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
詔勑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詔勑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違制
以行予等曰守制國之經也臣之良也大以字
小惟信之懐敢惟一己是便而裂信毁制乎聽
之然世子雖不至舘舘中皆官正蒞事禮無不
肅用無不周下逮從人各有寢舍時給廩餼亦
使之安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具酒二壺菓
合二架酌酒於斗跪而言曰世子念
天使舍崇麗而卑痺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小臣問
候起居予受其酒乃曰賔至如歸不惟其物惟
其誠世子誠矣胡弗安之有飲畢復獻牛羊菓

菓初皆麾之后見其意勤懇間亦或受每一饋
予等亦遍及於從人無弗均六月哉生明報長
史舟至北山又越五日始抵國較之予舟浹旬
之隔詢之乃知桅折帆傾非夷衆之熟於操舟
幾何而不飫魚腹也越旣望行祭王禮王墓不
知所在有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封
其生者而又祭其薨者厚也所以勸天下之忠
也祭先於封者尊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
之道行於四夷胡越其一家矣祭品皆
欽定之數牲牷維腯酒醴維醹罔敢弗潔先迎至廟

俟設定后用
龍亭迎
諭祭文寺等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黑帶候於門外
感乎其容儼然若在憂服之中寺等拱而入至
寢廟神主居東西向寺等居西東向
龍亭居中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宣
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
恩進與寺等交拜揖至中堂寺等南向坐定世子令
長史致詞曰清蝸虜海角辱玉趾遠臨當匍匐
奔迓有制不敢遠越徒懷慚竦今又辱貴及先

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酤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
歡其敢曰休享于等曰
朝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而弗敢數焉者也人敦爲善
誰不如我敢奪人之守乎賓主初覿良用合歡
玄堂在邇恐非其時敢辭世子又曰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禮也斯可以燕
樂嘉賓之心今皆無之正以此耳幸毋辭于等
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孝之
人可以言禮諾之酒數行皆親獻禮儀卒度罔
弗恭坐少頃别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世

子詞曰今日勞從者爲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爲
獻爰具黃金拾兩爲壽予等訝曰世子知道而
亦以此况我乎令持去不從作書與之曰君子
交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將敬義以揆物
賓主各歆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君命是將敬共
王事乃其職也歆我以華筵亦云厚矣而又惠我以
褭蹄不已過乎在賢世子行之固爲盡禮在侃
等受之則爲非義授受之間天理人欲判焉辨
之明而守之固敢自欺乎辭不更贅惠無再貽

世子果知禮義者得是書不復冊饋祀事畢越
七月二日封王是日黎明世子令衆官候於館
門之外導引
詔勅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介在山海之間險側
高卑不齊不能如砥如矢將至國五里外有牌
坊一座扁曰中山自此以往路皆平坦可容九
軌旁壘石牆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頭禮導之國門門曰歡會門内
逶迤數步即王之宮宮門三層層有數級之堦
至正殿巍巍然在山之巔設

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禮國王升降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式先期五
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矣禮畢揖予等至别
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
臣是日維良受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群臣但四拜爲賀臣之尊者
親者捧觴爲壽夷俗以此爲敬君臣之間亦行
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
奉酒勸坐酒清而烈來自暹羅者比之麴米春
醺人更不須一盞予等但嘗之而已籩豆之實

備水陸之珍臠臐膮炙之膳既旨且多然不能
自製也皆假予等所帶庖人爲之蓋夷俗簾地
而坐無燕享醻會之事不知烹調和劑之味故
假以文其陋耳獻酬交錯至晡而止予等令儀
從迎
詔勑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爲寶璽書以爲寶
先朝詔勑藏之金匱已入葉于玆矣今辱賁臨幸留
鎭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爲先人羞予等見
其詞意雖誠猶未信也令啓其金匱之藏以驗
其留否之實長史數臣各捧一道而來

奎壁輝映絢采一堂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于

等至館王親一員同長史來饋禮物厲色麾之

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取扇布二物以答其誠餘

不之受復與一書曰士君子立身大節不過禮

義二者前書備布想已知之賢王亦知

朝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維新群工齊濟皆秉羔

羊之節晉如鼫鼠者愁如摧如而已侃等叨居

近侍萬里啣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彊守臣節於不辱爲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貽溝壑之譏耶與者受
者其戾一也欲馨清議其罪不恭王見書令長
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聞之常虩虩不自安唯恐不
道爲
聖朝棄況
天使之陟降
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論敢犯
朝儀廿二日復設宴名曰拂塵使琉球與使他國不

同安南朝鮮之使開讀

詔勑之後使事畢矣陸路可行已事遄返不過信宿

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非可以人力勝

者日乆不免會多會多不無情褻勢所必至也

踽踽凉凉豈能一日安耶是宴之設籩豆尚楚

而方物不復陳矣但令四夷童歌夷曲爲夷舞

以侑其觴傴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令世子介

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爵將行復躬捧玉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越二

十五日之夕颶風暴雨倐忽而至茅舍皆席捲

[seal]

予舘亦兀兀不安寢不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
壁蕩然無存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
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馬而岐路安可分盍待之
風雨果惡亦不可強質明而往王已差法司官
率夷人數百守於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夜半時
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遥不避而來予
因嘆曰華夏之人風雨晦冥之夕塞向閉戶以
避之猶恐未安衝風冒雨而行者必其骨肉顛
沛而不容已孰能視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辭
者乎夷之君臣其亦可感也夫八月中秋節夷

俗亦知爲美請賞之因得徧遊諸寺寺在王宮
左右不得輕易往來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
此最鉅者餘小寺不暇記二寺山門殿宇弘敞
壯麗亞於王宮正殿五間中供佛像一座左右
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
繪以五彩下用蓆數重清潔不可容履殿外亦
鑿小池甃以恠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
本樹似棕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此諸
夏所無者徜徉良久塵慮豁然但僧皆鄙俗不
可與語亦不敢見然亦知烹茶之法設古鼎於

几上煎水將沸用茶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
竹刷瀹之少頃奉飲其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
送迎無暇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豊
而情意則欵洽矣諸從人皆召至堦下令通事
勸飲旅進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
月明如晝海光映白松影篩青令輿人緩步徐
行縱目所適心曠神怡樂玆良遇忘其身之在
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
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玆狡焉不可
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

曰已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
其習也井底之蛙豈可與語天日之高明哉亦
具殽核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餞行陳席
於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與運舟之法皆
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為樂但運舟者俱小吏與
大臣子弟也各簪金花具彩服雖濡於水而不
顧以示誇耀之意越九月七日復請餞予等訝
其煩也深拒之懇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
之所列皆非昔比山蔬海錯糗餌粉酏雜陳於
前者製造精絜味甚芳旨但止數品不能如昔

之豊詢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諸閭人此
則宮中妃嬪親製以表獻芹之敬耳臨行長史
捧黃金四十兩王乃言曰送贐之禮振古有之
非清敢自褻其毋辭予等曰於義可受輒氏受
薛之餽不以爲嫌但予等以
君命來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乎敢王愕然曰
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比義清知過矣遂不敢強復手持泥金倭扇
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請以弁服即請之師也此別不復再會揮此或可以繫一念耳予等憫其情受之各荅以所持川扇彼喜不自勝再拜而別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儀不可復覩至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天性之良莫不羨衣冠文物之美拘于法而不得入是可哀也泊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岸皆石惟滅風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於其側且致慰詞仍遣看針通事一員夷稍數人護送又遣王親長史等官駕昔日所假之舟進

表謝
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於岸衆恐其傷
于石大驚幸前月親督脩艌不爲所傷復止二
十日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陡
作舟蕩不息大桅原以五木攢者竟折去須臾
舵葉亦壞幸以鐵梨木爲柄得獨存舟之所恃
以爲命者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
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天命果如此以
計免者得之矣狐死尚正首丘嗚呼狐之不能
若也舟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等爲

軍民請命亦叩首無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
報曰天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翼日
風如故尚不敢易舵衆皆廢寢食以待斃不復
肯入艙上水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
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
尾不能運舟風弱猶可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
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將
奈何衆不能決請命於予等予等曰風濤中易
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惶惑亦不能
決令其請珓於天妃乃得吉兆衆遂躍然起舵

舵柄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兼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既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山將近矣有疑者曰蝶質甚微在樊圍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之馴馴啄盡而去是夕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如一葉稍後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

年持舵者衣盡濕則艙中受水又可知也風聲
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舟一斜側流汗如
雨予等懼甚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以紓其懼
又相與歎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内外百神皆爲之效職天妃獨不
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
爲奇功矣當爲之立碑當爲之奏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微曉已見閩之山矣舟
人皆踊躍鼓舞以爲再生稽首於天妃之前者
若崩厥角也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初二日

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接士大夫敘其所
以無不爲之慶幸區區二人何德獲此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同
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
嗚呼危哉予因是而有所感浮海以舟駕舟以
人二者濟險之要務也今官府造作什器官之
尊者視爲末務而不屑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爲
奇貨而惟巧於侵欺以故種種皆不如法不久
即壞房舍器用之物壞則可脩猶未甚害惟舟
之壞即有覆溺之患雖有船師在舟亦無及矣

前之所云古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后之使海外
者軍官不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賢者二員委
其造舟舟完令其同行彼軀命所關督造必不
苟且萬一藩臬不從以之請於
上命可也從予駕舟者閩縣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因
夷人駐泊於其地相與情稔欲往爲貿易耳然
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所云長年數人乃漳州
人也漳人以海爲生童而習之至老不休風濤
之驚見慣渾閑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長樂如鎮
東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可用人各有能有

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猶可必省一二

此貴精不貴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

國之費一則可以衞衆之生故不惜辭之煩爲后

使者忠告

群書質異

大明一統志

琉球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

朝貢由福建以達于

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魏以來不通中華隋大業

中令羽騎尉朱寛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

通掠一人以返後遣武賁郎將陳稜率兵至其

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

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爲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

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來朝其二山盖爲所併矣
風俗男子去髭鬚湏婦人以墨黥手爲龍虎文皆
紵繩纏髮從頂後盤至額男以鳥羽爲冠裝以
珠玉赤毛婦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闘鏤皮并雜
毛爲衣以螺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無君
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產
乳必食子衣食用手無匙筯得異物先進尊者
死者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上不起墳
無他奇貨尤好摽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

縛竹爲筏急則群舁之泅水而逃俗事山海之神祭以殽酒戰鬬殺人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殿宇多刻禽獸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無文字不知節朔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

山川黿鼊嶼在國西水行一日高華嶼在國西水行三日彭湖島在國西水行五日落漈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不回也九西岸漁舟至彭湖遇颶風作漂流落漈回

者百無一二

土產閙鏤樹硫黄胡椒熊羆豺狼

按琉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以去必孟夏而來必季秋乘風便也國無典籍其沿革不能詳然隋兵刼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効歸附其忠順之心無以異於越裳氏矣故特賜以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有六姓焉使之便往來時朝貢亦作指南車之意焉耳在昔其國三

分今中山併而為一者得非沃強晉弱之故歟風俗男子不去髭亦不羽冠但結髻於首之右凡有職者簪一金簪漢人之裔髻則結於首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如纏首之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脫之一則蓆地而坐恐塵污一則以跣足為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唯接見余等則加冠具服履襪揖遜之間每見其疾首

蹙額盖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真以墨點手爲花草鳥獸之形而首足又無飾髻如童子之角總於後而簪珥不加不知足而爲之屨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室則以蘇蔴藉屨底少加皮緣即爲美觀上衣之外更用幅如帷蒙之背上見人則以手下之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稍細而制長覆其足也其貴家大族之妻出入則戴箬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俱無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産乳必食子衣之事也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夏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

級之辨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
官次察度官司刑名也次那覇港官司錢穀也
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士官而爲武職者
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
有定員而爲文職者也王弁日而視朝自朝至
於日中昃凡三次陪臣見之皆搓手膜拜尊者
親者則延至殿内賜坐賜酒其卑疏者則移時
長跪于階下焉凡遇元旦
聖節長至日王率衆官具冠服設
龍亭行拜

祝禮蓋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於子必
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筯得異
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
之可嘉死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
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藁草襯土而
殯上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於
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啓鑰
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
賈不通若以爲防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
物者即加以劓刵之刑人誰敢犯朝貢往來俱

乘大航海邉漁塩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楫而
縛竹為筏也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為尸凡經二
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來王率
世子及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為不善神即夜以告王王就擒之聞昔倭
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錮其舟易而水
為塩易而米為沙尋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
以國王敬之而國人畏之也尸婦名女君首從
動經三五百人各戴草圏携樹技有乘騎者有
徒行者入王宮中以遊戲一唱百和聲音哀慘

來去不時唯那覇港等處不至以此多不良者
家蕪有漢人故也閩人爲王倩作宴者身親見
之且傳聞封王日必見天使是日不來此則真
有而殺人祭神則非也王之宮室建於山巔國
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四
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聚髏爲佳
之說也門外有石砌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
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
也道路坦夷曾不設塹樹棘以爲險殿宇朴素
亦不雕禽刻獸以爲奇至於賦斂則寓古人井

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備王及臣民各分土以
爲祿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昨封王所用布帛
粟米力役之征則暫取諸民而不常也雖無經
生卜士之流然亦諳漢字奉正朔豈至視月盈
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哉
山川則南有太平山西有古米山馬齒山北有
硫黃山熱壁山灰堆山移山七島山蓋不止黿
鼊等嶼彭湖等島而已落漈不知所在殆遠去
琉球而非經過之處也昨見古米山水急礁多
聞舟有至此而敗者亦不亞於落漈之險矣

土產無鬪鏤樹亦無胡椒硫黃雖產自北山而
取之亦甚艱無熊羆豺狼虎豹等猛獸是以多
野馬牛豕價廉甚每一值銀二三錢而已牲雖
賤人有終歲不獲食者貧約故也凡殺牲不血
刃但以水淹之而火其毛不畜犬亦鮮鵞鴨鶯
燕鸛鶴之族俱無鳥唯烏鴉麻雀而已有蛇蝎
蝎亦螫人蛇則不爲害聞前使遭蛇恠之驚無
是事也穀則有稻秫稷麥菽蔬則有瓜茄薑蒜
葱韭等品果則有芭蕉甘蔗石榴橘柹之類人
言冬瓜可以解渴甘蔗巨如盌形皆非也至於

壁間有虫形如中國之蝎虎者聲喍如雀則穿

異焉

羸虫録

琉球當建安之東水行五百里土多山峒峒有

小王各爲部隊而不相救援

國朝進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

禮待甚厚

按福州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晝夜始可至琉球

以水程計之殆將萬里矣若夫建安則建寧屬

邑也又在福州之西北而云水行五百里不知

自何洋以發舟而若是乎其近易耶琉球固多
山而崆峒則少王之子弟雖出分各山而未嘗
不聽徵調如奈王封王等日則各率所部戎服
而列伍以防衛則其有事而相爲救援可知矣
歸附
國家之初朝貢固無定期今每二年而一舉至於
令子姪入太學僅於洪武二十二年而創見之
嗣是唯遣陪臣之子進監讀書大司成教以誦
詩學禮處以觀光之館夏葛而冬裘朝饔而夕
飱禮待不亦厚乎邇如蔡廷美鄭賦梁梓蔡瀚

等皆俊秀可教曾北學中國授業名儒今皆補
爲長史都通事等官進見之時儀不忒而言有
章未必不自讀書中來也其他則苦禮法之拘
衣冠之縛矣

星槎勝覽

琉球國山形抱合而生一曰翠麗一曰大崎一
曰斧頭一曰重曼高聳叢林田沃穀盛氣候常
熱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釀甘蔗爲酒煮海爲鹽
能習讀中國書好古畫銅器作詩効唐體地產
沙金黃蠟

按琉球國之山形雖南北一帶而生不甚抱合亦無孥麗等四山之名且形勢卑小不高聳林木樸樕不茂密厥田沙礫不肥饒是以五穀雖生而不見其繁碩也氣候不常熱雨過即凉秋冬亦雨霜雪其地近北故也政令簡便各食分土故曰酋長遵理不科民下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槎取汁爲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釀亦非美姬含米所製其南番酒則出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則令習讀中國書以儲他日長史通

事之用其餘但從倭僧學書番字而已古畫銅器非其所好其所好者唯鐵器綿布焉盖其地不産鐵土不植綿故民間炊爨多用螺殼紅女織絍惟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易自王府而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至於作詩則弄文墨叅禪乗者間亦能之而未必唐體之効矣地不産金亦無黄蠟及玻璃等物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殆如宋季之鵝眼綖貫錢也曾聞其國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

猶淺於貝哉

集事淵海

琉球與泉州之島曰彭湖者煙火相望其人驍
健以刀稍矢劒鼓爲兵器旁有毗舍那國語言
不通袒裸盱睢殆非人類

按地之相去近則可望遠則視之而弗見也琉
球去彭湖不下數千里山川出雲蜃氣作霧則
光景且伏矣煙火可得而相望乎閩中士夫常
曰霽日登皷山可望琉球葢所望者小琉球也
若大琉球則雖離婁之目亦豈能明見萬里之

遠哉若曰其人驍健則誠是也盖生有膂力耐
飢渴勞苦熱壁撓舟之時雖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而亦未甞告病匪直賤者若是雖酋長之貴
亦慣勤動大風暴雨雖夜必興相與徒行露立
於港邉以防舟之漂蕩焉而寒濕不能使之疾
也國無醫藥民亦不夭札或壯或老始生瘡瘮
地雖卑濕而不見有瘦癃殘疾之人是豈盡出
於禀賦哉亦由其薄滋味寡嗜慾元氣固而腠
理密也第人尚忿争有不平即以刃殺人度不
免亦剖腹自斃所用兵器如刀劒弓矢之類亦

嚴利勁直弓稍長如握檐射則樹於地而兩手
彎之矢可至二百步許𥂫甲製以皮革進退節
以金鼓鄰國目為勍敵焉其國西南則暹羅東
北則日本聞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
即所謂毗舍那國耶

杜氏通典

琉球國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兠土人呼之為可
老羊妻曰多拔荼居舍大十有六間王乘木獸
令左右輿之凡宴會執酒者必得呼名而後飲
上王酒者亦呼王名然後啣杯共酌歌呼蹋蹄

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又曰民間門
户必安獸頭
按琉球國嗣王姓尚氏名清父名眞祖名圓自
上世以來皆命名以漢字妃皆選自民間女子
充之土人稱王曰敖那稱妃曰札喇無可老羊
弁多按荼之稱也至於陪臣則無姓氏但以先
世及已所轄之地爲姓名如王親孔加迷盃器
法司官寧沾安冊也皆地名也若大夫金良長
史蔡瀚蔡廷美都通事鄭賦梁梓林盛等凡有
姓者皆出自

欽賜三十六姓者之後裔焉王之居舍向南者七間
向西者七間以南者舊制不利於風水及以西
者爲正殿閣二層上爲寢室中爲朝堂末與臣
下坐立九閣門俱五色土珠爲簾櫳中三間畧
加金碧傍有側樓亦有平屋皆以板代瓦簷不
遠地而階亦近除僅如中國公侯之宅無越制
也王出入乘肩輿非木獸以十六人扛之傘蓋
用五色從者數百人鼓吹導前戈矛擁後仍以
土珠小團扇四柄貼金葫蘆一對爲儀衛不知
何所取義焉宴會不時禮亦簡朴陪臣遇吉每

稱觴以壽王王亦與之坐而共飲但不至於呼名也樂用絃歌音頗哀怨嘗譯其曲有人老不少年之句亦及時為樂之意如唐風之山有樞也更以童子四人手擊柝而足婆娑以為舞焉所謂蹋蹄之歌女子之戲皆非也大抵琉球俗朴而忠民貧而儉富室貴家僅有瓦屋二三間其餘則茅茨土堦不勝風雨飄搖之患人不善陶埴王屋亦無獸頭況民間乎傳者訛矣

使職要務

洪武永樂時出使琉球等國者給事中行人各

一員假以王帶蟒衣極品服色頒於臨海之處
經年造二鉅舟中有艙數區貯以器用若干又
藏棺二副棺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釘銀牌若
干兩倘有風波之惡知其不免則請使臣仰臥
其中以鐵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也庶人見
之取其銀物而棄其柩于山崖俟後使者因便
載歸迺著鑒泊沒之禍奏
准待藩王繼立遣陪臣入貢丐封乃
命使臣齎
詔勑駐海濵以賜之此得華夷安危之道雖萬世守

之可也

按我

朝封錫藩王之制如安南朝鮮則遣編脩給事中等官爲使占城琉球則遣給事中行人等官爲使各給以麒麟白澤公侯伯駙馬之服

恩榮極矣故感激圖報之下往往有人且安南朝鮮固陸路可通矣若占城及琉球則海邦也必於廣東福建臨海之處經年造二鉅舟以渉大川余等以一舟所費已及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人各一舟非唯倍其費抑亦不克共濟矣故止造

一舟至於藏棺釘牌之事原無此例縱有之亦無益也故令有司不設備焉大柢航海之行亦危矣凡親愛者爲之慮靡不周有教之以舟傍設桴如羽翼者有教之以造水帶者有教之以多備小舸者殊不知滄溟萬里風波莫測凡此舉不足恃也所恃者唯
朝廷之威福與鬼神之陰騭焉耳乃若領封之說則肇自前使占城者正副畏難不肯航海以畢事曠日持久渠國不獲已而領自海濱非
俞旨也嘗稽古諸侯凡嗣立俱以士服入見

天子而後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諸侯也雖不克
入覲
天王俾其於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中國尊而當安
外夷賤而當危也豈直省不貲之費而已哉經
國者爲之建白可也
大明會典
琉球自洪武年間其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
遣使奉
表箋貢馬及方物洪武十六年
賜國王鍍金銀印并文綺等物山南王亦如之後

賜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紵絲紗羅冠服王妃紵絲
紗羅王姪王相寨官絹公服永樂以來國王嗣
立皆請
命冊封自是惟中山王來每二年
朝貢一次每船一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
貢物
馬　硫黃　蘇木　胡椒　螺殻
海巴　生紅銅　牛皮　櫂子扇　刀
錫　瑪瑙　磨刀石　烏木　降香
木香

按琉球貢物唯馬及硫黃螺殻海巴牛皮磨刀石乃其土產至於蘇木胡椒等物皆經歲易自暹羅日本者所謂檌子扇即倭扇也盖任土作貢宜其惟正之供而遠取諸物亦其獻琛之敬

則夫

符璽之

賜章服之

頒得非顯忠嘉善之典歟

天妃靈應記

神恠之事聖賢不語非忽之也懼民之惑於神而遺人道也侃自蚤歲承父師之傳佩敬而遠之之戒凡禱祠齋醮飛符噀水誦經禮佛之類閭黨有從事者禁之不可則出避之或過其宮則致恭效程子焉迺者琉球國請封

上命侃暨行人高君澄往將事飛航萬里風濤叵測

璽書鄭重一行數百人之生厥繫匪輕爰順輿情用

閩人故事禱于

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爲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

禮必虔真若懸命於神者靈貺果昭將至其國逆風蕩舟漏不可禦群譟乞神風定塞衂乃得達及成禮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檣折舵毀群譟如初須臾紅光若燭籠自空來舟皆喜曰神降矣無恐顧風未已又明日黑雲四起議易舵未決卜珓於神許之易之時風恬浪靜若在沼沚舵舉甚便若揷籌然人心舉安允荷神助俄有蝶戲舟及黃雀止檣或曰山近矣或曰蝶與雀飛不百步山何在其神使報我以風乎寺以其近於載鳴鳶之義頷之曰謹備諸已而

飀夜作人力罔攸施衆謂胥及溺矣予二人朝
服正冠坐祝曰我等貞臣恪共
朝命神亦聰明正直而一者庶幾顯其靈語畢風漸
柔黎明達閩神之精英烜赫能捍大患如此謂
非
皇上懷柔百神致茲效職哉然非身遇之安敢誣也
揆之祭法廟而事之允宜在宋元時已有封號
廟額
國朝洪武永樂中屢加崇焉予二人縮廩附造舟
餘直新之广石望崎行祠則從行者歛錢以脩

行當聞之
朝用彰神貺因紀其槩高君讓侃援筆輿以告巡
按侍御方君涯𨒪之又命福郡倅姚一和𥉤勒
諸石

夷語附

天文門

天 甸尼　日 非禄　月 都急

風 監済　雲 姑木　雷 刋眉

雨 嗑也　雪 由其　星 波世

霜 失毋　雹 科立　霧 氣力

露 秃有　電 波得那　霞 嘈嗑尼

起風 嗑濟福禄姑　天陰 甸尼奴姑木的　天晴 甸尼奴法立的

下雨 嗑也福禄　下雪 由其福禄　明日 阿者

昨日 乞奴　風雹 嗑濟科立

地理門

地 只尼　土 足只　江 密乃度

河 嗑哇　海 吾也　山 牙馬奴

水 民足　氷 谷亦里　路 密集

石 依石　井 依嗑喇　墻 拿别

城 遶　泥 乜禄　沙 是那

灰 活各力　橋 松只　磚 牙及亦石

厇 嗑哇喇　岸 倭嗑　遠 它加撒

近 即加撒　長 拿嗑失　短 密失拿失

前 馬也　後 吾失禄　左 分達里

右 民急里　上 吾乜　下 世莫
東 加失　西 尼失　南 米南米
北 乞大

時令門

春 法禄　夏 拿都　秋 阿及
冬 由福　冷 碎牙撒　熱 嗑子撒
寒 碎角禄撒　暑 奴禄撒　陰 姑木的
陽 法立的　晝 皮禄　夜 由禄
早 速多　晚 約姑里的　時 吐急
氣 亦急　年 多失　節 此卺尼郎

正月 燒哇的 二月 寧哇的 三月 撒哇的
四月 升哇的 五月 惡哇的 六月 祿谷哇的
七月 式的哇的 八月 法只哇的 九月 谷哇的
十月 柔哇的 十一月 失不都及 十二月 失哇恩

花木門

茶 扎 花 法拿 米 谷米
樹 拿急 果 吾包 松 馬足
栢 馬足那急 竹 達急 笋 達急
棗 那都乜 草 谷撒 底 吾利
菜 莱 梅 吾乜 葉 尼

香 搞　蓮花 拿花孫奴法　龍眼 龍暗

荔枝 利是　甘蔗 翁急　胡椒 谷蹺

蘇木 司哇

鳥獸門

龍 達都　虎 它喇　鹿 加目

馬 吾馬　獅 失失　牛 吾失

兎 吾撒急　熊 谷馬　象 穧

鷄 它立　鵞 荅嗑　猪 吾哇

驢 仝　騾 仝　狗 亦奴

皮 嗑哇　鼠 聶　鶯 打荅簪

魚 亦窩　羊 非都知　蛇 容容

猨 撒禄　龜 塩乜　雀 孫思乜

鳳凰 失窩　麒麟 其粦　孔雀 公火

獅子 失失　獬豸 害宅　仙鶴 司禄

象牙 杳杳華　玳瑁 塩乜那各　牛角 吾失祖奴

喜雀 孔加杳思　鶴頂 它立奴谷只

宮室門

門 勤那　窓 慢多　房 亦兼

樓 塔塩牙　井 依嗑喇　河 塩哇

御路 容集　册墀 容集　御橋 朴只

皇城 谷倍谷　館驛 館牙　厓房 嗑哩喇禾兼

器用門

盔 不力千　甲 約羅衣　刀 荅知

箭 牙　弓 由迭　弦 禿奴

鎗 牙立　卓 代　盤 朳只

盆 大剌　瓶 飄　床 隨各

船 福尼　棉 花時　舵 看失

櫓 羅　蓬 賀　筯 朴只

帶 文必　畫 業　書 福蜜

筆 分粘　字 開的　墨 思墨

紙 嗑乜　硯 孫思利　鎖 沙舍奴
碗 麻佳里　屏峯 飄布　香爐 稿炉
花瓶 法拿飄　香盒 福法各　倭扇 昂季
箱子 凱　酒鍾 撒嗑子急　茶鍾 漙嗑子急
棊子 乞是　玉帶 衣石乞各必　金鍾 孔加飛麻加里

人物門

皇帝 倭的每　王妃 扎剌　國王 敖那
王子 敖那吾哇　朝廷 倭每奴　大夫 大福
長史 犬思　使者 使臣　通事 度日
正使 申司　副使 付司　唐人 大刀那必同

師父 失農包　和尚 鮑子　父親 阿舍都

母親 阿乜　琉球人 倭急拿必周　日本人 亞馬奴必周

大明帝王 大苗倭的每　朝貢使臣 嗑得那使者

兄 先扎　非都只　妻 眠多木

子 吾哇　琉球國王 倭急拿敖那

人事門

跪 非撒慢都急　說 嗑達里　拜 排是

興 吾達里窔亦　走 乜姑　去 亦急

來 外亦利　你 吾剌哇　我 昻哇

有 阿力　無 乃　好 約達撒

反 哇祿撒　買 烏利　賣 高業

睡 眠不里　請來 子盖失　見朝 大立業亦急

入朝 大立業客達　鞠恭 烏遜皮　底頭 烏其利

立住 谷只歪立　叩頭 嗑藍子　謝恩 蜜温普古里

朝貢 嗑得那　平身 各失吾奴必約　慶賀 蜜由歪利

表章 虎烏　賞賜 非進的　起來 揭知

進貢 嗑得那　進表 溧那阿傑約　進本 盆那阿傑的

報名 包名　辭朝 慢多羅　回去 慢多羅

早起 速多蜜的　下程 林斤　筵宴 扎半失

勑書 着谷少　拿來 莫只个　好看 約達撒

不好 哇禄撒　放下 吾着刻　作揖 礼撒哇利是

給賞 非近的　方物 木那哇　多少 亦如撒

言語 谷只　曉的 失達哇　不曉的 民納失達哇

聖旨 由奴奴失　御前謝恩 悪牙蜜温普谷里

且慢走 烏其利剌　上緊走 排姑亦急　上御路 悪牙蜜即約里

再叩頭 麻達嗑藍子其馬

衣服門

段 恕司　紗 撒　羅 羅

紬 柔　絹 活見　布 木綿

靴 谷足　韈 都谷乜　鞋 三扒

帽 帽　紗帽 紗帽　帶 丈必
綢巾 綢巾　員領 急那　衣服 急那
彩段 法拿那恕司　綿布 奴奴木綿　夏布 拿都木綿
竹布 達急木綿　葛布 嗑布　官絹 活見
改機 盖乞　倭絹 活見　西洋布 尼失木綿

飲食門

酒 撒急　肉 失失　茶 扎
飯 翁班尼　麵 以利蒙巳　菓 吾乜
菜 菜　水 民足　酒飯 撒急翁班尼
鮮魚 必沙莫知　喫茶 昂乞利扎　喫飯 昂乞利翁班尼

喫肉 昂乞利失 失

身體門

頭 嗑藍子　耳 眉　眉 馬由

目 乜　口 谷之　牙 華

鼻 花那　手 帖　脚 悪失

心 各各羅　身 度　髮 加藍

眉毛 不潔　鬍子 品其

珍寶門

金 孔加尼　銀 南者　銅 嗑加加尼

鐵 谷禄嗑尼　錫 失禄加尼　錢 熱尼

鈔 支尼　玉 衣石　珠 達馬

石 衣石　瑪瑙 吾馬那達馬　珊瑚 牙馬那達馬

珍珠 達馬　水晶 民足達馬　玉石 達馬衣石

琥珀 它喇　犀角 吾失祖奴　倭刀 荅知

硫黃 魚敎

數目門

壹 的子　貳 荅子　叁 蜜子

肆 由子　伍 亦子亦子　陸 木子

柒 拿拿子　捌 甲子　玖 姑姑奴子

拾 吐　拾壹 吐的子　拾貳 吐荅子

拾叁 吐審子　拾肆 吐由子　拾伍 吐亦子子
拾陸 吐木子　拾柒 吐拿拿子　拾捌 吐甲子
拾玖 吐姑奴子　貳拾 荅子吐　壹錢 亦止買每
貳錢 尼買每　叁錢 衫買每　肆錢 深買每
伍錢 吾買每　陸錢 禄谷買每　柒錢 式止買每
捌錢 法只買每　玖錢 姑買每　壹兩 兟買每
拾兩 辟牙谷兟每　壹百兩 辟牙姑　壹千箇 森那
壹萬箇 麻柔吐失　千歲 森那　萬萬歲 蔴油吐失

通用門

買 吾利　賣 高粜　來 外亦利

去 亦急　說 嗑達力　看 塞只

求討 荅毛里　起身 捐知亦急　起去 捐知亦急

起來 捐知　回去 慢多羅　說話 嗑達立

不敢 揚蜜撒　曉的 失達生　知道 失知

付荅 仝　回賜 仝　好看 約達撒

不好 哇祿撒　買賣 亞及耐　有無 阿力乃

東西 加乜乜失　不知道 失監子　明早起身 阿者

速多蜜的捐知

夷字附

い 以	ろ 路	は 罷	に 尼	ほ 布
へ 比	と 度	ち 知	り 利	ぬ 奴
る 而	を 倭	わ 哇	か 加	よ 有
た 他	れ 呂	そ 甦	つ 了	ね 尼
な 那	ら 剌	む 武	う 烏	ゐ 倚
の 怒	お 窩	く 古	や 牙	ま 末
け 去	ふ 不	こ 孤	え 依	て 的
あ 亞	さ 沙	き 其	ゆ 又	め 米
み 美	し 實	ゑ 泄	ひ 庇	も 母

セ世　ナ是　ネ敲

夷國上下文移往來書札止寫此數字凡音韻畧相類者即通用也

欽差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為出使海外事切照嘉靖十一年五月內琉球
國世子尚清上
表請封
欽蒙差臣侃為正使臣澄為副使各
賜一品服一襲賫捧
詔書一道
勅書一道
諭祭文一道并
頒賜儀物等項前往琉球國祭中山王尚真封尚真

子尚清為中山王臣等隨即
陛辭先至福建造舡船大而費亦巨經始扵嘉靖十
二年五月至嘉靖十三年四月始克造完舡完
之日遂至長樂縣广石地方登舡先期尚清已
遣長史蔡廷美等過海迎接令通事林盛帶夷
稍三十人為臣等駕舡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
洋洋中偶值逆風舡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后遇
順風復往因失針路漂過琉球國交界地方名
曰熱壁山遂泊于此尚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
夫四千餘名駕小舡四十餘隻至熱壁將舡挽

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尚清即遣儀從及
文武陪臣隨
龍亭迎
詔勅諭祭文至
天使舘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
王禮七月初二日行封王禮是日尚清皆迎至
國門外一見
龍亭先行五拜三叩頭禮步行前導迎至正殿一如
儀注行禮
開讀已畢設宴欵留禮意懇至臣等令儀從迎

詔勅回館尚清令通事致詞欲留爲鎮國之賓臣等
猶未允復令長史捧
先朝詔勅来看臣等始知留
詔勅爲
先朝故事况已奉有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似應即回因海中風浪不
測惟順風而后可行非可以人力勝者琉球在
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
日方可開船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日有
廩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行

人役皆給口糧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
兩為賮臣等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
用尚不敢妄受況外國之物乎故責以大義陳
以
國法彼亦知敬而不敢强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
十人為臣等駕舡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
事梁梓等另駕一舡進
表謝
恩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晩颶風陡作將臣等舡中大
桅吹折舵亦損壞舟人皆震恐無措荷

皇上威福以致神明默佑得保生還在十月初二日
入福建省城同行夷舡今尚不到或未免漂溺
之患矣除彼自行補謝外臣等切思自三代以
降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文德被海內者尚不
多見况覃敷海外者乎若越裳氏之重譯而来
以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海外無慮數千
里漢唐宋時皆未嘗內附至元時遣将伐之而
亦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来
朝此豈區區勢力所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

耳我
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
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又
許其遣子弟入
國學讀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迨今
皇上御極以来
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
聖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
之險貢獻益勤
請封益篤今日之舉尤出誠懇聞

欽命奔迎於海曲見
龍亭匍匐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
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臣等忝與使事
亦竊尊榮無任感荷慶幸之至緣係出使海外
事理備將使事顛末謹具題
知

琉球國中山尚清奏爲謝勞事伏念臣清僻居
海邦荷蒙
聖育封臣爲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
表謝
恩外今有差來使臣二員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
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冒五月之炎暑衝萬里
之波濤艱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
以爲禮薄具黄金四十两奉将謝意此敬
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微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今陪

臣順齎
貢奉伏乞
天語叮嚀
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敬伸無任激切感仰之至
等因奉
聖旨覽奏謝足見敬慎金着陳侃等收了禮部知道

光祿寺等衙門少卿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爲謝勞事侃原任吏科左給事中高澄原任行
人司行人於嘉靖十一年蒙
欽命差往琉球國封世子尚清爲中山王往返三年
已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復
命訖近中山王尚清差陪臣謝
恩順齎臣等所卻黃金四十兩具本
進呈欲
天語叮嚀下賜臣等節奉
聖旨金着陳侃等收了欽此欽遵切念臣等奉

皇上之命遠使琉球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
彼正欲敷揚
聖德恪守臣節為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禮之餽故
筵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三書備
於使琉球錄中已塵
御覽矣臨行以金四十両為贐堅不肯受彼心不自
安冒瀆
天聽蒙
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
命臣等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敢不拜受以為家寶但奉使奔走

乃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曷敢受兼金之惠

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

內帑或

命彼帶回庶遂臣等之初心而於

君命斯不辱矣無任感激敬懇之至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准辭該衙門知道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奏為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竊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琉球遠在海外無路可通往來皆

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畔岸深無底極大

風一來即白浪如山舟飃忽震蕩人無以庸其

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而不顛覆也

耶臣等往來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明之助得

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

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臣等不敢隱其功謹

歷數為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五月初八日開洋至十二日將底其國忽逆風大作舟搖撼不可當遂尒發漏數十人以轆轤引水不能止舟蕩甚足不能立衆欲塞漏而不可淂於是群呼求救於神剪髮以設誓俄而風遂息舟少寧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淂保無虞使是風更移時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時九月二十日在彼開洋二十一日夜即遇颶風將大桅吹析須臾舵葉又壞舟之所恃以為命者

桅與舵也當此時舟人哭聲震天大呼神明求
救臣等亦知決無生理為軍民請命叩首無已
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来舟舟人驚報曰
神已降矣吾輩可以生矣舟得無事當風雨晦
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非神之精靈不可也
此其功二也二十三日黒雲蔽天風又將作衆
皆知舵當易而不敢任盖風濤中易舵一動即
覆矣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衆遂躍然起易舵柄
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
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廡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

後風浪復厲神明之助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
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舟僉曰蝶質甚微
在樊圃中飛不百步安能遠涉滄溟此殆非蝶
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後有一雀立
於桅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米飼之馴馴啄盡
而去是夜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飄
蕩僅如一葦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真不忍聞
舟一斜側流汗如雨臣等懼甚衣服冠而坐相
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為之效職海神獨不

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

為奇功矣當為之立碑當為之奏

聞于

上言說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

其功四也有夷舟進

表謝

恩者與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今

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閩

江不至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

不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脩廟

立碑矣但奏
聞之言既出于口不敢有負于心謹摭顛末上瀆
聖聽詞若涉于荒唐心實本于誠懇伏望
聖慈憫念下之禮部詳議可否萬一其功當報令福
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
天恩浩蕩而幽冥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
在舜時已有望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
加致祭況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為大

災大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臣等無任戦慄恐懼之至爲此具本親齎
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禮部爲乞祠典以報神功事祠祭淸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
官陳侃等題云云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来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左給事中陳侃等奏稱奉
命琉球往来海中時遭風險幾致顚覆多藉神功救
援乞要
賜祭以報其應一節爲照
國家嶽鎮海瀆類皆有祭祀法云能捍大患則祀
之在典禮則固然矣今左給事中陳侃等奏使

海外屢遭風濤之險卒獲保全實乃
皇上聖德默祐所致海神效職不可謂無是亦捍災
禦患之意也
賜之以祭禮亦有據合無俟
命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
布政司備辦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堂上官
致祭一次以荅神休不為常例緣係乞祠典以
報神功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来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欽此

嘉靖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陳侃等謹

題爲周咨訪以備採擇事切念臣等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

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

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畧有二臣等

初被

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禄之變燒毁

無存其

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

内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有年久卷案

為風雨毁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冝皆訪於耆民
之家得之至於往来之海道交祭之禮儀皆無
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
喪而不之知后海道往来皆頼夷人為之用其
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因恐
后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為此録使之有所徵
而無懼此紀畧所以作也又嘗念
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
大明一統誌者是已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漈
者水趨下不回也舟漂落漈百無一回臣等嘗

懼乎此經過不遇是險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
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漈可知矣又云
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臣等嘗疑乎此
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
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
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
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誌書為然
杜氏通典集事淵海蠃蟲錄星槎勝覽等書凡
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盖琉
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

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爲誌何以信今
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
也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
問麤疎言詞鄙俚勉成此録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
史舘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陡膽
進呈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緣係周咨訪以備採擇事理謹以使琉球録繕
寫一冊隨本上

進以

聞伏候

勅旨

禮部一本爲周咨訪以備採擇事該吏科等衙
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看得吏科
左給事中陳侃行人司行人高澄等題稱奉
命往琉球國封王禮畢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撰
使琉球錄一冊上
進乞要詳議備行史館採擇一節爲照琉球國遠在
海濵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風土知之者寡
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有該載未
盡者據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親歷其地目繫

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来聞見悉出實錄因採
擇事蹟撰述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
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
嘉尚似應
俯從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日史館採集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是

使琉球錄後序

天下事履之而後知及之而後喻
未有不身試之而知其然者壬辰
歲陳給舍暨余被使琉球
命人皆曰航海之役危矣哉盍訪諸前
使而稽其所錄耶越旬獲覩
詔勑琉球舊草始知前爲給舍董君旻

司副張君祥于時二君已不祿矣
而鋟諸梓者復遺失而莫之可稽
良用憂懼乃取載琉球諸書而叅
考之見其為說頗異臆純夷或有
是也及今夏五月至其國立冬風
便始歸其間得於見聞之久詢訪
之真者似與諸所載少不同是非

獨疑訛之故或者風以化移俗因
時易月異而歲不同耳故因紀使
事而復質之諸書以見
今日聲教之大同而蠻夷之丕變也雖
不足續王會之圖成風土之記然
於後之奉使者則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甲午十月乙亥古燕高澄序

跋

右明嘉靖刊本使琉球錄。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千頃堂書目著錄於史部地理類。四庫未見著錄。明刊紀載彙編。及明抄本秘冊叢說。僅採其使事紀略一卷。凡是書所缺略。皆據秘冊叢說補入。所附夷語。模糊之字尤多。以無書可校。姑亦仍之。明史外國傳四琉球云。「嘉靖五年尚眞卒。其世子尚清以六年來貢。因報訃。使者還至海溺死。九年遣他使來貢。並請封。命福建守臣勘報。十一年世子以國中臣民狀來。上乃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持節往封。及還。却其贈。十四年貢使至。仍以所贈黃金四十兩進於朝。乃敕侃等受之。」按琉球自古不通中國。

元世祖遣官招諭不能達。洪武初。其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尙爲姓。而中山爲強。山南山北皆爲中山所併。成祖以還。習向華風。朝貢不絕。侃等以嘉靖十二年五月奉命使節琉球。先赴福建。造舡船。翌年四月舡成。五月初八日解纜放洋。五月二十五日。到達彼國。七月初二日行封王禮。凡停泊一百五十日。九月二十日開舡返國。十月初二抵福州。飄泊半歲。屢經風濤。備嘗艱辛。始克返國。歸乃述其途中所遇山川風景。民物土俗。撰爲使事紀略。又輯大明一統志。嬴虫錄。星槎勝覽。集事淵海。使職要務等書。凡關於琉球事者。輯爲羣書質異。中多未見之本。凡前書所記之妄。皆爲辨證。如琉球本無落漈之

水。趨下不回。前人謂中山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侃遍觀王宮。壁下皆累以石。國王循循雅飭。貌若儒生。實未有壁積髑髏之事。足以匡大明一統志之謬。至侃持節反璧。不失大國使臣之風。梯航浮海。於怒浪驚濤之中。心神俱怖。既其歸也。乃有得慶生還之感。蓋怵於琉球使臣漂溺之覆轍也。琉球介於中華日本兩國之間。事秦事楚。極感舉趾之艱。侃之使彼邦也。初則禮貌甚隆。中忽冷落。其行也。則又款接愈殷。如是記所云「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茲。狡焉不可測其衷。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蓋當嘉靖時。琉球已存兩屬之心。明史所稱外禦強鄰。內修貢不絕。

此亦小國事大之一道也。安陽謝國楨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

第一集　十二種

(06016A)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每部七十冊實價國幣叁拾伍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朝鮮史略 一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朝鮮史略

Far East
AC
9
G5
K97

AC
149
P3
V.20

107 - 208223

朝鮮史略

據明萬曆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朝鮮史略卷之一

檀君

東方初無君長只有九種夷有神人降于太白山在今寧邊府卽妙香山檀木下國人立爲君唐堯二十五年戊辰國號朝鮮在東表日出之地故曰朝鮮索隱曰以有山水故名都平壤徙白岳後入阿斯達山今九月山爲神是爲檀君名王儉古紀云檀君與堯並立至商武丁八年爲神壽四千十八然權近應制詩曰傳世不知幾歷年會過千盖傳世歷年非檀君壽也

箕子

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國人五千入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是爲後朝鮮教民禮義田蠶織作設八條之教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飲食以籩豆有仁賢之化其後子孫稍驕虐燕乃攻其西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至四十代孫否屬於秦子準立爲衛滿誘逼浮海南奔

衛滿

燕人衞滿因盧綰亂漢高祖時燕王綰亂亡命來渡浿水即今大同江誘逐箕凖據王儉城即今平壤仍號朝鮮至孫右渠不奉漢詔武帝遣公孫遂滅之

四郡

漢武帝討右渠分其地爲樂浪平壤臨屯東䑓縣今江陵玄菟東沃沮城今咸鏡地眞蕃雷縣

二府

漢昭帝以平那玄菟郡爲平州都督府臨屯樂浪郡爲東府都督府

三韓

馬韓今全羅地箕準避衛滿浮海居韓地金馬郡今益山郡號韓王其民土著知蠶桑作緜布性勇悍居處作土屋其戶向上統國五十四後百濟王溫祚并之自箕子至亡一千餘年

辰韓今慶州秦亡人避入韓韓割東界以與之常用馬韓人作主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乘駕牛馬男女有別行者讓路統國十二

弁韓弁一作卞今平壤立國於韓地不知其始祖年代

屬於辰韓亦統十二國權近曰後漢書以爲卞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謂卞韓在南者盖自漢界遼東之地而云耳非謂卞韓在辰馬二韓之南也崔致遠因謂馬韓麗也卞韓百濟也誤矣

三國

新羅始祖赫居世立漢宣帝五鳳元年初高墟村長蘇伐公得大卵於蘿井林間剖有嬰兒養之岐嶷夙成六部朝鮮遺民居東海濱分爲六村或曰六部異之共立爲君號居西干方言王也都辰韓地國號徐羅伐以朴爲姓俗以瓠爲朴所剖卵似瓠故姓之立閼英初龍見於閼英井右脇生女老嫗養

之以井名之爲妃妃能內輔人謂之二聖王巡撫六部勸督農桑不伐馬韓之喪使民敬讓樂浪來侵見夜戸不扃服其有道引兵退東沃沮稱爲聖人沃沮在麗之東北連挹婁南接穢貊人性強勇今咸鏡地遣使獻馬卞韓以國來降權近曰羅祖閼英之生皆怪而不常豈非海隅之地有生之衆淳朴無知間有一爲詭誕者舉皆信而神之以傳後世也

高句麗始祖朱蒙立漢元帝建昭二年新羅始祖二十一年先是東扶餘王金蛙扶餘王解夫婁老無子求嗣祭山川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而淚轉石有小兒金色蛙形喜而養之名曰金蛙及長立爲太子得河伯女柳

花于太白山南優渤水在今寧邊府幽于室中爲日影所炤而娠生一卵蛙欲剖之不能毋裹置暖處有男子破㲉而出骨表英偉七歲自作弓矢發無不中名爲朱蒙扶餘俗謂善射者爲朱蒙蛙七子忌欲殺之朱蒙乃與烏夷陜父摩離等行至淹淲水無梁祝曰我天帝子河伯外甥今日逃亂追者將及柰何於是魚鼈成橋得渡橋解追兵不及至毛屯谷遇三賢麻衣衲衣水藻衣俱至卒本扶餘今成川府其王無子妻以女生沸流及溫祚王薨朱蒙

嗣自稱高辛之後國號高句麗因姓高時沸流水上松壤國王以國來降封爲多勿侯麗語復舊土爲多勿又滅荇人國在太白山東南卽今三陟府及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北接挹婁挹婁在不咸山北東濱大海多山險人多勇力土氣寒常居穴弓長四尺矢用楛青石爲鏃古之肅愼氏國也

高句麗王母柳花卒於東扶餘其王金蛙以太后禮葬之立神廟

高句麗王朱蒙薨號東明王太子類利立移都國內卽今義州又築尉那巖城朱蒙在扶餘娶禮氏有娠朱蒙去後乃生有奇節善

彈丸誤中汲婦盆以無父被罵問于母知父所在搜柱下得父所遺劒持往卒本見王王以所藏斷劒合之果驗乃立爲太子

新羅遣瓠公聘于馬韓韓王讓之瓠公對曰我國自二聖肇興人事修天時和倉庾充實人民敬讓辰韓卞韓樂浪倭人無不畏懷而猶謙虛遣下臣修聘反怒劫之何耶韓王欲殺之左右諫乃聽還瓠公本倭人初以瓠渡海來故號焉

百濟始祖温祚立漢鴻嘉三年新羅始祖四十年父高句麗王朱蒙以在東扶餘時所娶禮氏女子類利爲太

子溫祚與兄沸流恐不相容南行沸流居彌鄒忽（今仁川府）溫祚都河南慰禮城（今稷山縣）國號百濟（初以烏干等十人從行故號十濟後以百姓樂從改百濟）後徙南漢山城（今廣州）又徙南平壤城（今漢京）以扶餘爲氏（系出扶餘故云）沸流以其都水土鹹濕不能居到慰禮見宮室之盛慚憤死

百濟患靺鞨來侵（靺鞨在不咸山北與北沃沮相接古肅愼氏國卽今野人善寇鈔三國並被其侵）以族父乙音有智識爲右輔委兵事及卒以解婁代之神識淵奧年過七十膂力

不慈

百濟王都有老嫗化爲男

百濟遣使馬韓告遷都漢山仍定疆域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窮大海東極走壤

百濟王立東明王廟及國母廟史臣曰百濟與高句麗自别爲宗立東明之廟則不當配以他國之母而别祀其母也

百濟漢城人家馬生牛一首二身日者曰牛一首二身者大王并鄰國之應也王喜遂有并吞辰馬之志

新羅王赫居世薨在位六十一年太子南解立漢元始四年

號次次雄或云慈充方言巫蓋神而敬畏之稱

新羅有昔脫解者身長九尺風神秀朗智識過人精專學問兼通地理王妻以女以爲大輔委以軍國政事多婆那國王娶女國女生大卵置櫝中浮海至阿珍浦老嫗開櫝有兒養之以櫝來時有鵲隨鳴省鵲以昔爲姓以解櫝而出名脫解

倭侵新羅邊郡自此屢犯邊境

高句麗王遷都尉那巖城太子解明不隨恃強力結怨鄰國解明留都黃龍國王贈強弓解明對其使彎折之王賜死太子曰父命不可逃乃往礪津原以槍揷地走

馬觸槍死(年二十一)王莽發高句麗兵伐胡王不欲從莽遣嚴尤擊之降封王爲下句麗侯

高句麗王類利薨(天鳳五年)號琉璃明王太子無恤立以乙豆智爲左輔

高句麗王北伐扶餘北溟人怪由道請從征拔劒大號直進斬扶餘王帶素其季弟(皆金蛙之子)自立爲王移都曷思水濱從弟率國人來降賜姓絡氏(皆有絡文故也)

新羅王南解薨遺命朴昔以年長相襲太子儒

理立漢更始二年號尼師今儒理讓于昔脫解脫解曰智人多齒以儒理多齒立之尼師今方言齒理也

百濟始祖溫祚薨太子多婁王立漢建武四年

新羅分六部爲二仍賜姓李崔孫鄭裴薛二部有會蘇曲王女每年自七月旣望率部內女子會六部庭績麻夜分罷至八月十五日校功負者置酒謂之嘉俳作會蘇曲歌之

新羅改官制置十七品曰伊伐餐曰伊尺餐曰迎餐曰波珍餐曰大阿餐皆授直骨王族曰阿餐曰一吉餐曰沙餐曰級伐餐曰大柰麻曰柰麻曰大舍曰舍知曰吉士曰大烏曰小烏曰造位

高句麗王以貪暴廢沸流部長仇都逸苟焚求爲庶人舉鄒勃素代之三人詣堂下謝罪勃素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則善莫大焉仇都等感愧不復爲惡

高句麗王元妃恐王子好童以愛奪嫡譖無禮王疑之或勸自釋曰我若釋之是顯母之惡貽父之憂遂伏劒死

百濟始種稻○駕洛國即今金海府始祖金首露立漢建武十九年初九千酋長駕洛無君臣位號有九千各總衆爲酋長得金

合于龜峰開視之有六金卵皆化爲男奇偉長大衆推始生者爲主姓金氏因金卵爲姓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倻餘五人各爲五伽倻主曰阿羅伽倻曰古寧伽倻曰大伽倻曰星山伽倻曰小伽倻駕洛後改金官

漢遣兵伐樂浪以其地爲郡縣薩水以北屬漢

高句麗王無恤薨號大武神王王拔怪由擧豆智以貪鄙斥仇都以知能褒勃素征蓋馬滅樂浪扶餘奔竄而自避勾茶畏威而來降然信內讒殺賢子好童惜也太子解憂幼王弟解邑朱

立建武二十年

高句麗王解邑朱薨號閔中王前王太子解憂立建武二十四年暴戾不仁不恤國事坐必藉人臥則枕之人或動搖輒殺之有諫者射之百姓多怨杜魯弑之號慕本王在位六年國人迎琉璃王子再思之子宮立之建武二十九年是爲太祖王

新羅王儒理薨王存問鰥寡孤獨賑老病隣國人聞而歸之者衆然從父亂命卒傳之昔氏非貽謀燕翼之道也在位三十四年昔脫解立漢中元二年南解王

壻也史臣曰新羅朴氏爲王者十昔氏爲王者八金氏爲王者二十八是新羅者金氏之新羅非朴昔之新羅豈不由於南解之亂命儒理之處不得宜乎以瓠公爲太輔遣宗戚朴氏分理州郡號州主郡主

新羅王得閼智小兒之稱養爲子姓金氏初王夜聞金城西始林間有雞聲遣瓠公視之有小金櫝掛樹梢白雞鳴于下開櫝視之有小兒王喜養爲子名閼智姓金氏改始林爲雞林因以爲國號○權近曰姦人見王以神異得國故亦神異其子行詐而盜國如黃歇呂不韋之尤者也

百濟王多婁薨在位四十年太子已婁立

新羅脫解王薨王以南解之壻不當立而立又

惑金櫝之說使重器卒歸之金氏然傳於儒理之子則善矣在位二十四年

婆娑王立儒理王子○漢章帝建初五年王節儉愛民勸農桑練兵甲問高年賜穀分遣十人廉察州郡有不勤職事者黜之築月城移都之在位三十三年薨太子祗摩立漢安帝永初六年

高句麗王與穢貊襲漢玄菟穢貊本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五年穢君南閭叛降于漢以其地爲滄海郡穢卽今江陵府貊卽今春川府

高句麗王以其弟遂成統軍國事丸都地震王夢一豹齧虎尾占者曰虎者百獸之長豹者同類而小者也意者王之族類殆有謀絕大王之後者乎王不悅問高福章福章對以作善則災反爲福

高句麗以穆度婁爲左輔高福章爲右輔與叅遂成政度婁知遂成有異心稱疾不仕

百濟王己婁薨在位五十一年太子盖婁立

新羅祇摩王薨在位二十三年儒理王子逸聖王立漢陽嘉三年

高句麗王傳位于弟遂成高福章諫曰遂成忍

而不仁今日受禪明日害大王之子孫王不聽史臣曰當九都地震之日或者占夢之時福章泛言福善禍淫之說而一失其機後雖請誅吁亦晚矣遂成立年七十六漢質帝本初元年

高句麗王遂成殺右輔高福章臨刑歎曰今君以不義殺一忠臣吾與其生於無道之時不如死之速也乃卽刑

高句麗王遂成殺大祖王元子莫根其弟莫德恐禍及自縊死

新羅王逸聖薨王置政事堂修堤防闢田野又

禁民用金銀珠在位二十二年子阿達羅王立漢永興二年

新羅置迎日縣東海濱有二人夫曰迎烏妻曰細烏迎烏漂至日本國小島爲主其妻細烏尋其夫漂至其國立爲妃人以迎烏細烏爲日月之精至是置迎日縣開竹嶺路在豐基縣

高句麗前王宮薨壽百十九歲臨明荅夫弑其君遂成號次大王立其弟伯固伯固乃以臨明荅夫爲國相以前王太子鄒安爲讓國君初荅夫之難鄒安逃竄至是詣闕謝罪王賜狗山瀨婁頭谷二所封爲君

百濟節婦都彌妻與其夫同奔高句麗盖婁王聞都彌

妻豔留都彌使近臣詐爲王欲私之妻請更衣詐飾一婢薦之王知見欺誣都彌以罪矐兩目置小船泛之河更欲亂其妻妻托月事不從逃至泉城島遇其夫遂同奔高句麗

百濟蓋婁王薨子肖古王立漢延熹九年

漢玄菟郡太守耿臨以大兵攻高句麗荅夫因其士卒饑窘引還追戰於坐原大敗之

高句麗王伯固薨在位十五年號新大王太子男武立漢元始二年姿表雄偉蒞事聽斷寬猛得中立于氏爲后

新羅阿達羅王薨在位三十一年無嗣伐休王立脫解王孫

漢中平元年占風雲預知水旱豐儉又能知人邪正人謂之聖

高句麗左可慮等叛伏誅初中畏大夫沛者於畀留評者左可慮皆以外戚執國柄多行不義國人怨憤王怒欲誅之左可慮等叛聚衆攻王都王徵兵討平

高句麗聘處士乙巴素爲國相巴素隱鴨綠谷性質剛毅智慮淵深東都晏留薦之除國相明政教信賞罰人民又安內外無事立賑貸法每歲自三月至七月出官穀以賑貸至冬十月還輸以爲定式

新羅伐休王薨在位十五年奈解王立漢建安元年伐休王次子伊買之子

高句麗故國川王男武薨在位十九年于后矯遺命

立王弟延優王薨后秘不發喪夜往王弟發岐第曰王無後子宜嗣之發岐不從責曰婦人夜行禮乎后慚又往延優第延優逆入飲之遂執延優手入宮翌日矯命立之男

武弟發岐請師於遼東太守公孫度討延優其

弟罽須以王命率兵禦之發岐不克自殺

高句麗王延優立前王妃于氏爲后

駕洛國王首露卒壽百五十八年

新羅人勿稽子入隱于師彘山勿稽子嘗從太子于老救伽羅國有功不見錄及竭火之戰斬獲甚多又不見錄遂被髮攜琴入師彘山而不返

高句麗王立子郊彘爲太子初郊豕逸至酒桶村有一女執之王聞而異之微行幸其女生子因以郊豕而得名曰郊彘後改名憂位居

百濟肖古王薨在位四十九年子仇首王立建安十九年

高句麗王延優薨是爲山上王在位三十一年太子優位居立魏明帝太和元年

新羅奈解王薨在位三十五年壻助賁王立大和四年助賁伐休王太子骨正子

百濟仇首王薨在位二十一年肖古王弟古爾王立魏青龍二年

新羅助賁王薨在位十八年弟沾解王立魏正始八年封
父骨正爲立神葛文王新羅追封王皆曰葛文王
魏遣幽州刺史毋丘儉屠高句麗丸都城王奔
南沃沮魏兵退王還國移都平壤初王至竹嶺軍士盡散東部人密友者募死士與之赴敵力戰王間行得脫魏軍追不止東部人紐由詐降入魏軍藏刀食器刺殺魏將與之俱死魏軍退王還國論二人功爲第一
高句麗東川王優位居薨在位二十二年太子然弗立
魏正始九年東川之薨國人懷德莫不哀傷近臣至
欲自殺以殉及葬至墓自死者甚多

倭使葛那右聘新羅王使昔于老儐之于老戲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倭主聞之遣將伐新羅于老以由己致寇單騎赴倭軍謝倭人執之燒殺之後倭使來于老妻請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于老奈解王子訖解王之父嘗伐甘文沙伐爾國有功）

高句麗王殺其夫人貫那（王后椽氏恐貫那專寵譖於王貫那懼反譏后於王王怒以革囊盛之投西海）

百濟改官制置內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藏事）

內法佐平掌禮儀事 衛士佐平掌宿衛事 朝廷佐平掌刑獄事
兵官佐平掌外兵馬事六佐平並一品 又置達率二品 恩率三品
德率四品 扞率五品 柰率六品 將德七品 施德八品 固德九品
季德十品 對德十一 文督十二品 武督十三品 佐軍十四品 振武十五品
新羅沾解王薨在位十五年 味鄒王立魏景元二年王姓金閼智七世孫助賁王以女妻之王薨無嗣國人立之
百濟立犯贓之禁凡官人受財及盜者三倍徵贓禁錮終身
新羅以伊飡良夫爲舒弗邯兼知內外兵馬事

高句麗中川王然弗薨在位二十三年子藥盧立晉泰始六年殺其弟逸友勃素初二人詐稱病往温陽戲樂無節出言悖逆王令力士執而殺之

肅愼侵高句麗屠邊岷王遣弟達賈伐之拔檀盧城殺酋長封達賈爲安國君

新羅味鄒王薨在位二十三年儒禮王立晉太康五年味鄒問高年親政刑訪民疾苦不營宮室有人君之德

百濟古尒王薨在位五十五年子責稽王立太康七年

高句麗西川王藥盧薨（在位二十三年）太子相夫立（晉元康二年）以其叔父安國君達賈有大功國人所倚望又謂其弟咄固蓄異心皆殺之國人知其無罪惜之

燕慕容廆屢侵高句麗國相倉助利乃薦北部大兄高奴子爲新城太守善政有威聲廆不復來侵

伊西故國（今淸道郡）攻新國金城新羅禦之不能克忽有異兵皆珥竹葉助羅軍擊賊破之竟不知

所歸人或見竹葉數萬積於味鄒王陵前因號竹長陵史臣曰伊西國已於漢建武十八年爲新羅所滅而復於晉元康七年攻新羅金城豈滅而復起耶

新羅王賜印觀署調二人爵初印觀賣緜於市署調以穀買之而還忽有鳶攬緜墮於印觀家印觀取還于署調署調以天與却不受印觀乃還其本穀署調以責已久矣拒之并棄於市市官聞于上有是官

百濟王責稽爲貊兵所害在位十三年子汾西王立元康八年

新羅儒禮王薨在位十五年助賁王孫基臨王立元康

八年

高句麗國相倉卒利廢其王相夫立乙弗爲王晉永康元年乙弗相夫弟咄固之子出避水室村人陰牟家傭作

漢樂浪太守遣刺客刺殺百濟王汾西在位七年比流王立晉元興元年汾西諸子皆幼國人立仇首王子比流久在民間寬慈愛人

新羅王基臨薨在位十三年訖解王立晉永嘉四年角干于老子狀貌俊異心膽明敏忘父之讐聽昏島夷終受侵辱昔氏之祀於是絕矣

高句麗美川王乙弗薨在位三十三年太子斯由立改

名釗晉咸和六年

燕王慕容皝攻陷丸都城發美川王墓載其尸虜王母王妃以歸後王稱臣輸貢還母及父尸

百濟比流王薨在位四十一年契王立汾西王子晉建元二年

百濟契王薨在位三年近肖古王立比流王子晉永和二年

新羅訖解王薨在位四十七年奈勿王立奈勿姓金氏味鄒弟末仇子永和十二年立金氏爲妃味鄒女

百濟王大舉侵高句麗王拒戰中流矢薨在位四十一年是爲故國原王太子丘夫立晉文帝咸安元年移都

漢山

秦王苻堅遣使送浮屠順道及佛像佛經于高句麗（高句麗佛法始此）

百濟近肖古王薨（在位三十年）太子近仇首立（晉寧康二年）百濟自開國以來未有文字近肖古以高興爲博士始有書記

百濟近仇首王薨（在位十年）子枕流王立（晉大元九年）胡僧摩羅難陁自晉至王迎置宮內禮敬焉○始立大學頒律令

高句麗小獸林王薨弟伊連立大元九年

百濟枕流王薨在位二年弟辰斯立大元十年設關防自青木嶺北距八坤城西至于海

高句麗故國壤王伊連薨在位九年太子談德立大元十七年是爲廣開土王

百濟王畋于狗原薨于行宮在位八年阿莘王立大元十八年以其舅眞武爲左將委以兵事武沉毅有大略

新羅柰勿王薨在位四十七年嗣子幼國人立實聖晉元

興元年○實聖金閼智裔孫王以未斯品爲舒弗委以軍國事

百濟王阿莘薨在位十四年太子腆支立晉義熙元年○腆支質倭因仲弟訓解攝政以待太子還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腆支聞王訃請倭主歸國倭主遣還以兵衛送至國界聞變依海島國人殺碟禮迎立爲王

新羅王聞倭人置營於對馬島謀將襲之未斯品諫而止

高句麗王談德薨王嘗下令崇佛求福立國社修宗廟在位二十二年子巨璉立是爲長壽王義熙九年

新羅訥祇王奈勿王子弑實聖王自立號麻立干取表位之稱○初奈勿王以實聖質於高句麗實聖怨之及爲王欲害其子訥祇以報之訥祇怨王弑之

新羅歃良州干朴堤上不屈倭死之初訥祇王弟卜好質高句麗未斯欣質倭及王立思見二弟聞歃良州干朴堤上勇而有謀召問之堤上請行遊往說高句麗王與卜好同還又請因家屬詐爲叛者入倭國倭人不疑使與未斯欣同處一日堤上使未斯欣潛還倭主怒縛堤上諭以禍福堤上言益抗倭主愈怒剝足皮刈蒹葭使趨其上更問之荅如故乃燒殺之王聞之哀痛贈大阿餐使未斯欣娶其第二女王得見二弟置酒極歡作憂息曲堤上妻上鵄述嶺望倭國慟哭而死仍爲鵄述神

百濟腆支王薨在位十六年子久爾辛立宋高祖永初元年八年薨子毗有立宋元嘉四年二十九年薨子餘慶立是爲蓋鹵王

新羅教民牛車之法王親養老於南堂賜穀帛有差

新羅訥祗王薨在位四十二年子慈悲王立宋大明二年納未斯欣女爲妃

高句麗王巨璉自將攻百濟殺其王餘慶初浮屠道琳應募僞得罪亡入百濟王好碁琳曰臣碁頗入妙王召與碁果國手遂信昵之琳乃說王葺

城郭修宮室蒸土築城作石槨葬父骨倉廩虛竭人民窮困琳逃還告之麗王伐百濟圍王都王死於兵子文周立宋元徽三年移都熊津郎今公州耽羅國郎今濟州來獻方物于百濟耽羅在南海中初無人物有三那人從地湧出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一曰三人獵海濱得石函開之有三女及諸駒犢五穀種遂分娶三女始播五穀養駒犢日就富庶或稱耽牟羅

百濟兵官佐平解仇弑其君文周立太子三斤年十三二年王命眞老討殺解仇三年王薨東城王牟大立宋昇平三年○牟大文周王弟昆支子膽力過人善射起臨流閣於宮東高五丈又穿池置囿以養奇禽諫

臣抗疏不報恐有復諫者閉宮門

新羅有百結先生者家極貧衣百結時人因號之慕榮啓期之爲人常以琴自隨凡喜怒悲歡不平之事必於琴宣之歲將暮隣里舂粟其妻聞杵聲曰人皆有粟可舂我獨無何以卒歲先生仰天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來也不可拒其往也不可追汝何傷乎乃鼓琴作杵聲以慰之世傳爲碓樂

新羅慈悲王薨在位二十三年子炤智王立九年始置

郵驛市肆十年幸天泉亭得烏嚙書射琴匣王妃及內殿焚修僧伏誅王幸天泉有烏嚙書來鳴得其書外面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日官奏云一人者君也王開視之書曰射琴匣王入宮射之果有人乃內殿焚修僧王妃引與潛通者也皆伏誅自是國俗每歲是日以糯飯祭烏又以龍馬猪鼠之異每於歲首辰午亥子日設祭禁百事謂之怛忉

高句麗長壽王薨在位七十九年太孫羅雲立是爲文咨王齊永明九年

新羅王納捺巳郡即今榮州女初王幸郡郡人波路獻其女碧花王不納後追念屢至其第幸之路見老嫗問曰國人以王爲何如主嫗曰衆以爲聖妾獨疑之王幸波

路女屢微服而行夫龍爲魚服漁者所制今王不自愼重此而爲聖孰非聖乎王大慚潛匿其女納宮中是年冬王薨二年在位十無嗣再從弟智大路立齊永元二年四年始定國號

新羅稱王前此或稱新羅或稱斯盧言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意禁殉葬前此王薨殉以男女各五人至是禁焉親定州郡縣以金異夫爲阿琴羅州軍主伐于山國在溟州正東海島名鬱陵降之在位十五年薨謚智證新羅謚法始此元子原宗立梁天監十一年是爲法興王

百濟苩加弑其君牟大子餘隆立齊中興元年是爲

武寧王討芍加誅之

高句麗文咨王薨在位二十九年太子興安王立梁天監十八年

是爲安藏王在位十三年薨弟寶延立

新羅頒律令始制百官公服

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並遣使朝梁

新羅始行佛法初訥祇王時沙門墨胡子自高句麗至一善郡即今善山府郡人毛禮作窟室以居之至炤智王時有僧阿道者與其徒亦來毛禮家往往有信奉者至是王欲興佛教羣臣皆曰

僧徒議論詭異若從之恐有後悔近臣異次頓
獨曰佛法淵奥不可不信王以爲異言下吏異
次頓曰佛若有神吾死必有異及斬血從斷處
湧色白如乳衆怪之不復毁佛
新羅以哲夫爲上大等總知國事
百濟移都泗沘郎今扶餘縣國號南扶餘
駕洛國王金仇衡降于新羅駕洛亡自始祖至亡凡十王總五百二十年
新羅法興王薨在位二十七年王始建年號曰建元自國

初行中國年號至是南北朝分裂故也立外官挈家之法直興王

彡麥宗立梁大同六年○直興法興弟立宗子拜異斯夫爲兵部令掌内外兵馬事又選童男容儀端正者號風月主求善士爲徒以勵孝悌忠信

高句麗王寶延薨在位十五年是爲安原王太子平成立生而聰慧雄偉過人在位十五年薨太子陽城立陳永定三年是爲平原王

新羅金居柒夫與百濟兵擊取高句麗十郡以僧惠亮來王以亮爲僧統始置百座講會及八

關之法初漆夫入高句麗詣亮聽法因欲覘麗國強弱亮曰汝容貌非常流恐見執宜速返漆夫將還亮曰子燕頷鷹視他日必爲將帥無貽我害漆夫與之相誓而來至是亮見于道左遂與之俱來

百濟不知有侯景之亂遣使如梁朝貢使者至見宮闕殘毀號泣端門外見者莫不灑淚○伽倻樂師于勒知國將亂攜樂器入新羅王命法知階古萬德等學樂伽倻王嘉悉製十二絃琴命于勒造曲奏之名曰伽倻初晉人以七絃琴送高句麗麗人不知鼓之之法國相王山岳頗改其制以奏有玄鶴來舞遂稱玄鶴琴又有王寶高者入地理山學琴五十年傳續命得續命得傳貴金貴金亦入地理

山不出王恐琴道不傳以伊餐允興爲南原守俾傳其業允興遣長淸安淸詣山中學之傳其所秘飄風等三曲安傳其子克宗克宗所製音曲有平調羽調

百濟王明禯帥兵侵新羅軍主金武功擊殺之謚曰聖子昌立（梁承聖三年）在位四十五年薨謚曰威德子季明立二年薨是爲惠王子宣立二年薨是爲法王命博士李文眞始修國史子璋立風儀英偉志氣雄傑是爲武王

新羅王命修國史（從伊餐異斯夫之請命大伊餐金居柒夫等集文士撰之）

新羅王命伊餐異斯夫討大伽倻（卽今高靈縣）滅之

軍副斯多舍年十六先入梅檀門立白旗異斯夫引兵臨之遂滅其國王賞以良田及所虜三百口斯多舍以其田分與戰士生口放爲良人始與武官郞約爲死友及武官死哭之慟七日亦卒

新羅烈女際厚卒歸白雲 初一達官同里閈一時生男女男曰白雲女曰際厚二家約爲婚姻白雲十五而盲際厚父母欲改聘李俊平際厚密語白雲曰生同一辰約爲夫婦久矣遂潛出從俱行山谷間忽爲俠客所掠去白雲之從金闡追殺俠客奪際厚以還事聞王

賜三人爵

新羅王舍新宮爲皇龍寺鑄丈六像 初黃龍見其地因舍爲寺有畫工率居畫老松于壁鳥雀往往飛入蹭蹬而落後畫色漫漶寺僧丹青補之鳥雀不

復至

新羅廢源花置花郎初簡美女二人奉爲源花一日南毛二日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俊貞置酒勸南毛醉殺之其徒以告俊貞伏誅遂廢源花更取美男子粧飾之名花郎或道義相磨或歌舞相悅邪正自見擇而用之

新羅眞興王薨在位三十七年王改元鴻濟及末年剃髮被僧衣自號法雲妃亦爲尼子金輪立陳大建八年以伊餐金居漆夫爲上大等委以軍國事四年薨諡眞智太子銅輪子伯淨立是爲眞平王王生而有奇相身體魁梧志識沉毅明達

新羅兵部令金后稷智證王之曾孫王好畋獵后稷切諫不見聽臨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匡救君惡雖死思有以悟君須瘞我於王遊畋路側其子從之他日王出畋中路若有聲曰王毋去王顧問之從者曰來自后稷墓也仍陳臨死之言王流涕曰夫子生而忠諫死而不忘其愛我深矣終身不復獵

新羅始置船府署大監弟監各一員 又置禮部令二員與兵部令同位 調府令二員一掌貢賦一掌車乘

高句麗平原王蕤在位二十三年太子元立隋開皇十年是爲嬰陽王

新羅國西秋大水漂沒人戸三萬三百六十

高句麗伐新羅不克其將溫達死于兵溫達容貌龍鍾家甚貧常乞食養母平原王有少女好啼王戲曰長必歸之溫溫達及長將嫁高氏子女曰王者無戲言王怒曰從汝所適女出宮門至溫達家溫達見之疑其狐魅女備言之勸溫達擇國馬病瘦棄者養之會王獵樂浪丘溫達以所養馬行其馳騁常在人前王知其實備禮迎之至是請伐新羅與羅軍戰于阿旦城下爲流矢所中而死

新羅有大世者少有方外志嘗曰在此山谷間

以終則無異池魚籠鳥吾將航海至吳越尋師訪道遂與友人仇漆自南海乘舟而去不知所終

百濟使解讎攻新羅四城小監貴山箒項死之又陷椵岑城縣令讚德死之後其子金城幢主奚論又與百濟兵戰于椵岑城死之

新羅遣使如隋煬帝大業八年請師討高句麗許之帝親御師進至遼東麗兵阻水拒守命宇文愷造浮橋以度麗兵大敗左翊衛將來護兒浮海先

至浿水遇麗軍擊破之乘勝造城下爲伏兵所敗大將軍宇文述于仲文等與諸將又分九道而出會于鴨綠水西高句麗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備觀虛實而還述等進軍至平壤城三十里見官軍疲敝城又險固度難猝拔且戰且行還至薩水隋軍半濟麗軍自後擊其後軍八軍俱潰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帝大怒鎻繫述等引還文德資質沉鷙有智數兼解屬文

隋大業九年帝復攻高句麗遼東城二十餘日

不拔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軍還及十年帝復欲伐幸涿郡親御戎服次懷遠鎮高句麗懼乞降因送斛斯政（政素與玄感善聞玄感反不自安來奔）帝大悅班師

新羅大饑沙梁宮諸舍人盜分倉穀有劒君者獨不受曰苟非其義雖千金豈可動心退詣近郎（郎花郎）諸舍人恐言漏欲殺劒君而召之劒君欲往近郎曰胡不白於有司曰畏我死而抵人罪所不忍也曰盍逃乎曰彼曲我直而反自逃

非丈夫遂往被毒死

高句麗嬰陽王薨在位二十九年異母弟建武立是爲

營留王唐武德元年

新羅薛罽頭隨海船入唐罽頭嘗曰我國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鴻材傑功不能自振我願西游中華奮不世之畧立非常之功至是入唐後唐太

宗伐高句麗自薦爲果毅深入疾鬬而死帝泫

然流涕脫御衣覆之贈大將軍

新羅王遣舒玄等率兵攻高句麗娘臂城今淸州

麗兵逆擊羅兵兵失利舒玄子庾信爲中幢幢

主謂其父曰庾信平生以忠信自期臨戰不可
不勇乃跨馬突陣斬其將提首而來諸軍因奮
擊城遂陷舒玄首露王後裔也潛通肅訖宗女萬明後爲萬努郡守欲與偕往訖宗
不許囚萬明別室忽震星門守者驚亂萬明逃
出隨之任舒玄嘗于庚辰夜夢熒惑鎭二星降
于己萬明亦夢童子衣金甲乘雲入堂尋有娠
二十月而生庾信背有七星文舒玄曰庚辰夜
有吉夢得此兒宜以爲名然禮不以日月爲名
今庚與庾字相似辰與信聲相近况古人有名
庾信者遂名焉庾信見麗濟靺鞨侵軼國疆慨
然有削平之志獨入中嶽石窟告天誓之有老
人來授秘訣又攜寶劒入咽薄山告天
夜有虛角一星光芒下垂劒若搖動然
新羅上舍人實弓剛直爲下舍人珍堤所讒譖

冷林或謂曰何不自辨實弓曰昔屈原孤位而見擯黜李斯盡忠而被極刑佞臣惑主忠士被斥何足怪乎遂不言而往

新羅眞平王薨在位五十四年無子國人立王女德曼唐太宗亦遣使加册命是爲善德女主改元仁平德曼寬仁明敏唐帝賜牡丹花圖并花子德曼曰此花絶豔而畫無蜂蝶是必無香種其子果如其言

百濟王率臣僚常游泗沘河北浦時人稱爲大王浦又創王興寺臨水窮極壯麗每親詣行香

新羅烈女薛氏破鏡相誓 初父陽秋衰病不堪戍薛自以婦人不得代居常憤鬱有嘉實者願代父許之薛破鏡爲信待戍還成禮時國亂代者不至嘉實六年不還父欲改婚薛不從將逃嘉實忽到以破鏡驗之遂爲夫婦

高句麗日無光三日

百濟王璋薨謚曰武 在位四十二年 太子義慈立 義慈幼有孝友之行時號東海曾子

高句麗復令東部大人蓋蘇文監築長城東北自扶餘城東南至海千有餘里至是十六年乃畢 權近曰蘇文又因築城招集徒衆以行誅賞蓋欲其附已者衆也惜乎麗之君臣不能察

之於
徵也

高句麗太子桓權朝唐帝遣郎中陳大德報之
大德所至城邑託觀山水游歷殆遍悉得山川
道里險易及還備陳高句麗虛實帝於是始有
東征之志
百濟旣取新羅國西獼猴等四十城又與高句
麗謀欲取党項城絕朝唐之路羅主告急于唐
百濟將軍允忠陷新羅大耶城即今陜川都督金品
釋殺妻子自刎幢下舍知竹竹閉城門拒之舍

知龍石勸竹竹降以圖後效竹竹曰吾父名我以竹竹者使我歲寒不凋可折而不可屈豈可畏死生降乎遂力戰城陷與龍石同死王遣伊餐金春秋乞師於高句麗欲報之品釋妻乃春秋女以故憤然有滅百濟之志與金庾信嚙指誓歸期至麗國請師麗王曰麻峴竹嶺本我國地地若還兵可出春秋抗辭以對王怒囚之春秋以青布賂寵臣先道解道解喻春秋以龜兎之說俗云東海龍女病甚欲得兎肝有一龜語龍王曰吾能得之遂登陸見兎兎極言海島

安居之樂因負兎行峴三里乃言其故兎曰吾神明之後能出五藏洗而納之日者少覺心煩遂出肝洗之暫置岩石之底而來若歸取肝汝得所求吾雖無肝尚活豈不兩相宜哉龜信之乃還纔上岸兎脫入草中春秋悟移書於王曰臣得歸二嶺可還王信之厚禮歸之

高句麗蓋蘇文弑其君建武立王姪臧是爲寶藏王貞觀十六年○蘇文一名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狀貌雄偉意氣鷙悍其父東部大人大對盧死文嗣凶殘太甚諸大人與王密議誅之事泄遂爲所弑焉

新羅遣使如唐乞師文皇帝不許時百濟與高句麗連和將伐新羅命司農丞相里玄奬賜璽書于高句麗喩

以戢兵蘇文不奉詔帝又遣蔣儼諭旨蘇文脅使者因窟室於是帝自將伐之以張亮及李世勣爲將進攻遼東城時遼東屬高句麗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又進攻白巖城城主孫代音出降以其城爲巖州高句麗將高延壽高惠眞等帥其軍及靺鞨兵來救之帝勑諸軍齊出奮擊龍門人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麗軍大潰延壽惠眞帥其衆降帝進攻安市城城險兵精城主亦材勇圍城六旬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毀其城

堞隨立木柵塞其缺堅守不下帝以遼左早寒
且盡糧食勑班師
高句麗東明王塑母像泣血三日
新羅大臣毗曇廉宗等欲廢主舉兵屯於明活
城王師營於月城金春秋督將卒奮擊之毗曇
等敗伏誅
新羅主德曼薨在位十六年　主有知幾三事見畫花
知無香聞蛙知兵宮西玉門池蝦蟆大集主謂
左右曰蝦蟆怒目兵士之相嘗聞西南有玉門谷意有隣兵至其地乎命預
閼川往搜之果有百濟兵至谷掩擊盡殺之

言死期又作瞻星臺及薨眞德主勝曼眞平王弟國飯女立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復伐高句麗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將攻南蘇石城等拔之

百濟將軍義直圍新羅茂山甘勿洞岑三城金庾信帥兵拒之苦戰力竭軍有丕寧子者銳意力戰庾信謂曰今日事急矣非子誰能奮勵出奇以激衆心乎丕寧子橫槊突陣殺數人而死其子擧眞曰見父之死偷生苟存可乎亦突陣

死其奴合節曰所天崩矣不死何爲亦交鋒而死三軍感激齊進所向摧陷義直僅以身免

新羅王遣金庾信伐百濟大破之佐平仲常言于王乃櫝還品釋夫妻之骨

新羅王遣伊餐金春秋及其子文汪如唐太宗見春秋儀表英偉厚待之乃許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春秋因請天兵伐百濟乃勅蘇定方帥師征百濟春秋又請改章服從華制留文汪以備宿衛春秋還至海上遇高句麗邏兵從者溫

君解高冠大衣坐於船上邏兵以爲春秋殺之
春秋乘小船得免
新羅主遣金法敏春秋子如唐高宗告破百濟百濟將殷相攻陷新羅七城金庾信擊破之斬殷相主又自製太平頌織錦
爲紋以獻又遣波寶餐金仁問春秋第二子如唐宿
衛仁問幼而就學博覽羣書兼涉莊老浮屠之說工隸書善射御曉音律識量宏遠時年二十三
新羅主勝曼薨在位八年初改元太和後行永徽年
號始受百官朝賀及薨羣臣立金春秋爲王永徽

五年○春秋眞智王後孫龍春子

唐遣使備禮冊王詔書有難解處有名牛頭者能解之王曰見卿頭骨可稱強首強首姓任忠州人使製謝表文工而意盡王奇之初其母夢見人有角者有娠及生首角而贅既壯知讀書通曉義理不學佛而學儒嘗娶冶家女父令改娶終不聽

新羅金庾信攻百濟刀比川城克之先是級飡末押彼虜於百濟爲佐平任子家後逃歸庾信知其可用令反間於任子曰兩國亡存可先知若子國亡則子依於我我國亡則我依於子任子曰子言已悉之可歸報庾信末押還言百濟事甚悉於是併吞之謀益急

新羅王以金歆運（王壻柰勿王八世孫）爲郎幢大監出屯百濟陽山下濟人乘夜來襲羅軍驚駭歆運橫馬握槊以待大舍詮知曰賊起暗中雖死人無識者歆運曰旣以身許國知與不知一也遂突陣殺數人而死大監穢破小監狄得亦相與戰死步騎幢主寶用那聞歆運死曰彼骨貴勢榮猶不愛死況予生而無益遂赴敵死王聞而傷悼各贈官時人作陽山歌以傷之又有沙梁人夫果驟徒兄弟亦死于戰

百濟王作望海亭與宮人荒淫躭樂佐平成忠極諫王怒囚之成忠上書曰臣嘗觀時察變必有兵革之事敵兵若來使陸不過沉峴即炭峴在黃山今連山縣水不入伎伐浦即白江據險隘以禦之王不省死獄中

百濟王都井水及泗沘河水皆赤如血又有鬼入王宮大呼百濟亡

新羅創漢山州壯義寺羅王欲伐百濟請兵於唐不報憂形於色若有長春罷郎者曰皇帝已命蘇定方等領兵將以明年五月伐百濟因忽不見王異之創寺以資

冥福長春罷郎嘗戰死百濟者也

唐太宗以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金仁問爲副總管帥水陸軍伐百濟勅新羅王爲聲援王帥金庾信等出師百濟王問戰守便宜佐平義直以爲先擊唐兵逹率常永爲以先擊羅軍王猶豫未決問於興首嘗以佐平得罪竄外曰自江炭峴我國要衝宜簡勇士守之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羅軍不得過炭峴大王重閉固守待其糧盡卒疲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左右沮而不用及聞

唐羅兵已過白江炭峴以階伯爲將帥死士五千拒之階伯知必敗盡殺家屬至黃山猝遇羅兵鏖戰力屈而死定方仁問等到伎伐浦濟軍不能禦唐師乘勝進薄都城濟王知不免歎曰悔不用成忠之策乃與太子孝率左右夜遁保熊津城即今公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嵓石上墮死者亦衆世號落花岩於是王自熊津城詣定方降定方以濟王義慈及太子孝泰隆演及大臣將士八千人渡海還百濟亡自溫祚開基歷三十王

移都者四（温祚都慰禮城近肖古都漢城文周都熊川聖王都南扶餘）凡六百七十八年唐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命劉仁願留鎭泗沘城

歷年圖曰始祖乃以東明之胤爲太子所忌懼不見容逃難奔竄間關崎嶇至河南建邦設都雖萬事草創尚能嚴兵固守禦樂浪靺鞨吞馬韓而滅之又能抗高句麗敵新羅成鼎足之勢以基七百年之業非豪傑之主能然乎多妻作稻田賑窮民優禮大臣有人君

之度然搆釁新羅爭一小城數十年之間兵革不息已婁修好新羅得交隣之義蓋婁雖史稱恭順納叛臣而失鄰和誣小民而亂其妻何足道哉肖古仇首歷年雖長無事可稱古尒喜游畋未免禽荒之失然賑貧乏之復租調定官制錮贓吏交鄰修好是足多者責稽汾西以千乘之尊不自愼重或死于敵兵或隕于賊手悲夫比流久在民間知民疾苦及其卽位賑窮賙乏史稱寬慈愛人庶矣而四

十一年之間災變屢見飢饉洊至民不聊生
何哉契王在位纔二年但比流代汾西而立
其終也傳汾西之子契王契王代比流而立
其終也傳比流之子近肖古尚有遜讓之風
近肖古與高句麗失和至殺其主挑怨速禍
世爲讐敵兩國之間干戈爛熳而不已近仇
首在位十年粗保其國枕流始信佛法迎胡
僧創寺度僧欲以徼福踰年薨而佛不足信
明矣辰斯喜土木甘游畋侈宮室池沼以畜

珍奇玩物喪志田於狗原或旬或月卒死行宮惜哉阿莘窮兵黷武殆無虛歲民困兵革多奔敵國輕質國本於島夷幾不得嗣腆支久質於外王薨國有內難返而得國何其幸也久尒傳之毗有毗有傳之盖鹵盖鹵驕奢昏闇請上國欲伐強鄰信敵間親昵戲玩大興工役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至於蒸土築城緣河樹堰伐石作槨人力盡悴倉廩告匱尚不知墮於敵國之術國勢魚爛而敵兵奄

至噬臍無及身死人手尚誰咎哉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盖卤之謂矣文周嗣緒正卧薪嘗膽之秋而優柔不斷受制强臣身且不保三斤以童稚之年能命將討賊復君父之讐快神人之憤是可稱也而享年不永惜哉東城當國凶歉民飢不救起臨流閣極其壯麗游宴自恣閉宫門拒諫臣荒于游畋久而不返爲賊臣所害武寧誅芍加得討賊之義然失子民之道不能勞來安集爲敵國驅

民前史稱仁慈寬厚何耶聖王初立能斷大事國人稱聖逮至末年與新羅謀伐高句麗不得其志背舊好發忿兵遂死鋒鏑眞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者也威德雖無德政享國悠久惠王卽位二年而薨法王繼緒崇信佛教禁屠殺放鷹鷂焚漁獵之具創寺度僧盖欲延祚也而踰年乃薨多見其惑也武王恃強驕驁侵掠新羅殆無寧歲干戈迭侵流屍蔽野唐皇詔諭戢兵外雖陳謝而內實不然

晩年穿宮南池起望海樓游泂泚河般樂怠
傲惟日不足國之不亾幸矣義慈之爲太子
也事親以孝與兄弟以友及其卽位慮因原
罪其爲政粗足可觀但其闇於大體無深謀
遠略不知新羅脣齒之勢妄興干戈謀欲呑
噬今年奪一城明年奪一城席累勝之威驕
氣遽溢視新羅爲囊中之物欲取之心囂然
未已違帝詔無釋紛之心結高麗絶朝貢之
路猶且淫酗躭樂杜絶忠諫天怒于上屢出

災異丁寧譴告而猶不省悟晏然自肆不能保炭峴白江之險唐兵一至而社稷丘墟扶餘氏不祀忽諸嗚呼悲哉

故百濟王義慈卒於唐帝贈尉衛卿葬于陳叔寶墓側

新羅王金春秋薨（在位八年）子文武王立（唐龍朔元年）上謚曰武烈廟號太宗太宗統一三韓時和歲豐（京城四布直租五十碩）民謂聖代后曰文明即金庚信之妹（初后姊寶姬夢登西兄山頂坐旋流徧國內覺與后言后戲曰願買兄夢因與錦裙爲値

後武烈納爲后

唐遣蘇定方領水陸兵伐高句麗諭新羅王帥諸將會伐蓋蘇文遣子男生守鴨綠唐將契苾何力擊破之

耽羅國主徒冬音律國主名來朝新羅初高厚高清等渡海泊耽津來朝新羅時客星見南方太史奏異國人來朝之象也王嘉其來朝稱長子曰星主其以動星象也國號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

唐以新羅爲雞林州大都督府以王爲大都督

故百濟宗室福信等起兵迎立義慈之子豐嘗質

倭國爲王據周留城唐留鎮將軍劉仁願郎將劉仁軌與新羅將金欽伐之豐奔高句麗達率黑齒常之詣仁軌降常之百濟西部人驍毅有謀略嘯合逋亾據任存城復百濟二國餘城至是乃降入唐累從征伐積功爲燕然道大總管後周興等誣告與趙懷節叛詔繫獄死帝詔留仁軌鎮守以義慈之子在京師者隆爲熊津都督遣還本國隆畏新羅不敢入舊國寄治高句麗死高句麗泉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官名如唐中書令其弟男建殺男生子獻忠自爲莫離支討男生男生走保國內城遣子獻誠于唐求內附

唐以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郝處俊薛仁貴等副之帥師伐高句麗使金仁問徵兵于新羅王帥師次唐城州以金欽純庾信弟金仁問爲將往助之時庾信有病留唐兵合新羅兵攻平壤城拔之高句麗王高臧降世勣執臧及子福男德男大臣男建等二十餘萬衆還京師高句麗亡自始祖東明王立國於卒本歷二十八王移都者七琉璃王都國內城山上王都丸都東川王都平壤故國原王復都丸都又移都平壤及東王城平原王移都長安城共七百五年唐分高句麗百七

十六城六十九萬戸爲都督府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薛仁貴爲都護鎭撫之後移三萬八千三百戸于江淮之南及京西諸州空曠之地

歷年圖曰始祖以英雄之資見忌於金蛙諸子逃難至卒本披草萊建邦國未遑制作然威德日盛歸附亦衆降松讓斥靺鞨取荇人滅沃沮雄據一方虎視三韓何成功之易也琉璃以遺腹在他國承襲難矣幸而得嗣降鮮卑滅梁貊闢國浸廣然憤小罪而誅二臣

惡好勇而殺太子是可歎已大武英明雄武
振怪由於微賤委豆智以軍國仇都以貪鄙
被斥勃素以智能見褒征盖馬滅樂浪扶餘
奔竄而自避勾茶畏威而來降恢拓土宇國
勢愈昌獨惜乎信夫人之讒有子如好童之
賢而尚不自明以至于死跡其行事其晉獻
之流乎閔中方喪宴樂游畋享年不永慕本
暴戾不仁戕殺諫臣其得善終難矣太祖享
國九十餘年耄荒倦勤付托失人禍及忠臣

愛子雖有闢土強國之功何足道哉次大以
寵弟窺伺大器積有年紀及嗣位尚不悛心
恣行誅殺天道好還其及也宜矣新大逃難
出亡國人歸心推戴立之宜先明荅夫弑逆
之罪以伸大義也而德其援立之功反寵任
之故國川以英明之資奮有爲之志誅權姦
訪遺逸聘巴素於草澤擢爲國相推誠委任
又賞舉者誠衰世未有之盛舉然後嗣不定
死肉未冷于妃淫穢濁亂房闥山上烝于妃

得國瀆亂天倫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東川天
性寬仁有人君之量乃何愎忠臣之諫侵犯
上國驟勝輒驕及其一敗竄身狼狽幾於亡
國乎中川雖無德可稱而能辨寵姬之誣殺
之不疑何其斷也西川禦肅慎拔檀盧諸部
震慴晩年猜忌推刃同氣烽上閔狠尤甚殺
叔及弟愎諫自恣峻宇雕墻民困虐政卒及
於禍美川早遯荒野備嘗艱險宜有德慧術
智矣而無德可稱徒以侵犯上國爲事故國

原値慕容之變奔敗鼠竄毋妻見虜父尸亦發城郭宮室焚蕩殆盡旄倪珍寶輸掠無遺幾不保社稷至於屈膝稱臣納質修貢是宜臥薪嘗膽之時也顧乃忘我仇讎噬我脣齒搆釁百濟血染敵鋒惜哉小獸林立大學教子弟似可與有爲而惑於異端邪說邀秦僧創佛寺奉之彌謹爲東韓倭佛之始主故國壤侵強隣擾中國干戈糜爛猶且事佛求福福未獲而遽夭惑哉廣開土雄偉有奇才能

戰勝攻取長壽享年愈長國富兵強文咨安
藏安原皆中材庸主陽原武略不競國步日
蹙平原遇旱而懼停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務
勸農桑賑貧乏有足多者嬰陽初卽位有志
安民然不知畏天事大之義黨靺鞨侵上國
隋文命將來討舉國震恐宜效順悔罪之不
暇方且伐新羅侵百濟喜兵樂禍復致煬帝
討罪之舉百萬之衆渡遼碣涉薩水擣巢覆
穴不朝則夕不有文德之應變玄感之内叛

則國之存亾未可知也榮留昏愚㿄弱賊臣蘇文有無將之心而不能辨之於早馴致堅冰之禍欲以弱制强幾有不密禍不旋踵寶藏爲蘇文所立權移於下政不已出國皆蘇文之國民皆蘇文之民專擅自恣窮兇極惡違帝詔囚王人罪逆貫盈唐宗赫怒親將六師討之雖駐蹕之役不得志而還高麗國勢亦岌岌乎殆是雖蘇文之罪惡而亦寶藏不君之爲也厥後太宗之憾不釋頻年命將出

討將欲再舉此正君臣協力圖存之時也而
主昏于上臣虐于下奢侈無度國事日非蘇
文諸子自相魚肉至於訴中國爲鄉導雖以
高宗中材之主遣一老將一舉滅之如摧枯
拉朽高氏七百年之宗社一朝丘墟悲夫

皇明萬曆丁巳　莆中郭天中聖僕校

朝鮮史略卷之一 終

朝鮮史略卷之二

新羅紀

文武王 諱法敏大宗武烈王長子母文明王后庚信之妹

故高句麗大兄劒牟岑收合殘民迎致前王臧之庶子安勝于漢城爲王請附王遣冊爲高句麗王後封報德王妻以外妹 麗記曰王之庶子又曰外孫冊命之辭稱王之正嗣未可諱也

倭國更號日本 以近日所出爲名

彗星七出北方

唐總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責其異圖王報書歷陳唐時忠勤明其不反唐兵不信進攻平壤我軍大敗大監阿珎含死之王遣級飡原川等上表乞罪

太大舒發翰古無是官王以庾信功大特設是官金庾信卒年七十九王震悼贈賻甚厚命有司立碑紀功初庾信疾革王親臨存問王泣曰脫有不諱柰人民社稷何對曰今有三韓爲一家百姓無二心可謂小康然自古繼體之君鮮克有終甚可懼也

願親君子遠小人使朝廷和於上民物安於下

則臣死且無憾矣妻金氏大宗王女有子五人

次子元述嘗獲罪出亡平壤之戰元述軍敗欲死其僕淡陵止之乃不死庾信以負家訓白王欲斬元述元述慚懼遁於野聞庾信卒求見母母

曰爾既不得爲子於先君吾焉得爲爾母乎遂

不見元述嘆曰爲淡陵所誤乃至於此遂入太

白山後唐兵來攻買蘇州城元述欲雪前恥赴

敵力戰有功以不容於父母不仕終其身後庾

信妻金氏爲尼聖德王封爲夫人歲賜租一千

石
改用新曆柰麻德福入唐學曆術而還用其法
唐削王爵遣劉仁軌來討王納高句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帝大怒削王爵以王弟仁問爲雞林州大都督發兵討之王遣使謝罪獻方物
帝赦之復王官爵仁問至中道還入唐阿飡薛秀眞獻六
陣兵法
頒百司及州郡銅印
靺鞨寇阿達城城主素那死之素那白城郡蛇山人其父沈那膂力過人百濟人指爲飛將素那雄豪有父風王遣素那于阿達城俾禦北鄙靺鞨猝入城素

那奮刃大呼突擊矢集其身如蝟遂死人有弔者妻哭曰亡人常曰大丈夫固當死於王事今死其志也王聞之流涕

王以僧信惠義安爲政官大書省又命僧義相創浮石寺於太白山寺在榮州

王薨在位二十一統十一年諡曰文武太子政明立王姿表英特聰明多志略始一三韓克成前志然納高鹿叛衆據百濟故地得罪於唐幾不自保又從西教遺詔燒葬

神文王諱政明字日炤文武王長子母慈義后

立國學

高句麗王臧卒於唐卭州（唐以臧爲遼東都督朝鮮王遣歸移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臧至遼東謀叛帝召臧還卭州）高氏遂絕

王納金欽運女爲妃

報德王安勝族子大文據金馬渚謀復故國王遣將討平之以其地爲金馬郡是戰也柰馬縣福之子弟監逼實將行語其妻曰二兒夫果驟徒既死王事吾何獨畏死苟存及戰獨出奮擊數十人而死又級飡盤屈之子步騎監令胤嘗

以名節自許及至椵岑城賊將結陣待之諸將
皆引退令胤獨曰臨陣無勇禮經所誡遂赴敵
力鬬死史臣曰羅俗以進死爲榮退死爲辱死
于王事者曰貴山曰箒項曰讚德父子
曰奚論曰訥催曰東所曰竹竹曰丕寧子父子
曰金欽運曰穢破曰狄得曰寶用那曰盤屈曰
官昌曰匹夫曰阿珍含曰素那曰金令胤曰逼
實曰驟徒曰夫果曰脫起曰仙白曰悉毛此其
章章者也百濟之亡只有階伯高麗之亡無一
死節者安能敵新羅哉至於新羅之亡效節不
屈者王子一人而已誰曰國家
之興喪不係於忠節之有無乎
置州郡於百濟舊地
賜文武官僚田有差

王置燕居引薛聰曰子有異聞爲我陳之聰乃設花王薔薇白頭翁之說其略曰昔花王之始來也有一佳人名曰薔薇朱顏玉齒鮮粧靚服願薦枕於香帷又有一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韋帶戴白持杖傴僂而來曰不識上有意乎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如之何丈夫曰凡爲君者莫不親近老成而興昵比妖艷而亡然而妖艷易合老成難親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軻不遇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柰何王謝曰吾過矣以諷之王曰請書之以爲戒聰字聰智父元曉爲沙門淹該佛書既而反本自號小生居士娶瑤石宮寡夫人生聰聰生而明銳既長博學能以方言解九經義訓導後生又善屬文

沙飡任強首卒強首始以文辭顯用請唐兵平

麗濟之時其往復文辭皆出其手文武王以其功特授沙飡及卒其妻乏食欲還鄉里王賜租辭曰夫在之時受國恩多矣今縱未亡豈敢再辱厚賜不受而去

王薨在位十一年太子理洪立

孝昭王諱理洪神文王子母神穆王后金氏○唐嗣聖九年

金仁問卒于唐仁問七入唐宿衛凡二十二年

王薨在位十年王無嗣立王弟隆基

聖德王諱隆基後改諱興先○嗣聖十九年

王親製百官箴示羣臣

唐以大祚榮爲渤海郡王及卒私謚曰高王子武藝立渤海本粟末靺鞨祚榮父乞乞仲像保大白山東祚榮嗣驍勇善騎射高句麗餘燼稍稍歸之乃建國號震國地方千里勝兵數萬頗知書契盡得扶餘沃沮卞韓朝鮮之地至後孫仁秀開大境宇有五京十二府六十二州遂爲海東盛國　至景哀王時契丹攻滅之以爲東丹國其世子及大臣等皆降于高麗

改詳文司爲通文博士掌詞命又始造刻漏置刻漏典博士又置典祀典屬禮部

太監守忠回自唐上文宣王十哲七十弟子畫
像置太學
王薨在位三十五年王教百官進言慶遣使如唐輸款
巡問高年給租賑民謚曰聖德太子承慶立聖德
王第二子母炤德王后
孝成王諱承慶○唐開元一十六年
唐玄宗遣贊善大夫邢璹弔祭前王初帝謂璹
曰新羅號爲君子國頗知書記宜演經義使知
大國儒教之盛又以國人善碁詔以衆軍楊季

鷹爲副璹到國獻道德經

王以伊飡信忠爲中侍初王在潛邸嘗與信忠圍碁於栢下謂不相負有如此栢未幾即位錄功臣而遺信忠信忠作歌貼栢栢忽枯王怪使審之得歌大驚召賜爵栢乃蘇

六年王薨無嗣弟憲英立以遺命燒柩於法流寺散骨東海

景德王諱憲宗○唐天寶二年

以伊飡金思仁爲上大等思仁以災異屢見上疏極論時政得失

旌孝子向德門號其地孝家里向德父母饑病濱死刲髀肉食之又母發癰吮之

改執事省中侍爲侍中又置國學諸業博士助教幸大學命博士講尚書

遣使朝帝于蜀時玄宗避祿山亂幸蜀使泝江至成都帝親製十韻詩手札賜王

置九州分統郡縣前此分十道改郡縣名以沙伐州爲尚州歃良州爲良州菁州爲康州漢山州爲漢州首若州爲朔州西州爲溟州熊川州爲熊州完山州爲全州武珍州爲武州又改官號

始置貞察一員糾正百官
大雷電震佛寺十六所又震眞平王陵
大祭麻李純棄官爲僧累徵不至創斷俗寺居之聞王好樂詣宮門極諫王爲之停樂引至正室論說數日
二十三年王蒐王存問鰥寡孤獨賜穀老疾納忠諫定州號太子乾運立
惠恭王諱乾運母滿月夫人金氏○唐代宗永泰元年
兩日並出又三星隕宮庭相擊其光如火

遣金岩聘日本岩庾信後裔也性聰敏少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術而還嘗守良康漢三州所至盡心撫字至是聘日本其王欲畱之會唐使高鶴林來相見懽甚以爲大國所知遣還

金庾信墓前風忽起至始祖陵塵霧晴冥不辨人物若有哭泣悲歎之聲王懼致祭謝過

始立五廟味鄒王大宗王文武王幷祖稱爲五廟一年六祭以味鄒王爲金氏始祖太宗王文武王平麗濟有大功德爲不遷之主

王幼冲嗣位母后臨朝及壯淫于聲色巡遊無度綱紀紊亂災異屢見伊飡志貞因聚衆作亂

上大等金良相與伊湌敬信舉兵討志貞王與
后妃爲亂兵所害良相自立爲王
宣德王諱良相柰勿王十世孫
五年王薨國人立敬信爲王
元聖王諱敬信柰勿王十二世孫○唐德宗貞元二年
大舍武烏獻兵法十五卷花鈴圖二卷
始定讀書出身科前次但以射選人至是改之
十三年王薨遺命燒柩太子俊邕立
昭聖王諱俊邕元聖王孫○貞元十五年

時有金生者父母微不知世系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好佛隱居不仕年踰八十猶操筆不休隷行草皆入神高麗洪灌入宋以金生行草示翰林楊球李革二人曰天下除右軍焉有妙筆如此哉趙孟頫跋金生昌林寺碑曰字畫深有典刑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

梁悅入唐宿衛德宗幸奉天從難有功帝授贊善大夫及還王擢用爲豆肹小守

二年王甍太子淸明立年十三叔父彦昇攝政

哀莊王諱淸明改重熙○貞元十六年

以兵部令彥昇爲上大等

創伽倻山海印寺

改五廟之制始祖大王高祖明德王曾祖元聖王皇祖惠忠王皇考昭聖王爲五廟別立太宗王文武王爲二廟

帝遣使冊王封太后叔氏爲太妃妃柰勿王後孫金胡叔女嫌於同姓以父名爲氏

十年兵部令彥昇弑王自立

憲德王諱彥昇昭聖王弟○唐憲宗元和六年

王命順天將軍金雄元率甲兵三萬應帝徵兵

助討唐叛臣李師道

上大等忠恭坐政事堂注擬請托坌至忠恭莫

能舉措感疾而退醫診云病在心須服龍齒湯

遂杜門不接賓客侍郎祿眞往見曰今公私愛

憎不得其正取舍是非亂其心志豈獨害於國

事爲之者亦病矣若當官淸白蒞事恪恭貨賄

請托不得行黜陟與奪必以公則國家和平雖

談笑自樂可也又何區區於服餌徒自費日廢

事爲哉忠恭謝醫朝王曰臣聞祿眞之言同於

藥石豈止飲龍齒湯而已哉王悅使告太子太
子入賀
命牛岑太守白永發漢山北諸州郡人一萬築
浿江長城三百里
熊川州即今公州都督憲昌以父周元不得立宣德無嗣羣臣欲立周元因水漲不及度乃立敬信周元退居溟州舉兵叛王遣一吉
飡張雄等討之憲昌自殺子梵文與高達山賊
壽神攻北漢山州都督聰明擒誅之
十八年王薨太子秀宗立

興德王諱秀宗改景徽憲德弟王無嗣以爲太子○唐文宗大和元年

大廉自唐還得茶種來命植智異山

以張保皐爲清海鎭大使保皐小字弓福入唐爲徐州小將後歸國請鎭清海以禦中國冦鈔人王與卒萬人鎭之

賜孝子孫順家一區歲給米五十碩順年梁人父沒家貧傭作以養母有小兒嘗奪母食嘱醉山北郊欲埋兒得石鍾驚怪將兒與鍾還家懸而撞之聲聞王宮有是命

以金陽爲固城郡太守尋拜中原大尹武州都

督其祖宗基父貞茹皆爲將相

十一年王薨無嗣其堂弟均貞及堂弟之子悌隆爭立金陽與均貞子祐徵等奉均貞爲王入積板宮以族兵宿衛悌隆黨金明等來圍陽突圍潛出均貞遇害明等立悌隆

僖康王諱悌隆元聖王孫唐文宗開成元年

三年金明忠恭子弑王自立

金陽奉祐徵祐徵懼禍往依張保皐起兵淸海鎭討金明張保皐以兵五千授其友鄭年年能行水底五十里不噎與保

皐角勇保皐差不及俱入唐爲小將保皐還國鎭清海年失職饑寒往依保皐往助之陽等晝夜兼行至達伐丘明遣兵拒之戰大敗奔入月遊宅兵士追斬之謚閔哀立祐徵

權近曰金明初輔不正立以爲君又從而弑之必討之罪也若祐徵金陽則初能輔正終能討賊不君悌隆況君金明乎能討君父之賊以明臣子之義亦足嘉矣

神武王 諱祐徵元聖王孫均貞之子○開成四年

元年王薨太子慶膺立

文聖王 諱慶膺○開成五年

三日並出

殺清海鎮太使張保皐先是王聞保皐怨王不納女神武王約以保皐女配子至是王欲納之羣臣以海島人女不宜納王從之據鎮叛王遣刺客閻長殺之罷鎮徙其人於碧骨郡

侍中金陽卒史臣曰新羅人物英雄豪傑莫如金庾信明白正大莫如金陽

十八年王薨弟誼靖立

憲安王諱誼靖○唐宣宗大中十一年

四年王薨無嗣壻膺廉立王嘗宴羣臣臨海殿膺廉以王族與宴王欲試其志問曰汝見異人乎曰嘗見三人一勲閥子弟而不先人一家富而被服不侈一勢榮而驕氣不形王遂以長女妻之是爲寧花大人

景文王諱膺廉僖康王孫唐懿宗咸通三年

十四年王甍太子晸立

憲康王諱晸○唐僖宗乾符三年

王出遊鶴城郎今符山郡還至海浦忽雲霧晦冥迷失道路禱于海神開霽因名開雲浦有異人處容者奇形詭服詣王前歌舞從王入京又有四人詣駕前歌舞其歌有智理多都都破等語謂以智理國者多逃而都邑將破故歌以警之時人不知反以爲瑞

王燕羣臣於臨海殿酒酣鼓琴左右各進歌詞

崔致遠奉帝詔還自唐致遠沙梁部人年十二隨海舶入唐尋師力學至十八登第調漂水縣尉遷侍御史内供奉高駢討黃巢辟爲從事其表狀書啓多出其手黃巢見檄書不覺下牀由是名振及東還王留爲侍讀致遠欲展所藴而被疑忌不能容出爲太山富城等郡太守眞聖女主時疏陳時務主嘉納之以爲阿飡致遠東還値世亂無復仕進意自放山水間慶州南山剛州氷山陜州淸源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縣月影臺皆其游玩之所挈家隱伽倻山

與母兄浮圖賢俊及定玄師結爲道友以終老

十二年王甍王性聰敏看書一覽輒誦弟晃立

定康王諱晃○唐僖宗光啓元年

二年王甍無嗣女弟曼立

眞聖女主諱曼定康王之女弟唐僖宗文德元年主素與魏弘通

弘死潛引年少美丈夫私之授以要職由是倿

倖肆志紀綱壞弛時有人譏謗時政榜於路主

疑隱者王巨仁所爲命下獄將誅之巨仁憤怨

作詩書獄壁詩曰于公慟哭三年旱鄒衍含愁五月霜今我幽愁還似古皇天無

語但蒼蒼是夕忽震雷雨雹主懼釋之

弓裔叛于北原（即今原州）弓裔憲安王之庶子也以重午日生於外家生而有齒且其生日光餤異常日官勸王殺之使者取於襁褓中投樓下乳母竊捧之誤以手觸之眇一目抱而逃及長祝髮爲僧號善宗不拘檢僧律軒輕有膽氣往見北原賊梁吉吉分兵使東略地累戰輙勝聚衆漸多都松岳郡復移鐵圓國號泰封（弓裔自號彌勒佛常怨宗國見前王畫像拔劍擊之又妻康氏嘗力諫其非裔怒以烈火燒鐵杵撞其陰殺之）

甄萱叛據完山州即今全州自稱後百濟萱尚州加恩縣人本姓李父阿慈介以農自活萱生父耕野母餉之置於林下虎來乳之及壯自稱甄萱萱體貌雄奇志氣倜儻多志略入王京爲裨將時女主淫昏紀綱紊弛萱嘯聚亡命所至響應遂襲武珍州即今光州自爲王

弓裔以王建爲鐵圓郡太守建松嶽郡人父隆築室岳南僧道詵來相之曰此地當出聖人仍授一封書曰明年公必得貴子既長與之書秘世莫知也及期果生建神光紫氣繞室充庭及年十七詵復來見建告以出師置陣地利天時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祐之理建龍顏日角方頤廣顙器度雄深寬厚

有濟世之量至是投弓裔建父隆亦以松嶽郡時隆爲郡沙粲歸裔

十一年主薨太子嶢立

孝恭王諱嶢憲康王庶子眞聖封爲太子○康昭宗光化元年

弓裔遣其將王建伐廣州忠州唐城即今南陽府青州槐壤即今槐山郡皆降之又敗甄萱於錦城即今羅州建自以功高且見弓裔驕虐雖居高位時爲侍中常不樂復求閫外出鎭錦城一日裔急召建曰卿聚衆謀反何耶建曰烏有是哉裔曰我能觀心

掌奉崔凝佯墜筆下庭微語曰不服則危建乃
悟曰臣實謀反裔笑曰卿可謂直也以金銀粧
鞍賜之建位冠百僚然非素志且畏讒不樂居
位每出入公門平章國計惟抑情謹慎務得人心
王嬖賤妾不恤政事大臣殷影諫不從影執其
妾殺之
十六年王薨無嗣國人立朴景暉
神德王 諱景暉姓朴氏阿達羅王遠孫○後梁太祖乾化三年
六年王薨太子昇英立

景明王 諱昇英○後梁末帝貞明三年甄萱二十七年弓裔十八年高麗太祖元年

泰封諸將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初建有異夢 夢登海中九層金塔 又得張昌瑾鏡文之符 市有異人賣古鏡唐商客張昌瑾買之有文略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鷄後搏鴨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文人宋含弘等解之曰三水中四維下上帝降子於辰辰馬者辰韓馬韓也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見形黑金東青木松也謂松岳郡人以龍爲名者之子孫可爲君王也黑金鐵也指鐵圓謂今王初盛於此殆終滅於此乎先操鷄後搏鴨者王侍中得國後先得鷄林後收鴨綠之意也弓裔令物色求異人東州勃颯寺有鎭星塑像如其狀 人心響附將軍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

謙等夜詣建第密謀推戴建堅拒夫人柳氏提甲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遂卽位於布政殿建元天授弓裔聞變驚駭遁于巖谷爲斧壤卽今平康縣民所害

隱士朴儒見高麗主儒仕弓裔見政亂隱於山谷

高麗王創法王王輪等十寺于都內又設八關會每歲仲冬於闕庭置輪燈一座列香燈四旁又結兩綵棚呈百戲歌舞于前皆新羅故事○八關之戒曰不殺生曰不偷盜曰不淫佚曰不妄語曰不飮酒曰不坐高大牀曰不著奢華曰不自樂觀聽關者閉也謂禁閉八罪不犯也

高麗王移都松嶽改鐵圓爲東州即今鐵原府

八年王堯弟魏膺立

高麗王始定官制

景哀王諱魏膺○後唐同光二年甄萱三十四年高麗太祖八年

甄萱襲高鬱府今蔚山郡猝入王都時王出遊鮑石亭忽聞兵至倉卒不知所爲與夫人走匿城南離宮侍從臣僚宮人伶官皆被陷沒萱索王弒之強辱王妃乃立王族弟金傅爲王麗王親率精騎五千邀擊萱於公山桐藪敗績大將申崇

謙金樂皆死于兵後萱因吳越王詒貽書請和
高麗王爲書報之
高麗王殺蘇判宗偘及將軍狄鈇二人俱以姦佞得幸弓裔譖害良善麗王即位首誅之
敬順王諱傅姓金氏文聖王之裔○後唐天成二年甄萱三十七年高麗太祖十一年
甄萱圍古昌郡麗王從庾黔弼計進軍於瓶山在郡北十里與萱戰萱敗走獲侍郎金渥以古城主
金宣平爲大匡權幸本姓金賜姓權張吉爲大相陞郡
爲安東府

王遣太守謙用于高麗請相見麗王往會于國
都肅隊而行秋毫不犯都人相慶曰昔甄氏之
來也如逢豺虎今王公之來也如見父母
高麗西京民家雌雞化爲雄又大風屋瓦皆飛
麗王曰昔有邪臣潛畜異謀其家雌雞化爲雄
不悛其惡卒致誅滅吳王劉濞之時大風毀門
拔木濞不知戒亦以覆亡且祥瑞志云行役不
平貢賦煩重下民怨上有此之應今四方勞役
不息供費旣多貢賦未省竊恐緣此以致天譴

尚慮羣臣不行公道使民怨咨或懷非分之心致變至此宜各悛心毋及於禍

高麗崔凝卒諡熙愷凝黃州土山人仕弓裔入高麗官至內奉卿通五經善屬文兼識治體然恒齋素不食肉又製進其主發願疏麗王嘗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今欲於開京造七層塔西京造九層塔冀借玄功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製進

甄萱子神劍與國相能奐謀幽其父於金山佛宇殺其弟金剛自立萱弟四子金剛身長多智萱愛之欲傳位其兄神劍

良劍龍劍等憂悶二兄出鎮外神劍獨在內作亂移萱於金山佛宇令壯士守之萱飲醉守卒與季男能乂等奔高麗麗王待以厚禮號爲尚父

王與羣臣謀降高麗王子曰國之存亡必有天命當與忠臣義士收合民心以死自守豈宜以一千年社稷輕與人乎王不聽使金封休賫書請降于高麗王子哭泣以辭徑入皆骨山卽金剛山在襄陽倚岩爲屋麻衣草食終其身

麗王受王降書遣使往報王率百僚發王都香

車寳馬連亘三十餘里入開京麗王館于柳花宫妻以長女樂浪公主行庭見之禮封爲樂浪王國除爲慶州麗王納傅伯父億廉女生子郁是爲顯宗之考安宗新羅

亡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七王合五十五王共九百九十二年

曆年圖曰始祖之生異於常人是盡天命匪人爲也當此時蕞爾三韓各保一隅徒事干戈互相侵伐無君臣名位之分始祖年方幼冲爲國人推戴其寛厚足以有容其雄偉足

以濟民建邦設都築城郭營宮室勸督農桑
不伐鄰喪使民敬讓至於夜戶不扃倭人感
德而不犯卞韓舉國而來降樂浪服其有道
沃沮稱爲聖人享國六十年之間家給人足
民不見兵以基一千年之業其殆天授乎南
解遺命朴昔二姓以年長而立新羅氏三姓
相傳實兆於此儒理從父亂命卒傳之昔氏
非貽謀燕翼之道也脫解以南解之壻不當
立而立人惑雞林金櫝之說養閼智爲子使

新羅重器卒歸之金氏惜也然其終也不傳
於子而傳於儒理之子視後世貪天之位欲
傳己子而推刃同氣者何其賢也婆娑節儉
愛民勸農桑問高年廉察州郡屛黜尸素謹
天災恤民隱年穀屢豐可謂守成之良主也
秖摩逸聖守而不失阿達羅粗保厥位及甍
無子國人又立昔氏之後代代休能占天時又
知人邪正柰解睦鄰恤民助責臨事明斷沾
解不能強國怯於海寇使大臣見殺辱國甚

矣味鄒金閼智之裔繼朴昔之後得有大寶
新羅易姓今已三矣其授受雖未盡得宜然
王能留意政刑訪民疾苦務農桑省經費有
人君之德金氏之興其肇於此乎儒禮基臨
皆昔氏之後儒禮之委任重臣基臨之威信
鄰敵猶足可稱訖解忘父之讎聽婚島夷終
受侵辱昔氏之祀於是絶矣柰勿亦金氏也
能以武略自守實聖嘗質高句麗挾憾於前
王欲殺其子而後快於心其及也宜矣訥祇

簒立新羅氏三姓相讓之風至是掃地慈悲
救患禦寇炤智謙恭自守然而晩年魚服得
免豫且之禍幸矣智證銳意圖理定國號稱
王洗累朝因循之陋頒喪制禁殉葬有足多
者法興始崇佛教信之旣篤奉之愈謹唱爲
裔戎之邪說聾瞽斯民爲新羅基禍之主又
不知春秋大一統之義僭行年號越禮犯分
甚矣眞興佞佛尤甚創興輪皇龍二寺鑄成
丈六金身浚民膏血且屈千乘之尊爲桑門

之行方袍圓頂以終其身遂使佛刹半於閭
閻齊民盡爲緇䙱流禍無窮眞智享年不永
眞平享國雖長而繼嗣不定卒以神器付之
女兒之手善德眞德皆以陰居尊牝雞司晨
邦家抓捏天厭穢德太宗挺生以不世出之
資奮大有爲之志倚任良佐言聽計從至誠
事大太冠之物並從唐制崇奬節義激勵將
士仗天朝之威雪百濟世讎雄視高句麗如
囊中之物將取而有之享年不永功業不究

惜哉文武以英明之資承先人之烈請唐兵
滅高麗始一三韓克成前志何功烈之盛也
何乃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得罪於唐幾
不自保乎神文孝昭聖德僅能守成孝成惑
佛滋甚景德納忠諫定州號優於孝成惠恭
荒于聲色身且不保宣德躬行不道元聖與
聞其故昭聖短祚哀莊昏弱憲德簒弑禍亂
相仍興德不惑左道遇災知懼猶可稱者僖
康得不以正竟爲金明所害蓋自神文以降

朴散淳離亂賊接踵其禍蔓延至是極矣神
武能知討賊復讎之義義旗一揮而元惡授
首撥亂反正人心痛快羅之國勢幾微而復
振文聖憲安景文憲康之時中外寧謐民物
阜成盛極而衰理固然也定康昏闇復以大
器付之女弟其家法所由來遠矣眞聖淫恣
浮於唐曌斲喪邦基新羅氏之亡於茲决矣
自是羣盜蝟起弓裔叛北原甄萱據完山生
民塗炭疆宇日蹙孝恭昏弱特寄生之君耳

神德景明景哀又以朴氏之遠裔當叔季之
衰僅能相繼國事已非爲之何哉況當景哀
之時甄賊跋扈侵逼郊畿猶且荒淫遊佚晏
然自肆鮑石之樂方酣而萱兵奄至君臣被
戮宮闈見辱言之可爲於邑敬順亦以金氏
之後爲萱所立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以區區
一州之地生聚圖存固亦難矣然不能効死
一朝甘爲降虜宗社丘墟嗚呼惜哉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趙宧光凡夫校

朝鮮史略卷之二終

朝鮮史略

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149
.P3
v.21

朝鮮史略卷之三

高麗紀

太祖神聖王

十九年（後晉高祖天福元年）甄萱請討賊子神劍王與萱親率三軍趨天安進次一善神劍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奐數罪誅之以神劍爲人所脅且歸命乞罪特原之萱憂懣發疽死於黃山佛舍王入後百濟都城流良劍龍劍於眞州尋殺之授萱壻朴英規爵佐丞（英規嘗與其妻議請降兼慰萱

王自制政誡及誡百僚書頒中外以勵臣子節義

二十年西天竺僧來王備兩街威儀法駕迎之

始行後晉年號

耽羅國太子末老來朝賜星主王子爵

二十二年佐丞龔直卒直燕山昧谷人有勇略新羅末爲本邑將軍見時方亂投後百濟甄萱以其二子直達金舒及一女爲質直知萱無道必亡就與其子直達諭以歸附高麗之意直達

喜而勉之直遂與其子英舒來朝王拜大相萱
怒收直達及弟妹烙斷股筋直達死及百濟滅
金舒得還至是直卒謚奉義
二十三年初定役分田自朝臣至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
大小給之有差
改諸州郡號以慶州爲大都督府
大匡庾黔弼卒黔弼平州人以將略仕太祖凡
出征受命卽行不宿於家嘗被讒流鵠島後上
書召還運州之役甄萱詐要和親黔弼獨以爲

不可不戰乃以勁騎數千突擊之熊津以北望風自降又爲征南將軍遇神劒於槎灘百濟軍不戰自潰及卒謚忠節

二十四年契丹遣使來歸橐駞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一朝殄滅此爲無道之國流其使於海島繫橐駞萬夫橋下皆餓死 史臣曰契丹之失信於渤海何與於我而爲渤海報復自是邊釁日深貽謀之失可勝嘆哉

二十六年王製訓要十條以訓後嗣 史臣曰麗祖始一三韓創業垂統宜往求古先哲王貽謀燕翼之道垂憲萬世可也今作訓要其條凡十而一則曰

奉佛二則曰創寺丁寧反復乎燃燈八關山水
地理之說從諫遠讒輕徭薄賦儆戒無虞故居
其末欲以此而
訓後世其可乎

王薨壽六十七葬顯陵太子卽位遺命喪葬悉從儉約

以神惠王后柳氏祔葬史臣曰太祖御下以寬待人以誠甄萱父子相夷則伐而取之金傅君臣來附則禮以待之契丹侵滅與國則絕之渤海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京以爲根本之地親巡北郡以鎭獷悍之俗草創更始雖未遑於禮樂其規模遠略深仁厚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脉矣

惠宗義恭王

諱武字承乾母吳氏

元年後晉出帝開運元年平章事崔彥撝卒彥撝新羅人

自少能文十八入唐登第四十二還國拜瑞書院學士新羅歸附太祖命爲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謚文英其子光胤以賓貢進士入晉遊學

流星犯紫微

大臣王規謀立廣州院君太祖納規女生院君將行大逆崔知夢奏將有變宜移御王潛徙重光殿得免亦不罪規史臣曰太祖不知規之匪人付托孤之任惠宗拱手謹避不加之罪何也君弱臣强之端已兆於此若康兆資謙仲夫義方之徒接迹於世而忠獻一家四世專擅仁俊林衍日新相繼跋扈由其不能謹之於始也

王以長公主妻弟昭公主從母姓稱皇甫氏史臣曰取妻不取同姓禮也況至親乎

二年王薨於重光殿弟堯即位誅逆臣王規及其黨三百餘人王器度恢弘從征百濟有功然自經王規之亂多所疑忌喜怒無常內外嗟怨

定宗文明王諱堯字義天太祖第二子母神明王后劉氏

元年開運三年王奉佛舍利步至開國寺安焉

二年始置光軍司初崔彥撝之子光胤以賓貢入晉爲契丹所虜以才見用知契丹將侵我爲書報之故選軍三十萬號光軍

始行後漢年號
四年大臣王式廉卒式廉太祖從弟也以勤恪久鎭西京定王規之亂及卒謚威靜
王堯弟昭受禪立王信圖讖將移都西京大營宮室怨讟胥興
光宗大成王諱昭字日華
元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大風拔木王問禳災之術司天奏曰莫如修德自是常讀貞觀政要史臣曰光宗之治止於光宗而已者豈不由於法唐宗不法帝王而然歟

二年始行後周年號命翰林學士雙冀冀周人隨冊命使薛文遇而來病留上表請爲僚屬遂擢用其父哲聞冀有寵亦來知貢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自此文風乃興然冀倡以浮華之文貽弊後世

命有司按檢奴婢推辨是非奴多背主陵上

十一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定百官公服元尹以上紫衫中壇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簿以上綠衫

評農書史權信讚大相俊弘佐丞王同等貶之自是奴訴其主子讒父母囹圄常溢別置假獄

人人畏懼莫敢偶語

十四年宋乾德元年始行宋年號

内議令徐弼卒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吏事進

王嘗賜金酒器弼不受曰服用明等袁奢儉關

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時王禮重投化唐人

擇臣僚第宅與之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焉

王問其故對曰今投化唐人擇屋而處世臣故

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及臣之存請取

之庶無後悔王感悟不復奪臣僚第宅又内廐

馬死王欲罪主者㢸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爭
主者得免其謇諤類此謚貞敏
二十六年王薨王聰明聽斷始可與有爲而猜
愎日深邪佞得志誅夷骨肉屠害將相衆心離
解斵喪邦本雖有文雅之美不足稱也太子即
位還流竄㓕租調毀假獄焚讒書中外大悅
景宗獻和王諱伷字長民
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 禁擅殺復讎先朝被讒人子孫復讎擅殺故禁之
始定職散官各品田柴科

客星犯帝座内議令崔知夢奏願戒宿衛

王承等謀逆伏誅

六年王稱疾留内禪於堂弟開寧君治薨於正寢王初鑒前王之失焚讒書雪寃獄遽厭萬幾沉溺聲色昵近小人疎遠君子政教衰替

成宗文懿王諱治字温古太祖孫

元年太平興國七年改官號以内議省爲内史門下廣評省爲御事都省令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上柱國崔承老上書論列祖宗行事之美惡以及時

君政治之得失皆指斥無隱承老盖見王可與有爲故進此書未幾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王祈穀於圜丘祈穀籍田始此

始置十二牧

始定三省六曹七寺

始臨軒覆試進士

新定五服給假式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五日緦麻三月給七日

六年内史令崔知夢卒知夢幼名聰進性淸儉

慈和聰敏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太祖聞
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統御三韓太祖喜
改名知夢及卽位入侍禁中惠宗授司天職定
宗賴先機奏變誅王規甞從光宗幸寺被酒失
禮貶隈傑縣令景宗召還授內議令王卽位加
左執政守內史令年八十二卒謚敏休
置十二牧經學醫學博士各一員
宋遣禮部侍郎呂端來冊王爵
始定五廟

守侍中崔承老卒承老慶州人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嘉之自是委以文柄盡忠累代拜侍中封淸河侯年六十三卒謚文貞

置修書院於西京令諸生抄書史籍藏之

始立社稷敎畧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多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自聖祖至累朝未置夏松之祀尙虧周栗之禮其令羣工擇地置壇

流郁於泗水縣郁太祖第八子烝景宗妃皇甫氏王知之乃流於外妃生一子

而辛初妃夢登鵠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至是夢果驗其子卽詢也是爲
顯宗

十二年置常平倉於兩京及十二牧

契丹遣蕭遜寧侵西鄙攻蓬山郡至安戎鎭王幸西京次安北府不得進中軍使内使侍郎徐熈請行奉國書如丹營遜寧欲令拜於庭熈據禮往復不屈乃升堂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熈曰汝國與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是以來討熈

曰我國卽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若論地界

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鴨綠

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眞盜據其間朝聘之不

通女眞之故也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遂具

以聞丹帝許和勑罷兵史臣曰方遜寧之入寇

羣臣獻議或乞降或割地徐熙獨力陳不可欲

與一戰卽寇準親征之策也卽使契丹抗禮不

屈強虜懾服終講和親其奉

使得禮又豈下於富弼乎

始行契丹年號

始置鴨綠渡勾當以李承乾爲使尋遣河拱辰

代之

定十道曰中原道曰關内道曰河南道曰江南道曰嶺南道曰嶺東道曰山南道曰海陽道曰朔方道曰浿西道

平章事崔亮卒亮慶州人性寛厚能屬文王在潛邸引爲師友及卽位累遷至内史侍郎謚匡彬

十六年王疾大漸召姪開寧君誦傳位平章事王融請赦王曰死生在天何至釋有罪枉求延

命乎遂薨誦卽位王天資嚴正器宇寛洪立宗社崇節義求賢䘏民以移風易俗爲務政治有可觀者然以光宗之女弘德院君之妻爲妃其失大矣

穆宗宣讓王諱誦字孝伸景宗長子母皇甫氏

元年宋咸平元年太保内史令徐熙卒熙弼之子十八擢科甲成宗幸西京欲微行永平寺熙上疏諫乃止又從成宗於海州王幸熙幕欲入熙曰臣之幕非君所臨也命進酒曰臣之酒不敢獻

也癸巳之役至丹營抗禮不屈鄭又玄以越職論時政忤旨當誅熙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又玄論事甚合時病成宗感悟擢又玄御史熙年五十七卒謚彰威

六年千秋大后皇甫氏與外族金致陽通生一子謀爲王後忌大良君詢逼令爲僧出居三角山神穴寺（詢出家初寓崇敎寺有僧夢見大星隕庭變爲龍龍變爲人卽詢也）

七年門下侍郎韓彥恭卒彥恭嘗從王幸平州日暮寒甚王駐輦道傍酣飮不行彥恭進曰臣

等醉飽奈軍士何王促駕入行宫其遇事直言

多類此謚貞信

九年六月震天成殿鴟吻又彗星見

十年有山湧于耽羅海中

十二年王不豫恐有内變召給事中蔡忠順密

語曰太祖之孫唯大良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

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語沆

沆亦以爲然忠順入内遂草王與大良君書授

皇甫俞義迎詢于神穴寺王仍徵西北面巡檢

使康兆入衛

大良君詢卽位康兆廢王爲讓國公初被黜人魏從政崔昌等欲構難謁兆於洞州龍泉驛紿之曰王疾篤太后與致陽謀奪社稷恐公握兵不從矯命徵之兆懼還營與李鉉雲等領兵至廢王爲讓國公誅致陽父子流其黨及太后親屬於外大良院君自神穴寺來卽位

康兆弑前王于積城太后遜于黃州李齊賢曰始皇轘毒何救萬世之恥哉穆宗不戒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惜

齊桓尸姜

哉

顯宗元文王 諱詢字安世安宗郁之子母孝肅王后

元年 宋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復燃燈 國俗正月望燃燈二夜成宗廢之 及八關會

契丹主先遣使來問前王之故自將步騎四十萬渡鴨綠江至通州執康兆誅之乘勝長驅攻西京 通州之役丹兵破三水砦兆兆驚起恍惚若見穆宗立於其後叱之曰天伐詎可逃耶兆即脫鍪長跪曰死罪死罪言未訖丹兵已縛兆以去丹主斬之

王南幸 智蔡文奔還奏西京軍敗狀羣臣議降姜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但當

避其鋒耳遂勸南行蔡文亦請從王嘉之乃與后妃及蔡忠順等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南奔

二年契丹主陷京城

河拱辰至丹營乞班師主留之

丹兵退與化鎭巡檢使楊規邀擊前鋒於艾田斬一千餘級俄而大軍奄至規與龜州別將金叔興力戰矢窮俱陷陣死之鎭使鄭成追丹兵於鴨綠江擊之溺死者甚衆

王發自羅州還京都

賜智蔡文田贈楊規工部尚書金叔興將軍歲

廩粟母妻并錄其子
刑部奏趙容謙柳僧虔李載崔檝崔成義林卓於南華之時驚動行宮請除名支配從之又流康兆之黨卓思政朴昇崔昌魏從政康隱於海島
契丹主殺河拱辰拱辰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人有知其謀告之丹主鞫之拱辰對以實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不願生事大朝辭益厲遂見害
五年宋祥符七年○契丹開泰三年遣內史舍人尹徵古如宋請歸附如舊帝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以奪軍田充祿俸激衆怒率諸衛作亂流中樞院使張延祐日直皇甫兪義王罷御史臺置金吾臺罷三司置都正署令武官常叅以上皆兼文官史臣曰人徒知武夫之勦殺文臣自領其職在於毅宗之朝而不知巳基禍於顯宗易置官府之時也王僞遊西京誅逆臣金訓崔質及其黨是時武臣用事布列臺閣朝綱紊亂和州防禦使李子琳與日直金猛協策諭王以漢高雲夢之遊遂幸西京宴羣臣於長樂宮乗訓等醉襲殺之史臣

日特出於一時之幸耳非人君奉天討罪誅亂禁暴之義也

契丹遣使又索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等六城前此再遣使索之

以徐訥爲中丞初憲臺栢樹枯死至是復生

復行宋年號

高勾麗新羅百濟王陵墓並令所在州縣修治禁樵採過者下馬

以姜邯贊爲西京留守内史侍郎平章事王手書告身後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濵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人

蔡忠

順爲吏部尚書叅知政事

契丹蕭遜寧率兵來侵姜邯賛姜民瞻等前後戰於興化鎭及龜州大敗之以姜邯賛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天水縣開國男

十一年以安西道屯田施納玄化寺三省論駁不從

贈崔致遠文昌侯初太祖在潜邸致遠貽書有雞林黄葉鵠嶺青松之句故謂有密賛乃加是命薛聰弘儒侯並從祀先聖廟庭

知中樞府事姜民瞻卒民瞻晋州人起自書生

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著戰功

十五年 宋仁宗天聖二年 契丹大平四年 禮部尚書周佇卒佇宋溫州人穆宗朝隨商船來蔡忠順知其才奏留之遂掌制誥兩朝交聘辭命多出其手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沆卒沆彥撝之孫性聰悟沉訥寡言善斷淸儉持家一介不取於人計月請俸無覶石之儲但酷信浮圖請復八關修皇龍寺塔又捨私第爲佛宇謚節義

右僕射智蔡文卒 史臣曰契丹擁重兵壓境三軍敗衄思政紿道秀而夜遁

朴暹挈妻子而南奔李元崔昌金應仁國近之徒亦皆接踵亡匿蔡文自西京奔還與邯贊共贊南幸之計卒能保護三宮旋軫京師不失舊物壯矣哉其臣若背君天必誅之之言既足以激一國忠義之氣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之語又足以爲扶植綱常之本其他如昌化丹棗之變出萬死之力捍衛艱難斯皆扈從諸臣所不能者

二十年千秋太后卒　史臣曰穆宗之遇害乘輿之播遷契丹之侵軼皆千秋淫穢不禮之所使也特書于策者深著大惡不道之罪也

築開京羅城　姜邯贊請築之

侍中姜邯贊卒邯贊衿州人性清儉不營産業少好學多奇略體貌矮陋衣裳垢弊正色立朝

臨大事決大疑屹然爲邦家柱石年七十賜几杖辭職歸城南別墅謚仁憲年八十四世傳有一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於人家遺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耶贊後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

二十二年王薨王性聰悟敏於學工詞翰太子欽卽位史臣曰顯王以姨母貽孽戎臣構逆強鄰伺釁京闕俱燼乘輿播遷艱否極矣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偃武修文薄賦輕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內外底寧農桑屢稔可謂中興

德宗敬康王諱欽字元良母元成后金氏

元年宋明道元年○契丹重熙元年以王可道監修國史李端

爲平章事黃周亮皇甫俞義爲叅知政事舊制宣麻於家至是集百官宣於乾德殿
命平章事柳韶創置北境關防自國内城界鴨綠江入海處東洿朔州等十四城祗和州等三城延袤千餘里以石爲城
三年宋景祐元年納顯宗女爲后
以崔冲爲刑部尚書
王寢疾傳位于弟平壤君亨薨平壤君即位王性剛斷有執居喪能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朝廷無

欺蔽而民安其生李齊賢曰慶陵朝頭陁山人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唯俚語相傳言鳳鳥來儀於威鳳門羣鳥隨而噪之鳳乃飛去國人憎鳥少長持弓彈射德宗一代京城無烏夫鳳羽族之長也爲羣鳥所逐豈曰鳳哉盖韻記之無稽耳

靖宗容惠王諱亨字申炤德宗母弟

元年宋景祐二年凡教令稱制至肅宗始稱詔

築長城於西北路松嶺東以扼邊冦之衝

二年祔德宗於大廟初王問昭穆之制於輔臣徐訥黃周亮等言惠定光戴同班爲昭景成爲穆穆宗爲昭而顯宗爲穆則二昭二穆與太祖爲五廟今祔德宗數過五

廟請遷惠定光三宗藏於太祖廟西壁戴追王之主遷祭於其陵可也劉徵弼言太祖在曾祖行親未盡故惠定光三宗不必遷唯遷戴宗於陵而祔德宗於此室可矣周亮等言前典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由是觀之自禰祖曾高而上論親盡未盡非以旁親論也惠定光在從祖行不可比於親祖三宗宜遷毀王謂一時而遷四神主意所未安乃從徵弼議

三年以劉徵弼黄周亮同平章事崔齊顔崔冲叅知政事

四年門下省乞放東池白鶴山羊等類王從之

五年宋寶元二年○契丹重熙八年 立賤者從母法

六年以楊帶春爲安北大都護府副使帶春立志峻拔

多智畧習兵事故崔冲奏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者不宜出外不允

判御史臺事李周佐卒周佐東京人登第歷臺省立朝四十餘年倜儻瓌偉時稱得大臣體

內史令徐訥卒謚元肅訥熈之子弼之孫三世為宰相初弼祖神逸郊居有鹿犇投神逸拔其箭而豢之夢有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為卿相云

十二年王薨弟樂浪君即位有司奉遺命山陵制度悉從儉約

文宗仁孝王諱徽字燭幽顯宗子母元惠太后金氏

元年宋慶曆七年以崔冲爲侍中金令器金元冲爲平章事朴有仁李子淵爲叅知政事

三年饗國老庶老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下至鰥寡孤獨癈疾無養者賜物有差

八年定田制凡田品不易之地爲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田一結準平田一結一易田準二結再易田準三結

十年宋嘉祐元年○契丹淸寧二年創興王寺於德水縣移其縣於楊川知中樞院事崔惟善諫曰唐太宗不許創立寺觀我太祖訓要亦曰嗣王及公侯臣

僚無得爭修願刹奈何竭民財力以危邦本耶
王優答之異日入侍王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
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又御史盧成且忤旨
王怒命解冠幱將縛之惟善諫曰朝官有罪當
行有司王怒霽只罷其職
分遣撫問使兼侍御史李攸績金若珎崔尚安
民甫閔昌壽于十三道按驗諸州郡守令勤慢
淸濁
作長源亭於西江餅嶽南道詵明堂記曰西江
邊有君子御馬明堂

之地自太祖統一丙申歲至百二十年就此創構國業延長至是構亭

十一年隕石于黃州州人上其石禮司以爲自古有之此常事不關災祥王可其奏還其石

始行封彌之法時署科甚濫中書舍人鄭惟產請之

二十年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二十二年守太師中書令崔冲卒謚文憲冲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瓌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朝擢甲科第一歷仕四朝資兼文武出入將相年至七旬乞退然軍國大事悉就咨焉自顯廟中興干戈纔息未遑文敎冲收召先進敎誨不倦諸生塡溢門巷遂分九齋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舉者必先隷徒中學焉自後舉子亦皆

隷名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冲徒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時謂海東孔子

王出子煦及窺爲僧史臣曰文宗號稱賢主而溺於異敎使二子出家要福田利益其源一開子孫視爲家法祝髮爲僧者實繁一時名門大族爭慕效之立嫡立嗣顧爲末事其禍權輿於煦窺至冲曦極矣

二十六年宋熙寧五年遼咸雍八年校尉臣身謀廢王立王弟平壤君基事覺伏誅

二十八年錄文昌侯崔致遠五代孫善之爲都

染署史

二十九年遼大康元年門下侍中崔惟善卒謚文和惟善冲之子惟善爲中書令弟惟吉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

三十一年創安興寺以待宋使大府少卿李唐鑑奏中朝使命往來高巒島亭稍隔水路請於貞海縣地創亭爲迎送之所從之

東蕃作亂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文正及同知中樞院事崔奭等將兵三萬出屯定州大破之

三十七年王薨王性聰哲好學善射志略宏遠寛仁容衆上事遼宋下交鄰國民賴以寧時號

治平獨其佛宇塔廟之盛爲盛德累太子卽位

少有疾哀毁疾篤薨於喪次弟國原公運卽位

李資仁如遼告喪帝詰問二君連逝必有他故資仁對辨切直帝引見慰諭

宣宗思孝王諱運字繼天順宗母弟

二年宋元豐八年遼大康十一年御宣政殿聽斷死囚停音

樂進素膳

王妹積慶公主適王弟扶餘侯燧

四年以崔奭守太尉判吏部事監修國史崔思

齊叅知政事朴寅亮同知中樞院事

八年門下侍郎平章事柳洪卒洪武人精於春秋左氏傳及兵家秘訣每國家有虞疑寤寐精思引古決策多有中者時議重之

九年叅知政事崔思諒卒思諒儀表端雅沉靜寡言秉國鈞主文柄名重一時

十一年王薨元子昱即位王聰慧恭儉博覽經史然遊幸無度多創寺塔天怒民怨災異屢興

獻宗恭殤王諱昱宣宗子母思肅太后李氏

元年宋紹聖二年遼壽隆元年正月日有暈兩傍有彗太史奏曰有彗近臣亂諸侯欲有反者王幼不知修省

李資義謀反伏誅初宣宗於思肅太后生王又納侍中李顥之女元信公主生漢山侯昀資義公主兄也以王幼弱不能聽決萬幾謀欲立昀至是聚兵將擧事邵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崔忠伯等

以王國髦權尚書兵部事時王室微弱而權歸武將識者嘆之

王禪位於叔父雞林公熙熙卽位李齊賢曰顯之三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夭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爲獻宗國人習熟見聞乃謂宣有五弟而立孺子以是歸罪何不思之甚也唯不得周公於親傅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幸而遺大投艱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爲誡哉

肅宗明孝王 諱顒字天常初諱熙宣宗母弟

元年前王出居興盛宮

金謂磾上書請遷都南京 其書略曰道詵記云高麗有三京松岳爲中京木覔壤爲南京平壤爲西京四時各宜所住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覔壤今時正當巡駐新京之期伏望於三角山南木覔北平建立都城王置南京開創都監遣崔思諏尹瓘等相之思諏等奏云臣等就盧原驛視山水不合建都唯三角山南山形水勢符合古文請隨形建都王從之

右僕射叅知政事朴寅亮卒謚文烈寅亮文詞雅麗宋熙寧中與金覲使宋其所著述宋人稱

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集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寅亮修表曰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弊境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帝覽之寢其議

二年前王薨于興盛宮

東女眞寇鎭溟縣東北面兵馬使金漢中遣判官康拯與戰克之斬首四十級

始設鑄錢官使錢使猶行也

三年民貧不能興用命州縣出米穀許民貿易使知錢利

始用銀瓶爲貨其制以銀一斤爲之像本國地
形俗號闊口

七年 宋崇寧元年○遼天祚帝乾統二年 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爲民弊中國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 史臣曰台輔罷學之請雖窮巷庸夫所不敢出諸口者肅宗乃擢置於論道經邦之位及其三表請老盛稱儒雅不允其請何也肅宗非不知其爲人特以其溺於立巳之私恩而昧於擇相之公義也時稱肅宗好文其好文也豈亦玩心於章句之末而與羣臣賦詩唱和而已耶

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各

置店鋪以興使錢之利
禮部奏我國敎化禮義自箕子始而廟貌猶闕
不在祀典乞使求其墳塋立祠以祭從之
遼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郞金
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並轡出郊
雪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緣卽對曰旗
尾飜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
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八年東女眞太師盈歌遣使來朝有本國醫自完顔部來言

女眞居黑水者部落日強兵益精悍王遣使相通即金之先也

以崔思諏爲門下侍中林幹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柳伸爲僕射正堂文學崔弘嗣爲樞密院使尹瓘知樞密院事

命林幹伐東女眞女眞本靺鞨遺種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及盈歌烏雅束爲酋長頗得衆心界上有連山險絕人馬不能渡間有一徑俗謂瓶項若塞其徑則女眞路絕故邀功者獻議請出師平之幹與女眞戰於定州城外敗績初內侍林彥主出兵之議直史館李永曰兵凶戰危不可妄動彥當無事時欲用兵生釁不可也王不聽幹又邀功引不敎之兵遽出與戰敗復以尹瓘爲東北面行營

兵馬都統與女眞戰斬三十餘級我軍死傷陷
沒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請和結盟而還
政堂文學柳伸卒伸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
少擢高第以清謹名嘗牧清
州民敬之如神國家欲移都南京伸
獨言其不可凡論國家事悉主忠義
十年王還自西京不豫至長平門外薨於輦中
太子俁即位王幼而聰慧及長孝敬勤儉雄毅
果斷五經子史無不該覽然遊樂頗數屢幸寺
院多致民弊李齊賢曰以漢高知人之明欲易
太子而不知代王之終爲太平天
子封之邊郡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昬
童乃使凶牝啄其孫殆盡然兩漢四百年臨天

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睿迄昭京
亦文帝之後也我文考十九子而以再興宗國
期肅宗而肅宗由藩侯紹大統有子若孫繼
繼繩繩以至于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

睿宗文孝王 諱俁字世民母明懿太后柳氏

元年 宋崇寧五年遼乾統六年 政堂文學鄭文卒 文恭儉朴訥不事生産居室卑陋僅庇風雨莅官謹慎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奉使入宋受賜金帛分與從人將其餘買書以歸他無所求宋人多之

侍中魏繼廷三上表請老王手詔不允繼廷稱疾不起王遣使敦諭乃入省視事御史以累旬稱病奏劾之即上表乞退許之 金富佾曰繼廷以文章名世清

自奮直輔佐累朝宣宗燈夕置酒王酒酣命繼廷舞繼廷辭曰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之強宣宗寵姬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曰萬春誑惑上意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書上不報宣宗遣李資義使宋繼廷爲副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無所求舉世皆好佛繼廷獨不然是故國人想望大用見其施設及爲相循默無所建明盖知其勢之不可爲又以老病耳至是乞退上惜其去再降手詔以寵留之又遣中使而敦諭之故入朝數日復告而歸焉御史不原情而劾之豈不謬哉

二年以僧曇眞爲王師初欲封眞爲王師以右諫議金緣爲封崇使緣辭曰臣職在諫院以言封王師之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行之則是欺

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就

平章事林槩卒 槩淸直有大臣風

平章事崔弘嗣等奏太史言自御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別創新闕移御受朝吳延寵言其三不可 一文宗作西京卒無應二近者創南京無吉應三今新構闕毀撤屋廬搔動人民 王從弘嗣議

以思肅王后李氏配宣宗廟 初宣宗爲國原公納李預女爲妃未幾而卒是爲貞信賢妃又納李碩女生獻宗封王后及獻宗即位尊爲太后薨謚思肅至是議宣廟之配王欲以貞信配諫官奏云貞信爲國原公妃年月甚淺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位內

助居多及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於肅宗退居舊宮永無失德以思肅配便制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以聞諫官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國君如此況后妃乎請以思肅升配從之

王欲成肅宗遺志時咸州以北沒於女眞肅宗有恢復之志將伐女眞發兵十七萬以尹瓘爲元帥吳延寵副之瓘與中軍兵馬使金漢忠左軍兵馬使文冠右軍兵馬使金德珎各統兵由定州分道而進梁惟善鄭崇甫甄應陶等領兵船出鱗道浦會之擊破女眞一百三十五村村猶屯也斬四千九百四十

級虜一千三十人乃相地築英州雄州福州吉州咸州宜州及通泰平戎公嶮鎭等九城使林彦作記勒功於英州廳壁又立碑於公嶮鎭以爲界（以先春嶺爲界）凱旋王賜功臣號迎勞之（是戰也拓俊京有擢陷之功庾翼宋忠朴懐節皆死之）

四年還女眞九城（初朴景緯及金漢忠皆以更深入狄境多置城鎭爲難守禦尹瓘不聽卒如其言再出師亦未免敗軍之責）時羣臣議多不同王猶豫未決諫議金緣曰人主之取土地本欲育民也今爭城而殺人莫如還其地而息民王然

之盡以九城還之女眞來謝獻馬及金史臣曰自顯德靖文以來昇平日久女眞最號雄强而亦自歸附何負於我哉當時武臣之邀功嗜利如李日肅林彥之徒建議侵伐李永極陳不可肅宗不聽再興師旅林幹旣敗於前尹瓘又敗於後卑辭請和忿猶未息睿宗嗣位銳意徂征命尹瓘吳延寵將兵擣巢覆穴得九城而恢拓之足以殺先朝之耻矣然搆釁益深邊患日滋尹瓘吳延寵出師無功復還九城自古人主忽近圖而勤遠略者靡有不快於始而悔於後肅睿之謂矣

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利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

六年宋靖和元年遼天慶元年以胡宗旦權知直翰林院宗旦宋福州人嘗爲大學生聰敏博學能文遊兩浙仍寄商船而來王寵顧優厚驟登清要然頗進壓勝之術王不能無惑焉

七年叅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冠性清直寛厚不事産業當官執節不橈嘗爲西北面兵馬使與女眞屢戰有功

門下侍中尹瓘卒謚文肅瓘坡平縣人少登科好學手不釋卷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

流僧統窺于巨濟縣窺文宗子住俗離寺財累鉅萬厚施於人人多歸附或告交通外人圖不軌故及未幾死坐流者右丞金仁碩等八九人

召前員外郎郭輿輿以烏巾鶴氅常侍禁中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復微行至所居置酒論文史臣曰輿盜竊官妓詐稱仙去則奸盜之雄也以娉爲伉儷不娶無後則亦不孝之大者也

九年參知政事庾祿崇卒祿崇以儒術進性正直在官以公忠自許未嘗屈已從人雖爲宰相衣服第宅如布衣時

王詣國學爵獻先聖先師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書說命百官及生員七百餘人立庭聽講各進歌頌王製詩宣示左右令和進

十年生女眞完顏阿骨打稱皇帝國號金紀元收國其俗如匈奴無城郭無文字能控弦其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嘗服事契丹及我朝其先平州僧今俊或曰平州僧今幸之子克守入女眞娶其女生太太師古乙古乙生太太師活羅活羅多子長曰劾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死劾里鉢長子烏雅東嗣位烏雅東卒弟阿骨打立

中書令崔思諏卒思諏冲之孫力學擢科所至有聲績爲相論議務存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替

左遷知制誥崔瀹爲春州府使王幸西京置酒大同江與侍臣唱和瀹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相奏曰詩人多輕薄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

好經術安事雕蟲有一詞臣秉隙訴之曰諭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黜之

平章事吳延寵卒謚文襄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早擢科第飭躬勤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當官持論務袪時弊未嘗以私害公

十一年作淸讌閣于禁中選置學士直學士直閣金緣作記洪灌書之朝夕講論經籍後以淸讌閣在禁中學士直宿出入爲難又置寶文閣移淸讌閣學士充之加置待制

王命金緣朴景仁舊名景緯及寶文閣學士註解貞觀政要以進

十二年改抱州爲義州防禦使以鴨綠江爲界置關防

金兵攻遼耶律寧興常孝孫等移牒我寧德城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之遂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收兵仗錢穀甚多

簽書樞密院使金黃元卒

黃元自幼好學登科文詞推爲海東第一性清勁不附勢與李載同在翰林齊名時契丹使至黃元伴內宴口號有鳳含綸綍從天降鰲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然二人皆學古文不隨時態宰相李子成惡之謂必詿誤後生斥爲京山府使有吏捕殺人強盜以至熟視之以爲非賊趣令放之僚佐力爭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嘗奉使于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請發粟廩賑之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後女眞侵遼來遠抱州二城食盡以財減價貿穀于我邊吏禁民貿易黃元上疏曰幸

灾不仁怒鄰不義請糶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及辛金富軾請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

李資諒使宋至汴京帝親賜宴內殿製詩示之

命和進資諒卽應制帝大加稱賞及還密諭曰

聞汝國與女眞接壤後歲來朝招引數人來資

諒奏曰女眞夷獠中最爲貪醜不可通有幸臣

聞之言于帝曰女眞珍奇雜出高麗交通貿易

不欲分利他國故沮之遂遣使交通致靖康之

禍

入宋進士權適趙奭金端中親試隨李資諒還

帝賜御製手札褒送其同時赴學康就正甄惟底死于宋

召淸平居士李資玄赴行在時王幸南京資玄中書令子淵孫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忽棄官入春州淸平山葺文殊院居之嗜禪悅道逍遙自樂王累徵堅不就其上表有以鳥養鳥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之辭王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資德往諭乃赴召仍命留三角山及再見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

欲王待遇特厚固請還山賜茶香法服以寵之

十三年宋重和元年金天輔二年以李資謙判吏部事

王妃李氏薨資謙之女諡順德王后王屢舉哭臨及

葬親祖送于神鳳門外

十四年始於國學立養賢庫以養士國初肇立文宣廟於國子監建官置師至宣宗時將欲敎育而未遑王銳意儒術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人選名儒爲學官博士講論經義以敎導之文風稍振

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止之不從金主勑

邊吏毋得侵軼生事

十五年王命黜赴制科國學生高孝冲下獄 時妓玲瓏遏雲等以善歌屢承恩賚孝冲作感二女詩以諷之舍人鄭克永言於王王不悅故黜之下獄胡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

迎入佛骨于禁中 初王字之使宋還帝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

參知政事林景仁卒 景仁三爲諫官言論鯁直無所依違

十七年 宋宣和四年遼保太二年 御紗樓召文臣等刻燭賦牡丹詩安寶麟爲第一 時康日用以能詩名王竚觀其作纔得一聯曰頭白老翁看殿後眼明儒者倚欄邊袖藁伏御溝中王取見之曰所謂曰頭花鈿滿面不如西施半粧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嗣卒弘嗣起自寒微以文行聞性貞介寡欲朝無黨與居家不言公事妻子未嘗見其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然務苛察見人小過輒不忘

十七年王薨太子幼李資謙順德王后父奉太子即位史臣曰睿宗志存拓境僥倖邊功歆慕華風信用胡宗旦頗惑其言然知用兵之難棄怨修好使隣境感慕來服恤鰥寡養耆老開設學校敎養生員置清讌寶文兩閣日與文臣講論六經偃武修文欲以禮樂成俗云

仁宗恭孝王諱楷字仁表睿宗子母順德王后李氏

元年金太宗天會元年詔曰李資謙於朕爲外祖其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令大臣侍從會議學士

鄭克永等議當上書表不稱臣及大宴會不與
庭賀徑詣幕次拜上答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
獨金富軾上議非之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
資謙奏曰臣雖無識今觀富軾之議實天下之
公論也微斯人羣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之
詔可 富軾議畧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上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不可令人主拜故後漢獻帝皇后父不其侯伏完鄭玄議曰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宮后拜如子

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況外祖乎云云

以金緣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 緣有文名清節睿宗深器之擢置宰輔恩禮優重及王幼沖嗣位外戚用事緣恐及害懇辭乞退不許至是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臥求免愈篤故有是命

漢陽公李資謙殺中書侍郎韓安仁 流甘勿島殺之安仁力學善屬文以侍學舊恩寄近用事遽乘勢謀軋資謙以至於敗

流御史臺事李永于珎島 永安城郡吏仲宣子幼勤學登第歷臺諫史舘以安仁妹壻被流聞其母將沒爲婢嘆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待時老母以予故沒爲賤

隷吾何苟生乃飲酒一斗憤懣死資謙遣衛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践或病瘧者就禱則愈後資謙敗其子請改塟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事杰天資方直不爲權貴所撓

以崔弘宰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爲吏部尚書叅知政事

二年李資謙母金氏死金氏以女故封三韓國太夫人性貪吝抑買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横暴及死市人相賀

李資謙流崔弘宰于昇州褥地島弘宰善射御資謙畏圖巳流之

李資謙釋喪服上官坐中書省宰樞文武諸僚

綴行陳賀天乃大雨雷電市道水深一丈震迎
恩館
資謙以母喪去位王遣使冊功進爵朝鮮
國公仍加諸子之美之彥之甫之允之元
及僧義莊爵追封祖考朴昇中媚資謙議曰告
墳日當賜樂金富軾以爲丘墟之地素服從事
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爲仁壽節富
軾以爲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始稱節千
秋未聞人臣
有稱節者

李資謙納第三女于王天乃驟雨大風拔木

三年李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天乃大風雨史臣
曰資謙去年納第三女今年納第四女昔魏公
操窺伺漢鼎納三女于帝爲貴人宮中動靜無
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即操之計資謙曾信圖
讖李氏得國之語蓄無君之心非一朝夕

清平山人李資玄卒資玄生長富貴緣戚里乃厭紛華愛閑適棄官入山以終其身然性吝多蓄財貨舉物積穀頗爲一方農民所苦

四年内侍祗候金粲錄事安甫麟等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蔡文曾孫謀誅李資謙拓俊京資謙子之元妻父與其弟俊臣用事率軍入宮先誅拓俊臣等資謙俊京聞變舉兵犯闕朴昇中子深造自宮闈中出徑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焚燒宮禁殺甫麟祿延及僕射洪灌樞密院事金鎮鎮赴火先侍衛臣僚皆被殺流粲于遠地遷王于重興宅西院史臣曰資謙之惡極矣其亡可立而待祿延等欲除君側之惡

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唐李訓鄭注欲勦剪宦官而不能克禍及國家其事畧同

李資謙謀又王命崔思全拓俊京討之流資謙及妻子支黨

朴昇中朴彪爲之冠于外資謙欲圖不軌進毒餅中妃密白王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妃奉椀陽蹶而覆之妃卽資謙第四女也俊京與資謙搆隙思全又乘間說之俊京乃決策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趙毅以示之俊京卽以示尚書金珦珦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俊京與珦率將校僚吏僕隷入宮奉王以出御軍器監嚴兵衛召資謙流之斬其將軍康好高珍守皆資謙所指使者也分遣人逮捕支黨子姪流之

召還金粲後改名安爲殿中內給事賜洪灌金縝智祿延子

胥爵一級

王廞二妃李氏納任元凱女爲妃妃誕夕其外舅李瑋夢黄大旗竪於其第旗尾飄縈於宣慶殿鴟尾及笄婚夕妃暴疾謝遣其人卜者占病曰必爲國母李資謙惡之斥元凱爲開城府使其倅夢府使廳棟樑折作大竇黄龍從竇而出又王夢得荏子五升黄葵三升拓俊京解之曰荏者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瑞也黄者皇也葵者揆也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果驗

五年宋建炎元年拓俊京恃功跋扈王忌之左正言鄭知常上疏略曰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於是流俊京于嵒墮島

文公美韓安中文公裕皆召還復職資謙所流者也

門下侍中金仁存卒謚文成初名緣上琦之子性明鋭少登科老不釋卷一時詞命多出其手有文名淸節

六年宋高宗遣刑部尚書楊應誠等來諭假道迎問二帝于五國城王荅應誠書曰若使節假道入境金必猜疑生事不敢奉命且附表以謝應誠等不受而去

王幸西京時妖僧妙淸日者白壽翰以不經之說眩惑衆人鄭知常深信之以爲上京基業已衰宜移御西京金安洪彛叙李仲孚文公仁林景淸從而和之

移林原驛作新宫妙淸言林原乃大花勢若立宫闕御之可并天下故有是

役

迎佛骨置仁德宮

忠州人劉挻弑其父中書門下奏請降州爲郡

王問左右對曰禮云邾婁定公時有弑父者殺

其人毁其室洿其宮而止耳降州爲郡非古法

也允之

八年左遷侍御史高唐愈爲工部員外郎初資

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支黨緣茍免至

宰輔者多唐愈屢上書斥之曰雖聖上寛大擁

其疵疾何面目立朝廷見日月乎王雖是其言不忍盡棄大臣左遷奪臺職唐愈改名兆基

禁諸生治莊老

十年宋紹興二年守太尉金富佾卒其先新羅公族富佾入侍寶文閣討論經史雄辨折衷人莫之敵文亦華贍睿宗以富佾富軾富轍皆爲文翰侍從封其母太夫人歲賜廩粟母以爲旣得諸子祿養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富佾爲人寬厚儉約不事產業

任元凱上書請誅妙清等以絕禍萌不報初王之幸西京也妙清等密作大餠空其中穿一孔盛熱油沉于大洞江油浮出水面望若五色妙清等以爲神龍吐涎時有業油鞴者告曰熟油泛水則有異色於是使泅者索得乃知其詐

左遷平章事崔弘宰爲守司空右僕射弘宰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斥之

十二年六月震西京大花闕乾龍殿史臣曰仁宗身經李拓之亂而復爲妙清嬰弄何哉天之警告未嘗不惓惓懇至

十三年妙清柳旵丑減切與西京分司侍郎趙匡等矯制囚留守員僚凡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

賊皆拘之遣兵斷嵒嶺道刼發諸城兵反國號
大爲改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王命平章事
金富軾等討之富軾臨發議于諸將曰鄭知常
金安白壽翰實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
使勇士曳出三人於宮門外斬之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
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託以内應殺之乃奏至金郊驛諸將佐皆
欲倍道疾馳掩賊不備富軾以爲賊矯制徵兵
列城狐疑莫辨眞僞不若引軍間道繞出賊背
告諭逆順徐以大兵臨之萬全計也遂引中軍

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相次而行於是逆賊趙匡斬妙清柳旵以降使分司官尹贍等請罪兩府及臺諫俱請梟三人首于市下贍等獄匡等聞之復反富軾欲起土山以臨賊城而攻之將佐尹彥頤曰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可以成功於是富軾勑諸軍踰城進攻賊兵大潰趙匡自焚死誅賊魁崔永及其黨分司官不附賊者並原之西京平

平章事金珦卒珦起自胥吏雖無學識清愼有幹能其女嫁李資謙子之甫不

以婣婭附資謙及與拓俊
京謀執資謙而不伐其功

詔曰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此聖人貴人賤畜之義也今法官論殺牛准殺人之罪鈒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貶尹彥頤爲梁州防禦使彥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文不工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慊之後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精於易問難縱橫富軾難於應荅汗流被面至是彥頤爲幕下富軾奏貶之

知樞密院使金富儀卒卽富轍也以文學特被眷倚擢授翰林學士王嘗問以邊事富儀引文彥博之言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妙清請營新宮又上疏極言其

不可性坦蕩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逸

以金若溫爲侍中 若溫性恭儉廉正力學歷任中外人皆便之與李資謙爲堂兄弟亦不相比位雖華顯未嘗以富貴驕人

樞密院知奏事鄭沆卒 沆性穎悟好學中第久爲內侍掌奏出納惟允且不附李資謙嘗勸王讀書及卒家無甔石之儲謚文安

十七年 金天眷二年 **門下侍郎崔思全卒** 思全初以醫術進諭拓俊京去李資謙以功驟登宰司思全有二子曰弁曰烈思全賜金罍各一及沒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先君所愛當傾家產而恤之況此物乎遂以所得罍遺弁王聞而嘉之御書賜名曰孝仁

二十二年金皇統四年賜金敦中等二十六人及第敦中富軾之子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一敦中年少氣鋭後因宮庭除夕儺禮以燭燃牽龍鄭仲夫鬚仲夫手搏辱之富軾怒白王將縛拷仲夫逃免遂嗛敦中史臣曰敦中燭仲夫鬚以啓武臣叛亂之心韓賴批紹膺頰促成武夫簒弑之禍小人之能亾國敗家如是何可不遠之有哉

二十三年政堂文學李之氐卒諡文正之氐公壽之子擢第拜正言持論公正與李資謙爲族亦不相比風標英雅秉心寛厚文章政事爲一時之傑然吝嗇財賄父没不分弟妹家奴肆橫不能禁制

二十四年王疾大漸傳位于太子昖薨太子即

位史臣曰仁宗幼冲即位使奸兇跋扈毒流三
韓又深信浮屠貽害生民惑於妙淸等陰陽
之說卒致西都之反逆蓋以天性一於慈愛優
游不斷故耳然其不喜遊宴減省宦豎恭儉以
飭身誠信以交鄰雖
古帝王何以加焉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黃習遠伯傳校

朝鮮史略卷之三終

高麗紀

毅宗莊孝王諱晛字日昇仁宗子母恭睿太后任氏

元年宋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八月夜虎入大明宮

王御西樓觀擊毬或自擊日以爲常

禁親族相婚

三年金海陵王天德元年政堂文學尹彦頤卒彦頤少登科工文章嘗作易解傳于世晩年酷嗜佛法請老退居坡平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

中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爲三軍從之

四年平章事高兆基左遷爲左僕射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巳偷合爲諫官所劾左遷

五年侍中致仕金富軾卒諡文烈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再掌禮闈以得士稱宋使徐兢來富軾爲接伴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乃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歸奏天子鏤板以傳名振天下

樞密院知奏事鄭襲明卒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擢第王爲太子仁宗欲廢之而立次子襲明爲東宮侍讀盡力調護故得不廢久居諫職有

諍臣風仁宗臨薨謂太子曰治國須聽龔明之言及王郎位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王僤之金存中等日夜短之龔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

宰相崔惟清文公元庚弼等率諫官王軾等伏閤請曰郎中鄭叙交結大寧侯王弟暻也邀致宴樂宦者鄭誠以私怨謀陷臺諫初於內宴誠帶犀臺官使吏取之誠怨之誘閔壽開誣告臺省怨王謀推大寧侯乃罷誠杖流叙于東萊叙將行王謂曰今日迫于朝議行當召還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曰鄭瓜亭後移配巨濟鄭仲夫用事召還叙性輕

薄有才藝其妻任氏乃任太后族也

八年金貞元二年更定科舉法初場迭試試論策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又國學生考以六行積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又除三場連卷法

水原吏崔婁伯者年十五父尚翥爲虎所攬卽荷斧斫之刳其腹取父骸肉以葬盛虎肉于瓮埋川中廬墓服闋盡食之後登第仕至起居舍人

十年金正隆元年少保金存中卒存中性聰慧有詩名與鄭諴相結用事大張威福財累鉅萬

安定公任元厚卒初名元凱器宇宏深風采嚴重博通經史爲宰相勤儉清白判吏部銓注甚公不信託請人服其明

十一年幸國清敬天兩寺有司以行在所狹隘請去史官王曰史官記予言動不可暫離也史臣曰毅宗之爲君失德滋甚假使懼直筆而欲去史官爲左右者當援古證今力陳其不可令乃先意導之欲去史官何也欲逃姦諫之誅得乎

遷太后任氏于普濟寺流弟大寧侯暻于天安府貶崔惟清爲忠州牧使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密諭臺諫劾大寧侯恐太后救先遷之

以宦者鄭誠權知閤門祗候知御史臺事李公升等不署告身王怒皆貶黜史臣曰宦寺與於縉紳之列古無其制王以乳媪之故溺於私愛旣授朝官又督告身何也由是閹人日盛若王光就白子端輩相繼用事蔽塞聰明宰相臺諫畏威脅勢緘默不言終致普賢之變

闕東離宮成以故大臣第宅爲宮又毁民家五十餘區多作亭榭

遣金柔立往審羽陵島柔立回奏云島中有大山下有村落基址七所有石佛鐵鐘石塔多生柴胡石橘然土多巖石民不可居寢其議

御史中丞吳中正死中正起自胥吏嚴烈詭隨要結貴近能爲禍福時崔褒偁亦強很疾不附已知中正依阿報恩讐故薦爲是職未幾死

十二年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梁元俊卒元俊出自胥吏嘗與諫官論鄭誠堅執不變時議重之性清儉純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巷蕭然初守光州妻事姑不謹黜之妻子號哭乞哀終不許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

右僕射申淑棄官歸田里淑高靈縣人博學經書以清儉忠正著名

十七年宋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左正言文克謙上疏言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與宮人無比爲醜行無比得幸於王生三女九男術人榮儀執左道取媚於上常侍崔褒偁職掌權要勢傾中外貪墨無厭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罷褒偁以謝一國疏中又及宮禁

帷薄之事王怒焚其疏貶克謙爲晉州判官〔初無比胥崔光鈞爲錄事諫官不署告身王召諫議李知深尹鱗瞻等督署之皆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爲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爲諫議悠悠何所論至是克謙作疏知深等又不連署克謙貶後視事自若又有人誦宋人並游英俊顏何厚之句譏之〕

十八年冬十一月陰霧四塞行者失路太史奏五行志曰霧者衆邪之氣連日不解其國昏亂又曰霧起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占曰破國王者出入起居不可無常今陛下處非其位任非其人明堂久曠而不居天災可懼而不省移

徙無常號令不時故有此異王竟不悟

十九年幸觀瀾亭初吏部侍郎韓靖別創佛宇於仁濟院中內侍侍郎金敦
中待制金敦時重創觀瀾寺內官鄭誠創奉靈
寺並爲王祝釐之所王屢幸靖等爭相務侈觀
玩以悅之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壁數仞峭
立臨川曰虎岩流水停滀樹木蓊蔚命構亭其
側名延福奇花異木列植
四隅與宰侍屢宴于此

二十一年殺大寧侯暻家僮羅彥有成黃益王以
燃燈如奉恩寺夜還至觀風樓承宣金敦中馬
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
落輦傍敦中不自首王驚愕以爲流矢疾馳還
宮於是逮捕絡繹疑有成等所爲鞫問深刻有
成等誣服斬之及
有成妻百官稱賀

幸泉美亭 亭在清寧齋南麓初是亭之役也有一卒貧甚不能自給役徒共分飯一匙食之一日其妻具食來餉且曰宜召所親共之卒曰家貧何以備辦將私於人而得之乎豈竊人所有乎妻曰貌醜誰與私性拙安能盜但剪髮買來耳因示其首卒嗚咽不能食聞者悲之

王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院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 史臣曰毅宗輕佻無人君之度卽作二十餘年荒淫怠忽不仁不義習與性成不可救藥幸而天誘其衷追念襲明悔心萌而善端已露苟有一二忠正之臣因其牖而開導之不至於終迷不復矣

二十二年 宋乾道四年 耽羅賊良守等謀反安撫使

趙冬曦討平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朔御大觀殿受賀王自製臣
僚賀表史臣曰世之稱人主華藻浮靡者必以
陳后主隋煬帝爲首然不過與臣下賦
詩爭能而已至於自撰表賛德則雖二主
亦未嘗靦然爲之毅宗之失於茲甚矣
以內侍黃文莊爲國子博士直翰林院王幸延
福亭時
羣臣皆占所見之物爲嘉瑞蓬艾三莖生于庭
以爲瑞華文莊見水鳥指爲玄鶴作詩賛之王
稱歎欲拜正言以
年少改拜是職
庚寅八月王幸普賢院武臣鄭仲夫李義方李
高等反大殺扈從文官宦寺等遣兵盡殺留都

文官以王還宮王荒淫不恤政事承宣林宗植起居注韓賴怙寵傲物蔑視武士仲夫等憤激因王自興王寺幸普賢院矯旨聚軍殺宗植等金敦中在途聞亂佯醉墮馬而逃賴匿御床下高等脅出殺之承宣李世通等凡扈從文官及大小臣僚宦寺皆遇害唯承宣盧永醇以兵家子免仲夫等選驍勇人往殺留都宰臣崔褒偁許洪材金敦時李知深等五十餘人敦中匿紺嶽山仲夫搜宿怨購之急其奴重賞來告之按捕殺之敦中臨死嘆曰流矢之變禍及無辜今日之及宜矣

迎王弟翼陽公晧即位初崔汝諧夢太祖授笏於晧至是果驗

放王于巨濟縣太子于珍島縣殺太孫釋文克謙爲承宣普賢之亂克謙聞亂逃匿追迹獲之諸將素聞其名不殺囚之文臣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臣亦倚之

多咨訪故事毅宗性輕佻喜文藻好擊毬多作池臺亭榭與文臣許洪材金敦中敦時李復基韓賴輩比狎游幸沉淫詩酒日以繼夜侍衛武士饑困痛切骨髓卒及於亂

明宗光孝王諱晧字之旦毅宗母弟

元年宋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李高與僧修惠等謀反伏誅高有非望之志及元子冠將宴于麗正宮高招致惡小斬馬饗之將作亂金大用之子爲高驅使者聞其謀以告義方素惡高逼已即以鐵椎擊殺之

遣工部郎中庚應圭如金借作前王使上表告以讓位金主曰廢兄簒位造飾虛辭欺罔上國合行天討應圭辨對不屈不食五日立庭待命

金主嘉其忠誠乃授回詔厚慰而送之仍遣完顏靖詢問前王傳位事故王稱前王已避位出居他所病篤不能就位拜命路又險遠非使者所宜往以故不得見前王王乃具前王表以附靖行

平章事徐恭卒恭有膽略善騎射爲宰相益謙遜深疾文吏驕傲禮遇武人故不及庚寅之禍

宮闕災鄭仲夫等恐有變閉紫城門不納救火人殿宇悉焚王出山呼亭痛哭庾應圭詣景靈殿出五室祖眞又出中書省國印

三年癸巳八月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與
韓彦國李敬直等討鄭仲夫李義方等謀復前
王不克死之仲夫義方等復大殺文臣史臣曰甫當起
兵於東南慷慨發憤以討亂逆救君父爲已任
其用心不可謂之不正矣其與敬直純錫寅俊
諸輩同奉前王以倡大義可謂名正言順而事
亦出於是者不幸而敗至於殺身良可惜也
李義旼弑前王于慶州初金甫當起兵於東界
與李敬直張純錫柳寅俊裴允材韓彦國等合
謀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等聞之遣李義旼等
領兵趨慶州州人内應因前王於館義旼出之

至坤元寺北淵拉春骨裹以褥合兩釜投淵中旋風卒起塵沙飛揚寺僧有善泅者取釜棄屍屍出水涘有日烏鳶不食州戶長弼仁等密具棺奉瘞水濱初金使來相金敦中甚不差毅宗異之亦使人問曰寡人壽幾何金使曰滿朝老少之臣盡逝然後有臨川之患及庚癸之亂老少文臣皆被害而王亦遇淵上之變其言果驗

四年宋淳熙元年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鄭仲夫李義方檄召兩界諸城岊嶺以北皆應之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至岊嶺與戰敗績西兵陷和州即今永興府西北郡縣皆陷後三年鱗瞻與將軍

杜景升玄德秀等攻拔西城斬位寵（史臣曰位寵爲君父討賊可謂義舉也但不於金甫當舉義之時而逗遛失機其討誤矣）

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惟清卒（惟清昌原郡人平章事奭之子少孤嗜學經史子集靡不該通中第不求仕宦有薦舉者即日學未就固辭久之被薦直翰林院官至平章事庚癸之亂文臣皆被害而諸將素服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朞功之親俱免嘗撰李翰林集注及柳文事實鏤板以傳但性好佛日誦經）

李義方伏誅義方自納女東宮益擅威福衆心憤怨時尹鱗瞻治兵西郊僧徒亦從軍義方偶出宣義門外鄭筠（仲夫子）密誘僧宗旵等伺隙斬

之分捕俊儀兄弟及其黨皆殺之奏黜義方女俊儀嘗罵義方曰汝有三大惡放君而弑之取其弟宅姬妾一也脅姦太后女弟二也專擅國政三也義方大怒欲殺之文克謙止之曰以弟殺兄惡莫大焉義方不果

五年工部侍郎庾應圭卒應圭平章事弼之子性頴悟美風儀時人謂之玉人善屬文再舉不第入補內侍操行貞固持議端方斷事若夙成然出倅南京政尚清介一芥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密饋隻雞妻曰良人平生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耶吏慙而退南人頌之嘗告奏于金金人高其使節每於使介往來必問安否卒年四十五

發前王喪改葬陵曰禧廟號毅宗百官玄冠素

服三日趙位寵起兵故也初將軍朴存威嘗使雲州人於雲中道每誇納釜之事至是
應位寵斬之

六年三月東海水變爲血色

中書侍郎平章事尹鱗瞻卒鱗瞻彥頤之子爲人聰悟過人雖千百人一問姓名輒記不忘庚寅之後武臣用事鱗瞻每被掣肘脂韋自保而已及平西賞罰不中措置失宜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

九年同知樞密院事于學儒卒學儒倜儻有氣槩久宿衛忠謹無他李高義方等將作亂議主兵者皆曰在今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嘗戒曰武官見屈於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見害禍及吾

輩亦不旋踵汝宜愼之父雖没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學儒懼求娶義方姊得免

叅知政事陳俊卒 俊性質直有勇力庚癸之亂文臣之家賴俊全活者甚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其孫次華溫皆登第有文名華善爲詩詞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鄭仲夫宋有仁伏誅 將軍慶大升嘗憤仲夫跋扈謀欲討之會其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又其壻有仁斥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大升乃與勇士許升決策殺筠於直所發禁軍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悉斬之梟首于市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者尚在焉賀爲李義旼聞之大懼

十年內變明春死王失聲號哭太后寬譬之曰此雖鍾情然不可使聞於重房（鄭仲夫等置重房於內常自會直國家大事無不叅決後亦仍之）王猶嗚咽不能止

冢宰閔令謨性訥怯少虧操履判兵部李光挺頑貪無識奔競賄賂無復廉恥郎舍奏舊制文吏散官補外者皆有年限今或一二年而超受或三十年而不調政濫人怨請依年限制韓文俊等力排其議（史臣曰庚癸以來政歸武夫雖有一二文臣之執國政者復有貪鄙無節操不能奉公守正政以賄成則又安得鎭武夫不遜之心乎如令謨之爲冢宰光挺

之主銓選不滿公議而爲郎舍論駁者盖以此也當時選舉之法濫毁非獨武臣之罪亦文臣執政之過也

罷管城富城二縣 管城縣令洪彦荒淫虐民吏民執彦幽之富城令亦與縣尉不相能害及于民民殺尉有司奏罷之

十三年將軍慶大升卒 大升清州人膂力絕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父珍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以其田案悉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常憤武人不法慨然有復古之志文官倚以爲重及誅鄭宋人多趨附然非有學識勇略者輒拒之武臣畏憚不敢縱肆卒年三十

王聽諸捕都房 大升去仲夫恐有害已者招死士百餘養門下號曰都房

並流遠島 金子格誣告都房侍勢作亂王命捕流之

十四年召還李義敃初義敃畏慶大升歸其鄉慶州屢召不至及大升卒猶不至王懼其爲亂遣中使敦諭乃至史臣曰義敃躬行大事亂賊之魁而獨漏天誅王宜明正典刑雪天地神人之憤顧爲積威所怯屢下詔諭待遇之恩比舊愈隆曾未數年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亂臣賊子將何所懲艾乎

以鄭邦祐知御史臺事鄭允當爲吏部員外郎李居正爲左正言邦祐起自胥吏特授臺憲不滿人意允當年少無知其父世裕出爲兵馬使歛民財貨連獻內府故有是升居正無他材能王欲除正言林民庇與居正有舊因薦曰居正性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乃授之王凡用人唯與嬖臣宦豎議親署叅官

以上封其草直付政曹名曰下批兵部尚書朴純弼大營私第於東宮旁太子請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聞者莫不憤歎

十五年命文臣製瀟湘八景詩倣其詩意摹寫爲圖王精於圖畫與畫工李光弼等繪畫物像終日忘倦光弼父寧亦以畫知名嘗入宋徽宗以一奇畫誇示寧曰臣之筆也帝不信寧折粧背果有其姓名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宅未售因事之外郡其妻受郎中玄德秀白銀十二斤賣之及克

清還詣德秀曰予嘗買此家只給九斤耳居數
年無所加飾而觕得三斤豈理也請還之德秀
曰爾能守義而予獨未耶遂不受克清曰予平
生不爲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黷于貨子若不
從即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巳受之
因謂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銀佛寺聞者
歎息
侍御史二人與宦官會廣眞寺爲流頭飲國俗
以六月十五日沐髮於東流水祓除不祥因會

飲號流頭飲 史臣曰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驂乘爰絲變色是故有志之士羞托宦竪況處臺閣任風憲者而與宦竪會飲乎

工部尚書咸有一卒 有一起於胥吏夙夜刻苦家貧衣敝屨穿力排巫覡焚毀淫祀平生不事生業其妻請爲子孫立產業曰予早孤無援淸苦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耳何戚戚于貧寠乎

平章事李公升卒謚文貞 公升生而穎悟總角能屬文操行高潔然卜延福亭基遂與大役人多怨之癸巳之亂匿佛寺賴門生文克謙得免性輕躁不能容人過見輒嫚罵

十六年秘書監崔陟卿卒 陟卿完山人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聯

句選　郡童陟卿及崔均崔松年皆擢第爲名士時號完山三童陟卿性廉介常補京山府判官秩滿還京足不至公卿之門者十餘年崔允儀判吏部知其淸直拜爲躭羅令以鎭獷俗陟卿興利革弊民皆安之及還居京三年貧不自存挈家歸鄕會躭羅人苦令尉侵暴反曰如得陟卿當釋兵即除躭羅令邑人見之投戈羅拜凡所至皆有聲績淸名勁節老而不衰

鎭星犯歲設消災道場

以上將軍崔世輔同修國事時有人詐修國史文克謙直書毅宗被弑之事宜令武臣兼之使不得直書王重違武臣意然以同修國事下制世輔不請而以史字改之

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及將作監銀布補

之

流讒人朴敦夫于遠島時匿名書甚多人皆危懼重房密令禁軍伺之敦夫懷書將貼門捕得流之道死

十七年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工部尚書曹元正上將軍石隣等謀逆伏誅初元正奪中書省公廨田租文克謙上章請治其罪乃左遷其子英植英迪應倫及壻李住又在近密貪貨暴愈甚重房亦奏黜之石隣少寒微世居倉旁拾落庭米以生補禁軍庚寅之亂從李義方擢郎將遂顯嘗受驛吏銀屬事於四海道按察康用儒不從隣憾之請王免其職王不聽隣怒瞋目張拳厲聲曰吾不復仕矣遂解帶投地而去偃蹇不朝二人合謀夜遣賊七十餘人踰

垣入宫格殺梁翼等中郎將高安祐聞變赴闕至市樓橋邊見一髡詐爲病乞兒臥糞壤中即收捕有紅燭跋在腰間因繫鞫問乃曹元正怨文克謙欲去之與石隣石沖石夫朱廸等遣家臣作亂悉捕誅之

十八年秋七月大雨定張宣豫高和六州漂流民屋不可勝數又鎭溟境内黄蟲黄鼠隨雨而下大損禾稼

十九年平章事文克謙卒克謙南平郡人知門下省事公裕子蔭補剛定都監判官竟擢第爲人忠孝勤儉慈仁正直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然聽權豪請託不察賢否銓注乖錯又官其鄰亂子弟廣植田園

二十年以崔世輔守太師杜景升守太尉李義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純弼中書侍郎平章事史正儒守司空左僕射叅知政事李卉㪅叅知政事李知命爲太子少傅自任至知門下省事先是省宰增至七至是又增入里巷歌曰皇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今未了入齋復入來盖齋與宰聲相近爲庚辭以譏之

二十一年宋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 以杜景升監修國史時有醫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景升與戰將今爲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

李義旼坐省中論事相失義旼奮拳擊柱時有

人作詩嘲之詩云吾畏李與杜屹然與宰輔黃閣三四年拳風一萬古

政堂文學李知命卒知命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隷擢第調黃州書記居官廉正賑活飢民甚衆後爲忠州判官政如黃州庚寅之亂內外文臣逃遁無地惟知命爲州人所護得免王以爲有文行擢爲諫官自是所至著聲績再掌禮闈若趙沖韓光衍李奎報俞升旦劉沖基皆其所取世以得人稱之

二十二年德寧公主卒仁宗女天姿豔麗舉止閑雅毅宗屢召入內頗有醜聲

大將軍金存傑自殺時南賊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聚亾命剽掠州縣王命存傑率將軍李至純等討之至純義旼子也義旼嘗夢紅霓起兩腋頗自負又聞古

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因懷非望與南賊通謀其子至純輒泄軍中動靜故屢敗存傑憤曰治之則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盜熾遂仰藥

二十五年仁宗出妃福昌院主李氏卒仁宗念其覆梡之功賜田宅奴婢王即位奉事彌篤及卒葬以后禮

二十六年宋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將軍崔忠獻忠獻以勇敢選補別抄以勞遷將軍與其弟忠粹發兵誅賊臣李義旼大殺朝臣

二十七年秋九月大雷電崔忠獻廢王放于江華立王弟平涼公旼

崔忠獻殺其弟忠粹（忠粹欲納其女于太子忠獻止之忠粹怒謀害忠獻忠獻起兵誅之）

前中書令杜景升卒于紫燕島（初忠獻欲廢王乃流景升于島）景升萬頃縣人性質寬厚少文有勇力初爲牽龍庚寅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毫不犯及金甫當趙位寵之役征戰有功封功臣掌吏部銓注雖內寵權貴莫敢撓之舊制三品以上遷級例上讓表景升獨曰內不欲讓而借人筆以飾外禮吾不忍爲也至是憂憤

嘔血卒

神宗靖孝王諱旼改晫字至華明宗弟

元年宋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置山川裨補都監崔忠獻從術士議置之金宣問使孫俁來詰遜位事必欲親見前王授詔門下侍郎趙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日乃至俁曰苟如是不必親授遂傳詔于王

二年崔忠獻以兵部尚書知吏部事總文武銓注出入禁闥以兵自衛忠獻恐其生變不測大小文武官吏閑良之士

至於軍卒強有力者並皆招致分爲六番更日直宿其家號曰都房

四年刑部尚書閔湜卒湜令謨子豁達有大度明宗諸小各招權納賄朝士爭附湜獨不往

五年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崔忠獻在私第與吏部員外郎盧琯忠獻外戚起市井性巧黠善承迎注擬文武官以奏王領之二部判事但檢閱而已

門下侍中趙永仁卒永仁博學善屬文少時魁然有宰相器明宗命輔導太子及爲承宣多所匡救物議歸重

前王薨于昌樂宮王欲葬以王禮忠獻以爲不可降從葬妃禮太子斥在江

華不得與喪事

七年王患疽傳位太子移御德陽侯邸薨忠獻議滅喪十四日

降東京留守爲知慶州事陞安東都護爲大都護府忠獻以慶州有叛賊安東盡心捍禦故陞降之

韓惟漢入隱智異山終身不出惟漢世居京都見忠獻擅政曰難將至矣遂攜妻子隱智異山淸修苦節不與世人交徵爲西大悲院錄事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再至

熙宗成孝王諱德改諱字不陂神宗子母靖宣太后金氏

元年宋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以守太師崔忠獻封晉康侯立府曰興寧後改爲晉康府置僚屬自後出入宮禁便服張盖侍從門客殆三千餘人

三年蒙古太祖元年崔忠獻殺其甥朴晉材晉材門客多於忠獻率皆勇悍晉材流言舅氏將有無君之心忠獻知其必害已召至詰之斷脚筋流白翎鎮尋死

四年祔神宗于太廟本朝廟制九室而有新祔主則奉出主安于本陵忠獻議據古典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之以順宗親盡當出以神宗祔于第九室太祖在西東向惠顯同爲第一昭宣肅同爲第二昭仁宗爲第三昭文宗爲第一穆睿宗爲第二穆神宗爲第三穆○史臣曰漢書云父昭子穆孫復爲昭公羊傳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從王父則昭穆之序

一定不易矣今國無恒典而
隨時變易昭穆之序大紊矣
王曲宴于忠獻茅亭唱和終夜劇飲亭在男山里第有植
雙松崔顧爲賦雙松詩兩制文
士皆和李奎報作序記以美之
五年秋九月崔忠獻會賓客設重陽宴使都房
有力者手搏勝者卽授校尉隊正以賞之史臣任翊
曰按國家須政例六月謂權務政十二月謂大
政吏兵判事與諸同僚會坐于各部功者陟之
罪者黜之一陟一黜皆承上命過此時雖有所
缺未嘗差授況無功者乎忠獻威侵一國獨專
政柄若有所缺則不顧官爵之爲公器乃以眼
前小戲亂其邦憲又因左右所托或授東班權
務之職若納賂稱意者卽許之其須
政無常專恣弄法未有甚於此者矣

召明宗太子璹于江華封漢南公改名貞

平章事致仕崔讜卒讜善屬文歷歷中外皆有聲績名重一時年未衰耄上章乞退扁所居齋曰雙明與弟詵及張自牧李俊昌白光臣高瑩中李世長玄德秀趙通等爲耆老會逍遙自適圖形刻石傳於世時人謂之地上仙

忠獻廢王遷于紫鷰島王與王濬明于承慶等謀去忠獻事泄見廢

奉立漢南公貞改名祦

康宗元孝王諱祦字大華明宗子母光靖太后金氏

元年宋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遣中書舍人李儀如金奉表請命金遣大理卿完顏惟基來冊王

金使欲入自儀鳳正門知奏事琴儀往諭曰天子巡狩方岳自古有之若大國枉蹕小國當入自何門耶使荅曰天子出入捨中門而何儀曰然則人臣由正門可乎使大服其言乃入自西門

平章事任濡卒 濡元厚子性恬淡慈和不以勢位驕人歷仕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掌制誥十六年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闢文闈所舉皆當時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俞承旦是已晩年奉佛彌篤

二年 金宣宗貞祐元年 王不豫傳位太子瞋太子即位

高宗安孝王 諱瞮字大明舊諱瞋又改晊康宗子母元德太后柳氏

元年 宋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封崔忠獻妻任氏

及王氏皆加宅主號任氏本將軍孫洪佩妻忠獻殺洪佩聞其美私之王氏康宗庶女

二年崔忠獻移入別第劒戟兵衛彌滿數里朝士追隨者甚衆簽書樞密院事琴儀亦從之史臣曰琴儀一時名儒也前日爲雜端立語忠獻馬前失臺臣體今日爲樞密陪忠獻馬後失大臣體甚矣小人之無狀也

兵部尚書玄德秀卒德秀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高言語誇大人或有譏之者嘗調安南政廉明吏民敬畏尤惡淫祀巫覡不得入境時有吏執女巫以告德秀曰此非女也令審視果男子也前此假巫出入士家潛亂婦女者至是一方服其神明

以李奎報爲正言知制誥奎報以詩贊忠獻求叅職乃拜是官

三年宋洪烈卒洪烈以忠獻姻戚恃勢驕橫性又滑稽每至諸王第見珍玩必可奪而後已故聞其至急令收藏珍寶然後見之

契丹兵渡鴨綠江侵寧朔定戎之境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避金兵席卷而東皆以妻子自隨瀰滿山野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遣上將軍盧元純大將軍金就礪等統三軍禦之至朝陽驛與戰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纛者丹兵奔潰追斬八十餘級并獲楊水尺一人楊水尺者太祖攻甄萱時所難制之遺種也多居雲中道初李義旼子至

榮爲朔州將軍以水尺等本無賦役乃招諭屬于率妓紫雲仙盡籍其名徵貢及至榮死崔忠獻又以紫雲仙爲妾計口徵貢滋甚水尺等大怨故丹兵至迎降鄉導之水尺本無貫籍好逐水草遷徙無常惟事田獵又編柳爲器販鬻資業凡妓種多出柳器匠家

丹兵至延昌二州金就礪皆擊却之三軍又與丹兵戰于渭州（郎今渭原）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兵氷渡大同江遂入西海道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王從之元帥趙冲等點兵于順天館驍勇皆爲忠獻父子（子郎瑀）門客官軍所點只老弱羸

辛

四年金興定元年 僧徒謀誅忠獻不克忠獻遂大殺僧徒

五軍潰于太祖灘大將軍李義儒白守貞將軍李希桂皆戰死元帥趙冲等奔還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略牛峰等縣寇忠原二州歷楊根砥平趣咸州即今咸興府 遂入女眞地得女眞兵長驅復來寇

五年復以趙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爲兵馬

使擊丹賊蒙古元帥哈眞遣使我軍約同討契丹時哈眞及扎剌率兵一萬與東眞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四城破之

六年金就礪赴哈眞軍哈眞使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當先遥禮蒙古皇帝次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下安有二帝只拜蒙古皇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鬚過其腹哈眞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數日趙冲亦至哈眞置酒作樂以待會伐丹兵至于江東城降之冲以契丹俘虜分送各道州縣擇閑曠之地俾之聚居給土田業農爲民俗號爲契丹場

蒙古兵來屯鎭溟城外督納歲貢

崔忠獻死 史臣曰忠獻起於微賤專執國命貪財好色鬻爵賣獄至於放逐二主多殺朝臣元惡大憝上通於天而得保首領天道之不可知乃如此耶

七年義州別將韓恂郎將多智等殺其防守將軍以叛附東真兵馬使金君綏 敦中之子 遣使寄書於金元帥亐哥下誘誅之

右諫議大夫李仁老卒 仁老初名得玉自幼能屬文又善書與當時名儒吳世材林椿趙通皇甫沆咸淳李湛之結爲七賢之遊庚癸之亂祝髮遊山後擢巍科性褊急見忤當世不爲大用

平章事趙冲卒謚文正 冲永仁子生一月而母亡稍壯極哀慕家稱孝

童風姿魁梧外莊重内寛和博聞強記諳練典
故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禮闈所選多
名士出入將相朝野倚重平時莅事未嘗露稜
角故世徒知其爲寛厚豁達長者及持大兵臨
大事然後乃知磊落不常之器矣爲相開獨樂
園於東皐每公餘必與賢士大夫逍遥以琴酒
自娛卒年五
十人皆惜之
八年蒙古皇太弟遣著古與等來索土物獺皮一萬
領細紬三千匹細紵二千匹緜子一萬觔龍團
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菜千觔紅花
藍筍朱紅各五千觔雌黃光漆桐油各千觔以金希磾知詩禮有膽
略善辭語爲類會使以待蒙使凡所開説莫不
合理故前後使者皆屈服隨其處分這可致詰希磾荅曰

其迎送之禮與夫國贐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君之此行必見拘留這可慙服又蒙使與東眞人來在客館宴飲唱和東眞使先唱云東君初報暖希礭郎和云北帝已收寒客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耶荅曰君以春意唱吾以春事和之客使嘆服不復詰

九年 金元光元年 城宜州和州鐵關 凡四旬而畢

十年以平虜鎮女生九子皆有文武才歲給租終其身

大將軍李克仁謀誅崔瑀被殺

右副承宣李公老卒 公老文章富贍尤工於四六充趙冲幕獻擒賊之策

多有中者及拜承宣王倚爲心
腹將大用之病卒家無甔石
十二年〇宋理宗寶慶元年　崔瑀置政房于私第
〇金正大二年
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其年月分其
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故秦
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勑以行之自崔
忠獻擅權私取秦注擬除受授其黨與爲承宣
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
尚書四品謂之政色小卿其會所謂之政房至
是百官詣私第上政簿瑀坐聽
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
十四年崔瑀遷前王于喬桐　初森溪縣人崔山
甫犯罪而逃變姓
名曰周演之以陰陽占術惑衆瑀召語親信一
日客語瑀曰公有王侯之相瑀以語腹心金希
磾希磾問演之演之詣瑀曰客語洩恐禍及瑀
謂演之侮已會有人譖瑀曰項者公有疾希磾

等會演之家謀欲害公奉前王復位瑀信之遷前王于喬桐沈演之于海又沈希禪子弘巳希禪時在全羅州道捕者至略無懼色自投于海

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 時倭賊侵掠州縣遣寅講和諭以歷世和好日本推檢賊倭誅之賚和好牒來

十七年 宋紹定三年○蒙古太宗二年 平章事琴儀卒 儀體貌奇爽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嘗監清道剛直不撓民目爲鐵太守與人面折無所諱然謟事崔忠獻敭歷華要頗用事門生皇甫瓘夜詣直廬作詩諷以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瓘于島

大倉入廩地庫皆災

崔瑀弟珦作亂于洪州知事敗自殺

十八年崔瑀妻鄭氏死王命用順德王后例葬

蒙古元帥撒禮塔將兵攻咸新鎭副使金僴防守將軍趙叔昌叔昌冲之子降叔昌爲書諭朔州宣德鎭使迎降鐵州郎將文大判官李希勣皆拒戰死之王以蔡松年爲北界兵馬使仍徵諸道兵

蒙古兵圍龜州三旬百計攻之兵馬使朴犀及分道將軍金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兵不克乃退史臣曰朴犀金慶孫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鷙鶩之虜使不得東下屹然如

山岳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之後又有龜州犀慶孫之功誠不細矣

蒙古兵分屯京城四門外王遣閔曦往犒仍結和親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軍皆降王遣淮安公侹講和初蒙使著古與還國道死蒙人疑我殺之構為釁

十九年以慈州副使崔椿命不降蒙兵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見之問知其人乃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旣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其

可乎固請釋之

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愼如蒙古上表稱臣獻方物

蒙古西河元帥寄書并送金繒二匹其書稱令公者蓋指瑀也瑀使李奎報作淮安公促書荅之

崔瑀脅王遷都江華殺指諭金世冲瑀欲遷都以避蒙兵與宰樞議于其第人情安土重遷然畏瑀無敢言者兪承旦極言其不可世冲排門而入詰瑀遷都之誤瑀怒殺之

王發開京入御江華客館

金允侯射殺蒙古元帥撒禮塔　允侯嘗爲僧避亂處仁城撒禮塔來攻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不受乃改攝郎將

二十年　金太宗天興二年　畢賢甫伏誅　賢甫西京人與洪福源舉城叛殺宣諭使鄭顗兵馬使閔曦討之獲賢甫送京腰斬福源逃入蒙古擒其父大純弟百壽于安子徙餘民于海島後福源在蒙古爲東京總管領高麗軍民降附四十城讒構本國隨兵往來時人以爲吠主瑀官其父及弟選張暐爲將賂遺不絕讒構稍弛自是兵陷州郡皆福源導之

二十一年　宋端平元年　誅趙叔昌　辭連畢賢甫

侍中金就礪卒謚威烈　就礪彥陽人節儉正直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卽用一巵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讓于沖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

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爲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眞忠義人也

冊崔瑀爲晉陽侯

二十二年太子納知奏事金若先女爲妃若先崔瑀壻也後其妻因燈夕入内王以太子妃母僕從輿盖服飾一如王妃

平章事金仁鏡卒仁鏡初名良鏡才識精敏文武吏材俱贍文詞淸新尤工近體詩賦世稱良鏡詩賦謚貞肅

二十三年曲宴内殿僕射宋景仁作處容舞略無愧色

蒙古兵又來渡義州江分屯安北府及嘉慈龜

朔郭博之地遂入黃州至信安二州衛斥東南二道城邑

二十四年宋嘉熙元年前王薨于法天精舍葬碩陵廟號貞宗後改熙宗

遣將軍金寶鼎等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蒙古遣使來詔諭召兵還自是麗使往來不絕

二十六年崔怡怡瑀也改舊名孽子僧萬宗萬全萬全後歸俗名沆皆聚無賴惡僧貨殖爲業倚勢作威凌辱守宰二道按察使王諧金之岱獨不屈裁抑之

時王諧按慶尚州道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二會畏威不敢肆之岱按全羅州道萬全住珍島卲寺其徒號通知者尤恣橫其所請謁之岱皆不納後至其營數其罪命縛而沉殺之然萬全以之岱廉愼少過竟莫能害之

平章事致仕李奎報卒 奎報初名仁氐以夢奎星報異改之九歲能屬文時號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放曠以詩酒自娛號白雲居士中第十年不調宰相禁省交薦之久司兩制爲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驁別駕汪洋大肆謚文順

三十二年 宋淳祐五年 崔怡宴宗室及宰樞于其第時五月以八面銀釦貝鈿四大盆各盛氷峰又四大樽滿揷紅紫芍藥十餘品結棚爲山張繡幕置彩帛山張羅幃中結鞦韆飾以文繡綵花入坊廂工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轟震

天地賞賜金帛鉅萬

三十三年蒙古定宗元年冬十月雨毒蟲其蟲身裏細網剖之如所白毛隨飲食入人腹中或咂入皮膚人輒死時號食人蟲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便死

晉州副史王諧卒諧少登第拜監察御史守法不撓爲晉州吏畏民懷及遷東都留守老幼涕泣請留遂復舊任沆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其所計畫皆利於國

三十五年以崔沆爲樞密院知奏事沆卽怡子僧萬全也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

三十六年崔怡死其子沆服喪二日而除及葬杜門不出烝父所愛諸妾

宣旨云晉陽公怡左右輔弼三韓如仰父母今
忽棄世無所依賴子沆繼世鎭定可超授相位
三十七年崔沆權除清州金州洪州及安東京
山府等處徵納雪綿子黃麻白紵布魚梁船稅
等物以收人心
崔沆以司天臺事崔允旦大史丞吳安矩奏星
變皆罷之時言路塞唯司天據占直奏欲使修德自此日官之奏亦廢
貶知刑部事庾碩爲安北都護副使碩應圭孫性剛直嘗忤崔怡竄蓮花島沆繼政欲收人望召爲知刑部金寶鼎李輔以私怨訴沆出之尋卒初碩爲

安東都護副使怡信讒流岩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其妻亦攜子女以行鄉人各出人馬護送其妻辭曰家公流配妾與兒息皆罪人何煩人馬鄉人固請竟不許後爲東北面兵馬使前有一官以江鰩柱餽怡因以爲例江鰩柱海物捕之甚難一禁絕之流民盡還碩清白守法不阿權貴屢以微過見斥執節不少屈

樞密院副使權守平卒　守平嘗貧居遞食寓外人卜章漢田及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知識且其田租已漕於江而袖租簿就與之章漢拒不受曰還其田亦足矣何用租爲相讓久之守平竟投簿而去時用權貴子弟補牽龍守平辭以家貧親舊勸改娶富家曰貧富天也何忍棄糟糠之妻以求富室言者慚服

三十八年守司空左僕射孫抃卒　抃初名襲卿性剛毅長於

吏事剖決如流嘗按慶尚有一民臨死有女長而已嫁未子在襁褓其財産盡與女而與子者只緇衣冠各一繩鞋一兩紙一卷而已文契甚明子長乃訟久未決抃召二人問曰父歿時母安在曰先亾子年幾許曰在齠齓抃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女均也夫豈厚於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齓之子耶顧兒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女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全耳况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衣冠履繩鞋以告於官也兒與姊聞而感悟相對而泣遂中分與之抃且以妻泒聯孽不得拜清要其妻勸改娶不聽

崔沆流繼母大氏于海島尋弑之滅其族又殺樞密院副使金慶孫

初大氏助外孫金敉不右沆故沆怨之沆前夫子吳承績于海承績因潮退得不死沆聞之捕索殺之以慶孫爲姻親又沉殺之慶孫台瑞子其母

夢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而生故初名雲來頭上有起骨龍怒則鬚髮皆立智勇絶人守龜州平羅州功無與比

四十年宋寳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以崔沆爲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遥謝

蒙古主又以也窟爲元帥統兵渡鴨緑江分攻國内諸州縣仍傳詔責以不出陸迎命

蒙兵陷春州文學曹孝立死之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

四十一年李峴伏誅峴性貪婪好傷人嘗爲選軍別監多受賄賂人號銀尚書及使蒙古被留二年誘也窟受金牌爲鄉導常隨蒙軍諭降諸城軍中所獲婦女財寳盡

爲已有銀欽至滿一筒他物稱是及誅有人蹴其户曰喫盡幾人銀帛耶

巡問使李純孝性淸白處事如流嘗使蒙古無一物賫還囊橐皆空

遣門下平章事崔璘如蒙古元帥車羅大屯所請罷兵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則兵可罷是歲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爲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也車羅大繼也窟又領兵五千來

四十二年以崔竩爲殿中内給事竩沆之婢妾出也沆無適

子欲以爲嗣

四十三年制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閑地收租補經費國初選州郡鄕吏子弟爲質於京謂之其人

以蒙兵停發六道宣旨使時奉使者剝民橫斂以固恩寵民甚苦反喜蒙兵之至

金守剛還自蒙古守剛從蒙主入和林城乞罷兵主以不出降爲辭守剛奏曰譬如獵人逐獸入於窟穴持弓矢當前困獸何從而出又氷雪

憏冽土脉閉塞則草木豈能生哉主嘉之曰汝
誠使乎當結兩國之好遂遣徐趾來命班師車
羅大等收兵北還
平章事崔璘卒璘屢使蒙古有專對才
四十四年崔沆死王卽以其子竩爲借將軍贈
沆爲晉平公
四十五年流宋吉儒于楸子島吉儒性貪酷諂事崔沆嘗爲夜
別抄鞫囚縛兩手拇指懸于梁架合結兩足拇
指縋以重石去地尺餘熾炭其下使兩人交杖
腰膂因不勝毒皆誣服及爲慶尚道水路別監
有不從令入島者必朴殺之又奪人土田財物

按察使宋彥庠劾報都兵馬其書至都堂其黨金仁俊等營救之琔舅巨成元拔聞之以告琔琔怒流吉儒罵仁俊等仁俊始與琔相疑貳

柳璥與金仁俊林衍等誅崔琔王御康安殿百官陳賀如新即位發琔家貲分賜有差

金仁俊請除官者金仁宣叅職王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爲例終不許

蒙古誅其總管洪福源初永寧公綧之入質也寓於福源源漸積不平以福源作木偶咒咀奏于帝帝遣使驗之蹴殺福源源以故其子茶丘謀陷本國無所不至

蒙古車羅大復來侵散吉大王等亦領兵來屯

古和州州即今永興府之地殺守將愼執平於是和州迤北皆附于蒙古蒙古乃置雙城總管府于和州趙暉卓青等引蒙兵殺掠州縣至是以暉爲總管以青爲萬戶

四十六年宋開慶元年春二月燃燈宴諸王宰樞王再舉手以示羣臣曰凡赴宴者拍手以助予樂酒闌王猶樂甚羣臣拍手踊躍汗流被體至暮乃罷

遣太子倎奉表如蒙古叅知政事李世材等四十人從行斂百官銀布以充其費國贐馱馬不足抑買路人馬以故乘馬者少

判衛尉事河千旦卒千旦善屬文事大表箋多出於手

命營假闕於三郞城及神泥洞王問延基之地于術士白勝賢勝賢請創闕以試其驗

王疾薨時太子倎入蒙古未還大將軍金仁俊初欲立安慶公卒從兩府議奉太孫諶入太內權監國事史臣曰康宗外爲強敵所逼內爲權臣所脅跋前疐後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操縱進退不出于強敵則必出于權臣眞所謂寄生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正自處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未怠而默有所相歟

諸功臣畋于江外置酒張樂達曙時國恤未終

濟州副使金之錫蠲豆馬之貢濟州舊俗凡男年十五以上者歲貢豆一斛衙門吏數百人各歲貢馬一匹之錫並蠲之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是有慶世封者守濟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封後有之錫

元宗順孝王諱禃字日新舊諱倎高宗長子母安惠太后柳氏以太子入朝蒙古高宗薨明年還國即位

元年宋景定元年○蒙古世宗中統元年太孫以判禮賓省事羅得璜爲濟州副使州人語曰昔經小盜今遇大盜言前守宋佋坐贓免時又有知天文而拜太學博士者

能暴虎而爲侍御醫者人嘲之曰占星太學博捉虎侍御醫

太子倎自蒙古還卽位于康安殿初太子自燕京赴憲宗行在過京兆潼關中主者迎至華清宮請浴溫泉太子曰此唐明皇所嘗御者雖異世人臣安敢褻乎聞者嘆其知禮

門下侍郞平章事致仕崔滋卒初滋名安崔怡嘗品第朝士手跡屛風當銓注輒考閱而叙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一日怡謂李奎報曰誰可繼公文柄者對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坵其次

也怡乃試才時李儒李百順河千旦李咸任景蕭皆有文名怡欲試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遂超擢代奎報掌文柄金仁選滋五魁五副
俊等舉義反正滋時爲冢宰以淸嚴鎭俗
大府少卿張季烈等還自蒙古主忽必烈曰朕
即祚後爾國最先來賀朕甚喜焉賜衣帛
王聚宮女于水房淫縱無節御史大夫金仁俊
移置水房于外
四年遣大官署丞洪泞詹事府錄事郭王府如
日本國請禁賊船初約以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至是有賊船二艘犯

〔境故請禁之〕

以李藏用守太傅判兵部事柳璥守太守叅知政事金俊守太尉叅知政事判御史臺事〔俊即仁俊〕

五年秋八月王如蒙古命金俊監國李藏用從行〔王入蒙古永寧公綧言於中書省曰高麗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爲朝廷用史丞相召藏用問之對曰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于兵荒雖曰千人其實不然請與綧東歸點閱綧言是斬我我言是斬綧綧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戸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爲國相何爲不知藏用指窻櫺曰丞相以爲凡幾個丞相曰不知藏用曰有司存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冬十二月乃還

六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以金俊爲侍中封海陽侯王以俊誅權臣且有擁立功凡封爵立府一依晉陽公故事

七年平章事致仕金之岱卒

蒙古聽趙彝言彝本我國咸安人爲僧歸俗入蒙古能解諸國語譏毀本國爲事欲通和日本乃遣黑的殷弘等來令本國爲嚮導王命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而還卽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其故蒙古又遣黑的借君斐來諭書以責王又遣起居舍人潘阜賫蒙古書及國書如日

本亦値風濤不達而還○蒙古欲征日本遣脫朶兒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七年北界四十餘城上書請金方慶復來鎭撫王乃以方慶判禮賓省事北界兵馬使

誅金俊夷其族俊奪龍山別監李碩所獻內膳船二艘納其家未幾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示俊俊變色而退由是王益惡俊俊列置農莊以家臣文武柱管全羅池濬管忠淸二人爭事聚斂諸子效之競聚無賴怙勢恣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時林衍與俊有隙且揣知王惡俊俊客與宦者康允紹謀遂言于王召俊至便殿使人斬之夷其族幷誅其弟冲冲淸介自守見其兄所爲常切責及誅人皆惜之其黨誅流殆盡羣臣表賀遣使蒙古奏誅俊

十年流平章事柳璥于黑山島初璥與大司成金坵禮部郎朱悅友善數相過從容談笑璥曰聞衛社事以爲實然命見其人皆羣小也又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官之事金鏡聞而銜之訴于王遂籍其家流之王又召坵切責之並流悅于島

世子諶如蒙古

林衍反立安慶公淐廢王幽之宦官金鏡崔𤨏等旣與衍誅金俊勢傾朝野衍恐將害巳乃收𤨏等斬之集三別抄六番都房于毬庭與宰樞議廢立侍中李藏用以遜位爲言叅政俞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復思之况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未決罷翼日衍會百僚奉王弟安慶公淐卽位遣郭汝弼如蒙古以遜位請世子諶自蒙古還至婆娑府聞變靜州官奴

奔告丁伍乎因從官羅裕策止行乃執奏告使郭汝
弼悉得其狀痛哭還蒙古
西北面兵馬使營 吏崔坦韓愼等起兵以誅
林衍爲名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西京留守
及諸邑守令以反乃以西京附蒙古請兵三千
來鎭之蒙古主賜坦金牌其徒李延令三和人銀
牌仍令内屬改號西京爲東寧府畫慈悲嶺爲
界初平章事洪鈞再鎭北界人懷其恵以父稱
其子祿道代李信孫爲兵馬使至營十日亂
作坦不加害祿道
奔還以張鎰代之

蒙古遣黑的徐仲雄來問廢立之由必欲進兵窮詰首惡衍計挫乃會百官議廢淐復王位王承召入蒙古衍恐泄廢立事以其子惟幹從

十一年蒙古遣哥篤將兵仍以入朝本國臣金方慶爲伴來屯西京初世子聞亂請兵故遣耳方慶臨發請官軍勿令過大同江遂奏允旨來坦愼等潛誘蒙哥篤欲取王京蒙哥篤托以出獵過江至黃州入椒島方慶知其實謂蒙篤哥曰過江非稟旨反復爭之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坦等亦有人也

蒙古命頭輦哥率兵與王及世子偕往高麗於

是王與世子發燕都先遣鄭子璵來諭國人林衍憂懣疽發背死時天陰旬餘至是開霽其子教定別監惟茂時王次子順安侯悰監國授惟茂別監謀欲拒命中外洶洶御史中丞洪文系惟茂姊夫及直門下宋松禮等奉王寄諭集三別抄初崔怡以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以捕遂分爲左右又以本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軍是爲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分罪人之財故爭先效力諭以衛社大義執惟茂及姊夫大將軍崔宗紹皆斬于市流妻父李應烈族父宋邦乂李成老外弟李黃綬姦

黨宋君斐等中外大悅史臣曰林衍已死惟茂一小豎耳王不能聲罪致討而㗖之一二臣僚僅得誅殺威福之不振如此此將何以杜後來僭亂之心乎

王至自蒙古復都舊京留燕一年

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率三別抄據江都即江華反奉承化侯溫爲王將軍李白起不應殺之鄭文鑑誓不受僞署投水死其妻邊氏亦從之將軍玄文奕拒戰不勝被執後逃還其妻自言義不汚鼠輩擕二女投江而死官人守卒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集船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

前中書舍人李淑真與郎將尹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於仇浦斬五級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肆姦

金方慶與蒙古宋萬戶合兵追討江都逆賊至靈興島賊遁入珍島剽掠內地州郡又攻陷濟州於是方慶再與蒙古元帥阿海先是潘南人洪贇自賊中逃來訴阿海云方慶與賊通阿海信之報達魯花赤繫送方慶以蔡楨代之卒驗誣罔王請達魯花赤更遣之至珍島賊勢甚盛阿海怯戰欲退方慶以爲不可獨率舟師期於決勝突入賊中被圍

矢石俱盡士皆中矢不能起方慶據胡床指揮將軍楊東茂以蒙衝擊救之賊解去乃潰圍而出

十二年侍中李藏用免蒙古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

密城人方甫桂年等嘯聚郡人殺副使李頤欲應珍島賊未幾爲其黨趙阡所斬賊遂平

官奴崇謙等聚其徒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珍島賊達魯花赤脫朶兒與洪茶丘

會宰樞捕崇謙等按問皆服荼丘欲使辭連本國因誅起兵襲取京城脫朶兒執不可斬崇謙等四人餘悉釋之隊正宋思均告變拜攝別將

蒙古遣忻都及史樞代阿海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田忻都奏蒙古云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負固不服乞追討從之先是蒙古下詔諭之仲孫勒留蒙使不受詔

金方慶又與忻都等討珍島賊大破之斬僞王温賊黨金通精率餘衆竄入耽羅温永寧公綧母兄也綧囑

熙雍當救兄死茶丘先入殺溫及其子桓初卜還舊京得半存半亾之兆溫以亾者爲出陸存者爲入海乃隨賊南下曰龍孫十二盡向南作帝京之讖於此驗矣王遣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時蒙古兵討珍島者六千人馬無慮一萬八千加以鳳州屯田農牛亦不下五六千其糧餉一令本國供辦中外俱困民食草木之實制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皆投水而死不爲賊汚節義可賞加封贈官其子孫

右副承宣洪子藩奏曰比來不親聽政凡有司章奏一委宦竪出納中外觖望請自今復親庶政以慰輿望王不納時臺諫及士大夫緘默保位自謂有智惟子藩讜論

如此時議多之

達魯花赤脫朶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南方者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諸道安撫於是遣張鎰于慶尚朱悅于全羅郭汝弼于忠淸

達魯花赤蒙古所遣留國中聽斷國政者脫朶兒卒脫朶兒沉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及疾作國醫進藥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飲藥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飲而卒

蒙古建國號曰大元

十三年置東西學堂以判秘書省事金軌尚書

左承宣文烈爲別監

大府注簿姜渭贇文習圭等祝髮而逃時大府虛竭官吏雖殫私財以供御亦不免徵責渭贇等不堪其苦辭職不許故逃去

十四年金方慶與元忻都洪茶丘等討耽羅賊中軍入自咸德浦左軍入自飛楊島攻破內外城賊魁金通精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降斬金元允等六人耽羅遂平於是忻都留元兵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等領兵一千留鎮而還王以方慶爲侍中遣方慶子金綏如

元告平耽羅

以俞千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五年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洪茶丘監督又發征東兵萬五千人及漕運東京米二萬碩仍令本國發軍五千助征日本國

元遣使來索婦女以妻蠻子

以衣冠子弟從王爲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忽赤

王不豫薨于堤上宮遂尊世子諶爲王諶在元未還

元冊諡爲王王至自元謁殯殿始服斬衰葬韶

陵釋服史臣曰元宗之薨在六月閏二月而世子以吉服受朝賀宴使臣又閱月而始服衰三日而釋之其服也何如是其緩其釋也何如彼其急也及王之薨忠宣當喪未葬縱情犯禮者其家法所由來漸矣

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

任愷爲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

孫世貞爲副使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

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

敦左右副元帥洪茶丘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

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今昌原越十一日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諸將力戰斬千餘級遂捨舟三郎浦分道以進倭兵大敗伏屍如麻方慶請復決戰忽敦不聽乃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墮水死及還合浦軍未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

王遣奇蘊迎公主親幸西北面逆之以胡服同輦入國觀者駭愕時從行宗宰不開剃胡俗剃頂至額

方其形留髪王責之史臣曰胡元威制天下元
謂之怯仇兒宗親朝款附得結姻好推
伏權姦宜可以少紓國患而
反見侵擾國家亦多故矣

皇明萬曆丁巳　　吳郡葛一龍震父校

朝鮮史畧卷之四終

朝鮮史略

三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8.5
C6
K97

AC
149
P3
v.22

朝鮮史略卷之五

高麗紀

忠烈王 諱諶後改昛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

元年 宋孝恭帝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太府卿朴褕上疏言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宰相有畏妻者寢

其議楡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數然也

元遣蠻子軍來分處海鹽白三州一千四百人

王及公主幸洛山寺自是屢幸寺院

禁白衣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裼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故從之

罷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鷹坊吳淑冨怙勢肆暴戩等不禮淑冨譖王罷之

初作宣傳消息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即位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

縣苦之

王問李汾成曰聞郎將中將等以不得臨民之任爲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寛猛相濟者無論東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自庚癸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始以武官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東班必外補然後授朝官西班不補外至是武官請王左右復之且故事政房員當除授晨入暮出于謁墳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

王不豫欲下赦承宣洪子藩以數赦不可請以口傳放囚史臣曰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

因未必非子藩啓之也

定朝官服章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

以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故也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王及公主獵于猫串自此幸獵無常

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先是達魯花赤詰其僭故遣使請改

知僉議府事致仕張鎰卒鎰性恭温正直善屬文優於吏才

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

習漢語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多不以實懷姦濟私故參文學事金坵獻議置之

參文學事俞千遇卒千遇性聰敏多機辨爲崔怡所器重入政房多受賂爲史官不修史曰當時國事皆晉陽公所爲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耶

瀋州吏金遷得母於遼陽以歸母及弟德麟爲蒙兵所虜遷時年十五傳聞母死服衰三年後十四年有習成者傳母書即欲贖來賫白金入遼東得母於軍卒要左家德麟亦生在隣家遷贖母而還後德麟隨元使來亦以白金贖之

僉議府言公主怯怜口及內僚廣占良田多受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不聽怯怜口華言私屬也公主立府置屬及僚故因緣作弊

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 流侍中金方慶于大青島先是韋得儒盧進義以私怨謀陷金方慶誣告云方慶與其子忻壻趙忭等謀去王及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反王命柳璥與忻都大衞等雜問知誣妄釋之洪茶丘挾憾本國嘗欲伺釁及聞方慶事奏于帝請中書省來鞫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索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日時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者屢屢矣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滅亡哉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只以藏甲爲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國人皆遮道泣送

右司議大夫鄭興辭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醞釀金

方慶之罪故與恥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怒諭遣之尋召還

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執事官諭之於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朴恒呼是學生皆剃

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對辨於是方慶父子得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進義舌爛而死得儒至元亦死人以爲天誅

叅文學士金坵卒坵善屬文掌國文翰時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事措辭皆中於理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美之以不見其面爲恨性悃愊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謚文真

新置必闍赤以朴恒金周鼎等爲之又以內僚鄭承伍爲申聞色 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周鼎建議曰宰樞既衆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闍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當更擇人爲申聞色而罷其餘恒等常會禁中叅決機務號別廳

五年用樂祀新殿鷲尾 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不智況用樂以祀尾鷲乎

日本倭人殺元使 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舍人郎將徐賛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 王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

火星食月

六年監察侍丞崔有渰以論時務直言忤旨流大青島承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
監察侍史沈諹等伏陳王遊田馳馬之失以及忽赤鷹坊爭設内宴窮奢極侈之弊且舉將軍尹秀侍宴内殿登床起舞犯禮不恭之罪禪師祖英濕穢無行出入卧内之事皆直斥不諱王大怒命鞫于崇文舘究問首議之人闒木索置庑股間令人迭踏其上血迸流地諹終不言遂

因巡馬所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秉間乞賜寬貸乃釋之謁賽謌無他以振綱自任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爲神堂巫矣吾將往上國與縣人孔允丘行所過州縣皆公服郊迎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語曰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謁使人覘之巫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服

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內侍王留意詩文親試文臣中考謂殿試門生待遇異常只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請不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子宣等試藁達王請拆糊封定行目以子宣爲首王召朴恒郭預等改考及膀出簡居首皆非祖英所定

七年王與忻都茶丘議征日本事王南面忻都

等東面（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等不敢抗禮國人大悅）議畢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以舟師至日本大明浦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力與戰郎將康彥等死之向一岐島船軍及梢工遭風多失所之方慶等又與倭力戰斬首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僅免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三千餘人忻都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文虎將南軍由南海期會忻都等于日本）議廻軍既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

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元乃罷征東行省

贊成事朴恒卒恒春州人初業兵陷州恒自京往視失父母所之積屍中得肖貌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恒能文章長於吏才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掌銓注其所擢多其恩舊

王與公主幸慶尚道南州按廉閔萱苟容自衒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

元置鎮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爲昭勇

大將軍鎮邊萬户賜虎符

以昇天郎今順天府府使崔碩爲秘書郎昇天舊俗每邑守遞還贐以馬八匹及碩還邑人俲持馬請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焉至家以馬歸之吏不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來是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爲貌辭耶并其駒與之自是其弊遂絶州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至

二人殺城中雞狗無算

八年大司成白文節卒文節文詞富贍爲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位文節

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
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尹秀朴義李貞元卿等勸王遊獵世子年九歲忽泣下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作時父王何爲遠獵顧謂義曰每以鷹犬縱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慙靦而退

九年元欲復征日本本國人庾賙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碩帝許之禿魯花金忻謂賙曰汝非黔彌資諒之孫

耶而欲壞國家如此王又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欲使褻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虧聖德王然之

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魃爲虐欲罷鷹坊印侯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罷

十年典法判書金壻卒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爲隷民訴于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壻與同僚知其寃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壻等

遂斷爲隷有人夢利刃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吏明日瘖發背疽而死其後同僚相繼而死唯行儉獨免

十一年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王史臣曰坦背本國附胡元割國之半而據之遂主之心猶然未已其享之也豈眞出於誠邪安知不陰懷睥睨之心而陽爲此區區之禮也哉王何不察待侻譬如腹心茸受其享而不之疑乎

同知貢擧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篤當宴賀貢客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白粲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況民膏乎拒不納貞杞慚怒卽以米舟賂權貴代守璜爲承旨

十二年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旨安戩執不可王强之對曰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明當見代其內豎叅官之命乞留之以須後日王已逾閫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下許臣矣遂削去擬牒人皆嘆服

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卒于道年五十五爲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十三年罷僉議府事金周鼎王宴羣臣周鼎稱觴而退公主呼曰卿子深逼妻自縊父不能懲子耶周鼎跪白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支頤而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周鼎曰臣無睡也公主大怒罷其職

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故事掌試者宴賀賓客凡之品呈盖以宴品先呈于王也遂爲常例三日近年先試享王謂

全羅道王吉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世子世子曰此物皆剥民斂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

知僉議府事朱悅卒謚文節悅綾城縣人嘗任羅靜二州昇天長

與二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清慶上全羅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性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讐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聽宰相語坐而不伏爲按廉時內寺崔仲卿奉使來以美服誇人悅衣敝衣伸脚而坐捫蝨而談傍若無人仲卿慚赧而退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産雖爲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悅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宴羣臣悅起而爲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飮

十四年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 先是蔡謨爲勸農使多歛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貴及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布極細民甚苦之王聞之有是命

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免時洪子藩爲首相趙仁規爲亞相承益次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眞宰相謂我爲老譯謂公爲老呪我等不預眞宰相之目唯當勤朝衙夕直耳承益卽日辭免盖仁規以譯語承益以神呪顯云

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歛爲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世子嘗踞內僚元奕膝上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聰察殿下聰明太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瘖持弄掌上如軟餠乎奕懼世子時年十四

賜尹佐宣等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禑名居同進士頭王爲禑嫌之國制科擧之目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同進士頭官不達人皆惡之指爲同頭問於李混加丙科八人置禑其末

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爲王旨別監務聚斂媚權貴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女寔爲尼性喜言人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臥內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尼在側詐曰貞杞之死不足惜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

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帝樞密院副使

洪文系女亦在選中圖免未得文系遂剪其女髮公主聞之大怒四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之父實不知公主使人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伏時宰相及致仕金方慶等詣殿門營救不聽流文系後數日洪子藩更力請命還家產然疾之甚卒以女賜蒙古阿古大

十五年康煦衆王問左右曰莫是燃頭臂以救王疾者歟世子曰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

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爲而娟上
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嘆服
李玶暴死玶好勇善騎射養鷹遊獵爲事生捕
鳥雀去其毛口嚼以飼鷹隼或割生
雞留其半而飼之王
之好獵皆玶導之
僉議中賛致仕柳璥卒謚文正璥文化縣人公
權之孫三別抄
之亂璥在江華闔門被執不汚賊脫走徒歩見
王于松京璥有藻鑑論文章先體製後工拙累
典禮闈所取
皆知名士
十六年元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
其總管韓愼桂文庇爲大將軍玄元烈爲太僕

尹羅公彥李翰爲將軍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爲西京留守

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周鼎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遊初調富城尉時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鎮守軍屯田等軍請赦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然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主頗張威福

世子如元謁帝引見便殿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從行來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語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

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迹風俗之
宜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又召與同
議二人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潰直學
士後一年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御案前有物
大圓小銳色絜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
數斗乃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命世子觀
之仍使可臣賦詩以進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醺及海東人
十七年元叛賊乃顏餘黨哈丹兵前數年來陷

和州登州殺人爲糧得婦女聚庵而脯之始遣
萬戶印侯禦之王避兵江都丹兵又踰鐵嶺闌
入交州道交州即今淮陽府陷楊根攻原州雉嶽城鄉
貢進士元冲甲以數十人奮擊却之於是州兵
稍集遂與合擊聲振山嶽斬賊帥都刺闍等六
十八人射殺者幾半賊鋒挫鋭諸城亦堅守始
有輕賊之心於是元遣將軍薛闍于那蠻歹等
來助討之與我軍合擊丹兵于燕岐正左山下
大敗之伏屍三十餘里賊精騎千餘渡河而遁

金忻韓希愈與元軍復與賊騎戰又大敗之是戰賊有一勇士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鎗馳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扼勇士而出斬之揭其首于鎗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合擊敗之哈丹父子潰圍遁去

僉議中贊討珙卒謚文敬珙孔岩縣人性恭儉不事生產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羣居慎口其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棄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而奔珙不敢近諭以禮義其女慙悔而退

十八年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言自王曰聞歲歉民饑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上毋出迎境上況父不可謂子屈也王怒曰世

子言不當如是史臣曰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一小釁而嫌隙遽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

王以監察御史金有成爲宣諭使置文翰署郭麟爲書狀官護送入元日本人還其國仍致書招諭帝有詔故也時書狀闕人人皆以計避麟獨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宰相喜遂充書狀婦翁崔謫欲圖免麟奮然曰䆫一也䆫國事不猶愈於䆫妻子手乎乃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

十九年元洪波豆兒福源孫來嘗造船復征日本也望

王宮下馬禮遇宰相甚恭

二十年王在元世祖皇帝崩奠薦之禮哀慕之誠皆致其極見新天子請歸耽羅（曾屬蒙古）帝從之（耽羅雖還我國然買馬不絕）

罷造戰艦（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顔澤罷東征）

二十一年（元成宗元貞元年）以洪子藩爲僉議令趙仁規爲僉議中賛鄭可臣爲僉議侍郎賛成事金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珦爲密直司事李混同知三司事洪君祥爲益城侯（洪茶丘常

怨本國君祥以爲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爲本國興利除害無不用力故論功褒封

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南向中贊西向侍郎贊成事以下東向及入朝于王士庶人擁馬上書訟寃馬不得前

史臣曰世子之於君父侍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今忠烈除世子爲都僉議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奏請除臣僚又受寃民訴訟父子胥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父交搆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矣

監察侍史許有全被讒囚巡馬所將撻于市無敢救者指諭高宗秀乃白王曰監察爲王耳目糾彈百官今以小人之讒撻于市人以上爲何

如主再三譬解得免

二十二年王夜宴香閣見壁上明皇夜宴圖謂

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遊宴獨不及明皇自是

夜以繼日奇技淫巧無所不至

賜閔漬米百碩王嘗遣內僚高汝舟命漬製詩漬餽汝舟以白酒青瓜汝舟白其清貧故有此賜

世子尚晋王甘麻剌之女寶塔實憐公主

金元祥朴允材因王幸妓謫仙來製進太平曲

得拜官皆梁川人

二十三年元大德元年公主薨世子自元奔喪殺閹人陶成器等四人又治巫蠱事殺宦人無比即王之幸姬泰山郡人國人震慴史臣曰世子席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畧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遽收王之宦寺與寵姬斬之父子相猜終至竄逐爲天下笑者豈非不知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之禮而然乎

二十四年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於世子

封王爲逸壽王世子謜即位

以慶尚全羅忠清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按廉之有使副始此

王下書徴前司諫李承休時承休隱居三陟縣龍溪別業
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昷等四人及承旨金承掌銓選
僉議中賛鄭可臣卒謚文靖可臣羅州人性正直端嚴諳練典故
題品銓衡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及為
冢宰人想望太平至是暴卒或曰太上王之遜
位也可臣製表有人言表中語有非太上王意
者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逭責可臣憂懼飲藥
死
密直司使安戩卒戩久典銓選守正不阿時稱鐵䭾
元遣孛魯兀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餞于金郊
酒酣孛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逸壽

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聞謜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决失宜衆心疑懼盖以年少無所經練故然耳今使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謜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謜入元帝使丞相召問扈從安珦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珦對曰閨闥之間非外臣所知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不復問

閹人黃石良夤緣用事譖左司諫秋適將囚巡馬所獄闕內押者欲由徑行適不肯曰凡有罪者

皆歸有司未有枷鎖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知何必效婦兒掩面委巷乎

王幸壽康宮倖臣吳祁金元祥内僚石天補天卿等選中外官妓官婢巫女有姿色善歌舞者籍置宮中於管絃坊大樂才人外别作一隊衣羅綺戴馬尾笠稱爲男粧教以新聲各私名妓日夜歌舞無復君臣之禮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倘此言兮出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合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

二十五年上洛公金方慶卒 方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遠孫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爲之避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咨之年八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倏然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謚忠烈

閭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請止 其表畧曰我始祖垂訓後嗣云賤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仕路謀亂國家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爲賤類父若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爲良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從良也

二十七年併省內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蹈舞警蹕之禮皆從元命也

以金貂爲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朱悅子印遠爲慶尚按廉貢二十升黃麻布又惡聞烏鵲聲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徵銀瓶民甚苦之王欲罷其職以貂代宰相曰貂曾爲龍山別監侵於百姓又爲安東判官坐贓流以貂代印遠猶以暴易暴王不聽印遠仍舊不罷貂出按忠清

僉議中贊致仕崔守璜卒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恬不爲意初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

案而進旣又退跪其相屢使之前守璜若進而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語如此

二十八年僉議中賛薛公儉卒公儉性廉謹好禮六品官有父母喪不論知否必素服往弔蔡洪哲嘗問疾入卧内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而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

二十九年洪子藩元冲甲等與諸宰相率三軍圍王宮執吳祁送于元鄭瑎曰退一奸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不聽元杖流祁及石天補于安西初祁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言于帖太兒不花不

聽而還同行元使李學士者於都亭唱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安珦和之珦遲留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盖諷帖木兒不花受祁賂緩其罪也

王如元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盖欲入朝沮前王還國且請以前王公主改嫁王姪瑞興侯琠也 史臣曰忠宣公主之琴瑟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信用憸小膚愬離間之言不念幹蠱之重旣阻忠宣還國欲以佳婦嫁與同姓之親綱常天理於是大毀矣

三十年僉議中贊成事伍允孚卒 允孚世爲太史局官精于占候又善卜筮無不驗中性切直寡言頗以國事爲己憂每因災異推之於時政得失即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嘗告朔太祖眞殿旣奠且拜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非矣因嗚咽

不自勝其誠懇類如此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傳法焉

置國學贍學錢初賛成事安珦憂庠序大毁儒學日衰議兩府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爲教養之資王聞之亦出内庫錢穀以助之珦又以餘貲附博士金文鼎赴燕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請以李㦃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橫經受業者以數百數

三十一年達魯花赤忽憐卒忽憐疾篤有爲之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奸臣執命父子相圖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死生有命良藥奚爲竟不飲而卒

王召僧紹瓊于宫中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韓

希愈崔崇諫之不聽

三十二年僉議中贊韓希愈卒希愈性樸素豁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日本皆有功家無蓄積屢丐貸於人嘗從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其平居治弓矢繕甲胄若臨戰陣年雖老每月夜操長鎗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

僉議中贊致仕安珦卒謚文成珦興州人莊重安詳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爭嘗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爲已任且有鑑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異少俱有名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晩年常掛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晦軒其文章亦清勁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

服祭於路

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後性敏達愳梧俊偉材幹絕人三爲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度至是入朝謁丞相具言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還未就而卒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省性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拜天謚忠正

王如元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英韓愼等譖搆兩宮謀廢嫡以瑞興侯琠尚前王公主爲嗣洪子藩崔有渰等力言其非

三十三年元成宗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力

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剌罕等定策迎立懷寧
王海山爲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等囚之遷王
於慶壽寺初王同在前王邸王所任事者悉罷之即以
從臣權漢功主選法除拜所親信者王拱手行
印而國政盡歸於前王乃誅瑞典侯瑛及王惟
紹宋邦英韓愼宋璘宋義崔涓籍其家以韓希
愈生時畧無規諫竄其子儉于嘉州復吏役希愈
本嘉州吏也○史臣曰王惟紹等離間父子之
罪固所當誅然豈無自而然耶忠宣流父王近
臣殺父王嬖妾又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
遷父子之變於斯極矣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

怒於文王左右而盡
誅之是可忍乎哉

直史館尹頎以前王命奉所撰先代實錄如元

史臣曰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
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

三十四年王薨於神孝寺遺教機務委付瀋陽
王王嘗與金坵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 史臣曰忠
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強敵來侵禍變極
矣一朝誅戮權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
主再朝京師敷奏東方之獘召還官軍東民以
安柰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田廣置鷹坊使惡小
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
英等昵近左右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

廢適而立姪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

前王自元來詣殯殿入哭設奠壽寧宮受羣臣

朝賀禮未畢大雷電雨雹

王幸許琮家納故平陽公㝠妻許氏又幸金文衍家烝淑昌院妃妃文衍妹也時獨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束藁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然未幾封妃爲淑妃

禁外從兄弟通婚高麗自國初宮闈不避五服之婚國人效之

忠宣王諱謜改璋字仲昻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長子母元世祖女大長公主

元年元至大二年初立榷鹽法王欲備國用公私各處鹽盆盡令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碩銀一兩四碩布一疋二碩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若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又發民爲鹽戸民甚苦之歲入諸道鹽價布四萬疋

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時王在元

上洛公金忻卒忻方慶子性豁達慈惠愛人尤恤親戚之窮者

王命致仕寄直副使吳良遇撰上昇王請謚表仍令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切委之

二年王在元凡國事傳旨而已欲傳位世子鑑爲從臣所沮乃止未幾殺世子史臣曰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佞左右前後罔非憸壬小人侍從羈絏無非兇悍健兒朝夕膚愬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讒隙已成安知王與世子讒亦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耶

王表請元追王祖曰忠敬考曰忠烈始改宗爲王畏元威也

以贊成事柳清臣爲僉議政丞先是崔有渰年高故令五月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清臣理細務至是遂以清臣代有渰

以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僉議政丞判三司使

三司郎令戶曹掌錢穀密直使密直司密直掌兵務陞二品與僉議府僉議府郎今議政府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州郡號

以入元宦者李大順等十六人同日封爲君安平公主嘗獻本國閹寺數人於世祖頗得親寵至有奉制來東復其家官其族於是父兄爭相宦其子弟又有强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故不數十年刀鋸者甚多成宗皇帝以來閹人用事至官大司徒者王在京師出入三宮與此輩親狎故並封之

僉議中贊金之淑卒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亂陷賊不汚及卒二女以家貧未嫁爲尼

三年權㫜性耿介不苟合嘗有遁世之志父韙强留之爲四州禮昇孟价副使皆以廉能精明稱又爲東都留守撤甲坊前此作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以充貢獻留守私其羸餘㫜撤去之後爲僉議贊成事然信浮屠斷葷肉自號夢庵居士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其子溥馳往大哭㫜曰汝復鬚髮我耶竟不聽至是卒

四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齊安大君淑卒淑爲人廉正諳練典故國人稱爲宗室之賢寄直司使李思温等以王久留元實由權漢功崔誠之久掌銓選利其贈賂勸王不歸

乃請徽政使失列門人名矯大后制下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之流思溫等于臨洮

僉議政丞李混卒混性寛厚與鄭瑎尹碩在政房相推致一日相語以所失混謂瑎曰人謂君巧謂碩曰人謂君好自尊瑎乃謂現曰人謂君不廉然乎現久掌選性且不廉故家稍富務爲疎散喜賓客好琴棋嘗泛寧海得海浮査製爲舞鼓至今傳于樂府

憲府囚妖僧曉可曉可嘗持蜜水米屑示人以爲甘露舍利皆吾身所出人莫知其詐至有飮且藏者又得一窟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徒曰吾欲茶毗後七日當化爲法身遂爇薪煙焰四起乃自薪中入窟食抹粟至期撥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按問遂服至是又以罪囚

五年元欲王歸國王請帝傳位于長子江陵大君燾又以佺延安君暠爲世子暠即王異母兄江陽公滋子也王愛撫如子欲仍留朝廷不聽遂與王及公主還稱上王史臣曰忠宣以佺暠爲世子父子兄弟卒搆猜嫌其禍至于數世而未弭貽謀之不臧如此吐蕃之竄非不幸也

忠肅王諱燾字宣孝忠宣王第二子母蒙古女也速真

元年元延祐元年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寄下式目都監令上箋陳賀史臣曰忠宣以聰明强記之資用之于不善處身接物無一可稱乃欲求譽于上國自記其德寄令臣下上箋陳賀其所記之德不知何德也靈殿之營

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轉輸燕京財殫力痛謂之德可乎以謂孝則失父子之親以爲仁則殺無罪之子常在元朝不親國政則無克勤之德也重營一宮私占食邑則無克儉之德也飯佛點燈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無一日之遊絲毫之費可乎

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齊賢充府中迎致文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書史自娛時有鮮卑僧以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有功請天下立祠比孔子王曰孔子百王之師祀以德不以功製字之功何可比哉聞者偉之元朝科舉文廢王以姚燧之言白帝許之及李孟爲相行之王嘗問齊賢曰近來我國學者皆從釋子學章句何耶對曰庚癸之亂文士逃竄窮山蛻冠帯而蒙伽梨以終餘年其文

治稍復學者無所於學有志之士皆從此輩學從釋氏學其源始此

遣權漢功如元賀始行科舉

二年改東堂爲應舉試

三年上王奏請傳瀋王元嘗封王爲瀋王位于世子暠自稱太尉王帝授暠開府儀同三司瀋王令尚梁王女

潘氏弒其夫上王赦之潘尚書永源之女其夫李揖爲黃州牧使潘氏與衛引金南俊通遂弒之

四年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

王畋于西海道

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爲非

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

五年王及公主宴於延慶宮還途記姚安道所賦唐玄宗打毬圖詩吟詠者久之詩曰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

罷州郡事審官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表正風俗而

廣占公田多匿民戶擅作威福有害于鄉無補于國乃罷之民甚恱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于前

置辨違都監大索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大恱獨豪勢恚之訴上王罷之後王復置之

以安震權適之後始登制科自檢閱擢拜藝文應教

六年上王請於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而還時權漢功李齊賢等從行命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錄一卷

以文成公安珦從祀文廟

七年上王知時事將變欲避患時仁宗皇帝崩復請帝降香江南行至金山寺在潤州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北侍從臣僚恐王不免皆奔竄或有仰藥者上王還大都帝託以學佛經爲名祝髮流於吐蕃朴仁幹等十八人從伯顏禿古思本國人也自宮爲閹入元事仁宗皇帝藩邸倿險多不法上王深疾之白太后以所奪土田臧獲悉還其主又以無禮杖之故仁宗崩後太后無權譏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至吐蕃李齊賢等獻書中書省請還帝命量移未幾帝見弑普王即位召還

改朔試爲擧子試

復置政房

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下權漢功蔡洪哲等于巡軍獄漢功自厠竄逃還見捕籍其家杖流遠島李瑱齊賢父出餞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曰厠竄好漢功大慙漢功等扈從上王在元招權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及上王被流王命吳潛金千寶等鞫之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庫俱竭全英甫弟僧山枳及無佛奴等附伯顏禿古思擎起煽亂

王被詔入元內豎大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潛結曹頔頔養子宦者楊安吉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瀋王所與頔安吉相爲唇

齒遂背王反以國家陰事訴瀋王誘引淸臣潛
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時人目
仁平人猶寓伯顏禿古思家帝聽瀋王暠譖收印章
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讐而閹人伯顏
禿古思以其姦險見惡誣譖於英宗皇帝竄王
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
白于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至以其
族免隷爲良
獨何心哉
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冲甲爲人短小精悍
眼有電光臨難忘身
後以擊走哈
丹賜功臣號
蔡河中洪哲子偕元使來許傳帝以瀋王暠爲國
王又謂辨違都監官曰從汝惡王命奪我父田

民斷與人耶史臣曰河中謀立瀋王爲日已久今矯帝命稱暠爲王以惑羣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至稱其王爲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矣

九年密直副使裴廷芝卒廷芝嘗從印候討哈丹于燕岐流矢貫輔車裹瘡復戰俘馘甚衆以功拜中郎將忠宣王設典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事以非罪在縲絏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不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棋自娛口不言利

僉議贊成事趙璉卒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繹率使氣湜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于瀋王臣節不完

權漢功蔡洪哲李光逢等怨王之杖流乃邀驪興君閔漬等欲請立瀋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

執義尹宣佐曰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之而去
贊成事閔宗儒亦以爲非彦陽君金倫不署名
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議郎趙湜賫書呈中書省
及翰院並不受史臣曰漢功小人得罪于王因王蹉跌謀欲陷王于不測之地首唱邪謀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又震雷雨雹天之震怒于上者可知矣及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其不爲天下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通乎天地矣

十年上王自吐蕃還大都李齊賢崔誠之上書丞相拜住量移朶思麻之地又御史大夫鐵失弑英宗
皇帝皇叔晉王即帝位召還都

元議立行省于本國尋罷之初吳潛柳淸臣謀立瀋王暠會英宗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請立行省罷國号比内地時元前通事舍人王觀及本國人崔誠之李齊賢等交相上書都堂議遂寢

十一年元泰定帝元年元勑王還國復賜印章

曹頔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頼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訴王不已

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識典故優于吏幹不妄交游篤于宗族未嘗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晚年喜絲竹廣植花木以聲妓自娛

十二年化平府使李晟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典若將終身年五十九拜左思補棄官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學者如雲又謂之五經笥

崔有渰還自元時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之法有渰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從之及還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時有渰年八十六

王及公主至自元上王薨于元王煦等奉梓宮還百官玄冠素服郊迎

延興君朴全之卒少以衣冠子弟入元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忠宣世子時以全之爲傳性慈厚仁愛通經史究術數瀋王之黨誣王罪上書都堂也逼以署名全之曰狗奴敢汚我耶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及王復位拜瑗代言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僉議政丞致仕

蠻人王三錫見寵于王賣官鬻獄其妹夫張世奪人馬憲府捕繫治之三錫以杖擊持平金開物擅釋世

以李齊賢爲政堂文學

十四年僉議中贊金怡卒謚匡定怡春陽縣人初名之琁改

廷美忠宣賜今名嘗調長興府時哈丹入寇國家禁民出耕怡以爲耕種有時況天兵制此小寇猶机上肉何至邊郡不從賊果到燕岐而滅府獨大熟遠近賴之又忠烈在元欲廢忠宣立瑞興侯琠二王之臣角立怡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帶腰間以他紙納忠宣匣中居數日果爲奸人所竊羣小計垂成怡乃出所佩冊命驗之事遂寢

王欲請元禪位于瀋王密以表授代言韓宗愈趣令印之宗愈不從固諫不得命乃退托以墜馬與李兆年謀諸宰相執奸臣斥之事竟不行

十五年柳清臣吳潛等詣中書省誣王盲聾瘖啞帝遣平章政事買驢來問王對辨如常禮

容嚴肅言詞有序買驢乃曰向者之訴誣也前到淹留使臣並督令還歸即去王饋金銀綾羅苧布皆不受

胡僧指空設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雞林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民祭城隍不得用肉禁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

定銀瓶價資贍司言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布十四匹貼瓶折布八九匹違者科罪從之

十六年盜發馬韓祖虎康王陵時賊捕繫典法司未幾逸政丞鄭方吉欲劾法官贊成事林仲沇沮之方吉曰固知發塚人多金仲沇大慙

柳淸臣死于元淸臣與吳潛從王如元背王附瀋王誣訴王盲聾喑啞及王卽位二人懼罪留燕九年而死淸臣本高伊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國亡之讖俗稱猫曰高伊

黑冊政事元使完者族黨在本國王欲官之命高用賢等掌銓注用賢等因此多自擅除及批下用事者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故時人謂之黑冊

十七年元至順元年**元策世子禎爲國王遣七十堅**使臣名**來取國王印使王**忠惠**尚關西王焦八女**是爲德寧公主

置知印房

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桂日與內豎爲角力戲起居注李湛曰君舉不可不愼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耶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

光陽君崔誠之卒誠之從忠宣在元定內亂立武宗常在左右多所贊襄又精於數學得授時曆法傳于東方及爲黨疏列國家事將訴中書省厲聲刼之不署名

檢校政丞金台鉉卒謚文正台鉉性廉正言動循禮晝不卧暑不祖事母孝睦親姻無妄交事三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通究歷代典故少時受業先進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饗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一日忽投詩窻隙而挑之自此不往

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試

忠惠王 諱禎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

元年 元至順二年 太寧府院君崔有渰卒 有渰平章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從仕宦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即位除監察雜端自是歷仕四朝爲國元老謚忠憲

忠肅王

後元年 元至順三年

上王復位

二年元順帝元統元年李穀應舉于元中制科第二甲
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四年元罷求童女時本國典儀付令李穀在元言於御史台代作疏請罷帝納之
六年元順帝至元三年贊成事元忠卒忠性端慤雖不學善處事王之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携貳忠獨終始一節
元勑本國人不得藏軍器除官員存留馬匹外盡行拘刷百官皆不視事征東省據世祖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帝從之

七年有黃守者世居平壤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妹五人同爨而食具甘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具狀以聞

八年王薨遺命前王襲位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之訟于天子之庭貽笑天下後世孝爲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旣失焉他無足觀者

前王私置寶興庫

前王淫其舅洪戎繼室黃氏又蒸庶母壽妃權氏及慶華公主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或至其第淫之

曹頔反舉兵圍王宮兵敗伏誅

頔與洪彬等聲言逐去前王羣小而陰爲濬王地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乃曰我爲政丞見荒淫無道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身舉兵圍前王宮射王中臂未幾頔兵爲前王先鋒所敗頔被誅于是下其党巡軍獄治之金倫獨曰此輩詿誤于頔指嗾何足責哉遂弛刑諸囚感悅首惡無隱

忠惠王

後元年

元至元六年

順天君蔡洪哲卒

爲人精巧于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教嘗棄官閑居十四年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爲日用忠宣王素知其名召用之遂至爲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構旃檀園食禪僧又施藥人多賴之又于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八人爲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府有譜

元執前王四于刑部使五府中書樞密御史翰林宗正雜問之曹頔之黨多利口金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時丞相伯顔蓄宿憾故使王與頔黨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可回然列戟守門莫叫其閽幸其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雞鳴將行伯顔適敗未果然聞者悚然脫脫奏帝釋王復位王還國以兆年爲正堂文學

元封本國女奇氏爲第二皇后后幸州人總郎子敖之女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轃皆后兄

檢校成均大司成崔瀣卒瀣致遠之後平生不治家人生業自號拙翁爲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得務合于古人至論同異雖老師宿儒必詰而折之性亢少許可人不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喜說人善惡故輒擧輒斥卒無子家甚貧朋友致賻乃克葬

二年元至正元年

王聞權漢功貳室康氏有姿色納之宮中護軍朴伊剌赤承命取康氏時先奸之事覺王怒皆撲殺之

以李凌幹爲政丞

星山君李兆年見王步行彈雀於松崗指斥切諫且諫林信之事商人林信以賣砂器爲業王納其女有寵封爲翁主時稱砂器翁主信恃勢毆奇輪王以信爲是兆年亦諫之王盛怒不納兆年歸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于禍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終身不出兆年京山府吏長庚子短小精悍力學能文少懷志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聲績及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謚文烈

成均祭酒禹倬卒倬丹山人倬登科調寧海司錄毀

八鈴祠郡有妖神人名八鈴民惑靈怪奉祀甚瀆碎其神而沉于海淫祀遂絶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王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于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卒年八十一

四年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時僧翯仙勸王創院城外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王問翯仙長生訣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

初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閫令下或挐家登山

或乘舟而遁民甚怨之時慶尙道有一散員同正貧甚盡賣家產不充其額其女斷髮買布以納父及女縊死初嬖人寧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參貴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見有職者退居鄕里病民頗衆故爲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非獨江陵五道皆然王納之代言閔漬勸之於是分遣徵之

東界存撫使崔昌義力言其弊罷之未幾復之

評理致仕尹宣佐卒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未嘗戲謔歌舞愼交游重然諾閑居嘗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

元遣乃住朶赤等詐索鞍轎且頒赦詔高龍普勸王出迎王率百官郊迎聽詔征東省乃住等

蹴王縛之使者皆拔劒執侍從羣小百官皆走匿金永煦等中槊亦有被殺者辛旽伏兵禦外以助之乃佳等卽掖王載一馬馳去王悶甚索酒有一嫗獻之王至肅州索衾于州守安鈞鈞不獻訴于朶赤朶赤曰汝王怕寒索衾汝不與於人臣之義何乃以鐵尺擊之垂死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旣不足論辛旽儒者何至此耶

彥陽君金倫家居聞王被執乃以陳乞朝廷之意言於蔡河中會議宰相國老于旻天寺醴泉

君權漢功曰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諸相皆以爲不可救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今之呈省雖不得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吾未聞也金永暾亦曰君辱臣死宜矣一座皆然之遂决上書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書後宰相等會百官國老于旻天寺欲署名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元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無一人從行揭陽在南方距燕京二萬余里

五年王未至配所薨于岳陽縣或云遇鴆或云食橘而殂初宮

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幾時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

王性豪俠好騎射王在元太保伯顏稱之曰濮皮撥皮者豪俠之稱喜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輒見誅戮內則見責於父上則得罪於天子雖有李兆年之切諫韓宗愈之忠直亦不能容卒至於禍史臣曰烈宣肅惠相繼尚主憑仗甥舅之親在元日多在國日少自置東省政教號令皆出于元羣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復猜譖子訴其父臣訴其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圖新君者吠舊主背本國者喜生事無復有君臣父子之分夷考其行忠烈忠肅之驕溢荒怠莫能相尚忠宣忠惠之淫縱穢褻瀆亂天常吐蕃之流揭陽之竄皆自取也尚誰咎

哉

元子昕在元年甫八歲天性聰慧帝命襲位王

下教國內臣僚一革弊政以韓宗愈爲左政丞

李齊賢判三司使金倫朴忠佐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爲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贊成事

王欲觀杜詩韓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托

以無竟不進史臣曰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幼主亦得大臣體其賢矣哉

罷內乘鷹坊其所隷土田奴婢各還本處

置書筵官分爲四番更日侍讀直提學李仁復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等備員兩府不可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壽藝文檢閱許湜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又言之王從之

改定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

僉議叅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其母分財別遺臧獲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其嬴以累鳴鳩之仁母義而許之忠宣好立新法多所封駁

以錦城君閒居每念生民休戚人材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復入政府未幾卒謚良節

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

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 諱昕忠惠長子母德寧公主

元年 元順帝至正五年 復置政房

左司議評理鄭誧卒于元 誧好學善屬文忠惠朝爲左司議多所封駁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之志遂如元謁丞相將薦之天子會病卒

瀋王暠卒

王煦罷煦罷政房復科田故爲貪姦所惡而罷時人觖望

二年王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多闕漏乃命李齊賢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等更撰進

三年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盹及安軸金光轍爲判事以治豪勢奇皇后族親奇三萬奇柱等倚勢肆虐恣行並下獄杖之三萬死于獄其妻訴于元元遣使下整治官白文寶田祿生等十餘人于獄杖之

叅理安子由攝事大廟憫牛之死不殺牲監察司請免其官王不聽史臣金仲鏻曰梁武惑浮屠果報之說以麪代犧牲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奉君命祭大室擅不血薦其罪當誅王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之請其享年不永宜矣

彥陽府院君金倫卒謚貞烈倫嘗爲辨正都監官發奸摘伏如神鎭合浦卒乘精鍊號令嚴明喜觀書多諳典故人有問者響應無疑

興寧君安軸卒謚文貞軸力學工文時忠肅王被留于元四年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爲士師凡民之屈抑爲奴者必理而良之

四年王薨時辛裔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代言鄭
四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裔
曰辛王貝母后盛年居中康允中裴佺出入得
幸秉政權作威福王煦金永貽奉帝命欲整理
舊弊卒爲允忠輩所陷
忠定王諱胝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尹氏
元年元至正元年元命忠惠王子胝入朝仍令嗣王
位
王命鐵城君李君侅即學崑斷聽國務

政丞王煦還自元道卒忠宣愛煦爲子及竄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及薨每月朔望祭陵下至沒身剛正莊重平生不妄語稍讀書通大義再爲相以興利除害爲心及卒驛吏望柩號泣迎入祭之如父母謚正獻

流前密直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爲宣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爲光陽監務初忠肅在燕邸澤上謁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江陵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故澤於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望歸于祺乃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侄相繼之故幼君不堪保釐之狀王恨之及嗣位有是命敬直亦嘗毁王故及

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爲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

時讀易老而不輟

罷整治都監

權漢功死

漢陽府院君韓宗愈致仕時權倖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未嘗至京師

二年倭寇固城巨濟等處合浦萬戶崔禪等擊却之倭寇始此此後年年寇竊不絶

二年贊成事李穀卒謚文孝穀韓山吏早喪父事母孝性端嚴剛直與中朝文士交游所造者深爲文章典雅高古

初命文武兩選各分于吏兵曹三司使金光載白王罷政房復舊制

元以江陵大君祺爲王祺忠惠王母弟時在元遣使封倉庫收國璽以歸前王遜于江華一年遇鴆薨王初遜時唯韓修等二人從行供膳不充往來又絶憂愁號泣及訃至都人莫不流涕王徃悖嘗與近侍狎戲詭或有近女色而行者使生妬心雖宰相至見撞擊往往以鐵椎擊人幾死○史臣曰史書遇鴆而不言鴆者之名然既書前王遜于江華繼書遇鴆而薨比事以觀恭愍不得辭簒弑之罪矣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于元德興乃忠宣元子嘗爲僧者也

王命李齊賢攝政丞權斷征東省事措置得宜

人賴以安王及公主至自元公主乃衛王女即魯國公主即位

祝忠惠王孽子釋器髮置萬德寺

皇明萬曆丁巳　閩中何　璧玉長校

朝鮮史略卷之五終

朝鮮史略卷之六

高麗紀

恭愍王諱顓古改祺蒙古諱伯顏帖木兒忠肅子忠惠弟

元年元至正十二年全羅道萬戶柳濯持軍嚴整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賜教書衣酒勞之

王辮髮監察大夫李衍宗諫之王悅解辮賜衍宗衣褥以寵之衍宗附趙日新拜是職後日新被劾恐禍及棄官歸田里史臣曰衍宗姦諛憸佞之尤者也其諫王辮髮皆欺世盜名後趙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爲憲長阿附不劾若非日新事安知衍宗一生之

眞僞哉

罷政房

宥裴佺史臣曰元惡大憝當置于法佺用事於明陵以紊政刑其得免竄殛幸矣而王於發政之初曲貸其罪何以懲

李齊賢避日新之忌三上書辭職不許

李穡上書言時事曰正經界曰禦倭寇曰論文武曰崇學校曰抑異端

召僧普虛入內問法虛曰爲君之道在脩明教化不必崇信佛法若不能理國家雖致勤於佛

有何功德無巳則但脩太祖所置寺社慎勿新
創又曰君王去邪用正則爲國不難矣虛後改名普愚
封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官屬出入内佛堂
多占田園牧馬滿野擅除僧職僧徒競趍
吉昌府院君權準卒忠肅與藩王相持羣不逞多附藩王準守義不變曹
頔之亂準閉門不出性純重寡言笑儀表秀偉
望之巍然可尊然倚勢占奪土田招納賄賂以
致鉅富識
者譏之
趙日新作亂犯行宮殺宿衛臣僚日新與其黨鄭天起崔和
尚等十餘人募閭里惡少謀去奇轍輪轅高龍
普李壽山等乘夜分捕之皆逃散唯執轅殺之
圍行宮殺直宿崔德林等四人刼王開御寶
自爲右政丞鄭天起爲左政丞官其黨有差旋

欲歸罪其黨以自免卽斬崔和尚固請王幸十字街捕斬張升亮等八九人下天起于獄斬其子明道自加功臣號王密召李仁復决議執日新誅之陰霾開霽於是以李齊賢爲右政丞曹益淸爲左政丞流金鏞于海島史臣曰易曰履霜堅氷至夫亂賊之徒陰圖不軌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趙日新嘗蓄無君之心暴橫驕恣弄權自專不待行宮之變而知其有叛亂也行宮之變宿衛將士皆被殺戮鏞獨免焉鏞之亂逆又豈待興王之變然後知也哉當日新之構逆鏞亦與謀王不辨之於早馴致堅氷之禍豈不深可惜也

二年李穡擢元朝制科第二甲第二名勑授應

奉翰林文字承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官

三年元徵將士討張士誠王以廉悌臣柳濯等

四十餘人率軍士二千餘人赴征元丞相脫脫欲討高郵賊

張士誠以帝命召悌臣濯及鄭世雲崔瑩李芳
實安祐等四十餘人悌臣率兵如元以國人在
燕京者總二萬三千人爲前鋒城將陷韃靼知
院老長忌我國人專其功令曰今日暮矣明日
乃取之麾軍而退其夜賊堅壁設備明日攻之
不克援會有人譖脫脫帝流脫脫于淮安自後
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李
權崔源等六人戰死崔瑩力戰身被數鎗

五年日無光中有黑子者連日奇轍權謙盧頙

等謀反伏誅轍倚奇皇后之勢謙頙亦皆納女于元聲勢相依知天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去難保將圖大逆王先知之託以曲宴召轍謙頙並誅之幷誅流黨與
罷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停至正年號復舊官
制以洪彥博爲門下侍郎尹桓守門下侍中
命印璫姜仲卿崔瑩及柳仁雨貢天甫金元鳳
等討鴨江以西雙城以北初龍津人趙暉以雙城等地叛入元自高宗戊午咸州以北皆沒于元雙城人趙小生千戶卓都卿寺
丞趙暾小生叔父擧兵爲拒守討仁雨乃以蠟書遺
暾暾誘小生謀主趙都赤都赤遂來附於是仁

雨與我　桓祖時爲雙城千戶攻破雙城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邊等鎭諸城小生等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仁雨貪財奸殺戮及都赤爲千戶忌而殺之北人歸附之心遂沮

都堂令百司議幣諫官請廢銀瓶銀瓶重一斤價重直布百餘匹用銀錢其議略曰銀一兩其直八匹宜令買寡鑄爲錢隨其兩數以准帛穀多寡比之銀瓶鑄造易而用力少比之銅錢輸轉易而取利多幷用五升布則公私便

六年王聽僧普愚讖說命李齊賢相宅于漢陽築宮闕致仕尹澤上言曰妙淸惑仁廟幾至覆

國厥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
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
命寫無逸篇賜宰臣命尹澤講澤因陳周公輔
成之勞乃言曰願殿下法成王能聽周公之訓
嚴恭抑畏社稷之福王爲改容澤嘗乞以大學
衍義及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又諫王信佛又
勸節用上皆深納之
下蔡河中于獄自殺河中初流順天有僧達禪
自河中流所訪全賛曰蔡
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泄繫禪巡軍逮捕河中拷
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

門下侍中致仕李凌幹卒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舉凌幹置姬別室莫敢犯從忠宣在元爲盤纏別監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淸苦自勵冬月破衫單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王及從臣賴以不乏忠宣薨奉柩東歸號呼跋涉勤苦備至

政堂文學安輔卒輔性剛直廉潔不事生產及沒家無甔石之儲

分遣諸道鹽鐵別監諫官李穡田祿生李寶林鄭樞等上書諫之左諫議南兢獨以爲便乃遣之

司天少監于必興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

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爲父母以青爲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災風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蓋樂調禮器什用是也今後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客凡器用鍮銅瓦器以順風土從之

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七年趙小生卓都卿逃據海陽

張士誠方國珍並遣使獻方物時國珍據台州士誠據江浙

八年門下侍郎李承慶兆年之子言於王曰臣以李仁復爲奸人王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何不一陳於王

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青王曰今軍務方興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

紅白賊僞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靜州靜今幷入義州殺守將朱永世金元鳳遂陷麟州今幷入義州王以侍中李嵓爲都元帥慶千興爲副元帥金得培爲都指揮使金希祖爲西

海道都指揮使安祐爲安州都萬戶李芳實爲
上萬戶以禦之嵓不能軍賊陷西京刼掠州郡
遣李承慶代之
九年李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次生
陽驛進攻西京賊退屯龍岡咸從安祐等進軍
咸從再戰斬二萬級虜僞元帥黃志善賊退保
甑山李芳實以精兵一千騎追賊至延州江安
祐金得培金於琢亦率精騎繼至是夜賊遁芳
實蓐食追至古宣州斬數百級餘賊三百餘人

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綠江而走遂班師王賜
李承慶等功臣號斬黃志善
倭寇全羅道沃溝等處及楊廣道平澤等十餘
縣至喬桐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
使李春富東江都兵馬使我　桓祖爲西江兵
馬使發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詣宫
門拜辭叅政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王
特免之國子博士等上言學官從軍古無其例
廉悌臣李嵒皆曰爾雖不侍孔子孔子焉逃僉

書金希祖爭之不得

平章事李承慶卒承慶入仕元朝廉訪諸路以能斷決聞

京城大饑布一匹直米五升

以偰遜爲高昌伯遜高昌國人王在元有舊後避兵挈家東來

十年政堂文學尹澤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寫睟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

又曰近來饑饉薦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前旣構南京之闕今又營白嶽之宮民何以堪又曰用人爲政之本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失上

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卽區處因仍之間其害已成救之莫及澤雖致仕自以先朝顧託知無不言王亦優容

以我　桓祖爲東北面兵馬使兼拜戶部尚書本國人入彼土者皆順命出來未幾甍王悼甚士大夫咸驚曰東北面無人矣

上洛侯金永煦卒永煦性嚴毅沉重親姻故舊有匱乏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衡年已冠或勸求官永煦曰子弟果賢耶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耶雖求而得之其可保乎

紅頭賊僞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以李芳實爲西

北面都指揮使金得培爲都兵馬使安祐爲上元帥擊之我軍敗績于安州賊又攻破岊嶺柵我軍大潰安祐等奔還王知事急奉太后南幸崔瑩大叫請守京城不聽次利川縣是日賊陷京城至福州即今安東留駐以鄭世雲爲總兵官拜中書平章事督諸軍討賊

十一年鄭世雲與都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及我　太祖大破紅賊復京城餘黨奔渡鴨綠江而走獲元帝玉璽二顆金寶一顆金銀

銅印等物

金鏞矯旨令安祐等殺鄭世雲鏞素與世雲妬寵又恐祐芳實得培等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爲罪而幷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任金琳密諭祐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盍先圖之祐與芳實賫鏞書就得培議之得培曰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愼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堅執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邀致世雲令壯士擊殺之

王自福州還至尚州安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金鏞密令門者撾其首祐顏色自若三指所佩囊囊書卽鏞紿祐等令殺世雲書也大呼曰姑少緩願獻上前後

就戮撻者更擊殺之鏞恐金琳泄其謀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不可赦乃稟宣旨分捕芳實得培並殺之觀者莫不嗟悼史臣曰生殺人主之大柄安有人臣擅殺大臣於宮門而君不知者乎是王之左右皆鏞腹心壅蔽耳目而然也又誣搆得培芳實之罪而分捕殺之王之昏暗何如是之甚耶昔宋督殺孔父而及其君今鏞殺三元帥而旋有興王之變亂臣賊子之爲惡古今一也高麗五百年間強寇侵軼殆無寧歲賴有英雄豪傑文武智勇之才左右宣力能禦外侮而鎮國家者如徐熙之平丹寇姜邯贊之制契丹尹瓘之逐女真趙冲金就礪之定遼孽朴犀金慶孫之却蒙古今方慶之靖海寇功在社稷而爲時君所倚重也今紅賊之變焚蕩宮闕屠戮生靈元帥克復廓清之功又有大於向之

將相矣惜哉捷音纔報而總兵爲賊鏞所圖三
帥相繼遇害一國人人皆欲食鏞之肉而不可
得王何不察以死報功乎鄭文忠夢周爲文以
悼之曰使泰山之礪轉爲鋒刃之血盖未嘗不
痛恨於
恭愍云

陞福州牧爲安東大都護府安城縣爲郡降水
原府爲郡王之駐福也福人盡心供頓卒徵兵諸道收復京都紅賊之招降揚廣也
水原最先下州郡莫敢拒其鋒安城獨以小邑
設計殲賊賊不敢南下故割水原四部曲以隸
之

趙小生誘引納哈出時元亂納哈出據有瀋陽之地稱行省丞相入
寇三撒等地三撒即北靑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兵

馬使以禦之　太祖遇於德山洞擊走之又戰於韃靼洞大敗之是戰納哈出妻謂其夫曰公周行天下復有如此將軍乎宜遜而歸其妹亦曰斯人也天下無雙　納哈出敗歸後遣人獻馬于王且及　太祖蓋心服之也

置祿轉色自播遷來祿轉出納不任倉官別立一所謂之祿田色又增斂民米豆名曰無端米民甚苦之

冬十月地震監察大夫金續命等上書論臣道淆亂以致地震王召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柳淑進曰既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

怒小解

濟川請隷于元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爲耽羅萬戶

十二年二月王發淸州地震及駐駕都城南興王寺金鏞反遣其黨犯行宮宦者安都赤右政丞洪彦博死之 是夜賊金守等五十餘人突至與王寺斬門者直入詐稱奉帝旨宿衛奔散宦者李剛達負王走詣大妃密室蒙毯而匿盜入王寢殿安都赤貌類王欲以代王遂臥於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至右政丞洪彦博所令曰出之帝命彦博正衣冠出見曰爾乃賊也何稱命旨賊殺之又分遣其黨殺留都宰相會左政丞柳濯因朔側祝釐在妙蓮寺聞

變將集兵討賊由間道至巡軍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陽言討賊令諸宰先詣行在與其門客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訊輒殺滅口遂轘鏞于鷄林府（自密城移囚于此）傳首京城籍其家流斬其黨三十餘人王尚未忘鏞爲之泣下

遣贊成事李公遂如元進陳情表初諸奇敗皇后挾憾會崔濡在元諂事丞相搠思監及本國宦者朴不花又以金鏞爲內應因說后謀構王廢之而立德興君（忠宣孽子爲僧時在元）公遂奇后外從兄也至是入元奇后厚待公遂遂歷言王實無罪

只以諸奇盛滿不知足所致耳后怒猶未巳令
公遂奉德興君東歸公遂托疾請留崔濡亦囑
德興須率公遂東歸公遂聞之謂書狀官林樸
曰吾旣無父母又無後位巳極矣豈復有顧藉
意耶當祝髮入山不從彼也二人入奏帝不允
太子奇后出以帝命召公遂上廣寒殿指殿額及
金玉柱皆在萬壽山問之公遂皆對以諷語太子以
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賢汝外家唯此一
人耳

三司右使金光載卒諡文簡鉉台子事忠定甚見委任及王即位杜門不出事母盡孝母沒廬墓終制每時祭涕泣不止王命旌表所居曰靈昌孝子里家居不治生產左右書琴湛如也

廉悌臣罷以柳濯爲右政丞遙授李公遂爲左政丞紅賊之亂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盛棄母而去母歿不斂而葬會以金鏞姻好罷相

元以德興君爲國王遣使收王印章王不出令百官陳兵衛以迎之使還百官耆老上書中書省請執送德興君及崔濡

十三年崔濡奉德興君以元兵一萬渡鴨綠江圍義州弓庫門安遇慶七戰却之濡入據宣州候騎至定州遇慶又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刾以狗軍運慶爲左翼我 太祖爲右翼崔瑩爲中軍大敗賊兵于隨州之獺川奔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於是帝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本國伊川縣人詔王復位執送崔濡王誅之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李子松金庚等並除右職初德興之來國人在元者皆從之唯公遂等不從故有是命

十四年公主以難産薨葬正陵王手寫真日夜對食悲泣三年不御肉膳

以妖僧遍照爲師傅賜號清閑居士咨訪國政封真平侯照靈山縣玉川寺奴也爲僧目不知書王夢人拔劍刺已有僧救之得免會金亢命以照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王素信佛又惑夢屢密召入内與之談空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爲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髡而爲頭陀復來見王始入内用事士大夫妻以爲神僧聽法求福而來照輒私焉密直金蘭引照主其家以其二處女與之崔瑩責之照譖瑩出爲雞林尹照以其愛憎即譖于王陞

黜百官或至誅流人皆趨附
瑞與君柳淑初見遍照出入禁闥稍抑之及其
進用中傷大臣虐焰可畏每被招不往照深銜
之且惡忠直讒毁百端王稍信之乃召淑執手
嘆曰何其衰耗乃爾淑乞歸田里遂許之
任君輔雖因遍照復相内懷慚愧嘗白王曰崔
瑩李龜壽皆與王功臣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
也雖國朝乏人豈可使賤僧爲政取笑天下王
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

之政府使無識僧得肆其奸後世其謂我何金普亦屢言於王遍照讒普罷相欲并斥君輔王以不可一時俱黜只罷普君輔自是不復預聞國事

王復以遍照爲領都僉議使司事封鷲城君始稱姓辛改名旽王請屈行以救世旽陽不應以堅王意曰恐王信讒王乃手書盟辭以誓之旽於是與議國政用事三旬罷逐親勳名望冢宰臺諫皆出其口始出禁中寓奇顯家以爲僧時

素通顯後妻主中饋貪淫日甚貨賂輻湊百官詣門議事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謂王則淸談讌菜果茗飲密直提學李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人謂公酒色過度旽不悅即罷之

十五年前刑部尚書鄭云敬卒云敬剛直善治民嘗以書狀如元奇后方寵中貴多東人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之饋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殺我矣後任全州有元使盧某暴横所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屈即日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愧服留之不得其剛直類此

王觀呼旗國俗四月八日爲佛生日家家燃燈羣童剪紙注竿爲旗周呼城中街里

施米布爲其費謂之呼旗

左司議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極論吨王大怒召樞等面責時吨與王並據胡牀存吾叱之曰老僧何得無禮如此吨惶駭不覺下牀王愈怒下樞等于巡軍獄命李春富李穡鞫之必欲殺之春富問樞等曰誘爾上疏者誰歟皆不服抗對激烈穡謂春富曰自我太祖以來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恐惡聲遠播春富等然之得免死貶樞爲東萊縣令存吾

爲長沙監務自是吨之桀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吨而言路塞矣初王在位日久宰相多不稱意嘗謂世臣大族親黨根連互相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儒生懦而少剛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也思欲得離世獨立之人以革其弊及見吨以其出於賤微無所顧藉故援於髡緇授以國政而不疑也

置田民推刷都監以辛吨爲判事李仁任李春富爲叅佐婦人訟者有姿色吨外示哀矜誘致其家輒淫焉由是女謁盛行

大起魯國公主影殿

前政堂文學元松壽卒松壽叅銓注八年慎重名器不少私王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及吨用事以憂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國人惜之

侍中柳濯享王王安兩妃在東辛盹在西盹戲王曰二妃年少聖體不已勞乎史臣曰龍樓雞章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也而恭愍之於盹寵眤亦甚內外無禁當享德寧也與盹入見驚母后心其選二妃也與盹共觀令濯之享也盹及王妃坐分東西使淫穢之賊褻近宮闕雖戲侮不遜亦莫之恤是何心哉平居不嚴宮闈內外之別長姦宄肆畔渙無涯之心則將何以禁其未然乎

十六年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怪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

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

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大司成增置生員又選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兼學官初館生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授業講畢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坌集程朱性理之學始興時經書至東方只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穡曰夢周論理横說竪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學之祖

以僧千禧爲國師禪顯爲王師（二僧皆旽所善者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旽獨戎服立殿上顧謂史官尹紹宗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千興等八九人密議曰辛旽邪佞陰狡好讒毁人斥逐勳舊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詵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貴聞之以告旽旽入告于王捕繫仁澤等並杖流南裔

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卒謚文忠（齊賢瑱之子自幼嶷然如成人

忠宣留元搆萬卷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
等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天
資厚重加以文學發於議論措諸事業俱有可
觀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自號益齋人無貴戚皆
稱益齋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嘗權行
省陞陛上拜表儀衛與王無異人譏之
林樸好詭異又喜立名譽自言但知奉公未嘗
干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肫家爲肫畫計蹤
跡詭祕且譽肫盛德肫悅之譖罷劉子房知印
成石璘以樸代之自是樸善伺候王意又揣肫
好惡惟務迎合見遇日密史臣曰樸名士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
當德興之變誓死不從出使耽羅秋毫不犯屢
抗疏定科舉之法陳時政之弊當時物論孰不

以樸爲賢爲能也哉使樸死於德興之變而不至於今日則一生終始千載之下孰得而知者哉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太祖洪武元年罷國子監試

都金議侍中柳濯與鄭思道上書極諫影殿之役自上輪寺移營于馬巖王怒下濯等于巡軍欲殺之命李穡製教諭衆穡請罪名而不奉教王大怒幷下穡于獄使李仁任鞫之穡曰今濯在獄穡爲問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也因泣下仁任具以聞王感悟命釋濯等

玄風人郭儀每遇名日往靈山奠朏父墳令直墳者具辭達朏朏驚喜召之拜正言後除按廉使

辛朏殺柳淑初淑之退歸也於餞席作詩末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朏陰求淑罪有人爲朏誦此詩朏譖于王曰淑以句踐比上范蠡自比罪莫大焉王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朏遣人縊殺之初家人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死生有命亡將何之遂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其子實與厚皆流竄及朏誅王始知其然悼甚雪其寃謚文信

金文鉉譖辛朏弑其父逵祥及其兄君鼎初文鉉夜

入其兄君鼎妾房見捕其父欲黜之故譖於吨

遣禮儀判書張子温聘于吳王王禮接甚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會至臺宴日張樂大夫謂子温曰憲司之會未曾用樂今日之樂爲使臣耳子温曰樂以和爲主諸公旣以和氣相接何必用樂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大夫曰尚書旣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吳王聞之加厚禮以遣 史臣曰子温市井之人也尚以一言見重於他國以盜一時之譽則其使於四方者選用士大夫有學問者遣之可也

十八年用循資格

大明　太祖高皇帝遣符寶郎偰斯賜王璽書以諭之於是停元至正年號行洪武年號七月始爲

王遣洪尚戴如大明賀登極

王謂太后語及旱甚太后曰王知天之所以旱歟柰何委政臣下多殺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致傷和氣耶因泣下沾襟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子之過若是其甚耶自是孝衰盖因肫譖也

二十年前長沙監務李存吾卒存吾慶州人早孤力學慷慨有志節簡重寡言年十餘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爲沒孤山獨不降識者異之及疏逆旽貶黜退居公州之石灘旽勢益熾憂憤成疾疾革令左右扶起曰旽尚熾乎曰然還臥曰旽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逝後王思其忠贈成均大司成其子來時年十歲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直長安國來小字

辛旽謀反伏誅王嘆曰益齋嘗言旽骨相似古兇人必貽後患先見之明不可及已旽初以僧行見信於王既納金蘭女又蓄妾無算卿大夫妻貌美者必密招私之凡在朝者希恩畏威爭獻臧獲寶器王猶以不受祿不近色不置田園信重之旽恣行威福恩讎必報世家大族誅殺殆盡出則

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爲之俱塞黨與滿朝人謂權王王亦有不自安之意毗自知所爲恐工忌之遂謀不軌及王謁陵設伏道旁未成更謀刻日舉事門客李勣陰籍記之爲匿名書投金續命第續命上聞王命分捕毗黨鞫之俱服

以尹桓爲門下侍中韓方信爲贊成事李穡爲政堂文學我　太祖知門下府事王自以爲文武得人王每召穡及李仁復必命左右淨掃焚香待之後尹桓罷以慶復興代之

召牟尼奴納太后宮先是捕毗王謂近臣曰予嘗至毗家幸侍婢生子母令驚動善保護之子即牟尼奴也至是召納乃屬守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

美婦在貤第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初林樸與上將軍李美冲侍王目美冲曰汝知阿只事乎對曰臣知之矣樸怪之及出以問美冲美冲曰上嘗鑄金錢授臣往貤家賜阿只阿只大喜貤謂予曰上數幸吾家非爲我也美冲具以聞故上有是言至是樸謂史官閔由誼李至曰上幸宮人生予今已七歲

以僧惠勤爲王師

改官制史臣曰太祖開國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略倣唐制成宗稍加增損内有省部臺院寺司舘局外有牧府州縣累代遵守不失忠烈忠宣服事胡元凡官爵之倖擬上國者悉改之互相分更官爵大紊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間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制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繁矣盖高麗立法之始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省不過五樞不過七繁簡得中宰

相之職舉而庶司百寮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使司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爲虛設百司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脩舉國隨以亡嗚呼悲哉

置子弟衛選年少貌美者屬焉以代言金興慶總之洪倫韓安權縉洪寬盧瑄等在選中以淫穢得幸王慮無嗣使倫安輩強辱諸妃冀其生男以爲己子定惠愼三妃死拒不從王性不喜色又不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希及薨雖納諸妃置諸別宮不敢近日夜悲思公主遂成心疾嘗納年少之婢于房中召倫輩亂之王旁穴窓壁覘之及心歆動引倫等入臥內使爲其狀

倭船二十七艘入揚州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

大敗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隷五軍親率出昇平遂次龍泉寺以閱兵先是倭寇時時竊發於慶尚全羅等道邊境而已至是倭勢大熾西北東南諸道畿甸郡縣無處不發國之兵備踈虞又不習水戰兵出輒敗中郎將李禧鄭准提等上平寇策王大悅以禧爲楊廣道安撫使准提爲全羅道安撫使准提與禧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發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准提改名地

二十二年左正官尹紹宗以金興慶等羣小在

王側亂政宦者金師幸迎合王意大興影殿之
役草疏欲請去興慶斬師幸罷影殿役獻納金
允升諫議禹玄寶等托以紹宗在告曠職劾去
之
王朝太后太后曰影殿壯麗天下罕比勞民傷
財莫甚焉水旱災害靡不由此請罷其役又人
臣出從王事入治家產而金興慶等諸子弟日
夜在宮不得歸家豈不怨王王嘗偏信賊耽不
聽予言幾至誤國今又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

沓宿衛且萬幾至繁宵旰勤政猶懼不給今王日中而起軍國之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政以孝老母王不悅欲辭出后三復言之乃對曰謹從命太后又問曰何不御妃嬪王曰無如公主者因泣下太后笑曰死理之常王亦終不免矣何慟之甚恐爲人笑慎勿復然

遣贊成事崔瑩討濟州平之韓邦彥受命往微進獻馬于濟州州酋等曰何敢以元世祖蓄放之馬獻大明只送三百四明使林密等大怒於是遣瑩討平之

作花園八角殿於泥峴周植花木以備宴遊

二十三年興安府院君李仁復卒謚文忠仁復爲人正大謹厚以禮自守力學善屬文國家辭命多出其手王方寵幸旽仁復密啓旽非端人他日必爲變請遠之不聽及旽誅王嘆其先見之明至是患疽垂歿弟仁任勸念佛對曰吾平生素不佞佛今豈可自欺

改年尼奴名曰禑封江寧府院大君追封故宮人韓氏祖考以禑冐稱韓氏出也

宦者崔萬生幸臣洪倫等弑王前一日萬生侍王如厠密啓曰益妃與洪倫合有身已五月矣王曰明日謁昌陵將殺倫以滅口汝知此謀亦不免萬生懼是夜與倫瑠寬安瑨等謀乘上醉手刃之呼曰賊自外至也黎明李仁任入見屏障及萬生衣上

有渫血痕下萬生獄鞫之得其狀遂繫倫等百官會于市轘萬生倫斬韓安權瑄洪寬盧瑨及其諸子並流父兄親黨

金與慶伏誅初吾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與慶以倫等有寵恐王不信反爲所害猶豫未敢聞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與與慶貶所對辨與慶顧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耶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也與慶無以對

稷山君白文寶卒文寶善屬文性質直不惑異端

金義殺大明使蔡斌奔于壯元仁任爲宰相恐有問罪之師密遣安師琦囑義殺斌以滅口仍欲與壯元和親

辛禑小字牟尼奴辛旽婢般若生禑恭愍稱爲已子

辛禑元年大明洪武八年遣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襲玄陵被弒金義殺使國人以通使爲疑鄭夢周朴尚衷建議請遣

壯元以玄陵無嗣封瀋王暠孫脫脫不花爲國王納哈出遣使來告

權安東府使李寶林爲大司憲後寶林阿任意劾林樸爲世所少寶林嘗宰京山府道聞婦人哭聲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有人訟鄰人割我牛舌鄰人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各將水次第飲牛里人如令至所割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云食我禾故斷其舌又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

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請勿訴麥主許之及夏麥再苗猶可取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亦然牧而後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與告者爲政嚴明類此至是以治最擢拜是職

羅興儒上書請行成日本乃以興儒爲通信使遣之興儒初至日本國人以爲諜者囚之我國良柔在其國請釋之其國僧周佐寄書云西海亂臣割據西邊觀釁出寇非我所爲當克復後誓天指日禁約海寇

壯元遣使來李仁任池淵等欲迎之金九容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壯使舉

國之人皆蒙亂賊之罪仁任與慶復興不受其
書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我當斬使
首而來不爾則縛送于明辭頗不遜復興仁任
怒乃流道傳于會津大司成鄭夢周等亦上書
言迎元使之不可判典校寺事朴尚衷再上疏
極論迎壯使棄順從逆背強向弱之非計辭意
俱切獻納李詹正言全伯英亦上疏糾舉仁任
池淵辰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測請誅之禹仁
烈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為諫官論宰相非細

故也於是下詹伯英于獄使崔瑩淵鞫之辭連尚衷及田祿生瑩酷加刑訊並杖流之祿生尚衷皆道死又以鄭夢周金九容李崇仁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形鄭思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已並流之尚衷慷慨有大志博學善屬文兼通星命其行已莅官必以其道不義而富且貴視之蔑如也○史臣曰瑩以正直自許而及助兇黨嚴加酷刑賊害忠良觀後日攻遼之計則瑩之心自見矣

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併四五家爲一戶史臣

曰太祖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上下體統相爲維持有唐府衛之遺意肅宗志吞女真日事鍊兵置别武班吏胥商賈僕隸髡緇亦皆隸焉雖得一時之少効已不合於古制矣毅明以後軍政一歸於權姦國無一旅一伍之卒將皆私家之將兵皆私家之兵及至封疆多事倉黄調發括中外文武散職白丁雜色賤隸家僮無問賢愚皆編行伍或以屋架多少出丁有差軍政之不脩一至於此雖欲禦外侮保邦家得乎

下金義母妻于巡軍獄將殺之憲府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爲尚州官婢

以河允源爲大司憲允源嘗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牌於柱每赴臺必掛後視事

辛禑二年洪武九年○辛旽妾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呼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耶仁任下般若獄兩府臺諫及耆老會興國寺議辨般若事竟投般若于臨津般若臨鞫呼曰天若知吾寃此門必頹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頹人頗疑之

放僧懶翁于密城郡時懶翁於揚州檜巖寺設文殊會寺外士女無貴賤爭賫布帛果餅施與猶恐不及寺門塡咽故放之行至驪興神勒等死懶翁惠勤號也

知貢舉政堂文學洪仲宣復以詩賦取士罷鄉試殿試議者非之

以柳濚爲全羅道元帥河乙沚聞濚代已來輒

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禦禦者杖流乙沚配河東乙沚無才行且有簠簋之誚賂權貴得任閫寄

倭寇扶餘至公州元帥朴仁桂戰死崔瑩請自往擊之乃與楊廣道元帥崔公哲等擊倭於鴻山賊隱林中射瑩中口血流瀉神色自若射其賊應弦而倒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凱還論功以瑩爲鐵原府院君

禑始習馳馬放鷹禑初稍志于學李仁任池淵林堅味等不喜儒竟以珍玩導之

葬順敬王后韓氏于懿陵時韓略自言我韓氏宗人也初韓氏卒我與韓氏族僧能祐火其屍收骨厝于奉恩寺松林乃于寺之北岡發燒骨一缸備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轜車至十川橋祖奠將徹燒魂帛延及柩幄并爇儀物惟柩賴救得免時人怪之或云天火

辛禑三年○大明洪武十年始行壯元宣光年號

池淵欲娶故大司憲王重貴妻至其弟重貴妻捽其胡批其頰曰寧死從汝乎遂奔告崔瑩曰淵以妾有華屋故欲有之暴辱於妾公以淸白聞故來告耳淵後與仁任有隙相積不平會淵

門客結朋黨自謂池門四傑金允升華之元李悅金承德且
議仁任厚接壯使停洪武年號之非仁任聞之
以爲誹謗朝政鞫流悅之元承德于清州又嗾
臺諫劾升慶朋黨於是升慶陰與淵謀去仁任
仁任知其狀與慶復與白禑誅淵及允升益謙
益謙淵子遣人斬之元悅承德等于配所
遣前大司成鄭夢周于日本時朝廷忌夢周故遣之
始置火㷔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時元㷔焇匠李元與茂宣同里閈茂宣
竊問其術使家僮數人
私習試之建白于朝

慶尚道倭寇大熾守將不能禦乃遣我　太祖與金得齊等往擊之　太祖并日而行與賊戰於智異山相距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扣其臀示無畏心辱之　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賊驚懼氣奪即大破之餘賊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槊如蝟毛官軍不得上　太祖令軍中曰我馬先登則汝等當隨之遂觀地勢拔劒用刃背打馬一躍而上軍士或推或攀而隨之賊墜崖死者太半遂奮擊殲之後又擊倭

於海州大破之

辛禑四年○大明洪武十一年鄭夢周還自日本

復行洪武年號

辛禑五年○洪武十二年殺贊成事楊伯淵洪仲宣于流所

又殺前提學金濤等七人杖流成石磷柳曼殊等四人仲宣與李仁任林堅味等同在政房有隙罷歸宜寧田里伯淵恃戰功頗自驕矜仁任堅味等嫉憲府劾伯淵通妻弟又奸李仁壽成大庸妾削職流于陜州崔瑩白禑曰伯淵謀害兩侍中欲自爲相請按治其黨禑命瑩治之辭連仲宣遣表德麟等殺伯淵仲宣于流所仲宣臨死仰天誓曰予若無罪枉死天必動感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又殺濤等籍家梟首

濤臨死對獄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皆惕然知其寃濤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門外護屍有李悰者抱屍入川洗血解衣衣之褁以簞網其頭而懸之再拜而去瑩之斷此獄刑戮過重國人寃之

辛禑六年洪武十三年○明德太后洪氏薨恭愍王母臨薨謂禑曰我國傳世將五百年人君多不聽臣僚所言願王稽大義決大事必咨慶復興李仁任崔瑩及諸相慎勿鬭情直行又君舉必書不可數出郊野以事遊觀

禑出遊里巷射狗自是射殺雞犬日以爲常城中雞犬幾盡

李仁任林堅味忌侍中慶復興清直托以嗜酒不治事白禑流清州又杖流復興所善評理薛

德等于外以尹桓爲侍中
以崔瑩兼海道都統使以我 太祖爲楊廣全
羅慶尚道都巡察使邊安烈等爲副皆受其節
制倭自鎭浦之敗攻陷郡縣奮志殺掠三道沿海之地瀟然一空自有倭患未有如此之比故有是命元帥裴克廉鄭地等擊倭于沙斤乃驛敗
績倭焚雲峰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牧馬于光之
金城北上中外大震 太祖與安烈等引兵至
南原克廉等來謁歡悅咸曰賊在險不若俟其
屈與戰 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

令遇賊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入險與戰大敗

之

太祖入險賊奇銳果突出　太祖以大羽箭
柳葉箭迭射七十餘發皆中其面應弦而斃
凡三遇鏖戰殲之後又接戰有賊將引槊向
太祖甚急偏將李豆蘭射殪之　太祖馬中矢
而仆易乘又中仆又易乘飛矢中　太祖左脚
抽矢氣益壯賊有一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
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稱阿只
拔都　太祖欲射之以其人面上皆被堅甲無
隙可射　太祖謂豆蘭曰我射兜牟頂子落汝
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兜牟絶纓而側
其人急整之　太祖卽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
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氣　太祖挺身奮
擊遂大破之川流盡赤獲馬一千六
百餘匹餘賊七十餘人奔智異山

辛禑七年○
洪武十四年

禑乘醉馳馬于龍首山墜馬輿還

崔瑩泣諫曰忠惠王好色然必以夜不使人見
忠肅王好遊然必以時不使民怨今殿下遊戲
無度以致墜馬傷體臣等備位宰相不能匡救
何面目見人禑曰自今改之
辛禑八年○洪武十五年政堂文學鄭公權卒公權性恭儉謹厚居官以
正時家廟制廢公權以祭器藏於別室堂祭之日必手自滌之奠物務極蠲潔疾權姦用事常懷憤惋遂患背疽而卒
禑嘗馳騁閭里而尚畏懼臺諫宦竪進說曰臺
諫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難自是禑益輕

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畋獵無虛日權近屢上疏
又與同僚極諫禑醉甚欲射之
胡拔都嘗虜掠東北面至是來寇端州我　太
祖以都指揮使赴東北面時李豆蘭以母喪在
青州卽今北青　太祖使人強起之豆蘭乃脫衰服
拜哭告天佩弓箭從行爲前鋒先與戰大敗而
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著厚鎧三重襲紅褐衣
乘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　太祖獨拔劒挺身
馳出　太祖亦單騎拔劒馳進揮劍相擊交相

閃過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　太祖急廻騎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復射其馬馬倒而墮

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胡拔都僅以身遁去

辛禑九年○大明洪武十六年

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聖節且請謚承襲

時本國與朝廷多釁帝怒將加兵於我增定歲貢乃以五歲貢不如約杖流使臣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于遠地至是當遣使賀聖節人皆憚行規避最後乃擬遣密直副使陳平仲平仲以臧獲賂林堅味遂辭疾堅味即舉夢周禑召面諭對曰君父之命水火尚不避況朝天乎然我國去南京凡八千里除候風渤海實九十日程今去聖

節纔六旬脫候風浹旬則餘日僅五十此臣恨也禑曰何日就道對曰安敢留宿遂行

辛禑十一年○大明洪武十八年

代言尹就掌成均試皆取勢家乳臭之童時人譏之以爲粉紅榜兒童好著粉紅衣故云

鄭夢周與金庾洪尚載周謙等還自京師初夢周倍道及節日進表帝嘉之特賜慰撫優禮以送前此賀聖節使金庾及賀正使洪尚載周謙賀千秋使李子庸以海道阻險皆不及期故帝詰其受命稽緩且鞫弑君殺使之故竄于大理至是皆放還且許通朝聘

地震聲如陣馬之犇墻屋頹圮人皆出避松岳

西嶺石崩禑曰此地震無乃天欲陷遼東耶
命贊成事沈德符檢點進獻物于平壤府禁私
挾金銀者押物魏堅犯令斬以狥
雞林君李達衷卒達衷剛直不撓有識鑑嘗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及還我桓
祖餞于野行酒達衷立飲　太祖行酒跪飲桓
祖怪問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
必此子大之因以子孫屬之恭愍朝擢爲密直
提學忤旽罷所著詩文大大爲李齊賢所稱賞
帝遣張溥段祐等來賜詔周倬雒英等來冊禑
爲王又賜敬孝王謚恭愍於是禑焚黃于太廟
致膰于溥及倬溥躬迎以受倬方食賁膰者不

告置厨而去倬大怒責以三大不敬[慢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敎二也輕祖宗之賜三也]倬等又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儀目以示之倬仍加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祀之及還禑贐以白金苧布衣服鞍馬不受曰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將焉用但受朝臣贈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禑遣曹敏修河崙禹玄寶等如京師謝恩

禑調馬于花園謂左右曰將水青木公文來予

將制此馬時李仁任林堅味廉興邦縱其家人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時人謂之水青木公文禑聞而惡之故每言之有良田率以水青木杖而奪之其主

辛禑十二年

洪武十九年

禑在李仁任第仁任妻進大爵禑盡爵戲曰吾一則爲孫一則爲婢壻今而對飮無乃失禮耶乃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之

韓山府院君李穡掌貢舉以舊例享禑于花園禑以穡爲師傅敬重之親執手入欲對榻坐穡固辭禑親牽內廐鞍馬賜之

漆原府院君尹桓卒桓家鉅富嘗乞告歸漆原歲大饑人相食乃散家財以賑之又取貧民稱貸契券悉燒之時方久旱忽水湧桓田浸及人田大熟慶尚之民稱之不已

又遣鄭夢周如京師請蠲減歲貢夢周奏對詳明得除五年未納者及增定歲貢常數禑喜甚賜衣帶鞍馬

辛禑十三年洪武二十年○定百官冠服一品至九品皆服紗帽圓領其品帶有差主是議者鄭夢周河崙廉廷秀姜淮伯李崇仁也百官皆服之禑與宦者及幸臣獨不服

禑徵六道倡優陳百戲于東江必竭帑藏以供

雜戲宰執臺諫不能諫至有作奇技以逢迎者
一日禑裸水中以交羣妓天大雷電以雨
張萬平李玖李種德朝京師至遼東帝以本國
執政之臣輕薄譎詐難以信憑勑遼東都司不
許入聘乃還
倭寇光州執前正金彥卿妻金氏欲汚之金罵
賊大呌賊殺之井邑縣景德妻安氏李得仁妻
李氏亦不汚於賊皆死之
辛禑十四年〇
洪武二十一年
誅廉興邦林堅味都吉敷李成

林王福海幷其族黨先是前密直副使趙胖以
奪田凌辱之故斬興邦奴李光于白州興邦聞
之大怒誣胖謀叛收其妻及母仍逮捕胖禑命
巡軍官及臺諫典法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
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害百姓是大賊也今斬
李光者爲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
不服時興邦爲巡軍上萬戶必欲誣服治極慘
酷胖罵辱不小屈興邦使人亂擊其口左司議
金若采以爲不可而止之後數日禑如崔瑩第

議胖獄命釋胖及母妻賜醫藥遂誅興邦等諸族黨其子孫在襁褓者皆投之江於是置田民辨正都監考覈林廉等奪占田民又遣使各道捕其家臣惡奴誅之獨赦李仁任安置京山府

初仁任謀竊國柄援立禑一國威福在其掌握支黨根據殺害忠良時又比之李猫堅味爲其腹心放黜文臣請與興邦爲婚三姦爲一權姦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私人奪人土田籠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羣州縣津驛陵寢宮庫之田皆被攘取背主逃賊之人歸之如市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瑩與　太祖同心協力導禑除之瑩獨以仁任右己白禑不誅只安置流其孽子瓛及其弟仁敏仁敹子稷于玉州國人恨其網漏李仁復嘗惡二弟所爲曰敗國亡家

者必二弟也至是其孫存性果連坐見斬其黨何籥李存仁亦杖流

以崔瑩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李穡判三司事

禑納崔瑩女爲寧妃 禑欲納瑩女瑩不可曰臣女鄙陋不可配至尊必欲納之臣當剃髮入山泣且固拒後爲鄭承可等所誤竟納之 自李謹妃而下 謹妃郎仁任族琳之女 九妃及三翁主 妓 皆倡 供上煩夥倉庫俱竭預徵三年貢又加横歛其弊極矣

帝以鐵嶺迤北本屬于元並令歸之遼東命立鐵嶺衛遣遼東百戶來告禑稱疾不出迎

崔瑩勸禑攻遼東李子松力言不可瑩托以堅昧黨而殺之子松淸廉國人注意復相聞其死莫不悲嘆遂徵八道兵禑與瑩如西海道名爲瀣海州白沙事至鳳州今鳳山郡召太祖始言攻遼之意　太祖條陳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興師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暑雨弓膠解疾疫起四不可禑不納次平壤以瑩爲八道都統使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我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分諸將屬左右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號十萬督令發行停洪武年號令國人復胡服

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島都統使等再請班師禑與瑩皆不聽我太祖乃諭諸將以逆順利害遂回軍還渡鴨綠江禑聞變與瑩馳還京都諸軍來屯近郊爲書請去瑩禑不從欲拒戰太祖領右軍由崇仁門入城與左軍掎角而進瑩知勢窮奔還花園不勝憤怒以槊洞刺門者乃入與禑在八角殿諸軍毀垣闌入郭忠輔等索瑩禑執瑩手泣別太祖謂瑩曰國家未寧人民勞困故不得已焉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

峯縣諸將更會議移配瑩于合浦（後移于忠州）放禑于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獻于定妃（恭愍王妃）立禑子昌（年九歲我太祖欲立王氏曹敏修念仁任薦拔之恩謀立李謹妃子昌恐諸將違已以李穡爲時名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曰當立前王之子遂以定妃敎立昌）

朴宜中還自京師　帝引見待有加遂寢鐵嶺立衛之議（宜中之行裝無一物遼東護送鎭撫徐顯索布宜中傾囊示之解所衣苧衣與之顯嘆其淸廉以告禮部帝特厚待顯出曰偰宰相而下吾見麗使多矣未有若朴宰相者）

倭寇光州判典校寺事康好文妻文氏被虜不

汚賊文氏携二兒將走匿忽被虜行至夢佛山極樂菴有石崖高可千餘尺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殺兒而去崖下有蘿蔓蒲草布密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鄉里莫不驚嘆

遣政堂文學偰長壽以禑遜位表如京師

流曹敏修于昌寧敏修當林廉之誅恐禍及己凡攘奪民田悉還其主旣得志稍稍還奪復肆貪婪沮革私田大司憲趙浚劾而逐之

以李穡爲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

始復銓選法舊制吏兵部分掌文武銓注

大司憲趙浚上書請正田制初麗祖旣一三韓首正田制分給臣

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歿則收之府兵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士人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國有定制臣民安業光宗定貢賦景宗立田柴科及成憲經界愈詳文宗恭儉節用家給人足中葉以降權姦蠹國逮事胡元朝覲饋遺國贐等事殆無虛日省官達魯花赤迭相往來誅求無厭徵督無藝遂至叔季世族巨室占奪民田所在連阡陌絡山野一歲徵租或再或三猶以爲不足革田柴爲私有版籍不明民胥咨怨

以洪永通領門下府事國人皆曰以彼貪婪得免正月之誅今值更化之初尚不見斥又位上相眞福人也

改諸道按廉使爲都觀察黜陟使賜敎書鈇鉞

皆用臺諫薦復以士人爲縣令監務

鄭地擊倭兵于南原大敗之時倭寇慶尙全羅楊廣自秋及夏屠燒州郡地時爲三道都指揮使擊倭大捷人謂非此戰三道民幾盡矣朴葳亦爲元帥擊倭頗有功

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仡將行上書其略云國界自西海歷楊廣全羅至于慶尙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青小青喬洞江華珍島絶影南海巨濟等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之利乞於五軍將帥八道軍官各給

虎符金牌至于千戶百戶授以牌面仍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傳諸子孫則不惟將帥一身之富貴亦且子孫萬世衣食有餘人人各自爲戰戰艦自備兵糧自齎而爲游兵無時擊之則賊不敢窺覦民得以富庶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云佗農壤縣人金得培撍

立志奇古跌宕瑰偉徑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恭愍時登第退居尙州露陰山下辛禑朝起授諫議大夫又退居廣州古垣江村重營板橋沙平兩院自稱院主人本朝授江陵府使尋以病辭歸廣陵別墅

將終自述墓誌

遷禑于驪興
改政房爲尚瑞司以我　太祖及李穡文達漢
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
遣侍中李穡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賀
正請王官監國自玄陵薨　帝每徵執政大臣
入朝皆畏懼不行穡爲相自請行以我　太祖
威德日盛中外歸心恐其未還有變請一子從
行　太祖以　太宗爲書狀官從行及還穡曰
皇帝中無所主之主也

典法及郎舍上疏曰瑩事玄陵定亂興王驅倭北鄙却倭寇蕩羣兇以濟生民誠社稷臣也然闇於大體決策攻遼獲罪天子願斷以大義昌從焉命斬之瑩鐵原人惟清五世孫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剛直忠清年十六父元直臨終戒之曰見金如石瑩佩服遺訓不事產業居第湫隘服食儉素其視乘肥衣輕者如犬豕然每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前略無懼色戰士却一步者悉斬故大小百戰未嘗一敗雖爲將相握重兵關節不行世服其清務持大體終身掌重兵麾下軍士所識面者不過數十人每赴都堂正色直言不少隱左右無應者獨自歔欷而已然性少戇不學無術凡事斷以己意喜殺立威及其衰耗妄興攻遼之師尹紹宗論曰功盖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言臨刑

辭色自若死日都人罷市遠近聞者至於街童巷婦皆爲之流涕死在道傍行者下馬

恭讓王神宗七代孫初封定昌府院君我太祖與沈德符鄭夢周定策立之在位四年

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慶尙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盧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葳衣服鞍馬銀錠奬諭之

禮儀司請每月用六衙日朝參

諫官吳思忠等劾李崇仁流京山府權近上書論救亦被流牛峯徙寧海府李穡亦不自安乞

解職歸長湍別業尹紹宗嫉崇仁才高又憾穡譽崇仁而不譽已讒毀多方

放昌于江華立宗室定昌府院君瑤爲王初崔瑩甥金佇潛往黃驪謁禑禑授一劒使遺所善郭忠輔圖復位忠輔陽諾奔告我
太祖
太祖因佇巡軍鞫之辭連邊安烈李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於是遷禑于江陵廢爲庶人
太祖與沈德符等議奉瑤立之

李穡自長湍詣闕賀王召入內下床而待乃曰平生閒遊不意今日得此也願卿輔之

誅辛禑辛昌臺諫交章司宰輔令尹會宗亦上疏請罪故也禑妻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不食十餘日晝夜哭泣得

粒輒精舂供
奠時人憐之

二年郎舍尹紹宗李詹上疏以邊安烈欲迎立

辛禑流漢陽

立積慶園置祠官祀四代禮官奏漢光武繼漢舊統別立四親廟於洛陽祀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宋英宗以仁宗從兄濮王之子入繼大統司馬光議爲人後者爲之子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然所生之義至大不可盡絶於私恩今當依濮宋故事西原君以下四代尊以高官大爵立園置祠官別子奉祀而子孫襲爵在禮當然王從之

始置經筵官前此只稱書筵至是始改而於世子稱書筵鄭夢周進

言曰儒者之道皆日用平常之事飮食男女人所同也至理存焉堯舜之道亦不外此佛氏之敎則不然辭親戚絶男女獨坐巖穴草衣木食觀空寂滅爲宗豈是平常之道時王欲迎僧粲英爲師故夢周語及此

以我　太祖領八道軍馬置軍營分番更衛廩以軍資

時有強盜刼人於城門外大司憲成石璘左常侍尹紹宗援引吳元濟遣人殺武元衡之事以

爲劫盜之發實由邊安烈輩上疏請罪遣金伯興就貶所誅之

王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恐無益也朴宜中引師曠秉燭之喻反復陳勸王嘉納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七十七欲學恐年老矣對曰何不秉燭乎公以爲戲已怒之對曰盲者安敢戲君少而學之如初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公然之

置宮城宿衛府始立提調提舉王欲罷僞朝添設職鄭道傳請依宋大丹館福源宮提調提舉之制別置宮城宿衛而秩高者授提調秩卑者授提舉則政得

其宜體統嚴
矣王從之
臺諫上疏請治李穡曹敏修議立辛昌又欲迎
還辛禑之罪王遣人鞫穡于長湍穡曰回軍議
立之際敏修問宗親與子昌孰當時敏修以主
將領兵且與昌之外祖李琳聯族同心穡不敢
違以禑立已久當立子昌爲對無首勸擅立之
語去年朝京師禮部尚書李原明曰汝家逐父
立子天下安有是理王與崔瑩皆被拘囚是何
義耶予曰崔瑩教王謀犯遼陽將軍曹敏修與

李太祖舊諱以爲不可到義州不敢發瑩數促之不獲已囘兵繫瑩於獄於是王怒欲害諸將故太后廢王置于江華去開京二十餘里舊都勝地恰養情性無如此地且宰相侍衛儀仗器物朝夕膳奉皆如平日何放之有及還謂 李侍中曰原明之言耳可得聞口不可道驪興地遠迎置近地可免放君之名如何但此語而已固無迎立之議穡常與人曰晉元帝入繼大統致堂胡氏論曰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

初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今穡於立辛氏不敢有異議者亦此意也

王欲迎僧粲英爲師臺諫伏閤力爭卒不果

金星貫月王謂鄭道傳曰將有何災道傳曰咎

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之

王昉趙胖等還自京師啓曰禮部召臣等曰爾

國人有坡平君尹彛尹彛有麟從弟嘗爲僧中犯贓亡入上國改名彛

郎將李初者來訴于　帝言高麗李侍中立

其姻親瑤爲王謀動兵馬將犯上國宰相李穡

等以爲不可即將李穡等十人殺害十人穡及曹敏修李

琳邊安烈權仲和張夏李崇仁權近李種學李貴生將禹玄寶等九人遠流九人玄寶及禹仁烈鄭地金宗衍尹有麟洪仁桂陳乙瑞慶補李仁其在貶窂相潛遣我來告天子仍請親王動兵來討乃出彛初所記穡等姓名示之於是臺諫請鞫彛初之黨遂下玄寶等于巡軍有隣仁桂死獄中逮繫穡等于清州獄穡及琳仁烈仁敏地崇仁種學貴生時評理尹虎同觀察使柳珣方鞫穡等于清州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毁城南直衛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沒官舍民居殆盡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事聞遣判

書趙溫放諸四安置臺諫復論執不已鄭夢周因邀崇之慶請王大霈鴻恩王命宥禰等任便居住後鄭道傳還自京師帝言朕既不信彝初之誣已斷罪流溧水縣汝國復何憂疑

禮成江水赤沸三日王有憂色牢元鄕曰安知其不爲祥也人譏其諂

焚公私田籍于市街火數日不滅

遷都漢陽判書安瑗力言術士之妄乞還都王從之

三年省五軍爲三軍都總制府以我　太祖爲

都總制使裴克廉爲中軍總制使趙浚爲左軍總制使鄭道傳爲右軍總制使
王欲御經筵官者金師幸止之曰日月多矣一月不講無害於政王從之
置各道牧府儒學教授官
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一曰崇儉素二曰貴賤服飾有等三曰婚姻家勿用綾錦褥衾四曰稅行商以抑末五曰禁鍮銅器專用瓷木六曰禁麄布行用錢楮爲貨七曰西北萬戶千

戶用兩府六曹臺諫之薦八曰禁潛賣牛馬於他境九曰罷其人之役十曰都城外凡墳塚所在禁樵採十一曰往時勳烈之臣枉被刑戮如金得培安祐李芳實朴尙衷等追加褒贈王深納拜士良刑曹正郞

帝遣宦者韓龍黃秃蠻來求馬一萬匹宦者二百人

定喪服制一依大明服制唯外祖父母妻父母服與親伯叔同無後人以三歲前遺棄兒冒姓付籍者卽同已子其同宗之子以親近繼後者許行其職唯軍官只

許行百日喪三年内
不許娶婦及宴飲
前典醫副正金瑱前戶曹判書鄭士倜俱上書
請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教於是成均生
員朴礎等上疏極斥佛法以抵崇奉之非且論
金瑱佞佛媚王之罪請轘諸都市以示萬世王
大怒礎等將上疏生員徐復禮不署名博士金
貂等鳴鼓而黜之司藝柳伯淳止礎等不
得言於知申事成石容曰礎等疏請勿納礎等
議將不受業大司成金子粹等惡其無禮且怒
貂等不告擅黜生徒因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
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不允
下貂等于巡軍將欲殺之而不得罪名左代言
李詹啓曰我朝自　太祖以來崇信佛法今貂

斥之是破毁先王成典以此罪之不患無辭王然之兵曹左郎鄭擢上疏論救得免只笞四十
鄭道傳上書都堂請誅李穡禹玄寶臺諫亦交章請治穡玄寶種學等罪乃流穡于咸昌玄寶于鐵原種學于遠地時司藝柳伯淳與順寧君聃相語曰今儒者鄭道傳謀弄國柄儻有毅宗朝廷之亂吾等恐陷其禍臺諫刑曹聞之執伯淳等訊之流于外
三道水軍都體察使王康請開蓴堤渠以通漕運調發楊廣道下夫浚之不克

都評議使司上書以爲銀銅本非國產錢瓶之貨卒難復行宜令有司叅酌古今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與五綜布相兼行以資國用事竟不行

省憲刑曹上疏曰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内懷姦惡外施忠直染汚國政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

省憲刑曹論列立子昌迎辛禑及宗衍先是西京千戶尹龜澤來告我太祖曰金宗衍趙裕等與沈德符等十二人謀作亂欲害侍中於是獄大起

絞裕捕宗衍斬之流餘人于外彜初益富之黨以聞王召鄭夢周等議夢周曰敏修昌之近親欲立昌者敏修之志當是之時穡雖欲立宗室敏修之志其可奪乎則穡之罪應末減矣王然之命籍敏修安烈家李乙珍按律斷罪池湧奇朴可興仍舊付處禹仁烈王安德朴葳外方從便餘皆京外從便夢周啓王著令曰今後復有論劾者以誣告論

判開城府事鄭地卒謚景烈地少有大志姿魁偉性寬厚爲將好

讀書通大義凡出入常以書籍自隨彛初之獄逮繫清州不服言必誓天辭旨慷慨竟以水災免退居光川至是被召未赴而卒

召還李穡李崇仁

四年憲府劾柳曼殊不侍母奉養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再論之只削上護軍職

世子奭還自京師　太祖迎于黃州遂畋于海州墜馬病篤王連遣中使問候獨鄭夢周聞之有喜色

諫官金震陽李擴李來（來存吾子）李敢權弘等上疏

曰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謀去本
主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初禹玄寶族人金戩嘗爲
僧私其奴樹伊妻生一女密加愛護以嫁士人禹延生女適鄭云敬生道傳
間偶起嫌讐與道傳同心賣弄權勢誘脅諸人三卿相
闇在等爲扇亂之羽翼紹宗璞等爲造言之喉
舌唱和而起廣張罪網施刑於不可刑之人求
罪於本無罪之地衆心危懼咸怨咨嗟請令有
司收浚等職牒功券而明正其刑亦於道傳貶
所置典刑以令後疏留中不下於是震陽等伏

闇更請王召鄭夢周等議乃流浚誾紹宗在于遠地震陽等使人執道傳于奉化因浦州卽今眞寶縣憲府又論吳思忠罪與紹宗同請并流之鄭夢周忌我　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浚誾等有推戴之心欲乘墜馬病篤圖之令臺諫劾道傳浚誾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　太祖　太宗與李濟等議於麾下士乃謀去夢周卞仲良太祖兄元桂壻也洩謀於夢周夢周詣　太祖邸欲覘變及還　太宗遣趙英珪

等要於路擊殺之籍其家夢周迎日縣人爲人豪邁絶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有所得講說發越超出人意大爲我 太祖所器重屢加薦引同升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事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多所張設時謂王佐之才時俗不行三年喪夢周獨廬墓三年始令士庶倣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又內建五部李堂外設鄉校以具學術如立義倉設水站皆其畫也所著詩文豪放峻潔

流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鄭熈金畞徐甄李作李申于遠地放穡于韓州今韓山穡貫鄉也王使謂穡曰兩江之外惟卿所適穡憮然曰臣顧無田宅果安歸乎遂貶衿州尋徙驪興穡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爲

詩文操紙立就略無疑滯勉進後學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皆仰慕掌文翰數十年屢見稱中國平生無疾言遽色不露圭角不治生産雖至屢空不以爲意與鄭夢周同心終始不變臣節又廢崇仁趙瑚種學種善二人皆穡子震陽擴爲庶人崇仁天資英鋭文辭典雅穡每嘆賞曰此子文章求之中國不多得也帝每覽所撰表曰表辭誠切中原士大夫觀其著述莫不嘆服司憲府又上疏論贊趙浚忠功極陳夢周之罪請流餘黨偰長壽李茂李彬金履安魯生崔關金贍于遠地後臺諫又極論震陽罪杖流遠方尋卒震陽慶州人淸直慷慨常居草屋號草屋子

沈德符裴克廉等請罷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且罷新定監務諸驛丞儒學教授官資贍諸貨庫人物推刷都監東西遞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郡鄉社里長等法又令各司凡受稟事皆令直報都堂勿隷六曹

召還趙浚鄭道傳南誾

都評議使司執宗親南平君和等六人及禹玄寶五父子安翊金南得崔乙義王承貴都興安

瑗柳廷顯許應朴興澤安俊申元弼崔咸流于遠地使經歷張志和啓王曰玄寶等屢干罪犯更欲謀亂禍機甚迫未及啓聞已將分配于外以趙浚爲京畿左右道節制使南誾爲慶尚道節制使各道皆如之使掌其道戎馬且以浚判三司事鄭道傳爲奉化郡忠義君趙胖知密直司事我恭靖王爲三司右使南誾同知密直司事權仲和商議贊成事尹虎成石璘爲贊成事李仁敏判開城府事慶儀鄭熙啓爲門下評理

金士衡爲三司左使尹師德判密直事金用超
金乙貴李薿金稛並爲密直副使李行爲藝文
館提學
王召我　太宗及司藝趙庸曰予將與　李侍
中同盟卿聽　侍中言草盟書來豈無故事庸
言列國同盟則古有之矣君與臣盟則無經籍
可據王曰第草之庸言於我　太祖退草以進
王遜于原州尋移扞城郡降封恭讓君後三年
甲戌薨于三陟府追封恭讓王高麗亾歷數歸

于
眞王 壬申年即位
右高麗太祖以後梁末帝貞明四年戊寅
即位 都松岳郡 至恭讓王四年壬申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五年而亡合三十
二王共四百七十五年
皇明萬曆丁巳　秣陵廖孔悅傳生校
朝鮮史略卷之六 終

跋

朝鮮史略六卷。不著撰人。以文考之。知爲明代彼國人所著。四庫入載記附錄內。其書卷一紀東國古事。始檀君箕子衞滿。漢四郡二府三韓。終以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其紀高句麗始祖朱蒙。立於漢元帝建昭二年。至唐太宗時。蘇定方兵入平壤王高臧降止。凡七百餘年。卷二新羅紀。起文武王。至敬順王降高麗止。（景明王時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卷三至卷六皆高麗紀。起太祖神聖王。至恭讓遜位於李氏止。凡四百七十五年。全書仿編年之體。事類亦分注於下。文字簡當有法。而神誕纖瑣之事。往往備載。不免自穢其書。然東國史乘。流傳中土者。更莫有先於是矣。余昔

年於坊市覯一寫本。乃嘉慶壬申葉東卿所鈔。而任丘金象豫爲之校正。越二年。大興翁樹崑又覆勘焉。蓋葉氏從明萬曆本傳錄。而諸人爲之校勘。至於再三。可知其書之罕傳矣。余因屬鈔胥影寫一帙存之。頃聞北平館中新收得萬歷刻本。爰亟假觀。原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每卷後均題皇明萬曆丁巳校書人名一行。卷一爲莆中郭天中聖僕。卷二爲吳郡趙宧光凡夫。卷三爲吳郡黃習遠伯傳。卷四爲吳郡葛一龍震父。卷五爲閩中何璧玉長。卷六爲秣陵廖孔悅傳生。其人固皆當時知名之士。前後別無序跋。與余所傳葉東卿本。咸相脗合。取以比較。則鈔本脫落文字頗多。舉其要者言之。如卷一新羅王號。次次雄

下。脫或云慈充方言巫蓋神而敬畏之稱注文十四字。新羅王子阿達羅王立下。脫漢永興二年注文五字。高句麗太子改名釗下。脫晉咸和六年注文五字。僧惠亮來王以亮下。脫爲僧統始置百座講會及八十一字。卷二景德王改郡縣名下。脫又改官號四字。其它單奪訛者。難以悉擧。最甚者卷四第三十八葉以下。空缺文字至三十餘字。賴此本一一補完。凡全書六卷。補訂三百四十一字。夫以葉氏所鈔。其行格一遵萬歷原刻。而所校諸人。又皆當時學流。宜其可以傳信於後。今以原刊勘之。乃其漏略譌舛。指不勝屈。然則凡讀古書者。設非目見原本。固有不可盡信者耶。按海虞瞿氏目中亦載有鈔本。然其標題則爲

東國史略。其後有萬歷庚戌趙清常跋。其後八年爲丁巳。書乃刻成。今館中所藏兩本。皆無趙跋。意其年久佚去。然其標題赫然爲朝鮮史略。固無東國之名。且瞿本後尚附有餘姚錢古訓百夷傳一卷。余所見刻寫凡三本。皆不見。豈前後數載。此書凡再刻耶。其事要不可以理解。聊記於此。以質當世博覽之士焉。

江安傅增湘

安南圖誌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IES

Far East

AC
932
E3
1897

AC
149
P3
v.23

1°7-2483283

安南圖志

據錢氏述古堂鈔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安南圖誌序

鐘呰窳無似憶家食時脩武備輯略一書上述天文下陳地利中談兵事自謂覆瓿無當也屬今春欽州告急稱交夷莫氏殘黨煽亂陷城殺官虜劉子女禍亦憯矣乃檢篋中舊草得安南國圖及葉相公安南考先師俞都護平交圖說粵通志兵制航海經閱之交夷恍在目

中無熕聚米也夫交州東南面海西北
冐山往時馬伏波征之以舟師
明張新城侯征之由間道但陸道則彼得
據險設伏以待我海道則處處可登敵
莫能備此往事之明驗也茲
制臺戴　毅然興師調两粤土漢官兵
水陸並進仍檄黎都統爲内援盖倣伏
波新城之芳蹟兼而行之且監司將領

盡一時之選銅柱從此可再標矣鐘待罪珠崖奉檄選所部卒以佐偏師鐘恐長年鋭士未必皆諳水道地利也乃梓是編人授一冊雖不敢云指南亦庶幾為一嚮道耳夫夷狄未嘗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唯是既入中國則不可復以夷治之故以夷治夷則夷治以中國治中國則中國治倭奴最狡黠但自周秦

以來山城君皆王姓此以夷治夷也我
國家電掃胡元奄有寰宇二百餘年金甌
無玷此以中國治中國也若安南者自
漢唐已入版圖至宋乃自稱制我
朝討平而郡縣之竟不終此其失在召還
新城侯耳非其地不足耕民不可治也
蓋昔以夷而入中國繼以中國而淪於
夷彼其淳朴已漓追琢未就反覆狙詐

朝君暮讎一方赤子重遭塗炭誠仁人
君子所不忍者方今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在諱言兵即令茲
之後猶然薄伐耳非大舉也假令遠追
國初命將故事近不惜援朝鮮征播州之
費長駕遠馭舉交夷而中國之此千載
一時也鐘何能知敢以是質之今伏波
令英國以為何如

萬曆戊申清明日分守廣東瓊崖副
總兵溫陵鄧鐘書

安南圖說

安南古南交地秦屬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改交州

國朝洪武初歸附賜安南國王印姓陳氏為權臣黎季犛所簒永樂初發兵進討俘獲季犛父子郡縣其地甫定而黎利復叛宣德間遣使謝罪因宥而封之

嘉靖間復為莫登庸所簒興師討之乞降改為安南都統使未幾國復亂萬曆二十五年黎維潭款關請罪復授之都統使如莫以及維新今寇欽州乃莫夷餘黨云


安南圖
北
南
東
龍州
上杭
安平
鎮安
歸順
向武
森
豐子岺
孔雀
浮
安遠
安祿
欽州
思明府
鎮遠
都結
罗阳
左江
太平
樂善
思成
祿
西平
下石西
上石西
憑祥
鎮南
安仁
文淵
坡壘
沖明社
諒山
承政
西平寨
祿州
辨強隘
思陵
天摩岺
祝孚村
板榜村
惠
惠州
上思
那地村
板家村
斯凜
金勒
防禦營
罗深
白龍尾
永安州
罗山巡司
万寧州
司馬村
惠封村
杭路村
板磨村
永寧村
屯卒巡司
王山巡司
廟山
烏雷山
銅柱
平茹
温
石隴
新盧村
諒江
耗軍
安博
鳳眼
陸岸
保祿
鮮棠巡司
安邦
承政
新安
海東
扣止
鮮家社
經熟社
白藤
海口
安阳
海口
世安
安勇
武寧
安越
昌江
仙遊
新福
東岸
慈山
京北
承政
北河
富良
超類
安林
安樂
加林
東都
廣德
即安南古城
廣東
海陽
承政
海阳
南策
東潮
上洪
山南
承政
青林
平海
快州
馬安
綿蠻
如福
朔洪
清豪
荊門
雲山
水棠
炭山
天寮巡司
雲屯州
雲屯山
海口
鮮瑤巡司
鮮底巡司
安阳
披封
西湖
浪泊
慈廉
營山
福隊
國城
應天
吁鳳
青威
彰德
富原
山明
朱橋
金榜
維安
平陸
清阳
下洪
永賴
四岐
新明
安老
宜阳
古齊
海口
亭江
寧化
加遠
樂二
長安
石城
永寧
宗山
維新
蒞仁
真定
清廉
上元
安模
新興
平昌
太平
西蘭
瑞英
海口
太平
海堂
德先
演州
靖寧
弘化
王山
峩山
河中
浮估
義興
南昌
御天
延河
天長
美祿
清蘭
順水
神溪
望瀛
雙節
义安
北平
北平
海口
大乾
海口
靈場
海口
神符
海口
望瀛
海口


罗左
安寧
安戚
上林
陽
廣南
西道
廣南
普旧
維摩
帯威甸
落台
矢馬
安南防
送千戶
蒙自
教合
三部
車騎
娘甸
牙部
三弄山
納樓
虧容
忍能
城門甸
大甸
七十
羅槃甸
保崇
岩郡
廣源
石林
上朗
上下凍
平而隘
鎮朔
高平
感化
武岩
七源
平山
通化
北通
冨平
司農
歷山
定化
太原
洞善
太原
承政
普安
空高部
維
渡磨
武文
北弋
平原
大蠻
文郎
折関巡司
大慈
山陽
平泉
三島山
哈利
安郎
即交州
白崔
明光
承政
此一路
難行
端雄
東蘭
安西
大安
福安
程甲
村
河陽隘
平軍
康
蓮花
灘
石
洞
公洗
鎮關
練溪
江
敘物
文鎮
淵家
安立
宣光江
宣光
冨良
古城
三江
山元
靖西
花溪
皇蘭
扶家
底江
立石
三帯
三岐
山西
承政
西
程蘭
水尾
華貫
歸化
文盤
臨洮
加興
沱江
此一路地勢平
東乃大路
不
山圍
興化即多和城
興化
承政
廣威
摩義
傘圓
奉化
天關
美良
清波
鎮安
熙晋
夏華
清涼
木
華
廣平
梅
三農
新水
徐
諒
廣陵
黃岩
嵩陵
合配
鎮寧
綏阜
照
錄水
清華
承政
西都真九地
紹天
安州
端宗
東山
壽春
良岐
藍山
奇華
雷陽
乂安
承政
清都
順化
承政
思義
肇平
英都
順化
昇華
廣南
承政
沱江源
類州
蔡州
五府
茶麟
大長沙
海口
小長沙
海口
至老撾宣慰司五百七十里
占城國界一千九百里

按張輔平安南上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置三司交州北江諒山諒江三江大原宣化奉化清化順化建平建昌新安新平鎮蠻乂安升華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今圖中東西二都十三承政乃其偽制也然而形勝已在指掌間矣

安南考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為象郡漢初南越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為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為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為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挺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為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為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

敢大為寇　國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遣使同時
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
詔封日煃為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至日煃卒姪
日熞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
以得擅予若日熞請于　朝乃遣編修王濂主事林
唐臣封日熞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體日熞拜詔
甚恭未幾為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
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
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　諭之叔明表

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方物進犀
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明子日焜
命絶其貢叔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身自為篡
勑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明五
縣不聽日焜旋亦為季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氏更
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胡𡗉僭號紀元國曰大虞永
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絶𡗉為陳甥求署國事從之已
真封為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而老撾
亦傳送故王孫陳天平来朝安南使者見天平多泣

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平行命
都督黄中吕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具牛酒
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為虞行至芹站伏發
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嵒中等引還　上大怒以成國
公朱能為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
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
儁督師尚書黄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
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
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

陵等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為固緣江樹柵立椿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踴枚舁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刼江木丸江悶海

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徧宣　上意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户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筭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辭請郡縣視内地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勑輔求交阯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　命晟討

之儁復督師晟戰敗績儁及都督呂毅叅政劉昱皆
没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
將敗賊䑸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
季擴自言我陳五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為交
趾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
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鎮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弭伏莫敢動十五
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
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

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刦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趾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懲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

将李任顧福日夜拒戰焚其攻具賊益起土山以飛
鎗射城中任福率敢死士夜開門殺守土山者襲破
其營賊為地道入鑿横溝應之從溝中發石擊殺賊
甚多賊恐大軍至攄其城攻圍不休相拒九閲月城
中将士三千餘人至是亡其半力竭不能支城遂陷
任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北何再拜誓不從賊與指
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經死軍民感其義同死者
甚衆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分道往援以尚書
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

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没參將崔聚
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
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泣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
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
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群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
死通後竟脫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
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
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隳棄成功示賊以
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

歲令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
厪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
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乎　上曰卿二
人言是　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曷表諭群臣朕
以止戈為武即議者未同無庸恤群臣頓首稱善於
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
文武吏士皆来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
目黎公僎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

百七十人馬千二百疋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筭且言暠死陳氏種絶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詔利權署安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之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封為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户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所弑弟灝嗣輒侵我土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横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闌結

諸夷奸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廵撫王恕發其奸亂乃
弭弘治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
從王制不許十七年暉卒弟誼嗣阮种弒之立灝庶
子晭晭孱甚政在群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
弒晭自立莫登庸逐暠立晭兄子譓専其國暠奔據
諒山死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廣懋立交人云廣登
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竊安南王其子方瀛譓竟死
清化故臣共立譓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為援
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憭来乞師　上以登庸弒逆

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
伯溫督師伯溫至廣區畫諸便宜為進兵計廣守臣
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
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
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
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
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匐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
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
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

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瀷幼阮如桂等擁
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來發三十年命宏瀷
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
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曆間莫茂洽
為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憭子鄭檢立黎
暉後黎維邦為主維邦死檢子松復立維邦子維潭
嗣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恭竄
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讐未幾敬璋為黎兵所殺
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

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欵愈堅因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爲期啓關有日矣遂遁去頃之復欵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爲篡逆今日乃國家之外臣也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彼此分定我諸土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不利爲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

潭乃聽二十四年夏四月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
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聞因盛言莫之簒黎其事逆
先朝猶赦其懲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
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議如大科言詔以
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以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
安南復定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
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喜
鬬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以
来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陀故事死則加

操練水兵防捕夷賊本年五月內兵船次冠頭嶺賊
衆七千餘人駕船二百一十隻突入白勒港行劫職
親駕兵船抵其港戰之賊敗由山路走回擒斬二十
七功級其船盡爲我兵所奪其走回賊受餓及水淹
而死者無筭也七月內各賊又奪食于如昔貼浪都
鄉村職自龍門親督兵船及原領陸兵太平府通判
戴懋督其所部土兵水陸竝進連日大戰追至新安
海東雲屯等處生擒賊首范子流范廷眞等一十八
名徒黨二百七十四名斬首級八百一十一顆奪船

七十三隻各兵俘獲男女名口不計賊被兵殺及連
船衝破沉水者又不計賊營四千餘間火焚三日始
盡范子儀脫身走入安南内地職一面移檄莫宏瀷
責令出兵截捕旋據呈送范子儀首級至軍門欽廉
夷賊之患一掃而晏然寧息矣職今將親歷水陸道
路着圖于後而條説於其前以告後来之有事于交
南者理合呈乞施行須至呈者

計開

一按欽州誌書歷代以来每數十年必一遭交賊之

害而或犯欽廉城治或掠各都鄉村每次皆稱夷船
若干艘無有由陸路入者夫夷船淺小而長不用風
帆又無鉛子銃等器械雖三十隻不能敵東莞縣烏
船新會縣橫江船之一自今日以至於百千萬年之
後遇有夷賊入寇則呈請兵船以禦之不可一日緩
也蓋賊船在海隨處皆可登岸劫掠陸兵不勝其備
縱追及之彼則輕搖而去矣故徒用陸兵防禦雖以
千萬數亦無濟於事其慎之哉

一圖中山上黑點相連不絕者陸兵往來之路也水

內黑點相連不絕者兵船往来之路也

一廉欽由海抵玉山東南北風皆可行唯西風必唱帆使每日皆有五六七分風信只用三日之程若風至八九十分須拋澳避之待風定而後行大抵滇海之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和風時多颶風時少也

一龍門港內水深而無沙石可以泊舟千有餘艘四方環以大山遇颶風不足為患牙山之外有二石墩船行必避之石墩之外有三沙洲潮退則見盈則不見船誤閣之則壞三洲相近有東西二門東門寬而

浪平由此出外洋即向西行如遇大風則洲墩之北有一澳四面風皆可避然僅能容舟三十餘隻耳如風靜則由洲墩釣魚臺之南行過將及白麟尾進入沙門之内轉東以入永安州港此港可泊多船四面之風亦不足為患欲往萬寧州則復出白麟尾沙門西向行入玉山萬橋山大港之中隨處皆可泊船北有小港入萬寧州西出帽山為漸入交城水道約程十餘日也此中水面不為不廣但南面自萬橋山以至萬數萬明等山接連甚遠雖有颶風而浪不大起

自此至新安水路三日過萬明山為海東府轉出南山之外為雲屯州從外洋東歸至大門復回萬橋山內皆八達四通之水也凡海舟之行觀天之色便覺其日之有風雨察水之形應知其下之有沙石蓋不待智者而後明但能操舟入海者言之皆無有不中也

一自欽州城治至新安一帶約有八日陸路舊皆為欽州土地宣德之年峝長黃金廣黃子嬌黃建等以四峒二十九村二百九十二户叛附安南得封經略

使經略同知僉事等官世襲守把本峒仍以欽州貼
浪都地置新安州遷萬寧縣於如昔都尋改為州遷
永安州於時羅都之佛淘巡司正統五年　朝廷命
官招之不至故近日夷賊范子儀得來竊據萬寧州
并挾永安州之夷以為欽州患矣新安離欽州路遠
又迫近於安南之諒山海東等府乃黃金廣等得與
夷人交通而謀獻其地故職謂黃金廣等獻地之逆
新安之地為之媒也使當時舍新安而止管及丫葛
河洲則華夷隔地又何以有黃金廣等與夷人交通

之弊耶夫萬寧各村與如昔貼浪二都相雜而永安之啼雞草埠則切近於龍門港口范子儀旣奄有其衆彼皆熟知欽廉之地形虛實者故職謂范子儀等猖獗延蔓之禍萬寧永安之地為之媒也使當時不失此二州之地吾之百姓又豈范子儀所能挾之以叛莫宏瀷而犯我州城耶反覆論之則明地方之界限辨華夷之雜處誠今日之所當急矣新安之地不必有萬寧永安之地是吾故物決不可使夷人復居之也今請移諭莫宏瀷謂新安萬寧永安等州之民

叛亂伏誅其土地各皆荒蕪自今日為始陸路以新安山為中分之界水路以帽山為中分之界彼此之人不得踰越凡貢獻交易之類俱從鎮門關出入違者坐以重罪陸路之守除時羅都附近欽城峒長照舊外惟貼浪都乞給義民冠帶與獲賊有功峒長黃文愛之子黃世逵如昔都乞給義民冠帶與獲賊有功峒長黃鳳陽之子黃世陪責其團集峒民編立保甲各自防守仍許随都自行招集土民耕種附近了葛江平等田地日久成熟然後科差其舂蘭等社近

海去處及附近新安之地任其拋荒發木成林以為
四峒藩蔽如此則華夷之人路遠情隔風馬牛不能
相及年代愈遠形迹愈踈禍階無由起矣其河洲充
包思勒防城等營勢分兵寡有警不能相救乞併立
一營共設打手三百名附于羅浮村中使百姓官兵
相為犄角其冠帶峒長所轄峒民及班衣之類俱聽
管營官遇警調用無事之時不許肆行騷擾以致峒
民不堪違者定坐重罪水路之守請如潮州柘林事
例輪撥大小烏船二十五隻兵大一千名常泊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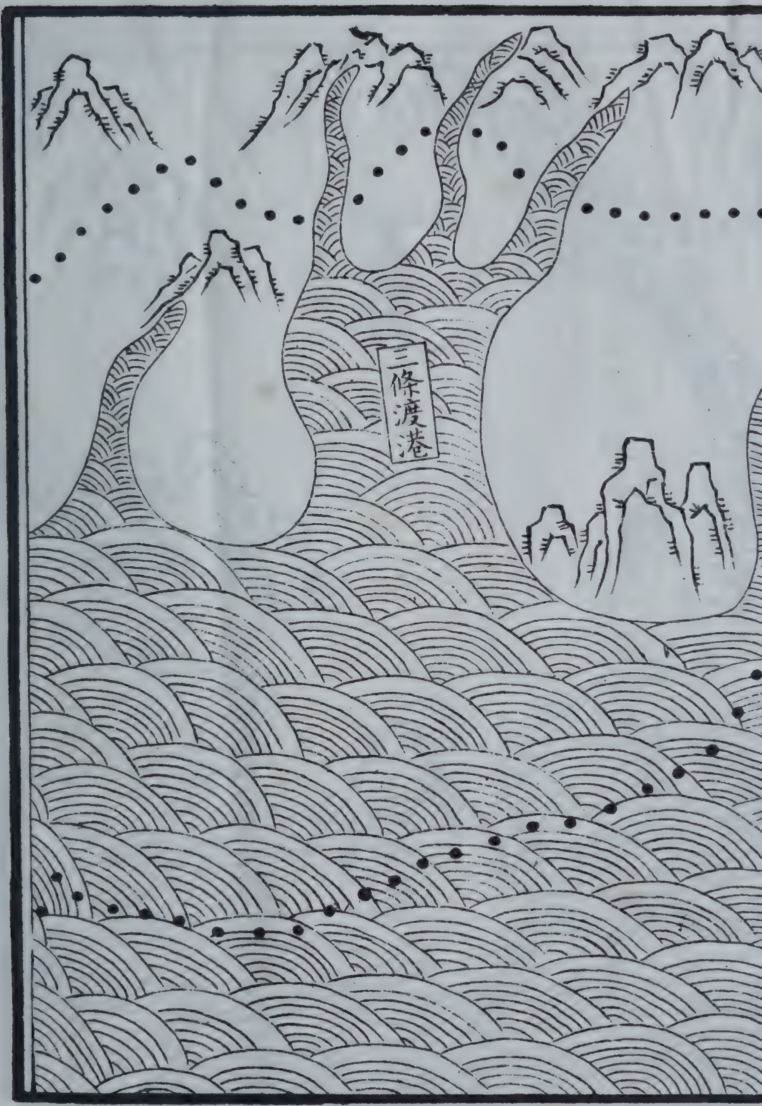
港口如峒長報有聲息管兵官將船由洲墩白鱗尾
入玉山以包截之若向無聲息兵船亦要一年一巡
至玉山萬橋等處毋使誅殘之賊潛滋暗長於其間
也或曰何不遷衛所立城池為重鎮於萬寧以守之
乎曰長設兵船於龍門以為華夷界限之防則可若
虛靡錢糧以守尺寸枯瘦之地則惑也欽州空閑不
耕之地何限四峒之復幾十年矣費公家之財蓋難
計數其所入曾足以償其所出否乎
一華夷交界之地既設重兵然非得大將以統之亦

恐無救於猝然之急也按弘治以前之年立有都指揮守備雷廉日久承平以為無益而議裁革之者誰哉居安忘危良可唉也今乞題請駐劄欽廉列啣都指揮一員永以為例然必奉有　勅命使有警便於行事或調遣官兵或移文安南俱無所於制不然則有兵無將任責乏人亦非久安長治之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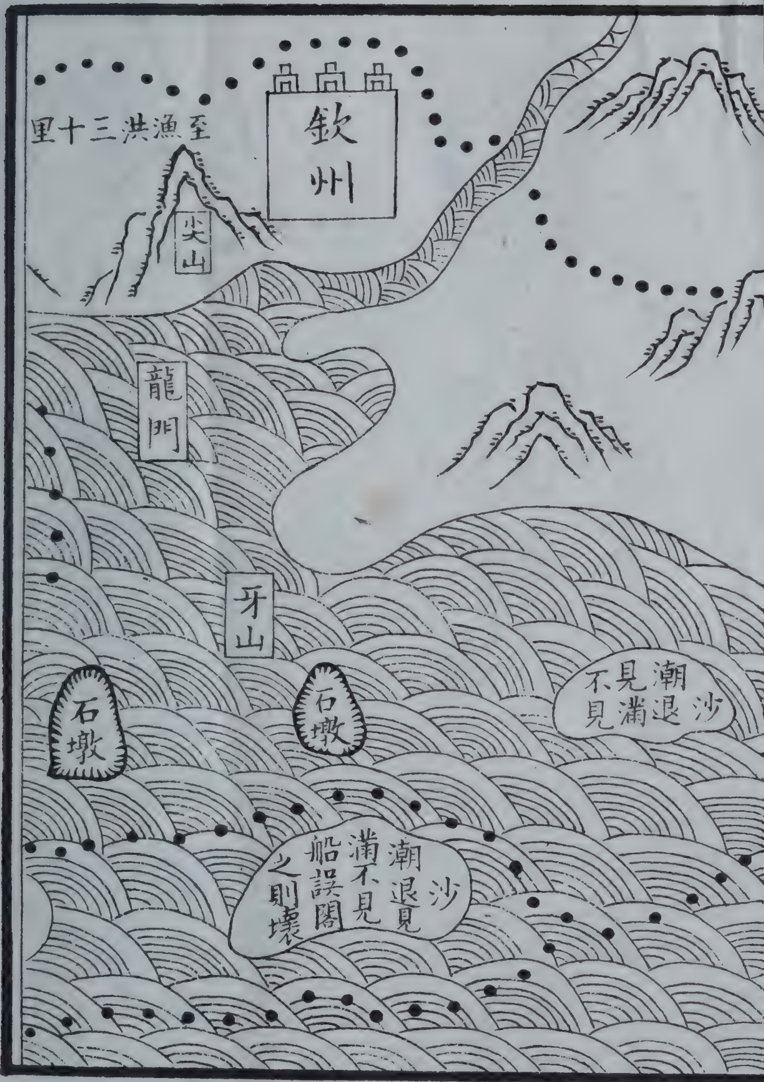
一欵取安南必由海進其各陸路只張虛聲而已馬援征徵側徵二由海也兵糧器械之類就於各兵船上載去甚便漢人征南越王以路愽德為伏波將軍

楊僕爲楼船将軍又越之入吴亦用舟師大抵舟師
一到隨處可登顧此失彼不勝其備故無不成之功
耳


廉州府
乾體
冠頭嶺


三條渡港


平銀渡
那木營
白皮嶺
烏雷山
沙
潮退則見潮滿不見船誤闖之則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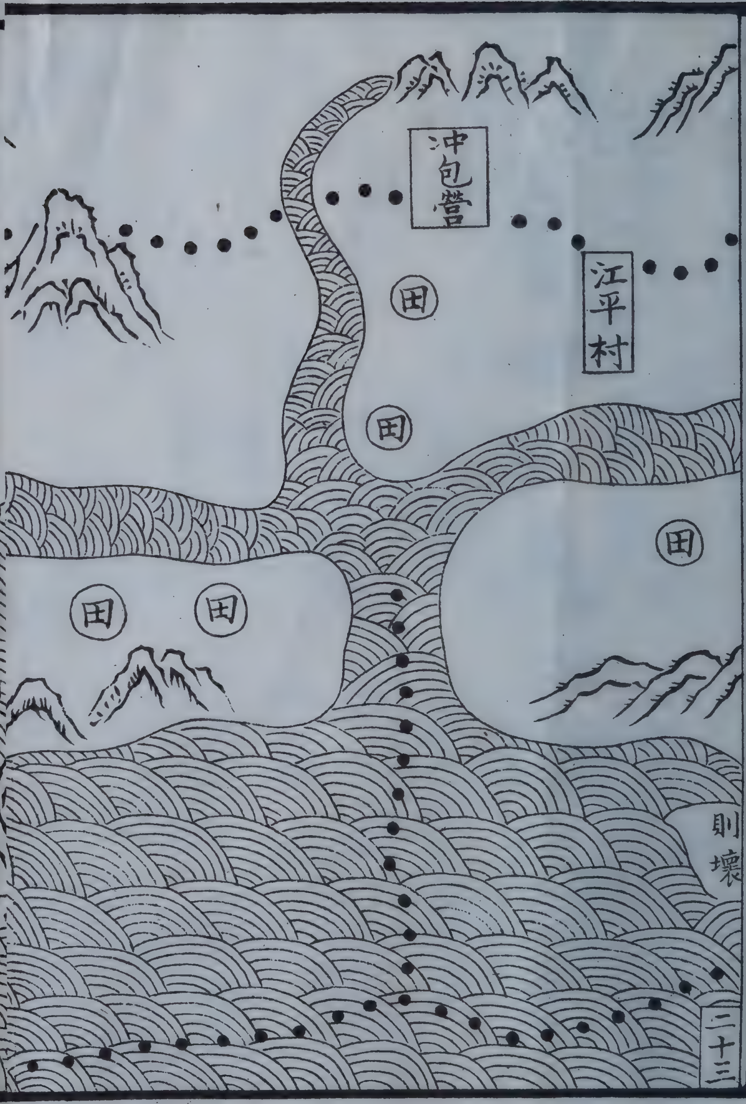
至漁洪三十里
欽州
尖山
龍門
牙山
石墩
石墩
沙潮退見滿不見
沙潮退見滿不見船誤閣之則壞


漁洪江
至那郎三十里
那郎
白勒港
天板関
鳳凰江
小鹿墩
嘀雞村
大鹿墩
潮退見潮滿不見船若誤闖之則壞


交巷
充淪
松徑村
石龜頭
潮沙退
沉石
石墩
釣魚臺
洲墩


如昔界
那蘇
防城營
三灘門
至思勒四十
至那蘇六十里
萬松水相離六三里
永安州
則見
滿不見
船誤閣
則壞
沙
潮退見潮滿不
見船誤閣則壞
沙
潮退則
見滿則不
見船誤閣
之則壞


北面一帶俱廣西
貼浪界
至冲包三十里
思勒營
里
田
白麟尾廟
沙潮退見潮滿不見船誤闇


冲包營
江平村
田
田
田
田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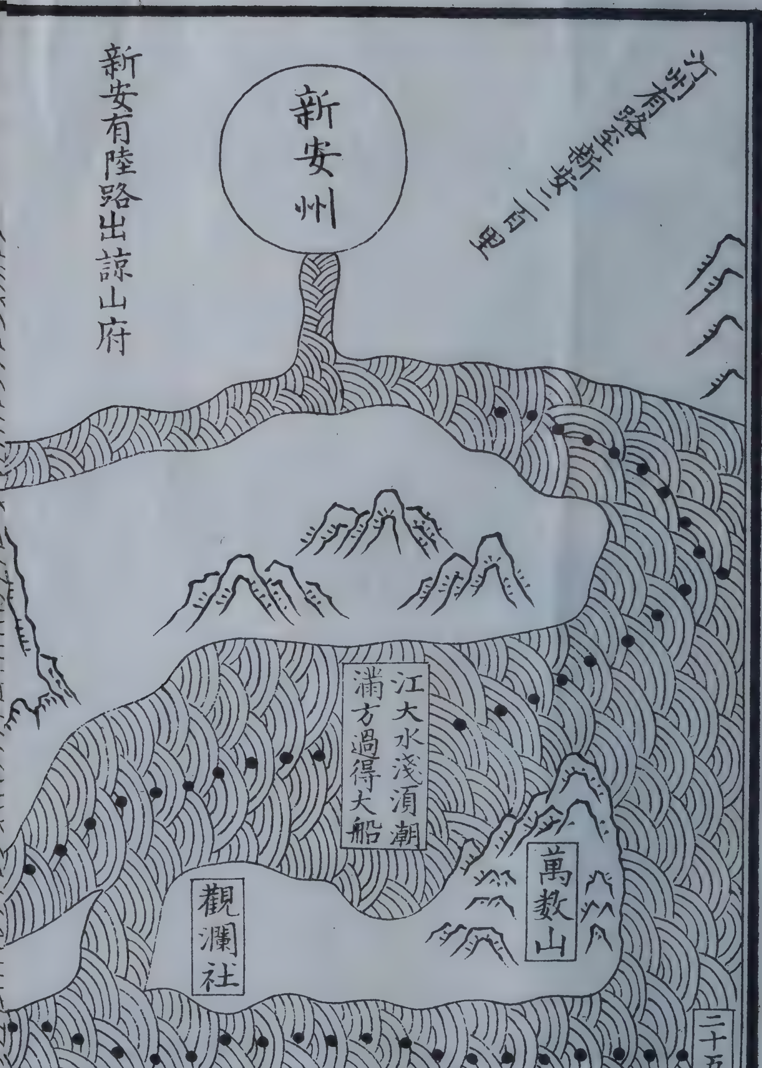


古森
賊營
萬寧州
至河洲十里
羅浮
春蘭社
田
小廟
玉山
洲有水
萬橋山


斯漂
河州營
河村
賊營
帽山
洲有木無山
洲有木
大門出大海
永寧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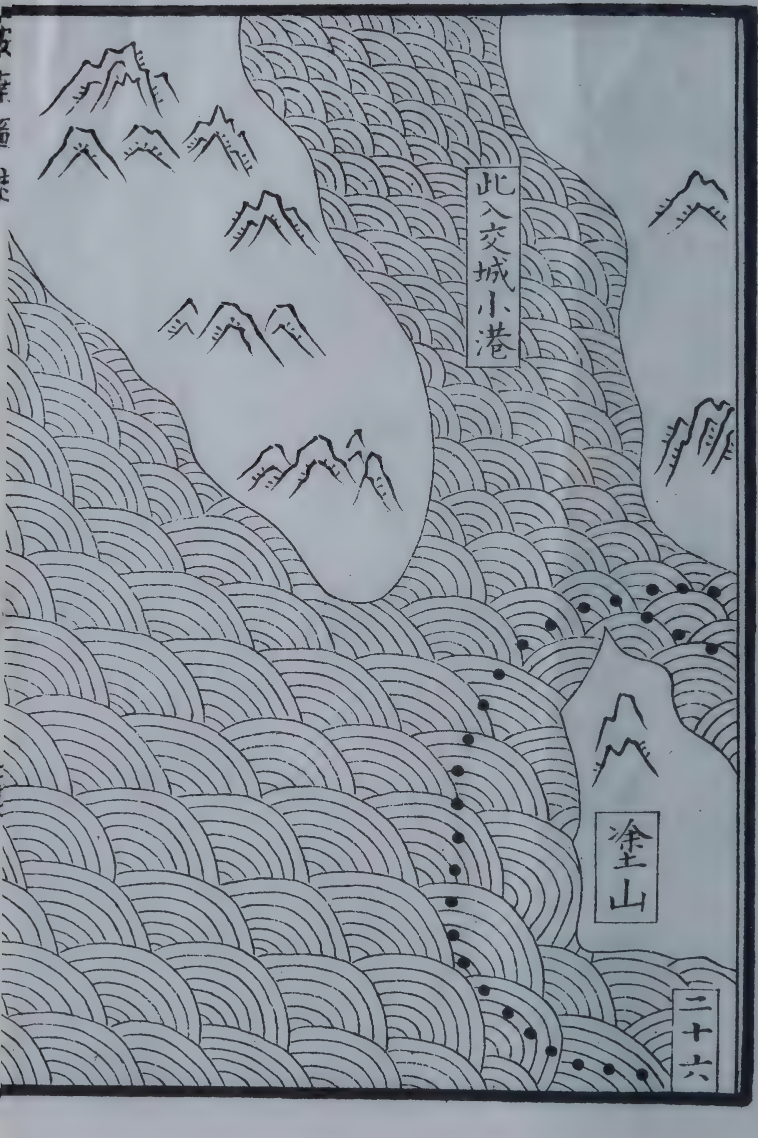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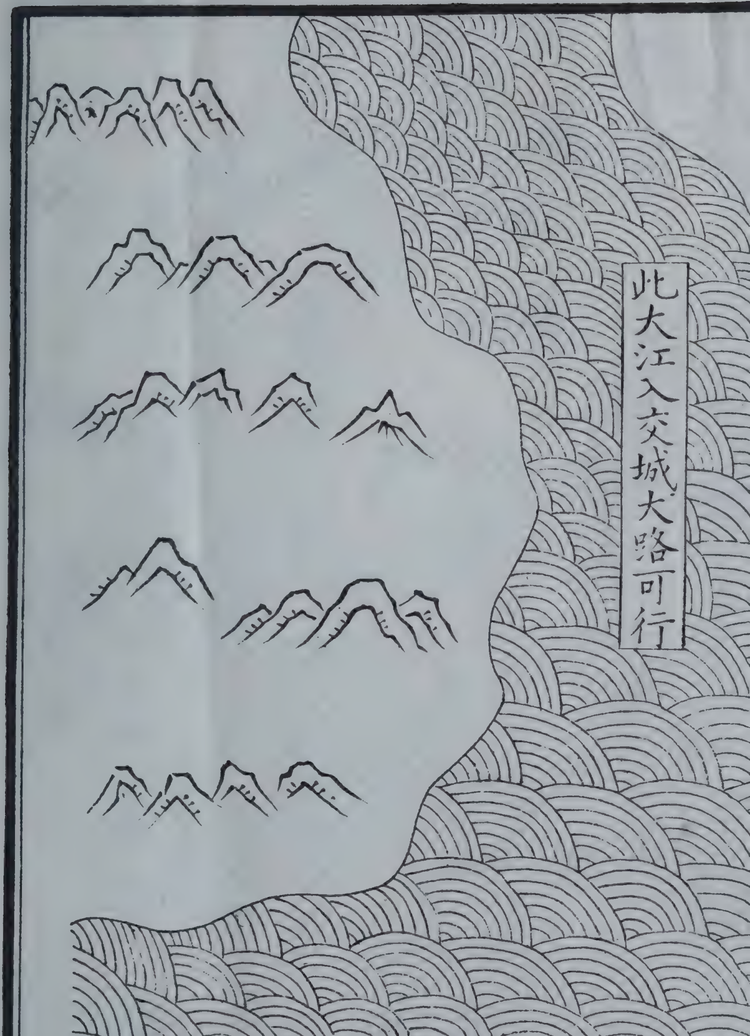
田
大黃社
洲
萬明山
中門出大海
萬里山


新安有陸路出諒山府
新安州
汀州有路至新安二百里
江大水淺須潮滿方過得大船
萬數山
觀瀾社



分茅嶺
海東府
銅柱在此
雲屯州


此入交城小港
塗山


此大江入交城大路可行

入交三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
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
及我
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為三從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
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經脫朗州北一日
至諒山衛又一日至溫州之北隘徑半日至鬼門關
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鹿村經二卜江一日至保祿
縣半日渡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橋江下流北
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過辯

強隘一日至禄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諒山府若
從東南行過車里江此江永樂中黎季犛堰之以拒
王師後偵知其堰處乃决之以濟師一日半至安愽
州又一日半過耗軍峒山路險惡又一日至鳳眼縣
又分二道一道一日至保禄縣亦渡昌江一道入諒
江府亦一日至安越縣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
會其自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又一日至七源州
二日至文蘭平茄社又分為二道一道從文蘭州一
日經右隴縣北山徑出鬼門關下四十里渡昌江上

源經右隴之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世安縣平地至安勇縣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之中市橋江北岸一道從平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崖州山徑二日至司農縣平地又一日半亦進至安越縣之北市橋江上流北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諸路總會之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慈山府又至東岸嘉林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縣經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

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三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宜光江南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二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府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亦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衍乃大道也若廣東海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

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州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一日至廟山廟山一日至屯卒巡司又二日至海東海東府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以禦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海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又南至多漁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棠東潮二縣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荊門府亦至黃

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
取古齋又取宜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
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則由安老
新明二縣至四岐瑚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
漁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
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交州之
東有海陽荊門南策上洪下洪順安快州等府去海
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
人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航海經行船箕更法

凡行船先看風汛緊緩流水順逆其法將柴片從船頭丢下急行到船尾視柴片或向前或向人後若與人齊到方箕更数每一更二更半約有二站每站計六十里能曉識無差誤矣

福建往安南國針路

福州五虎門開船用乙辰針取竿塘山行三礁東西邉用丙午針取東沙山西邉過船打水六七托用单巳針三更船取片嶼用丁午針一更船用坤未針二

更船用坤申一更船平烏坵山用坤申七更船平太
武山用坤坤申七更船平南澳外平山用坤申十五更
船平大星尖用坤未針七更船取東姜山用坤未針
五更船平烏猪山用单申針十五更船取七洲洋用
单申針平海南黎毋山用庚酉針十五更船取海堂
山正路用单亥針及乾亥針十五更船取鷄唱門即
是雲屯州海門也
此福建往安南針路也若廣東開船則自東姜山
筭起只五十更船到雲屯州若海南開船則自黎

毋山筭起只三十更船到雲屯州十更船為一晝夜五十更行五日三十更行三日盖放洋法也錄之以備乘風破浪者採焉

温陵鄧鐘輯著

安南圖誌終

曾經[illegible]閱讀

跋

右安南圖誌一卷。明鄧鐘撰。鐘溫陵人。官廣東瓊崖副總兵。萬曆戊申。交趾莫登庸殘黨煽亂邊疆。欽州告急。鐘奉檄討賊。乃檢篋中舊草安南國圖。及葉向高安南考。俞大猷平交圖說。乃梓是編。人授一册。以爲馭交之嚮導。是書爲錢氏述古堂鈔本。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鈔寫甚精。爲黃氏士禮居舊藏。有錢遵王孫慶增黃丕烈等朱文印。其書流傳有自。蓋從明刊本所影鈔者也。安南自漢唐以來。已入吾國版圖。至宋乃自稱制。明成祖朝因黎季犛篡立。乃遣張輔討平其亂。輔凡四至交南。剗平其地。改安南爲交趾。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然

交事甫定．輔卽召還．未能效沐氏之世守滇南．交趾旋又不守．其後柳升以輕敵喪師．王通以畏怯弃地．迨宣宗朝．守老成持重之言．置邊荒於度外．而交事益不可爲矣．後之持邊事者．未見有驍健之張輔．而徒存怯敵之王通．可慨也夫．安陽謝國楨